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冊目次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宋）釋道潛撰 宋刻本	〇〇一
寶晉英光集六卷 （宋）米芾撰 清初鈔本	〇五九
游鷹山先生集四卷 （宋）游酢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一一四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缺卷二） （宋）李昭玘撰 清鈔本	一九四
龜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宋）楊時撰 明萬曆十九年林熙春刻本	三三一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宋）釋道潛撰

宋刻本

參寥子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紀的家藏本

宋僧道潛撰。潛於潛人。蘇軾守杭州。卜智果精相道潛於潛人。蘇軾守杭州。卜智果精舍居之。畳莊漫錄載其本名晝潛。軾為改曰道潛。

軾南遷。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崇寧末。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

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即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貢諫喬時敏張睿卿四序。鈔寫頗工。一本題法嗣法穎編。卷帙俱同。而敘次迥異。未知孰為杭本。按集中詩有同法穎韻者。則法穎本授受有緒。當得其眞。惟所載陳師道序。題曰高僧參寥集序。與序語頗相乖刺。豈傳寫者所妄改歟。冷齋夜話稱參寥性褊。憎凡子如讐。今觀其詩。如湖上二首之頻頗嫌語少含蓄。足為傲僻寡合之驗。然其落落不俗。亦由於此。吳可藏海詩話曰。參寥細雨云。細讌池上見清愛竹閒眠。荆公改讌作岦。又詩成暮雨過。秦少游曰。雨中雨旁皆不好。只雨邊最妙。又云。流水聲中弄扇行。俞清老極愛之。此老詩風流醞藉。諸詩僧皆不及。韓子蒼云。若看參寥詩。則惠洪詩不堪看也云云。蓋當時極推重之。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惟錄其游鶴林寺詩一首。夏日龍井書事詩一首。以當北宋一家。殆從他書採摭。未見此本歟。

高僧參寥集叙

妙捴師參寥天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遊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遊卿大夫間名于四海三十餘年矣其議古今張弛人物省覩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迅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于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迺其棄遺所謂淡爲丈夫者乎于其行叙以謝之　后山陳無己撰

參寥子詩集總目

第一卷
廬山雜興十首　陳季常靜庵
何氏寒碧堂
崔君草堂　虛寂堂　贈陶道人
廖公挽辭　絶句　覽秀亭
歸宗道中　寄王慎中　夏日山居
秋江　周郎中濂溪　陶宣德逸老堂
夜渡採石　秋日西園四首　題楊君蘭軒
送琳上人　春日即事　臨平道中
寄辯才　游鶴林寺　江上秋夜
過金山　與王元規三首　春晚三首

第二卷
邵伯道中二首　平山堂觀雨　建隆秋夜二首
晚步　飲蜀井　次求仁韻
次何子温韻　醉道士石　懷孫華老
四栢堂　次秦少游韻四首　次黄子理韻三首
次龍眞夫韻　次孫傳師韻　春晴二首
東園三首　淮上三首　冬夜會孫華老三首
曉出土山　寄蔡彦規　次太虛夜坐韻
呈華老　次王通叟韻　寄仲恭
南樓書事　懷裴學士　呈慶禪師

第三卷

再賦温泉　游龍洞　次華老贈顯之韻
虛樂亭　與元規話別二首　宿九曲池
朱伯收觀雪　寄李端叔　都下晚霽
刘溝絶句　訪蘇學士　彭門書事三首
酬邵彦瞻　贈子瞻歌妓　逍遥堂書事
虛白齋　寄李齊州　次子理梅花韻
子瞻飯別　別曾逢原　寄逢元
淮上寄子瞻　贈鄒醫　寄蘇子由
寄端叔　宿臥明　寄華老
寄李公擇　俞待制挽辭

第四卷

春行　次傳師韻　淮上聞鴈
與怡然夜話　鶴林寺　寄舒堯文
寄叔康講師　登壽寧閣　得端叔淮上書
送慧悟還關寄侍其秀才　鍾山夜月
睡起　魯舍人挽詩二首　子瞻赴守湖州
賦得岸字　南溪泛舟　吳興寄子瞻
田居四時　龍井書事四首　寄俞伯謨二首
夏夜　送楚上人　晚興
下湖晚歸　秋日西湖六首　晨起
招李無悔　寄彦瞻　次彦瞻韻

第五卷

再次彦瞻韻　寄張明甫　採梅
歲寒亭　與元規話別二首　春日二首
春詞三首　駐景樓　見程給事二首
寄濟明　寄俞仲寬　春日雜興十首
雪堂雨中　春日赤壁二首　別雪堂呈子瞻
題徐德之閑軒東坡話別　贈潘邠老
酬周元翁　與曾子宣　送曾子開
過藏書堂　懷岑游子實

第六卷

寄王元均　廬山雜興四首　寄黃察院
寄二學士　寄東坡　寄章仲粹
梅花三首　寄孫莘老
和子由韻　寄二居士三首　廬山懷子瞻
酬周穜叔　訪王荊公三首　謁天竺觀音
次元翁韻　病中呈劉景文　入智果院
辨才新亭　次蘇仲豫韻　辨才生日
題解頤堂　送仲豫就省　同蘇文饒泛西湖
酬錢塘宰　和景文見示　夏夜懷景文
次景文韻　寒食日

第七卷

別蘇翰林　送景文　贈林子中
辯才夜坐　贈聰道人　送僧游天台

覽子理詩　寄蘇太守　次陳敏善韻
都僧正挽詞　次吳承老韻　免充僧正
送子中三首　呈廖通判　次王行甫韻
同游天竺　次劉韋孟韻三首　游茗溪道場山
夏夜　送蘭花二首　夏日竹閣
送李仲益　訪勤上人　荅曉上人
送俞伯謨　次文饒韻　陪人游天竺
寄蘇太守　次陳敏善韻
次吳承老韻　免充僧正
呈廖通判　次王行甫韻
次劉韋孟韻三首　游茗溪道場山
送蘭花二首　夏日竹閣
訪勤上人　荅曉上人
次文饒韻　陪人游天竺
謁荊公像二首　曾子開話別二首
觀恭師詩　尋余清老不遇
次真禪師韻　送文惠還金華
題停雲齋　次智果韻二首
次周開祖韻　贈吳子野　送庠上人
次才仲韻五首　神智話別　暉暉堂
才仲山行　次感懷韻
次陳叔易韻五首　曉霽
遠齋　懷仙閣　華亭道中
泛西湖　和元翁韻　和明遠韻
秋夜見懷　送人還金華　宿天竺三首
喜人見訪　送明上人之都下
次劉蔡仲韻　次黃仲閔韻
蘇夫人挽詞　懷蘇伯達　題雙桷軒
送定上人　送伯言
贈歐陽季默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劉延中見贈酬劉巨載　觀明發圖
次東坡韻　代老人答　子由書事二首
次試可見訪　揖仙亭　同游嶽寺
試可喜雨　夏夜　觀曹夫人畫二首
黃天選見寄次試可宿齋韻　贈德強
秋聲　次天選韻　次試可韻二首
哭少游二首

第十卷

寄王晉卿　田承君話舊　呈試可
送王彥齡　次周邦韻　題公麃畫二首
東坡畫枯木雪齋圖　呈吳明府

王立之園亭十首　賦歸堂　送慈義
東坡挽詞　贈孔處度　石菖蒲
送處度試　題孔方平齋壁　行歌亭
次孔處度韻　次方平見寄　題松堂
張公碩不至　用前韻　松圖
韓氏東園　息軒

第十一卷

與蔡秀如　贈耿純叔　讀子蒼詩二首
贈賢上人　喜雪二首　書雀竹圖二首
過韓氏莊二首　內樂庵　杞菊軒
寄潘仲升　送李南仲　佚老堂
贈權上人　孫傳師挽詞
題遠趣軒　蒙泉堂
哭休上人　遂隱堂
觀牡丹　寄信上人
寄詵上人　山中書事
聽琴　寄伯言
處順齋　贈聖可
容膝庵　酬王袞目
雨中偶興　酬趙存道
贈思正子　次思正韻
夢中作
呈周格非
呈趙德茂
寄孔天瑞
觀梅花
游狼山二首
觀伯山詩
賞牡丹
維陽秋日晉

參寥子詩目錄終

廬山雜興

古帝論匡山南國之德鎮邇來得躋攀此語始吾信雄雄歷九江蠡蠡排萬仞青天落飛瀑白日雷霆震石鏡俄忽開孤光舞而運異花無冬春瑶草亦芳潤遠公招遠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鞋行婆娑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鞋行婆娑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鞋行婆娑

林閑閒催欲曉衆禽亦和鳴爲我擇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俞好惆悵桃李花東風卷如掃

通玄接香谷來道青松皇高秋得微雨秀色寒更碧林梢挂紅子照眼明的的散策從所歡倏忽事選壇增坊媚煙篆笑語聽几席陶謝在哉空山獨行迹

陳季常靜庵

龍公與少陵不肯入州府畏人嫌其真但喜歸茆宇先生嘗其徒與世亦齟齬年來作庵榜以靜靜非對動默即語閉門謝客親待鋤秀甲珍芽春滿園黃雞白酒厭妻妾醉以詩書相媚嫵紀復家傳仵郎後繩業重收奇古寶刀錯落茶盃蛇至藥晶墨妙逾珪璋秀碧易華榜庭戶增輝光風流滿江左知子非琴常

遊詠真洞贈陶道人

烈遇物陰施功不數我疑造物已收錄富貴來尋君勿阻不然

淵明嘗已朽陳迹尚可求我復識其孫長髯兩眸相去僅千載猶能繼風流寄跡中神姿邈清脩相携勞行洞天暝色蔼已浮松寒語栖鶴潭靜眠蒼虬蘭嘗照深夜風磬鳴重樓吾廬閉三峽清淨亦此伴何時駕鹿車訪我西林丘

廖司法挽辭

吾聞廖夫子名大不得覩讀書盡五車行義拔前古聚徒從妙齡所至變鄉嘗身雖甘陋巷志欲堅伊呂風雲苟超騰名教當有補踈跡慰毛改寸祿晚方取青衫適南營裹幅歸溢浦秋原起新隴寂寞一坯土悲歌動閭里清血洒如雨蘭玉已含芳行看秀庭戶

絕句

高崙有鳥不知名歎語春風入戶庭百舌黃鸝方用事汝音雖好復誰聽

覽秀亭

飛夢巨棟出高墉覽秀閑亭實有功溢水秋橫簾幙外廬山晴落酒杯中俯窺城郭千艘轉仰見星河四面同江左元規存舊觀孟佚還此繼高風

歸宗道中

朝日未出海杖藜適松門老樹暗絶蹊蘿條開哀猨遥攜轉谷口收遺見前村農夫爭道來話話更笑喧數辰競一塵郎店如雲或携男布與猪或驅雞與狗縱橫笑指林瑣細難具論老翁主賀易供仰衆所尊區區較尋尺一一手自翻得無筋力疲耐

鬱理宿根吾鄉東南會百貨常源源金鍱衣紈後群奴列崑崙通衢咫尺衆顛倒何雜糅蚊納與翡翠編日亦已繁少壯供所役耆年即高軒前令廳窮獨未易聽我言且當自歸來歸家飯兒孫

寄王眞中教授

高人舁迹匡廬山不入州府今幾年考槃薖日一飯目光炯炯明星聽行脩道高神所隣終帳弟子如雲煙悟昨秋風宿曾巖杖藜扣戶君未眠增松影月不到席耿耿唯有青燈然高談一傾百慮洗似拂蒿萊披蘭荃清詩落筆有餘地頃刻百紙珠璣聯錦囊別後有新句勿惜東使聊相傳

夏日山居十首六言

杜宇鳴春已歇薔薇尚有餘花吾廬宛同彭澤遠屋夫蔭交加茶罷日永醻酢初熟亂餘

水千載同湯潑

陶宣德逸老堂

溢浦城南舊隱倫一堂無地可栖塵石床春日茶醻酢初熟亂餘

花墮酒巾
歸來詩酒洽天機騷客無煩詠式微三徑就荒松菊在洗除喬
艾淨秋暉

夜渡秣石

滄江夜半月沉輝客子行舟失渺瀰不用然犀照燿波間百
怪惡人窺

秋日西園

日月更代顯光華難並留昔人尚行樂俯仰無輟休平居得君
子出處常相求良辰緩余駕共作西園遊極目瞰平野緬然見
蒼洲千林澹霽色萬韻生涼秋露華滃菊英鵠鵠春可採參差
間睢壠芋栗森相儔綠蕙無芳姿碧花茂牽牛低回矚籬落樹
影環清流賞物志已諧何用登蓬丘

參一　七　二百分四

送琳上人還杭

葉弄奇姿疎簾風軟日華薄芳馥滿懷君自知

聚水作一雨多少近遠隨所遭或霑枯藝僅濡波或入巨海成
我十載淪芻蕘舍冲嗜漠不自厭更欲刺已嘗群餚飽朋祖席
在在有得此失彼良自嘲揭來東南走千里但願刈楚蓬翹翹
駭浮長川不憚惡陟彼巨巘寧知勞誠專志苦若有相行齡西
壤蓬萊豪金鑪和天玄樞廓玉電激海明珠高星霜因循共千
日誰爾使子先行包湖山婉蜒湖水薄湖上幽人想如昨秋入
芙蕖露已滫曉楹簾攏暑初却明潭底見行雲謾謾空中聞
喉鶴此景從來吾已知異鄉寧羨君先歸由來出處元無閒同
本旦旦從所迷蠲獨悟無爲文字如委泥物生豈高下至道良
自齊青山遶吾廬開戶狎鳥啼曉日上喬木秋光媚回溪畸人
長往來絕壁同攀躋遐天淨若掃朦自無端倪楚客一何苦登
臨獨悽悽秋山夜來雨雲氣朝向昏禪庭無來轍但見落葉繁
石室暗燈火天容閟寥廓耳目思遠適曠然啓曾軒長謠緩輕
策去去窮深源方塘澹清流鳧鷹靜不噎時遭羲皇窮容與詣
笑言邈然抹真賞成晏誰與論

寄題齊源令楊君蘭軒

昔人慕猗蘭佩服比脩潔往往卒歲間山中行採掇吁哉昔人
去已久此花憔悴今誰折濟源長官真好古王屋天壇馳遠步
陽崖月窟得芳叢滿握歸來誇所遇淨掃幽軒植對墀紫莖綠

參一　八　二百七十五

看明朝日上時

春日即事呈定海尉葛叔恢

曾臺宿霞披滴瀝朝露濕有客獨登臨令情空佇立問君行立
何所務報言遠人音有期菊花黃日出山去芳草綠時猶未歸
萬壑千嵓望何極願託孤鴻寄消息少年游衍易蹉跎翻恐歸
來不相識滿目春暉花爛熳花底幽禽自相喚紛紛萬頃皆有
從獨我參差遯雲漢勸君不用長相思容顏消竭神空疲無情
況有西樓月夜夜清光照不虧

臨平道中

風清猿猱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
數滿汀州

寄龍井辨才法師

法師安遠徒我見常鑿折類網製像運基構甚宏達煌煌四十
載說法傾吳越人天會方丈萬趾常雜遝謦然如立山四座羞
蟻垤投老倦揮斥毅然辭且決飢鷹得秋風轉盼俄一擊結茆
南山陰雲離占幽絕昔我海上還相尋訪林樾夜闌叩微要猨
鳥寂不聒慧風洒幽襟法雨濯枯枿別來今四載寒暑驚鼕鼿
望如晨星杳杳各天末何當從杖藜一笑龍泓月

再遊鶴林寺

招隱山南寺重來歲已寒風林驚墜雪雨澗咽飛湍壁暗詩千
首窗清竹萬竿東軒謫仙句洗眼共君看

江上秋夜

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翻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
雲淺處明

邵仲恭許相過金山未至

二月歸來江上居江流綠泳江鷗去時移物改何足論身世悠
悠本非固鳩鳴屋角山雨餘花苞破紅蒲芳樹晴窗曉日幽興
催振衮出尹陵高臺朝回浪死風色定縹緲沙岸煙中開故人佳
期絕消息滿眼空看暮雲碧何日扁舟南渡來一洒高風破吾臆

維王府園與王允規承事同賦

年少王郎一幅巾杖藜呼我步城闉紅泥亭子闌干外絕目遙
看萬樹春

一霎催花曉雨來集芳堂下錦千堆浪紅狂紫渾閒發不待商
量細細開

鵲譟春空宿霧披桃溪柳陌共逶迤阿戎莫道無才思細草幽
花拗要詩

春晚

壁頭殘牒墨欲流午陰濃延聽鳴鳩兒童賭罷偷錢去狼藉春
風漫不收

晚風池沼水瀾翻春蠶淮南麥秀寒院落無人日亭午柳花如
雪滿閨干

惟雨百風卷却蓁倦攔蕭瑟只青筠引雛燕子朝來去回首多
情語更頻

參寥子詩集卷第一

邵伯道中

一道河流遠接天兩行官柳復蕭然村春歷歷鳴何處彷彿孤煙落日邊

田首山光古寺基拂天寒木耿斜暉孤撐漸與鍾聲遠但見風流幡竹外飛

平山堂觀雨

午枕蔡床夢忽驚柳邊雷送雨如傾蜀岡西望蕪城路銀竹森森十里橫

建隆秋夜

梵唄聲沈香霧銷月明金殿影君羌夜深唯有龍燈在風露滿天宮夜燕瓊樓春一官大醉頹穹昊飛光貫地若素練百里雞犬聲紛紛吹風洗兩歲月古化此頑石良悲辛楚山之老頹知異灌以澗底清漪淪覺衾彷彿認羽客楮冠數寸橫秋雲空齋晝閉戲一擊琅然哀韻遶清真我聞天宮天所陳雖復暫屈終當申烈風迅雷一朝作却上蒼蒼朝紫宸

乩明夜坐懷孫莘老學士

余生飄泊猶斷蓬詎肯低回附根柢茲焉得坎謾栖止一日從風即輕逝淮南十月寒未苦耿耿虛堂燭宵半星辰錯落挂簷廡奚氣侵尋入衣袂桐葉聲翻玉露園竹枝影拂金波碎安得南鄰龐老翁揮麈堂堂坐相對

次韻永仁見贈

憐君泣血依墳墓雖設衡門不妄開盈几見多翻百遍同龕强勸禮千回夜寒幽鳥窺香火歲暮鄰僧數往來何日爲余重拂拭日聽松韻落清哀

次韻何子溫龍圖見贈

春破邗溝古驛旁揮毫邂逅沈東陽自慙擊壤無高韻但愧投珠有異光曠達未應輸靖節風流可復忘知章我非照鏡迷瞭客一接清歡亦似狂

揚康功待制所藏醉道士石

天官夜燕瓊樓春一官大醉頹穹旻飛光貫地若素練百里雞犬聲紛紛吹風洗兩歲月古化此頑石良悲辛楚山之老頹知余生飄泊猶斷蓬詎肯低回附根柢茲焉得坎謾栖止一日從風即輕逝淮南十月寒未苦耿耿虛堂燭宵半星辰錯落挂簷廡奚氣侵尋入衣袂桐葉聲翻玉露園竹枝影拂金波碎安得南鄰龐老翁揮麈堂堂坐相對

維陽府學四柏堂　鄆古完待制爲教官

頴宮本凄涼庭户無冗長蒼然餘四柏終日清相向夫人擅所有高懷益超放炎蒸五六月大厦却如寢盛涼颸天外來披拂逾

一餉恍如乘虛舟破月渡溟漲嚴冬喪木死蘧蘧獨無慙非永
造化私故與冰雪抗宜亦有神明茲焉陰所相

次韻少游學士送龔深之往金陵見王荊公

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楊雄未志我閉門
猶著解嘲書
夢幻皆輸古竺乳功名何用咤燕然羨君一棹江南去碧蕪時
魚暮雨邊
虎踞龍盤亦漫雄城荒狐兎往來通可人誰有秦淮月出沒蜎
蜎波浪中
白下長干春霧披家家桃李綺朝暉懸知一見毗耶老心地如
灰不更飛

次韻黃子理宣德田居四時

四序自遞遷田園常局促春陽旋東皐迫我事鉏耨出種異雜
根驅牛飲溪曲暉暉明朝陽話話宣布穀積齡惜筋骸該疏慢日腊證
云足蓐食出柴門荷蓧赴幽谷蓽條視柔桑密葉已舒綠今
年氣候早膏雨厭霖淖鄰翁時一來耕耨每相屬

次韻孫傳師龍圖游醴泉寺

樹風蕭忽近幃簟花雪已久稍欲墮人衣薄霧兼寒雨淩晨
鷰未分細宜池上見清愛竹邊聞計帳侵蘭夢虛櫺逼蕙薰
晚來欣小霽鉤箔見疎雲傍切調絃斷從風強更來斑斑泣蛛
網絕浥汗江梅薄日光時曾陰意未開少陵忘易感詩句寫清哀

次韻孫傳師龍圖游醴泉寺

楊林幾曲到城根中有招提氣象昏暝雀聚群盤棟吻老藤垂
蔓蔽簷高垣月生歸路無燈火巷轉人家有笑言却掩吾廬還寂
寞冷風搖幔影翻翻

春晴

積雨久不破曾陰蔽城關晚來得春風拂蕩淨六合綽約增顏
花依微帶殘月少年誰家子驊騮飛蹀躞揚鞭出郊去逸興

生林樾黃鳥弄柔音青梅已堪折行樂須及辰芳時易消歇
寒食東城隅青楊夾馳道高樓暖風簫絕曲聞縹緲晴日動鞦
韆飛煙拂瑤草南鄰與北里良辰競為好人生逆旅間何必事
枯槁仰首笑春風茲懷誰與造

東園

斜照明明射竹籬桑陰翳翳麥蛾飛蕭條一徑無來轍時見鸛
牛引犢歸
曲渚回塘軌與期杖藜終日自忘歸隔林彷彿聞機杼應有人
家在翠微
雲峰缺處支笻立溪溜聲中弄扇行習習南風吹百草幽香知
有蕙蘭生

淮上

蘆梢向晚戰秋風浦口寒潮尚未通日出岸沙多細穴白蝦青
蟹走無窮
今夜沙頭月上遲小螢零碎傍舡飛可憐光彩雖無限何似嬋
娟一寸輝
天陰雲低抱樹沙寒鷗羣起欲親人小航泊處誰家住脩竹踈
花宛似春

冬夜會孫華老司諫書齋

去馬來車聲已闌雲低壓幕簪寒地爐山柮燒初熟軟語聊
為世外歡
碧瓦爐梵鳥裊香紅柑紫栗更介當從來樂事人間少不惜歸

途夜漏長
多病山人能放曠忘緣居士解逍遥蕭園疊足清相向誰道雲
林勝市朝

曉出土山

遠山脩竹曉參差葉葉塗霜隴碧枝日脚漸高風尒起蕭蕭恰
似雨來時

寄蔡充規主簿

遠舍炊煙晚更妍陽簾新月未多明樓烏著樹無餘噪老檜吟
風有細聲客散俞憐真境好定回猶覺幻身輕可堪俗子能知
味此語聊傳北郭生

次韻太虛夜坐 少游字太虛

古寺冬藏瑟天寒色更冥捲帷延素月轉眄失流星爐底眠枯
衲窗根立凍餅談餘焚柏子一燼小煙清

廣陵城外野步呈莘老

林梢聒聒鳥聲繁積雪初消澗水渾老樹卧波寒影動野煙浮
草夕陽昏風回笛響譽山前路犬吠人行竹外村杖屨不知幽興
遠歸來新月在柴門

次韻王通叟寺丞見寄

彫顦肝脾欲報公還如獻豕過遼東珠璣屢獲潮雲妙土木曾
無粲忍風耿耿吟魂嗟異處迢迢桂魄謾相同錦囊應有新詩
在九曲池邊多寒鴻

寄仲恭

曉雨霽郭郭晴雲迴紛披曦和拆萬物初莖弄蕨疑儵魚泳弱藻漾動碧漪緬彼空際山儼影搖參差感此芳菲節美人曠佳期音形眇何方莽莽天一涯長河泮春冰花浪激箭馳好憑三尺鯉寄我相思詩

早秋南樓書事

白帝初回天地牀井梧葉老陰尚稠森森粟粟入屏幔骨冷魂清無汗流覺來瞰覓佳處挾冊獨上西南樓崇山廣澤坐可把遠水孤村橫道周上窺青天墮海日下瞰白鶴盤庭秋誰令濕陰起曾嶂撲撲亂眼如雲浮埋林漲壑只俄頃撫袂掩抑將誰倚明星皎月邇難見絡緯蟄蜂空啁啾安得風生吐襄口萬里一掃無停留王孫未歸空碧草我思不見徒離憂

和華老經六合西門水亭懷裴學士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廷晚照岸影動霜波碧圃擷秀蜜密朱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柰情何

和華老初至温泉呈慶禪師

年華行已老林莽尚葱蒨地勝連龍窟泉温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鍾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搜心應更涼

再賦温泉

蒼落峰前與世分溶溶湯井翳深雲月生滋穴流寒影風入華池皺碧紋暗引石池波宛轉暖蒸苔壁氣氤氳解衣盤薄礴南窗千骨肉都離至日曛

次韻華老游龍洞

童曦杲日破林坰杖策相將馬轡停路與猿猱爭險磴身隨鳴鶴入青冥巖巒品曲幽疑無底盤屈蒼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次韻華老贈顯之

盤盤秀嶺連曾麓旁支門開挹翠嵐風風激松梢聲閒發月留泉底影相溫大機清曉猊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傅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虛樂亭

誰指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洽天機池光引月來籬麓竹影跨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携玉罍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間樂事還能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次韻朱伯收主簿觀雪

朝來密雪散天涯坐目丘園發素華初著敗梧驚擁腫久霑殘竹見欹斜水精不動垂千筋雲母無聲落萬家安得四郊皆返收拾莫教狼藉滓泥沙

陰風何事吼簷牙夜半窓前疑物華夢斷只疑蟾影在寒幃俄
驟練光斜苦侵陋巷凌寒士強入高樓媚酒家驚後請看庭下
草蕙蘭含緑出晴沙

次韻姜伯耀朝奉宿九曲池

當時搆關已桑麻陳迹何須置齒牙宛轉蘋城圍緑野欹釜孤
塔背明霞山雲度晩飛瓊葉海月生秋墮桂花圓嶠方壺同笑
語終宵疑在水仙家

刊溝絶句

陶屋蕭蕭風度竹富空桑柘斗翻芒峥嶸歲月人間暮目斷雲
山歸興長

過新開湖寄李端叔大夫

新開湖邊秋夢曉雞犬無聲人悄悄試揭踈蓬覘曰華水面殘
星猶繚繞萑聞明珠藏巨浸光焰一出燁群草高師爲我駐傍
檐冈象終期入幽討波間宛轉興方豪依然別恨生懷抱故人
雖群東海頴徇祿權眉事枯槁孤梢蘋末翠猶在蕙蘭摧悴青
楓老浪游不知歲月從舊約無端失天杪目送南鴻兩兩飛安
得身同羽翰小游翬堂在吾必行一揖數椽應預掃

都下曉霽

千門耶夜雨萬木曉生光御水浮紅藥官雲麗粉墻轉樓遲日
靜縈草亂絲長相像西池路濃陰覆緑楊

酬邵彦瞻朝奉見寄

揚州從事多文華新詩組織如朝霞高懷忽念朔方客秋風一
紙來天涯都城官舍鬬休沐邂逅過我森如麻開緘傳讀不知
厭愕立圓視相驩誇上言音形闊川路下言杖履埋風沙蹲鴟
正恥敵我返城南古寺無譁譁我今翻然已東下輕舟早晩從
公家平山堂西百尺井請公爲汲貢蒙芽

訪彭門太守蘇子瞻學士

眉山髣髴眉水清清淑之氣鍾群彤精瓊美璞不能擅散發等
内爲豪英煌煌蘇氏挺三秀豫章根深幹修葩華參青宜少年著書即
稽古經緯八極何崢嶸未央宫中初射策落筆將刃揮新研翰
林酣翫發奇歎蘭閣四座爭相驩邊人傳玩騰衆手一日紙價
增都城同時父子兩擅芳譽芝蘭玉樹羅中庭風流浩蕩播江海
紫若高洿縣明星前年開公適吴會五鼓跪道人爭迎浮雲流
水付幽討下視世網鳴毛輕野人弱齡不事事白首丘壑甘忘
歸神仙高標獨未識蓍龜誰月人間行朝吴暮楚失邂逅恫悦
夜夢還惆悵逐來旅食寄京邦坐歎白日徒盈盈彭門千里不
憚遠秋風正馬吾能征鈴齋吏退屬幽討一看揮麈銀河傾

彭門書事寄少游

我思君歟君思我此語由來自謫仙欲借野人傳紙尾待湯新
鴈寄遼天

戲馬臺邊駐馬蹄四廊曲院擁紫隄秦郎前日曾來否試拂疑
壁舊題

百尺黄樓拂杳冥樓前風物極爭奇山連東州詞客渾爭詠獨
恨相如賦未成

虛白齋與王曉井坐有客臨時遣放之遂介時賦此詩

霜菊滿盤初出水尚有青蘋點紅尾銀鱗戢戢畏人知旋向中廚薦香醪使君專道不事事時俄日起彼客即勤留使君頗向中廚薦香醪使君專道不事事腹把菊終年食甘美傳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邊放清此四首

無功子產浮謾道悠然泳波底

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

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囑巫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風上下狂

陪子瞻登徐州黃樓

黃花離披炧日短使君無事邀僧飯飯餘軟語藐香蓴共坐圓庵不知晚燭籠將火報黃昏使君愛客還留連前聲脩徑步超逸後却從御來聯翩城頭陰未上月城下激鳴灣灣無燈照舡沙岸近賈客夜唱聲清圓徘徊始轉黃樓側銀箭銅壺知幾刻欄竿倚遍惜分攜乃泣江芙蓉珠露滴

逍遥堂書事呈子瞻

尋常卧雲林往往厭閑閉今朝郡齋裏客寂返可愛曦和破朧朧權幽鳥語庭除開門面脩圃徘徊珍木羅翠蓋蘋踈菊黃蕊有餘能主人事天和萬慮屏身外勞生一斷梗何處考根柢安能從物役擾擾空卒歲脫巾每相從頗得資微睨

與曾逢原寺丞相別

落葉追奔卷地飛淮流轉處楚山稀君騎黃鵠朝天去我憶青松舊隱歸道在不須蘇勢闊情親聊用惜分違當居祿隱都如夢莫向秋風歎式微

夜泊淮上復寄逢原

黃沙白草滿淮堧逆旅蕭條思不禁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搓頭湧處潮初上斗柄移時夢未沈遥想故人投宿

自彭門西止淮上因寄子瞻

揭來淮上日蕭宮面首人間萬事空院靜水沈銷薄幔晝餘寒秋日耿脩桐南山訪古思杯渡北海談經憶孔融寂寞兼葭霜露後何時重倚玉青葱

與曾逢原寺丞相別

落葉追奔卷地飛淮流轉處楚山稀君騎黃鵠朝天去我憶青松舊隱歸道在不須蘇勢闊情親聊用惜分違當居祿隱都如夢莫向秋風歎式微

夜泊淮上復寄逢原

黃沙白草滿淮堧逆旅蕭條思不禁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搓頭湧處潮初上斗柄移時夢未沈遥想故人投宿

地畫舡應在碧榆林

曉發桃源渡寄端叔

桃源渡頭雞一鳴舟子夜起趨南行泯泯河流浮落月蕭蕭岸木驚秋聲依人翡翠霜翎重拂掉笑蓉露點輕為報舊游朝士說天街何似此中清

贈鄒醫

君不見宋清市藥長安西衆工就取資刀圭療湯疾痼一匕下所應不必黃金貲度未能動觸類知變奏耻學庸生憂啼聽人人德清莫背負日獲遠利豐子妻公侯餽遺日相屬蝗食華衣乘駃騠羅池神人為作傳至今名譽橫雲霓鄒君業醫世淮海稱盛傾裹知經蹊玉函金匱恣探討擊以自副能不迷頃年西游抵京室達官貴吏爭品題歸來鄉縣頗藩妻湖水招雲芳草萋冷余寒蔡古佛利毋學珂齊相扶携傾襲仗衆願為贈唯有閒蒲并杖藜君聞掉頭不我顧止索詩句光衡圭夜披陳編見清事重嗤此道今如泥君誠有意嗣前躅簞瓢不憂無錦繡絲

寄蘇子由著作

先生道德若為容曾向南都幕下逢拔俗高標驚萬丈凌雲逸氣藹千重低梧暫宿張家鳳濁水難藏許氏龍歲晚雪霜雖更苦未應憔悴碧嵓松

贈子固舍人

文章煒燁動當時偶又雖多不並馳解激頹波旋往古獨撑夫子抱青規山川淑氣真能感宇宙雄名豈浪垂未信長途老天馬行看蹴踏上瑤池

吏部遺編久寂寥潁濱居士亦蓬蒿支流盡屈江湖闊叛臯爭隆悉華高落落千章揮琬琰湯湯萬頃起波濤玉堂鵷鷺遲公久何事崎嶇尚夢刀

宿臯明

五更風雨閉秋堂夢斷籌燈尚有光明日又為湖上客舡頭雲水正茫茫

寄華老

十年手把使君麾一日歸來踐赤墀偶爾夢中成故事凜然霜後見奇姿枯荄在昔嘗叨蔭微蚓于今賴附馳況有雲庵閟深谷他時香火與君期

寄李公擇侍郎

高城夜寂起清風月下清霜墮曉空澤國已驚黃橘柚省沮應對老梧桐青錢舊數文才妙碧落新銜問望隆四海倘公調鼎鼐行聽和氣洽沖融

俞公達待制挽辭

金鐸哀傳靜列營將星飛墜漢宮驚鵷森森氣與秦山在奄奄魂隨隴水傾塞路簫笳悲部曲海天風雨濕銘旌堪嗟未勒燕然石遽失連雲萬里城

東吳佳氣久氤氳果見雄才出海濱屢試干將羌破膽忽推梁木士霑巾人間夢斷黃粱熟天上樓成白玉新零落山丘今古事悄鍾我輩謾傷神

卷終

春行

朝入春山千萬重暮歸溪上漫匆匆白沙岸口長回首無數漁
燈翠靄中

次韻傳師見過

孫郎蕭洒過人衣咫尺塵埃闌薰帷陋巷有時過佛刹談經還
共惜秋暉百年空果實中謝一寸靈珠象外歸久矣此情人不
諭接羣聊復爲君揮

淮上聞鴈寄仲恭

歌枕舡舡夜櫓停數行南去旗如繩起來欲寄相思字高佛銀
河喚不應

與怡然夜話

雲埋碧瓦寒侵石榻照青燈夜色空故國十年無限事笑談如
在夢魂中

鶴林寺

宛轉回廊漫布金蕭條寒日隱墻陰門前合抱松千尺猶鴈不
來年已深

寄舒堯文教授

經綸滿腹貯雲霓卓犖丘門道可躋絳帳開時霞影亂青衿立
處鴈行齊憶親塵尾林火香夜共惜筠樽落月低別後鳳毛知更
長五車應已識詮題

次韻順上人寄牧康講師
詩白

少年好詩書醒覺空閑力有若丹青徒秉筆學畫虎法師
富是時聲價久已負籍籍東州人高談慕支許余時跡四方
浪涉川陸苦昨夜北山翁桃燈同軟語因論鄉里賢悵師成
獨阻南徐號名都與發歷漢楚峥嶸江上山王氣埋千古至
今風前笛夜夜怨江浦感慨易成吟安得君來伍

次韻順上人登壽寧閣

昔過廣陵日茲樓亦盤桓飛薨切星斗鴻鵠爭危攢悅若隨
扶搖九萬直上摶下視古帝基蕭條空漲漫當時競豪華人
物鏤綺紈軌謂千載後故宮半耕殘城西舊基蕪道傍猶屈
盤咫尺見螢苑枯桑生晝寒閶闔豈復臨狐兔穴已寬棼棼
但喬木萋萋無寸山苟非壯士懷往往不忍看青旗僊畫角

即首送飛翰

得端叔淮上書云長日秋色清晨閒屋
楊柳恨不得與君俱之

飛鴻從西來有客遺我書開緘識遠意字字情有餘報言歷
長淮泛泛乘舳艫天開滅遠霧水碧涵空虛超然忘端倪身
世疑有無徜徉極幽致恨我失之俱我昔與曾子放游頗躊
躇風高當白晝露冷凋紅渠亦才華俊逸千里駒結交慕高
恨子隔海隅今朝子獨往我輩還星疎邂逅亦有分夤緣非
強圖茫然臨西風俛首良自吁庶幾有至理去彼形跡拘相
望雲漢間皎潔同蟾蜍

送慧悟大師還關下

道人本江壑波為京華君一往二十年歲月驅須臾禪餘挾妙
術出入鄉大夫飛揚動天子聲聞傾九衢紛紛彼戶外屨泛如水
中鳧高懷勤酬應逸賞思江湖春風巷衣袂千里隨舳艫中冷
湧樓觀圓嶠連方壺杖策步鼇頭直上窮崎嶇超然萬象外所
得良有餘興盡乘白雲飄飄還帝都

將之金陵寄侍琪服之秀才

黃昏落帆牛渚磯蒼石岸黑行人稀漁燈夜深遠近沒水鳥月
明來去飛瓶盂漸與衛計闊身北東去將焉為鍾山咫尺行可
及會當與子同遨嬉

鍾山夜月

萬壑千岩夜未央月華松色共蒼蒼上方已覺無人語金殿誰
栖桂子香

睡起

紅芳落盡踏青青啞咤黃鸝隔樹鳴午睡覺來聽不足杖藜重
過竹陰行

曾子固舍人挽辭

命世高標見實難狂瀾既倒賴公還學窮海夏潮源際文列斑
楊伯仲間落落聲聲隨逝水滔滔論著在名山淒涼四海門人
淚想對秋風為一潸

雄詞大冊破幽昏返覆難窺斧鑿痕投老雍容歸法從銜哀會
卒去都門雲泉已負高秋約江渚空悲靜夜魂誰與朝廷終大
史君王應待鵷鴻原

子瞻赴守湖州少游與余同載因在惠山賦詩追餞宿酲未醒用其韻各賦三首

山煙弄滅沒山木含蒼茫舟傍遙岸理笑升虛堂周遭矚曾
巘矯矯如翔翔下瞰平田流瀋然浮日光青發勞解初釋洗雨聞
清香雖云迫前涂真賞豈易

隆曦忽穿漏卉木蔚以新指泉漱石齒照眼光磷磷史君美無
度皁磬遺塵風標儻竹栢談笑凌雲姿既容裔鳥哢更清絕
結鄰

揚帆渡江來洗眼驚翠樾雲姿既容裔鳥哢更清絕
愛佛方前蹤晚玦亦未滅嗟我魚目光曦能級明月狂墨掃琅
玕風煙坐中發殊勝區中人茫茫走飛轍

吳江垂虹亭同賦得岸字

蜿蜒臥長虹吳會稱傑觀淪漣幾萬頃放目失坂岸倒影射遥
山青螺點空半從來奔震澤勝事無賢昏破浪湧長鬐排空度
飛鴈肺肝入清境劃若春水洋安得凌九垓從公游汗漫

同吳興許錢濟明南溪之游并

枇杷弄黃梅欲黃海氣宜真錯賢書僧坊茅午陰可鄙畫舸從
君逐溪渦斗欣紛驛眼前失但覺波光翻穀縐蘋花洗雨白雪
香荷扇吹風青玉瘦閒看行人走南北蠢蠢岸傍如蟻鬬一笑
落日雕雀明纔郭雲山相倚撈勒新聲雖映形霞轉盼忽驚朗
錦繡好辭傑句為余寫天乞君才多頌我錦囊玉刻厭傳玩藏
尾蚤頭吾未究輕橈欲動蹇淹留城上哀笳凄已奏

吳興道中寄子瞻與少游同賦所便蓮房紛可襲林幄正高蓼群木含晨
豹性嗜幽散出門隨所便蓮房紛可襲林幄正高蓼群木含晨

景孤撑破宿煙遲迴屯秀華宛轉滴清漣岸亟藤花暗崖畔桂
影圓引鸎鳴鵲鵝解鞿露婵娟悅若經愚谷渾疑渡輞川對田
青泛泛石葛蔓綿綿緬想醉山簡相從狂謫仙援毫更妙韻慨
乏碧雲妍

田居四時

原隰春風暖池塘鴈北翔曉耕雲塢潤午飯野芹香燕子依新
棟花枝過土墻東阡與南陌生事日皇皇　五月梅爭熟村
村桑柘稀蒭裙奩婦嫂粉翅乳鵝肥菱蔓滋溪漵藤花鎖釣磯
呼兒行採去亭午候鉏歸　刈穫

終吾事田園日向閑晚舂增橘柚澡水耗汀灣聚噪攙鴉定孤吹牧竪還兒童驅野燒一
片起前山汩汩防農霧窮冬亦謾勞郊荃催日午雛落籠鷄
乔黍易醅

夏夜

送楚上人還廣陵慶禪師法席

吾鄉少年多雄俊投老家山猶戀著何異醯雞舞甕天肯信十
方無壁落羨君壯槩慕遠壑萬里雲山行舉碇荆江洞庭虛浩
渺欽機淨杯心自若去年臘月過溢城聆我幽蹤卧雲壑揭來
相從慰契闊笑語逸餐鶴俠鶴春風又復卷征衣問子東去將
何爲廣陵城西古佛刹中有老禪吾所師當年與君共伏役妙
道彷彿親謦欬別來星霜數色夕夜夢往往神魂馳真金雖已
出頑鑛鍛鍊豈厭增鉗鎚縱橫法輪數時斷除盡了方爲獅子兒

晚興

墻角風欹竹影斜數聲啼盡欵棲鴉重門已閉斷還往獨巷踈
簾進月華

下湖晚歸

屈曲莎隄引興長肯辭荒穢踏秋霜歸來已奏孤城角撩亂梅花落女墻

秋日西湖

兩山斜抱翠逶迤一水中間似漾陂孤榜獨來還獨往鳧鷗莫相疑

錚然一葉隨空庭似喚幽人夢欲醒斜倚素屏襲蕙幔沈香煙吐鴨山青

南山爽氣對朝扉竹露吹風更濕衣可是吟魂快清景何妨著破步苔磯

飛來雙鷺落寒汀秋水無痕玉鏡清疎篁黃葦宜掩映沙邊危立太分明

欲跨高樓曠遠情無端秋雨苦冥冥峥嶸日脚漏雲氣曖曖見遠山一抹青

西風夜半捲庭槐卧聽鄰翁曉圃開稚子相呼入林去應知病菓落蒼苔

晨起

窓扉曉闢對平湖爽氣侵尋冷入膚林迥霜黃蕃橘柚渚清沙碧老菰蒲忘機鷗鷺元相狎得食猿猱不用呼游目騁懷心正逸更憑高處立須臾

癸亥子詩集卷第四

參寥子詩集卷第五

戲招李無悔秀才

淋漓一雨過秋山洗出西湖小霽天烟烟魚鱗舍倒景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白茨珠盈斗幽浦紅蓮錦繞舡冷炙殘盃當已厭好來波際弄嬋娟

西湖雪霽寄彥瞻

西湖漫天三日雪上下一色迷空虛曾癡曾瘴杳難辨彷彿樓觀疑有無飢雛乳獸失所食飛走阡陌空號呼中園却憑啄木鳥利觜自解謀朝晡曉來鍾鼓報新霽天半稍稍分浮圖試憑高樓肆遠目千里顛倒羅瓊瑤逶迤夜月出海角光彩猛射來城隅方壺圓嶠只在眼綽約悅晤神仙居咄哉浩景似欺壓謂我不足爲傳摸風流江左杜從事氣格豪贍凌相如安得飄飄風

昔公令吾鄉綠髮氣方壯鳴絃坐高堂百里簫清曠良辰騁歡
嬉蹁足復青嶂當時陪杖履笑語相頡頏論文希鄴都樂事敦
可尚銅章既云解余亦航海上悠悠亘六載天角空相望揭來
石頭城邂逅慰離愴推手雨花臺挽仰得超放瓶盂徙京口冉
冉抱微恙扁舟亂江來起我神益王浮雲共平生飄忽無定向
去年客梁園塵土紛冗長徂歲失林木憔悴無俊況獨有青桂
枝冰雪不凋喪惠然肯過從香積仍接餉秋風迫南還危帆高
且張落日通津門轉眄增惋悵寢寐見高標幽魂驚夜帳相忘
同海魚千里各雲浪

採梅

問訊風簷嶺下梅踈枝肩蘂未全開繁英待得渾如雪霜曉無
人我獨來

歲寒亭

草枯蓬斷正紛紛翠幹排簷不改陰自是孤根難挫抑高騫傲
雪本無心

與元規話別

湖水蒼茫四接天短蓬孤榜數回旋想君東海東頭夢猶在江
洲白鳥邊

雷岫庵南千種梅含芳準擬為君開冷香秀色誰為主趣取花
時更一來

春日

蘭英薰蕙競芳新左右吹香暗襲人江海久無騷客賦一枝唯
可贈靈均

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露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雞
犬不逢人

春詞

輕雲著地柳垂絲百尺高臺獨步時遥愛南隣紅杏樹曉來新
有過墻枝

濛濛小雨暗池塘遠樹依微不辨行可是晚來風更惡杏花香
亂撲回廊

冰開池面初浮綠日促花梢始破紅謾道春光來眼底茫然無
意對芳叢

駐景樓

額額高樓古道旁樓前風物鬱蒼蒼溪聲不斷來幽耳山色無
時在小窗金鼎養丹嘗駐景玉罇傾酒屢空紅宋清賣藥長安
市幷載佳名與子雙

程公關給事龍會稽道過錢塘因以詩見之

宵閑鍾鼓過蓬萊席上無非八斗才刻燭揮毫公屢勝投壺飲
醽客先頹老元格調真難繼短李風流不易陪鑑水稽山行樂
處後車長是載鄒枚

江干千騎送朱輪父老無緣借寇恂吳國旌旗開白日越溪桃
李失青春雄名素與珠星爛妙質長隨玉樹新當宁比聞思舊
德萬方行見入洪鈞

寄濟明

蘭英薰蕙競芳新左右吹香暗襲人江海久無騷客賦一枝唯

莘乎一氣同渾淪瀰漫六合無邊垠吁哉破散幾千載孜孜萬物含其真清輕為天濁為地一一厚薄理自勻鶉鴟騏驥不並馳夜光魚目難相親錢郎少年稟清裔英姿綽欲揮等倫忠言讜論躡根本行義修篤無緇磷是家嚴君抱勁烈直筆曾預蜚頭目我昔浮游霅溪側傾蓋遇子情彌欣炎雲燒空五六月淺舟南郭吟青蘋溪流寬闊野橋碧溪樹靜嘯涼飆新奇探險取得佳句歌壓枨惲江南春瓶盂屬我暫行役樂事一跌成參辰使君旋亦報西去紛紛萬變難重陳南山暮冬厚積雪剛茂不死期松筠

江行寄俞仲寬察院

潮回沙浦寒月落山未曉駕言江上行行遠心亦悄茆屋兩三家鷄聲聞縹緲輕風颭垂楊芳枝何裊裊上有雙鳴禽下有蘭草蕙蕙物已繁灼灼花更好時見賴尾鱖跳波泳紋藻即事起幽情情含結懷抱故交如參辰咫尺瞻煙島紅日已三竿回轅白沙道但聞蘆荻間鼕鼕音飛杳杳

春日雜興

池南池北日觸觸水荇風蒲各占叢幸有花枝能照眼可無詩句補春工

城根野水綠透沱颭颭風舡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渚花汀草占春多

柳外披煙舒遠目花邊植杖坐芳茵能言百舌深藏葉解舞鶗鴂雞不避人

雨關中庭暖日浮春禽百種聚喧啾粉蜂子尤無賴撩遍花鬚未肯休

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懶問名

碧流如鏡轉春渠時送殘紅出雨餘可怕莓苔黏屐齒強扶筇竹過鄰居

雨洗樓頭碧瓦昏五更殘月隕牙盆轆轤索轉玉繩曉花底宿禽無數喧

梅梢青子大於錢慚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

戢戢籬根紫筍長滿城桃李罷芬芳東風雖是無情物送謝迎繁亦更忙

植萱移菊助春榮沐雨踈風擢翠莖童子新能理荒穢不教蕭艾並叢生

雪堂雨中

梢林急雨暮淒淒簾幕風燈暗欲迷向曉請看南陌上一番紅素掩春泥

春日赤壁

艷艷春江水拍隄雙雙出浸蓑鳧鷺白沙青石無泥滓且逐東風進杖藜

蕭瑟江梅樹樹空蘭芽猶短未成叢行窮赤壁山西路只有桃花一樣紅

留別雪堂呈子瞻

策杖南來寄雪堂眼看花絮老風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

寄題徐德之先生閑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劒走湖海身勤事業左無所遺緑林五校已著膽黒衣三衛羞徒勞歸來故山便卜築脱棄萬事輒馮毛揩前澗水漱哀玉傍舍老擘藏飛猱山蔬何用羨梁肉鶴驚未必輸青袍追雲舞月有真趣慎勿輕語傳兒曹

九江與東坡居士話別

雪水黄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躡攀屠龍舟空三載窺豹悵悠悠悵一斑投錫雲林聊避暑絶江舟檝自東還求田問舍知何處杖屨它時訪小山

贈潘邠老秀才

去年雲夢澤南州為訪太史嘗淹留東坡寒碧最佳處恨不得子同遨游今年廬山深且窅咸君忽來慰枯槁溪月當雲亦有情昨夜為君頻色好飄飄緑髪方妙年圖史滿腹皆精研揮毫應敵風雨快咳唾落紙珠璣圓廣文英豪僅數子逸群驥子誰與肩男兒窮通故有命勸子来宜嗟蹭蹬文夫蓋棺事始定他日雄飛鵬鶚勁草草論文未有涯匆匆別我却還家秋風更約通玄府共訪仙人卧彩霞

酬周元翰推官見贈

南來濟濟多俊良聲問逸發推周郎詞場較藝一戰捷筆陣獨

曾子開史部服闋赴召道過廬山館於白鹿洞之東林寺宿會東林文題名一首

曙騎駁駁破夕煙西來過我虎溪前征途尔即應勞止陳迹重窺更泫然天上歸瞻新日月山中行覩舊林泉感時撫事情何極且伴幽人此夜禪

過公擇藏書室

我公昔未仕託跡此山阿牙籤列圖史萬卷堆嵯峨破剥得精要卷衣解薜雖一往三十年功名歎蹉跎公今陟臺省壯志應未磨出處獨不謬紛紛當奈何脱身早來歸挂冠舊庭柯松竹日婆娑故秩烟烟臨曦娥寘復求甚解聊將寄天和勿真麛野馬集勿

鑵溪曉步懷少游子實

亭午炎威劇風沃破曉行紆餘憐野豹錯落見長庚翻藻魚呈媚梢林露獻清二豪俱二關此樂與誰并

寄王元均奉議昆仲
榮文學士後二子皆翹翹異哉荊山楚產此英瑰瑤婺翰墨場支彩相蔚饒頃我未知識寸心徒搖搖前年廣陵城會合如有招名都冠淮海氣象古所豪林園若棊置佳處遺塵囂良辰肯浪負杖策同嬉遨清談落玉塵疊疊如聞韶歲晏樂未闌離群復蕭蕭扁舟眇一葉出沒隨江潮雲山列千里盧霍尤岧嶢孤懷喜自放跨躡豈憚勞所嗟無二陸相我吟風騷

廬山雜興
溪石斑斑駁碎光巖花卉卉馥幽香當時吳猛逢山處金闕橫開在上方

隔塵垂葛蔚棽隱見薜苔蒼石床定有飛仙集其下月明時

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倒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

星渚江邊月已生石橋歸路夜崢嶸西風散入松千樹翻覆銀河秋浪聲

宿回峰院寄黃擇中察院
秋堂立四壁物色夜蕭然寮床抱孤影起坐未成眠曾聽激高楹萬動搜搖感至情先謝理冥神預領銅壺漏未央扶杖起彷徨方塘溢繁荇冷月下踈篁躑躅步空除幽獨悵予隔川途短短袖中書明發欲誰寄梁上木鯉魚儻能

將此意告亦有相思吾今何所遺浩歌望雲水期子與同歸

寄史院王正仲曾子開二學士

太史久不作千秋想前人朝廷理故事董董職須絶倫青錢兩學士班馬相並隣婆娑金閨中婉孌得所親學海揚波瀾詞林謫芳春青編炳金膩允顯無曲陳翅翅茂令德譽譽規繩紳玉堂行見躋清切凌紫宸野人蹈江海放浪無邊垠相思邈何許共此青桂輪

寄東坡昆仲

江南十月天未霜木梢冉冉猶青蒼蘆沙篁竹媚兩岸亭午氣候如春陽吳檣楚柂自紛擾櫻花鴨鶵雛鷗殊未忙深灣野浦望不盡暮閭曖曖隱隱閶漁粮黃昏無雲桂曜滿一川秀色傾銀潢何人隔岸弄長笛吹風渡水聲悲涼蘭堂故人天一方表景樂事誰相將舡窓敞欹枕夜未央杳杳孤雲空飛揚

梅花寄章仲梓法曹

蕙苑蘭枯蘺蕨晏至萼趺初發照溪寒從來吳苑增頭見不似庾嶺故人遺麥秋薦舟實羹梅而栽纖絺黃金蕤佳客柔指鳴

枝頭灼灼爛生光弄日驕寒倚短墻欲賦却慙無妙手使人操筆憶何郎

寄福州太守孫莘老龍圖

公生自淮海弱不好群兒良哉白玉質炯炯無磷淄澠身以道德餘事為文詞端能處厚序邈有孔孟姿一朝擅高名卓然動京師餘輝耀光天末燁燁如斗箕校酬芸閣中精義無參差同時鵷鷺行半已翔鳳池兩登諫官室抗疏犯天威揚舲去江海曠歲成流離宋輪擁若雲五馬從合肥編氓仰遺愛隨淚存豐碑歸來遵風樹惟悴不展眉藉苫一室中四壁無重帷南鄰有古剎而我方棲遲杖藜時過公泣血聞嗟咨從容勸我坐一飯常共為蔬薇沸古鼎蔌蔌投園蔡客來慵應門客去知為誰禮喪事云既始領吳門麾瓶盂走梁苑恨不相追隨秋風亟東下旌旆俄已睽浮川與遵陸多病亦云疲七閩富名山空翠相委迤在昔慕仁智於今慰遨嬉棠陰想初坐吏案紛交馳庖刀一為解往往無牙遺麥秋薦舟實梅而栽纖絺黃金蕤佳客柔指鳴哀絃萬事不齊蕤公能自怡

聞子由舟及南昌以寄之

高安居士實人龍五載商遷道愈豐域外城池剛自守人間膏火詎能攻蠻觜江海星霜隔行喜雲林笑語同五老峯前佳氣象待君一醉吐長虹

和子由彭蠡湖遇風雪

夫子經濟材妙質靜而默當年大廷中如堵觀射策雄哉堅父

凡一日並輝赫勳業望瓌寧論二千石扶搖吝不借固此垂
天翼五載契鴒陽區區校孚天塩車卮驥足道路行歎惜脫身
富歲晏行李唯典籍高懷久達觀不見憔悴色悠悠東下舡晚
次彭蠡側江風忽崩騰江水翻且黑飄風斷黃瀘落鴈委砂磧
鵝毛飛雪片滿野來無極龍驤飛萬斛欲進不可得淹留向汀
灣蕭瑟日將夕黃昏勢漸壯夜半已堆積魚龍亦悲嘯凜氣增
几席青燈冷不眠坐漱元和液危檣翻晚鴉霽日動窓隙幸憐
望廬山萬仞絕寸碧茫茫銀世界蕩蕩月閒域順流復前趨百
里俄頃刻暫停篙櫓喧却著登山屐五老笑相迎千嵓委圭璧
紛紛林下士洗眼與一識松門共邀迓香霧浮幕幕相并擁
猱侮僮僕上下或戲劇巴儈習半雪解后語鄉國却返朱砂峰
招提更幽寂中藏李氏書盛事誇絕特東坡老居士遍亦有題
墨一覽慰君心都忘遠行役

寄俞秀老清老二居士

根石壁清晨陪拄杖緩步躡山脇裴回甜茶嶺左右抗松櫪猿
風溪雲巘雪消初鳥聲春聲滿屋除安得故人同蠟屐石梁斜
日看游魚
落星江水接天流花絮飛時暮雨收波底鯉魚東去否尺書頻
汝到楊州
慚愧君家好弟兄風流宜與晉人并青鞋布襪能從我共入廬
山深處行

廬山道中懷子瞻

谷口晴雲散晚光鳥聲呼我渡橫塘輕明獨愛桃花靜捺亂偏
嫌柳絮狂處處叢祠起簫鼓家家雜落動耕桑去年今日東坡
路拄杖相將採海棠

酬周尊牧主簿見贈

廬山百里蟠穹蒼絕頂陰雲常下覆晴日天風忽掃除翠壁千
如鉄柳絮飛杜鵑泉號山雨晝念君明當京邑行馬蹄踏春
兄謝黃陂新息道路迥野飯藜羹須強餐天街到日夏漸熱車
轂相摩汗如溜丈夫功名非苟取勸子未用輕藍綬山中五月
早歸來澗底清泠當共漱

訪荊國王公

浩蕩經綸志已行北山歸老思宜真可妨渡水穿雲客拄杖芒
鞋到户庭
悖辯舊聞輕孟子談經早不愧楊雄惠能役佛元無有還許從
容廣座中
苦嫌榮祿早收身歸與漁樵共隱淪白下門西山迤邐與來長
是岸烏巾

謁上竺觀音大士

十年江海去飄然魂夢長依舊嶺邊月地雲增重到處鈴勤稽
首白衣僊

次韻元翁見寄

十載離群歎渺茫良辰無地可相羊何時却入蓮花社軟語重焚柏子香謦謦春風搖几席紛紛啼鳥滿林塘欲憑海燕傳消息徑入君家舊屋梁

病中四絕句呈劉景文左藏

人間疾來

西風薄木晚颼颼古屋無人夜更幽童子未開前藥火隔窗燈影漫悠悠

高梧挂月照床頭聒砌寒蛩似怨秋我病尚能安靜默爾曹無事苦喧啾

竹裏鳴鴉曉欲飛遶棊踈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淺我亦秋來滅帶圍

余初入智果院 葬前樞宰實客相送者十六人各賦詩一章

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胷中廓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不吾以風雲果再符六期挑空起一昨厭承明杭章求迺邇餘杭古雄藩北屋留生齒立談政即成興不負山水雅容敢未契訪我頑且鄙大柄輝松門翁猱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琴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忺軟語如春風藹然著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為公紀

龍井辯才老師新亭 初成有詩見呵翰林公悼今維和輯少元韻

遠公吾家傑道妙非壺丘德領龍象倡皇蓋江湖秋平生經論學不為名相留滔滔若懸瀑下注萬丈湫昔年謝講事衆挽不轉頭刳心老茲穴百念本不浮東南多墜士唯見此老優翰林天下公方外寔輦流旌旗虎溪路竟日泉石游衆生病未已師意可忘憂

次韻蘇仲豫承務寄伯達推官

蘇子真豪英氣類嚴且重幼無兒女姿嗜好百不動唯餘讀書事乃與古人共文章造深奧詞力實不縱樂哉賢父兄道義日相從昨朝西湖外目極孤鴻送高帆去百里山水乡吟弄作詩報置郵但述鴈原夢

辯才生日

像末真風恐不傳故生豪傑為人天慈航橫截三千界法雨均沾四十年獨鶴精神秋始健長松根節老弥堅莫將有物觀無象嘯霧冰輪處處圓

寄題解頤堂

道人還家今幾時築室構堂名解頤足書三遣要我賦我獨老矣何能為塵埃筆研試料理肝肺枯搆源不滋為君苦思強抽軋詞慳氣迫無遙迩東陽自古號多士文采風流世有之堂成往往獻佳句羅列四壁皆瑰奇譬如鈞天已九奏安用擊筑鳴參差又如玉食厭方丈葵羹欲進旁必嗌他年但約訪君去借君几席聊偃欹堂中插架足書史平生文牙籤玉軸當細窺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

烟烟雙黃鵠雅容振羽儀風高辭澤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
近周旋競陸離明年翔集處九萬是君期

同蘇文饒主簿西湖夜泛

鳳咮山頭暮霽空月娥飛出廣寒宮初登桂檝橫湖去似覺銀
河有路通掠草飛螢星點點眠沙宿鷺雪叢叢從來江總文才
妙請付毫端刻畫中

酬錢塘宰王昭叔朝奉

令尹留中萬斛寬薄書堆案豈相關揮毫事過庖刀疾訪勝心
同止水閒竹日映簷光破碎雲開嶺翠連環自嗟不及匡山
遠坐對淵明秫愧顏

景文寵示四月十七日翰林公過龍山其園號宛委山
卷六 五言一章景文已和之復作今繼其後

脫略今山簡能吟舊子春偶因乘勝出不為採芳人紅紫千葩
盡甘酸萬顆新江雲浮翠壁露露散魚鱗

夏夜奉懷景文路分

宵櫚霽晚雨餘響猶滴瀝天風吹浮雲入夜已無迹月波夕愈
竹澹澹流几席蘭膏滅猶炬涼氣滿四壁蕙煙猶可挹端息慕
休但危坐萬想本空寂帀月既冷然紈扇亦暫釋前軍
不吾期樂事空自得願言時賦長謠為我記此夕

次韻景文會朱充仁大夫魏敏中朝奉於望湖樓長句

高樓冠浮雲平瞰百頃湖清漪照兩岸秀色含菰蒲騷人富筆
力領略攜須臾短長隨萬象青讓鶴與鳧二客各英妙溫溫古
為徒從公文字飲所樂非歌呼酒酣把諸山高下如迎趨鑑與

復逸駕遠訪飛來孤炎蒸近亭午天地如大爐石泉飲吾廬快
音猶過屠松門微九里始見鹽山隅佳名自開皇籍甚聞中區
幽芳不時艷地勝乃滋濡招提數四海雄觀宜且無歸途想壽
星寒碧森萬株蕭晤語聚響軋辨笙與琴撞自殊外軍聽清絶勸客頻玉壺道人有露茅滿盞浮雲腴儻無
使君薄珪組富貴良易足一塵下東南千里爭拭目援毫賦山
水詞力瀉溪谷勝游便杖屨聒耳厭絲竹指西湖破春冰曉漲翻
晴綠相將二使軺導從還并逐後先度島壑頃追鷺鷗樂事
殊未央酒行宜召促風流俄醉舞坐客瞻顏玉盌阮真達生泰
唐漫歌哭斜陽絶湖去兩槳凌波速却寄元龍居隱隱溝喬木
到門呼主人展盡滿高屋夕鼓來遠近兩聲飄斷續籃輿入城
市夾道開燈燭盛事在餘杭他年見圖錄

參寥子詩集卷第六

參寥子詩集卷第七

別蘇翰林

四海窺人物其誰似我公論交容未契許國見深衷漸遠吳天月行披禁殿風玉堂清夜夢解后過江東

送景文

交游盡四海厚我乃無幾劉侯軀七尺堂堂信英偉中剛冷如鐵萬事肯料理相逢傾蓋餘眷眷極終始東南久徽藩頒用儒士三年湖山游屢得陪履盛長謠徼雲壑草木俱披靡詞筆對萬象搜索泣山鬼珠璣溢錦囊所得真富矣軒冕本儻來功名徒爾耳一麾聞已下視此猶脫屣歲晚匡廬山高搜踵前軌

贈太守林子中待制

杖目除書下九天邦人爭賀使君賢風流謝守宣城日愷悌歸公勃海年終作鹽梅均罪鄙且煩觴豆樂山川一門棣萼蜂臺省盛事駿駿海內傳

照閣奉陪辯才老師夜坐懷少游學士

猨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依絶壁中間破月自遥峰缺處圓照坐不須紅蠟炬可人唯有薰爐煙枝酬御府圖書客疇昔還同此夜禪

贈天竺聰道人

完完明月珠蓄彼萬丈淵徑寸不可覩餘輝媚清川道人實有道膠口默不傳心閒氣自和眉宇常藹然邦人昔致師欲以居法筵文移動帥府禮數端亦慶眞鴻避網羅矯翼從高騫揭來

盧山開圓蕭味淨禪盛德不自顯與物同周旋兒曹恃文采毫末爭醜妍相逢廣坐間肯顧斯人賢莊生大化中浮名暫膠纏吾知道人意反汝生哀憐

送僧遊天台

海邊孤起碧千尋俯仰應酬壯觀心峭壁斷岸當戚晏冷雲疎雪上衣襟論懷此日能傾倒尺素它時嗣好音摘勝窮幽吾老矣杖藜無復件登臨

贈黃子理詩卷

六載南官何所營百篇翻覆見高情霜鷗露鶴元非俗雪竹風松本自清俊逸固宜凌鮑照優游真已逼淵明微言會有知君者謾擬鍾嵥試一評

梅花寄汝陰蘇太守

湖山搖落歲方悲又見梅花破玉蕤一樹輕明侵曉岸數枝清瘦耿疎籬良辰易失空回首習氣難忘尚有詩所向皆公舊題墨肯辱魚鳥却來期

次韻陳敏善秀才見過

投老形骸真未偶水飲茗栖聊自守世事浮雲日變遷我亦何心預臧否故人新自廣陵來問我詩囊近何有吾言淡薄非攬縱可咀嚼聊能久且開窓户話平生湖色山光翠相糾烘簷暖日氣味好相對蕭園復支肘愛君年少擅才華詩律清妍無可醜却愁征棹促君還空聽陽關詞一首

都僧正慈化大師挽詞

領袖吾家事由來二十春虛懷能應物真氣肯隨人逝水流方遠臨池墨尚新聲聞雙植子不見葉間身 有王山大覺禪師以鄧贈師九植九二十年葉間生青如此五形謂之雜漢木師嘗指此語余曰吾不復見此等叢之生也故及之

平生輕長物身世等浮雲毫發出東南早人驚節義高玩奇唯水石結客盡英豪來往元無迹情鍾漫欒陶伏枕時無幾臨分若故常寸心能炯炯去路豈茫茫車馬門猶盛芝蘭室更香獨餘庭下竹冷韻起悲涼

次韻吳承老推官觀開西湖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書蔡翁龜魚還泳淨貴容簪葦障前坡一朝芙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清波 列星事出教中

都僧正既關子中待制欲余補其在轍辭以小詩遂獲免

佩德懷恩豈易陳自嗟麋鹿性難馴流年日月無多子乞取山林放曠身

送子中待制

翹翹孤鳳凰安巢本阿閣偶來依澤畔興遂奄泊江山迫歲華草木正搖落窮空蕭萬里纖雲無處著翻然整羽儀一舉在寒廓

南山有佳木秀色何蔵疑封植不記年落落今百圍盤根雖自固烈風無時吹匠手營大廈衆材得施爲偉哉梁棟姿取用不可遲

平生長樂公聲華越三紀文章兩京齊學術游夏比螭頭足未安持竹已屢徙聯翩開幕府爛熳樹桃李鋒車入帝鄉天馬行九軌閭巷有程度鷺鷺安足擬

晚發苕溪將次徑山呈通判廖明略學士

明星耿耿出天東結束籃輿伴我同 公載藹梅香侵曉陌斑斑旗脚轉春風勝游此日塵埃外回首它年夢寐中絶景小詩難壯觀當看醉筆吐長虹

次韻王行甫奉議湖上晚歸遇雨

妙齡公子嗜遨嬉永日湖山未肯歸酒幟曉人應慣識花枝拂帽不須揮輕紈細綺來何處青蓋朱輪去似飛向晚薄雷催急雨清寒無奈龍鍾裘衣

同曾仲錫通判游天竺諸山

煜煜世間餘夫子非碌碌由腹有詩書所以能扶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云促扁舟下東南逸興追鴻鵠遇勝即徜徉風浚兼露宿嗟余偶傾蓋一笑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携訪山谷春風披鮮綠編錯出林麓松門有時盡幽興無斯續崖轉聞鍾聲林疎見華屋衍山餘落景歸路猶躑躅誰云鄴下歡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子所樂亦云足願公紀新詩一一能見錄舡頭行北斗裘盛有美玉塵埃京洛人示與洗心目

次韻劉韋孟主簿湖上

劉郎詞筆過蘭成詠遍湖山草木情禄隱太平真樂事莫思神武挂冠纓

中流出沒一舟虛緩櫓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多

半寄樵漁
老葑如雲既卷除風瀾百頃翠紆餘奇探險取各爭賦誰復能
名造物初
遊若溪道場山
東風吹雨過城闉日照河隄柳映津雨漿差差搖蕊尾千山漠
漠散魚鱗長緣絶境關幽夢尚喜茲游及暮春蘭蕙未裹桃李
在蜂喧鳥咽莫愁人
夏夜
松室開孤宴幃納夜涼嬋娟依翠竹無語過東墻
送蘭花與毛正仲運使
幽姿冷艷匪天饒曾伴靈均賦楚騷今日移根庭下植可無佳
句與揮毫
從來託迹喜深林顯晦那求世所聞偶至華堂奉君子不隨桃
李鬬氤氳
夏日竹閣
沈水擢煙青繚繞風篁傳韻泠蕭騷楚山竹籠琉璃滑卧看炎
雲檻外高
送李仲益赴襄陽幕
襄陽古名都雄觀壓荆楚醉公誇文詞風物粲可數嗟余未歷
覽彷彿佛已如覩人生游官閒得此亦佳遇李俊妙天姿文行兩
自負少年志冥鴻千里輕一舉天風不借便造物豈淹阻既無
負郭田龜俛依幕府賢哉彼方伯胡略高韻度寧俾簿書侵朱
墨事朝暮褰氣對西山清談共樽俎試問鹿門翁遺蹤今在否
訪勤上人
斷橋蒼壁倚溪斜赤葉楓林噪晚鴉可怕巔雲埋徑路會尋流
水到君家
答柯山曉上人
風騷古人事而我豈所長兒曹嗜章句餘習未易忘根源本無
有直若夏潦漲道人氣拔俗吾黨繼俊良十年依叢林實以道
必頴脫安肯久齷齪囊子宜力自勉聲問終揚揚五亟言豈知子老
大殊荒唐
送俞伯謨宣德赴辟成都
我生落托如虛舟萬里江湖隨演漾君今祿仕亦我同南北悠
悠無定向故鄉回首海東頭兄弟十年官塞上才高賀美衆所
奇杞梓豫章非冗長辟書交飛上廟堂肯使須臾事閒曠秦山
崢嶸蟄戎虜自古征人愁悵望劒門棧閣天下危去馬來車魂
欲喪羨君年少勇攀躋足躡青冥益壯舊游陳迹想依然感
物懷親情獨愴伯謨先公侍制嘗爲成都漕屬
次韻文饒同自龍井出資國度泛舟以歸北山
踞虎奔犀列萬形奇觀真已過南屏榮雲細路香無盡落石飛
泉靜有聲十里平湖初卷葑一天秋色共揚舲停橈共過孤山
寺寂寂林僧半掩扃
陪司馬才仲節推諸君游天竺得青字

西郊久不雨草木無餘青薄雲弄秋暉山色時晦冥超然五詞
客文采披華星聯翩過吾廬車蓋紛滿庭相携訪靈蹟細路通
崑崙攀翻幽桂叢衣襟襲芳馨絶境異人世吾詩豈能名諸夢
追鄴下妙語逾瓊英願言一揮寫樂事良難并高空墮海日歸
驂尚能停

呈丞相韋公 時提舉洞霄

大滌仙翁謝往還蕭然几席奉清閑留中舊已吞雲夢人望從
來重泰山書到鍾王方絶學文非典誥不須琴名言一一皆公
語它日親聞廣坐間

過定林謁荆公畫像

古木蒼藤一徑纏我公疇昔盡回旋蕭蕭屋底瞻遺像傑氣英
姿尚凛然

壁間千字走龍蛇好事何人護絳紗一讀已能生感慨暮簷蕭
瑟更啼鴉

次韻曾子開侍郎話別

二紀浮游踏世塵賢愚了了見情真行藏不昧如公少細聽名
言實可人

抗論儀曹肯折旋一麾千里江海去飄然他日開府餘杭郡來酌吾
廬石縫泉

書夢寄妙懿

妙思堂深路屈盤夜來堪夢忽踏攀道人開户相迎處宛在脩
篁翠霧間

觀悉師詩書以二絶勉之

吾鄉英秀頗能文子復區區慕碧雲請用三多爲祖式他時自
與古人群

論書當亦似論兵軍律嚴事不成行伍會須同比櫛出奇方
可語縱横

過鍾山尋俞清老不遇

霜風薄木韻含悲歲晚尋君失後期夜鶴曉猿驚怨歎草堂人
去已多時

次韻劉伯昌長官見贈

劉侯詩格始天全初得西湖紀勝篇錦繡爲腸供麗藻琼瑶鮫
氣吸長川静依北牖閒樽姐醉掃寒梢雜雨煙歲晚扁舟東去
急喜君高調重遷延

次韻法真禪師送曾敬之宣德昆仲

昔與乃翁相遇年始知有子生且賢尔來雙鯉已爭秀屹屹欲
上參高天昨朝較藝偶不售他月奏賦聞甘泉方今廟堂喜人
物收拾萬彙歸陶甄鵷趾終一出輝映左右無餘妍肯學
孟生誇得意一日走遍春風前嗟余投老隱喬谷形若槁木心
灰然扁舟追子僅千里行佛夜夢遥相傳西湖風物行歲晏歸
賦梅花趁臘先

送文惠師還金華

脱略紛華自妙年秉心端喜事金優縱期象馭超三界不羨鵬
程越九天考疏窮經心尚壯依仁據德節尤堅秋風陡起庭闈

念聊寄脩江一葉舡

謚師聖司桐虛齋

吾聞嶧山桐猗猗排奏歘栖鸞宿鳳信所奇衆木紛紛何足等

嗚呼天相彼質復虛彼心故其聲之隱也無閡其動也無留有

叩而鳴體佚而休轟上人之妙齡兮無適俗之卑韻剛有儗於

斯桐兮廓中虛以受訓異遠成之朝榮兮培益厚而日敏悼俊

末之寥寥吾道之不振續芳塵於祖席兮他日求桐虛上

入者而復誰何哉

規師方外停雲齋

上人少脫略出處非拘囚停雲倚空端舒卷良自由紱之千丈

強斂附拳石幽超遥宇宙間軌與默人儔銘詩善摹寫居士亦

風流 揭榜作錦旨廉溪居士居士即周元簡也

卜居智果方外以詩見寄次韻奉酬

偶來湖上緝衡門桐長脩柯竹有孫引策每從佳處去望雲橋

下是西村

青燈殘夢夜寒夢門外秋風振葦蕭慚愧高人能見憶爲余西

望立溪橋

次韻周開祖大夫泛湖見訪

漾漾清漪十里間畫舡人似鏡中安雨催茁筍幽香發風颺蒲

蓴細浪寒高岸烏紗來靜院倒揮白羽傍曾欄吟罷所過無遺

景天乞詞源北海寬

參寥子詩集卷第七

次韻才仲試院夢中書事見寄

夢入秋山知幾層翛風吹骨正稜稜蒼巖聲碨難安足自說從

余授杖藤事見才仲敘中

朱甍碧瓦碧雲浮共蹋曾梯最上頭一餉闌干麥風而凜然毛

髮便驚秋

堆戲胡爲出巨津昂然激水忽翻身魚龍顛頡何妨事莫作風

波謾恐人

一川脩竹映疎花川上時聞響釣車似到秦人種桃處誰知夢

斷却還家

崖根鳥窟已先嘗從此知君驂不霜應笑吾曹事枯槁山中危

坐獨休糧

贈吳子野先生

麻田老仙心炯炯少有高風慕箕潁枕流漱石三十年眸子瞭

然神更靜忽然杖策海上來至人道妙同塵埃達官貴侯競招

致往無所欲誰嫌猜迹來一志從吾嘗跡與孤雲共天壤曹溪

有路更攀躋徑踏此盧高頂上 子野祥出家事見東坡詩中

送庠上人

點撿行裝拂與巾洒然輕別故山春家家門底長安道舉目何

須更問津

次韻才仲山行

幕府文書一掃空何妨行樂醉春風想聞笑語千山外正在煙

雲萬疊中啭日鳥聲喧細碎照溪花影靜玲瓏苦吟只恐惆肝
腎夫子還宜少點聰

與神智師話別

昔我年始壯託身靈鷲峰主人大導師鼓舞揚真風四方依絳
帳雜還象與龍嗟余於此時已識大士蹤紛紛論議場頭角出
群雄如何三十載慧刃藏其鋒端居棄葉地了不為世通通彌
念西湖聿來將誰從情隨山水遠興與魚鳥同平生方外姿自
在如冥鴻明朝復回首飄洒一孤蓬

暉暉堂

堂上何為絶點埃堂前翠篠掃篇篇掃空塵遥憐薄日暉暉靜
霞影入高人燕坐懷

次韻高陽陳叔易先生見訪

知君挾冊未嘗閑一志端能專孔顏千里扁舟下吳會眼中收
拾只溪山

枯槁長專一整閒權豪殊未少低顏風雲他日超騰去莫畏移
文到北山

曉霽

雲擁茅簷水拍渠曉來新雨過吾廬蔫紅宿蕚苔滿解事衰
楊自掃除

次韻龔奕佐帳勾晨起感懷

造物紛紛自憂更達人何用較前程芭蕉身世榮枯久胡蝶夢
魂來往輕關屋相鴈銅漏盡開扉猶愛王絛橫應嫌百吏鳧行
進簿領文書與案平

遠齋 爲王上人作

君不見崑崙之河與天通源深發遠人莫窮田溪轉壑隨折衝
末勢廣溢流千東東滇無旁下無底浩蕩足以家魚龍嗟哉吾
徒雖好學詎肯著意推所從潤俾富滿有若是孰謂世上無豪
雄法師名齋意且遠張皇幽眇見尒聰西來竺書五千軸期子
歲月加磨礱離騷楚詞亦謾讀言語有蔽何必工禪餘習氣如
未盡時倚澗石吟松風

懷仙閣

瀛州仙人騎皓鶴珮玉鳴鳳度寥廓錦溪南望九仙岑笑指煙
霞是曾閣閣中清絶無纖塵銅鑪著香夜夢真平明跨鶴出山
去澗草巖花空自春山僧問我人何地今作王皇香案吏挾持
造化幾時還搔首臨風聊一嘆

華亭道中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濕春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
河柳影中

同周元翁著作范明遠祕校西湖夜泛各賦一首

薄雲疎雨作還休白帝撩人巧變秋天地此身均逆旅江湖幾
番共離憂莫歎聲斷續鐘連舊夜氣浮沈浦與洲圓嶠方壺吾未
羨敢煩騷客為冥搜

和元翁

高論每逢賢友生還如講武得奇兵了無鄙吝胷中物尚有風

流世外情破海玉蟾初未躍洒空珠露已先傾聞橈轉柂行三
詖始見波瀾百頃明
和明遠
二客風神瑩石泉解衣同緩夜歸舡已殘巾子峰頭日猶認吾
廬竹外煙水恠有名殊未見星燈無事不須然月明幽渚蘆葭
靜珍重沙禽穩睡眠
次韻月上人秋夜見寄
冥鴻振鷺想儀形數日新秋入夢清丹桂流泉依舊香碧嶂
桂幾時生風來玉户涼初集露泫銀河色漸清俛倪酬君無妙
語夜光魚目愧相并
送遠上人還金華
千　脫葉送殘秋一舸南歸興莫留富諸江平非白馬子陵灘
穩異黃牛吟懷瞻勝宜無倦才力如君豈易求他日朋勤寫細
字盡傳佳句到東州
與愚上人宿天竺
夕陽山氣藹蔥蔥路轉松陰複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
聽寺樓鍾
稽留峰北好林泉珠重幽樓得所便栢子煙中能宴坐想無餘
習可攀緣
霜壓蘆龍攏露絃條銀河影轉斗垂杓清言共失三更夢錯恨芙
蓉漏易消
晨起

衰鶴驚呼曉樓鍾動翠微楓林墮清月疎影亂人衣
喜不群不疑見訪
鵲啅庭梧喜滿懷懸知二子下崔嵬山中窶氣知多少半逐風
流杖履來
送桐江明上人之都下
窈窕孤雲下翠岑帝鄉閒去本無心紅塵滿眼急回首莫遣空
山鶴怨深
送定上人還會稽
西風舊群木蕭瑟散秋聲病客有歸思孤雲無慈情月當千里
共人恨四難井苔學誰如子它年在一鳴
次韻劉蔡仲秀才雪後登竹閣
檻前君子舊虛心雪後相看意更深晴日暖風催語鳥翠梢高
處哢秦音
君看楚嶠發嶺岳壁千層間翠嵐山後一峰尤秀拔依稀還
落剡溪南
次韻黃仲閎主簿見訪游寶雲諸寺
古廬附曾阿松竹蔚行路平生土木軀着為折腰莫蟲甘苦
泓雖死那求過黃香諸父賢傾蓋如有素相將山水行所適得
佳趣觀臺榮且靚編壁懸清句雲巢倘空下覽宜細顧棲毫
辭雪初碧瓦塵未宛篇輿指頻異長把還辭去悅如山陰集倪
仰已成故重來竟何時相望碧雲暮
蘇世美夫人挽辭

夫子剛中早數奇閨門高節僅當時淵明晚欲歸三徑德曜能
從賦五噫不見萊衣華髮事霑灑薤露昔人悲故知造物酬陰
施玉立諸郎富白眉

重居夜坐懷蘇伯達昆仲

往風吹林聲怒號隔垣溝如秋濤夜闌猶覺君動息屋斗挂
簷霜月高東隣書屋勤且勞粲然文采真鳳毛想遥下帷應未
寢矩矱相對課離騷

慕容居士襲榭軒

陽羨溪山名浙右氣氳淑氣無時有遂令比屋慕絃歌甲第殊
升爭捷手先生讀書三十年數奇不偶真可憐閉門陋巷聊自
適簞瓢屢空心晏然南軒前頭兩佳木先生撫玩長不足尤愛
蔭蕭疏

薰風五月初白銀開花光照屋故人解后相逢過指點婆娑索
新句君不見少陵杜叟有長吟莫作凡材等閑賦

次韻蘇端定武雪浪齋

孔明氣宇白王溫忠義勇決踰王尊葛巾羽扇傳號令塞垣徹
警無塵昏良辰往往挾將佐射鵰走馬循煙村歸來飲酒坐堂
上賓從如雲填戟門一朝郡圃得奇石雪浪觸眼驚神魂旁求
蒼琅琢巨斛偃然臥土知無根三年曳歸置堦圯錯磨不許留
纖痕興來作詩寄臺閣雄詞妙筆爭考論將軍今謫窮海外會
見曠娥窺瘡復益勸寄語朔方客佳致勿毀宜長存

無為堂

無為豈不動無念非刻心至人均道妙與物相浮沉青銅一寸
明萬象了自分何須苦機械擾擾亂沖襟晴窗靄煙篆衣桷蒙
餘薰超然曠士懷所得踰古今

示法穎

兒曹汝既識薰猶卓犖應須力自修一志徑從齊客語萬端無
受楚人咻卑飛燕雀宜深遠高舉鴻鸞鳳可並游莫有謫仙當日
語十年名譽滿東州

清聚軒

之子吟懷欲稱情故穿幽徑滿清泠儻逢來客議深淺但道淵
源通北溟

次韻曉師見別欲游京洛

春波漲南浦霽色媚餐鮮扁舟鴈兩槳行矣子所便岸花開迤
邐紫交相妍詩情發浩蕩輸瀉萬壑淵清新逼庾信雅健追
樊川相倚得鴻鵠翔集固超然衣裓暫塵土它時洗雲泉幽姿
復炯炯不羨王池蓮

游徑山懷司馬才仲

桑桑蔽野麥初齊布穀催耕雨一犁略約時橫溪上下薔薇間
發水東西重尋勝處追前賞無復斯人手共携回首春風增感
緊綿綿黃鳥更悲啼

雲巢

環湖相望百招提高棟曾軒亦屢躋未若道人基構勝闌干清
與白雲齊
九江秀色可攬結謫仙愛彼巢雲松寂寞風流三百載此軒奇

觀躡前蹤
碧瓦朱甍冠翠微鬱葱佳氣繚窓扉人間塵土紛阡陌不到藜
床燕坐衣

清明日湖上呈秦少章主簿

水邊花霧曉氤氳春入西湖兩岸深治葉倡條他自媚朽株枯
木我何心鞦韆索轉朱樓角博塞聲喧碧柳陰年少故人方感
歎可憐人

送誠無上人還洞山文禪師席下

東巒扶踈一樹梅繁英享歲時開勤寄語蘭蕙它日春風我亦來
甘泠宜茶石縫泉得名初自玉堂仙著澤穠聊疏治照月涵
星復繫然

一徑緣雲入壽星竹閒窈窕見踈櫺闌干數曲觀臺上幽草靚
花常滿庭

吳門有懷錢塘何彥時仙尉

英妙何郎蘊德光不隨人世事炎涼麒麟步武開天上他日青
雲道路長

英游閣前官柳行柔枝嫋嫋弄鵝黃多情春色還依舊獨有離
人天一方

湖岸茸茸細草生芳洲杜若想縱橫去年問柳尋花地誰伴穿
雲渡水行

劉處臨秀才挽詞 道源學士之子

劉子江南英韻勝不友俗閉門誦詩書戶外無來躅昔我寄匡

山嵓屏幽獨君閒跨蹇驢迢迢訪深谷忘懷去睦睨結好比
松竹浮雲事忽空逝水難再復徒有篋中文千秋成鬼錄

異材擢陽阿秀色方蔚然侵尋掩衆皐屹屹上造天驚飆忽摧
殞中道虛棄捐頹淵古稱夭道德今獨妍何求擁腫爲無用徒

永年

平生本家學耽作干時語著書以愚名緛欲慕前古紛紛詆迂
闇默默君自許弱齡詠風騷其詞哀以苦先生歎奇作壽逢終
難與果爲冥冥將一往不可覩

吾希李長吉異代不得友賴餘錦囊篇把玩時在手斯人君並
駕未易較先後肝脾裂陽秋落筆粲瓊玖當年邺遲初宛在三
峽右相携石橋行下瞰冰雪溜音容俄永隔山月空依舊銘詩

得黃香知子垂不朽

贈霍山人

先生少年喜武事三略六韜曾徧閱胷中雲夢吞八九氣勝萬
夫真勇決防邊伊昔從都護欲取功名繼前烈彎弓腰箭事戎
裝逐出砂場恣將獵檎狐射鴈行狂且逸不覺歸途迷夜雪敗官
遭譴失所志回首飄然辭魏闕挾持妙術當生涯放浪江湖閒
歲月尋常得錢即沽酒笑與妻奴同飲噉樂天知命了無憂奕
奕紅顏浮兩頰春風浩蕩魯城邊稠花亂葉爭紛妍方將與君
共携手騁懷游目相回旋與來別我汶陽去黃鵠一舉難留連
村橋野店醉斜日路人誰識地行仙

送劉不已推官罷奉祠入都注擬

少年讀書破萬卷河朔聲名壓諸彥詞場百戰功不成晚得青
衫非所願白頭況有北堂親計祿強須甘冗賤三年一尉泰山
下簿領區區事弓箭追窮寇盜走山谷肯爲風霜辭怯懦要功
豈嘗本無心脫去僅能逃所譴草枯蓬斷歲將徂結束行裝抵
京縣達官貴吏念賢材一鶚君須預論薦投竿舍築去作相攜
遊風雲一朝廈造物於人自有時未足爲君生忽忽

過彭城觀陳傳道知錄所藏東坡公畫

枯株瘦石兩相望南北攸攸徑路長若畫平岡三百里風枝雨
葉更飄揚

淮上觀水

桐柏崆嶺日夜傾投溪注壑本無情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矜
人一掬清

戲書誠師秋景小屏

黃蘆收葉兩三叢彷彿江湖在眼中鴈鴨呼緣底事一時昂
首立秋風

過蘊秀堂觀仲豫二詩因次其韻

筇南斗北各殊方誰信相思去夢長蓬斷莖枯當歲晏寒爐爇
對蕙燼香

荊溪一別十年餘流寓何嘗定所居等與山河同幻質更將三
界作蘧廬

次韻聰師見寄

三年東魯貶閉玄實超然靜極通幽眇神游豈間雲獨舍霜後
操未異火中蓮不似沈相客徒懷忽與悄
夙學誰知子源流務所滋風騷追五柳禪寂擬長髭桂魄元昭
晰浮雲自蔽虧險夷終一節吾以古爲師

次韻升師見招

老去年光知幾許無端華髮苦相侵獨憐碧眼平生舊未改青
松一寸心欲扣禪關當歲晏肯愁溪路隔雲深相逢試探梅花
信應有香鬚擢碎金

兒童牋管已能操書乏吟窗幾免毫文圍垣墻增漸廣詞林枝
葉耕方高嗟余舊喜論周誥晚歲無心諷楚騷羨子得時勤迪
作宛如秋浦漚雲濤

殘菊

霜摧露殞萬枝空叢菊鮮鮮尚見容細蕊冷香聊自媚無心引
蝶更勾蜂

修軒

隔雲穿竇引涓涓噴玉跳珠亦可憐心垢本無何用修戲將蕭
洒度流年

千頃廨院觀司馬才仲遺墨次韻

濛濛春雨暗村橋竹裏禽啼婆餅焦度谷勸聞車軋軋穿林愁
聽馬蕭蕭細窺陳迹僧坊靜默想風流鄙吝消浮眼沉魂今已
矣無人爲作楚詞招

唐昌王悅道桃竹軒

餘杭門西山逦邐屹千峰插天起窮幽擷勝過三邑隨處雲
林皆可喜邇來苕藥到君家始覺溪山逢骨髓爭流萬壑會目
前競秀千品對窓机丹楓洗雨秋霽餘白鳥出沒嵐光裏主人韻
勝無塵埃琴竹紅桃相映栽良辰樽俎邀誰共友月朋雲自往來

溪上

紅蓼蒹邊艤驟飛波雙鷺動碧琉璃須臾相趁却回首斜立蘋
楊煙外枝

聽盛道人琴

陰雲收雨閣曾簷寂寂西風不動簾燒盡夜堂紅蠟炬高山流
水聽無厭

有客浮游不定家玉琴三尺當生涯從來正始無人會掉首高
歌烏帽斜

千頃山園鏡堂是應禪師

茲山嵯峨冠天下一徑縈雲行兩舍始窮絶頂見招提碧閣丹
樓屹如畫門前池水滿蜿蜒座上風雷驚畫夜峨眉五臺誇壯
觀品目真不此爲亞偉哉開師非世人開荒闢土初推輪冀冀
相望三百載廢興一一難具陳升座大士來啟導象煥發重
增新投金輸盬走南北法雨所被無涯津虛堂選勝得佳處隆
簷巨棟成逶迤窓扉洞達舒兩目異景錯出羅蓁蓁朝雲夜月
常萬頃寒光烟烟如鎔銀堂中隱几人何似湛若玉毛懸秋旻
勝名圓鏡示來客熊使方寸無淄磷

沈道原養浩堂
塵勞萬計日紛紛未礙堂中養浩心花草暗香來屋角溪山爽
氣入衣襟樽中白酒無時有篋裏清詩不廢吟夜夜鄰家助幽
致數聲羌管弄微音

宣上人玉澗堂

玉澗閟蒼崖源深杳難測但見泉淌附籌龍宛轉來捉小池側
小池方折餘兩尋盡龜不游苔不侵青天無雲落寒影沈來見
底空人心妙哉支公營小築氣象蕭然真不俗夜吟朝講慶流
年何用崢嶸誇傑屋

與定師話別六言

客有來從東越示余滿把瓊瑤萬壑千岩鍾秀故知多士超群
雪解松筠振色氣回蘭蕙含芳興動劉溪吟客夢先歸鳥飛翔
出海濤雷方震橫江雪陣如山一葉舟輕飛燕翻飄然掠水東還
鳳咮山含暮靄西陵川破黃昏慣作江湖離別未應當此銷魂

慧覺教師綠筠軒

綠筠蕭蕭含翠籟幽人難愛壁間但有謫仙詞聲名自到江
湖外當年栩軒非壯觀局促簾櫳日虧蔽一朝經畫有底難
推倒墻頭了無礙坐挹西南十里山彩翠浮空屹相對開牕
圃增氣象佳致真為一方最鳥聲鳴春看漸滿蘭芽簇出初
葺我來正值新雨定弄日吹香閨座中主人散策邀我步池南
池北聊從容會待龍孫添夏蔭借君此地眠清風

夏夜招果齋武康令毛澤民

仙潭從古水雲鄉不羨西湖六月涼支港官河通市井採菱拾
翠有舟航艤稜迴與星辰接鐵鳳疑參鶴鶴翔九夏盤臨輸二
子一時摹寫付詩囊

次韻聞復西湖夏日六言

山水初無今古人閒自有沈浮試問行歌野老桑麻用事何憂
老葑年來席卷吳儂舊恨弥申昨夜馬東鼓吹遨嬉抵徹諸隣
夜深一碧萬頃彷彿明河接天岸曲風篁成韻絶勝細覓危絃
次韻類聲率無聞焉鳴呼上人志具眸子同法筵妙香
烽熾熾增十科勸進追昔賢旁行貝葉軸似梭卷舒朝暮往
復旋利根嫩種眇窮研魚兎一獲忘蹄筌自餘區區顧末然瀾
翻口舌如湧泉外物交錯心罣絲功成一朝脫愛纏譬如紅蕖
淮清淵俯仰千聖遙可肩莊生海旁無邊不有舟栰誰能先

烏蜚疾馳如飛九派爾佛子無聽眠

琅琊山茶仙學是曾子開侍郎

滁山雖僻左謫官皆名臣後先聞數公卓然皆風藤憶昨紹聖
初讜公俾省循廉德忘怨悱虛懷隨俗信政成無貶覓桃與與煙
霞親後車載鄉校王客驂路人遮道迎度山谷道從昇所陳漁樵
許坐席解后全天真泠泠燕子泉味醍醐康王珍園圃小園月色
冠閩山春白足相與飯溪毛擷青收芹能貧得菲羹樂事無涯津
花經勸勺滿瓢瀹茗百神危亭倚出流茶仙詩絶倫相望三百載公能嗣芳塵

送錢待王主簿西歸

錢唐號多士君實名家孫高才應舉完庫枳棘棲鴛鴦一旦謝朱

墨超然整歸軒迎秋餞伏初炎威尚敵煩松陵接茗譬逸瀨清源舟子宜夜泛蘋風生夢魂回塘官柳行千樹如雲屯明河挂柳外涼月低金盆茲行信有得它日爲余言

寄子開內翰

天將有作會雲龍一德君旦邂逅同表率衣冠真領袖羽儀臺閣舊家風詞林豈獨專周誥袞職深期補袞聰四海滯淹公可棄盡收鳧鴈集庭中

贈潛照月師

吳興上人心志苦筆研十年耕學園形癯膏瘦神獨清耿若霜鷗立秋浦錦囊新詩殊汗漫妙語間發猶稽古珠鋤冗長更磨揉激濁疏清道靈府自然韻勝遺島可遠跋涓明追步武瓶盂勸子適四方莫學匏瓜甘墮棄瓠崇山廣澤徧游瞻見始信愚高極天宇藝成技進蔚文采楚楚華身竟何補茫乎三界同傳舍而我與君俱逆旅不如回首依老褐女精明心求許與鳴蟬委蛻糞壤餘脫略秋風即高舉

垂慈堂木犀花

堂下高花屹兩株繁英碎萼巧連茹猛香匪占春園威清烈仍分里巷餘長抱秋蟾滋夜氣偶搖風露墮堦除根盤厚地知方壯封植何人考厥初

此花乃都正慈化老師手植之

次韻子容晚霽

小院回廊明霽霞東疎簾未捲尚橫斜應憐碧砌無塵澤石竹紅薇靚有花

飛簾初還兩師回獨上江城百尺臺萬景擴前方領略越山仍欲送青來

再和湖上晚歸

漾舟歸路與何賒水樹低涼一道斜菱葑兼葭都卷盡芙蓉烟冷獨開花

雲披霧卷仰昭回試望鰲經古石臺應有秋香生桂樹吹風肯傍暮舡來

次韻子容同聖功見過

檀欒小徑閉陰陰解轡停驂步更深知我山栖乏牢落故留佳句比南金

枕李君家世布陰揀華雍穆義還深浮雲百變何須怪張耳陳餘舊斷金

參寥子詩集卷第九

續許元裕憂中作 下詩奉謝失切子甚慈方患惱中卧於北窗遂夢為詩覺而記其兩句云未可病中歸語甚笑而元裕意其子他日必復生押余續之

北窗支枕憂幽微隱隱神明發暗機未可病中驚老去會須花底喚春歸

琉璃雖破彩雲飛演慶高門未易衰既有嘉祥能兆慶定須他日産熊羆

次韻聞復湖上秋日六言 十首

澤畔蒹葭蘆荻露華落日珠浮撫事少陵多感萬端獨立悵憂

禪餘偶登絶巘據石聊爲欠申眼界謾分眭睒誰知大道無隣

楚客當年何苦悲懷紛轉非舒賴有管城公子離騷萬恨能書

西湖發揮有素最感唯誇樂天遺愛到今不朽長隄一道如弦

處士尚餘陳迹斷碑橫卧林塘婉約梅花秀句騷人萬古傳香

草蔓行將潰茂菊英稍稍敷金南浦秋窺去燕海山莽蒼雲深

江城秋至幾日風物計覺淒涼隣女機絲何有夜聞促織悲傷

人物年來衰謝背繩追曲周容嗟倦得時螾蛙故能嘲噪鼃龍

涼月娟娟清媚舒光巧入簾攏萬籟聲同比竹細窺一一空中

可怙徂公巧黠猶迷暮四朝三老我身如枯枿兀然不動幽嵓

觀宗室趙明發使君所畫訪戴圖并二小詩因次其韻

水石追摩詰風騷類小山每來窺二妙戀戀欲忘還

巉絶千峰玉清妍五字詩胷中盤礴氣彷彿幾人知

次韻樓試可承議見招

贈歐陽季默承議
先公跨箕尾揺曳旋天關於今二紀餘肯復來人間時事遠
編彷彿見一斑夢寐思見之何從輒追攀迹來都城裏忽覩庾
中蘭方寸實驩喜典刑斯可觀抱痾一榻上骨瘦清琅玕為余
設幽几氣兒徐以寬微詞落玉塵文彩真孔鸞根華惜未識妙
譽聞朝端先公德未泯四海共仰歎願言付百世清風嗣門閫

次韻劉延中延直見贈

劉郎世胄子苦學窮淵源若為一掬清欲効千丈渾君看長鯨
貿閒壑豈所存操觚妙述作斧鑿無纖痕鍾牙不世出審音誰
復論鴻鵠翮理勁翩雲漢思孤騫上追驚望海下棄燕雀宿建安
詩七子壯氣君可吞九衢苦昏霾想陰敝重門良辰為我飯滿
案餘芳蓀軟語夜達旦未覺寵神魂須知名教樂不羨富貴尊

酬劉巨載舍人見贈所畫山水扇

冰紈玉粉淨無塵墨妙扶疎更絶倫試問揮毫底人物不言從
可識天真

觀明發畫李賀高軒過圖

唐年茂宗枝時平多俊良長吉尤震曜春林擢孤芳退之於孔
門屹屹真棟梁筆力障百川風瀾息其狂破衣繫麻鞋右顧生
輝光一朝與湜輩命駕煙煌煌賀初為兒童隨父事迎將須史
命賦詩英氣加激昂長安衆詞客聲問爭推揚風流垂異代尚
想古錦囊君今亦宗英韻勝斯人方少年肯事事苦學志獨強
風騷擬屈宋妙處相頡頏丹青出戲弄配古猶擅場形容示往

事彷彿如在旁一徑入幽遠古垣絲林莊平橋跨淥水叢薄含
蔫蓄晴窗為披拂佳興杳難忘

次韻東坡居士過嶺

一時遷客盡難堪二老高懷默自甘造物定知還嶺北暮年寧
許喪天南安排拄杖尋廬阜針藥征衣先瘴嵐他日相逢長夜
語殘燈飛盡爐落耗耗

次韻代嶺上老人苔

閉持筐篚拂莓苔來道松陰盡我栽人去人歸真一笑壞空成
住互輪回

次韻子由侍郎書事二首

七年依嶺外過物即忘閑宿負初償畢他生豈復還飄零掠鴻
鵠高舉避矰繳何以慰離憂時聞清笛聲

胥奚嗤童頗自許喬松壽玄機密課閑真材不易得於國實長城造父還能御驊騮豈憚行買田隣少
室為計老餘生居士來何晚江淮遣候迎

次韻世可見訪峻極遇雨

都城塵土倦茫茫獨喜西來築甚長避暑禪房依亢爽可人溪
雨作清涼飛蚊計絶簷間鬧乳燕時拳砌下篁縣令風流直簪
客談餘玉麈自揮揚

揖仙亭

松陽古令尹製錦誇妙手鳴絃對高堂坐使風俗厚政成思考
槃飡鵝真宴賓友開亭面緑嶺佳致昔未有雲煙靄葱蘢青壁冠
星斗王子果真仙揖君千載後驂鸞駐綵綢彷彿容輒偶天風

吹簫歩壑響落尸龕紛紛鵲坐客往往為回首相顧勿復言且進杯中酒

次韻試可同遊法王蔵寺

兩山脩徑盡林巒謾詫當年幸翠輿於覲宸文藏寶構不逢神子話真如寺久無林深想見靈根茂地勝宜多暇者居涼月照人歸路好傍溪嘉樹影扶疎

次韻試可喜雨

東阡北陌久黃埃天遣神龍詎用媒雲似海頭山半起雨如銀竹望中來李輸澗谷時頻岸噴激龜魚或曝頤民物有秋真可喜池蓮從此更須栽

峻極夏夜

廣庭無凡株欝鬱影兩佳樹扶疎饒美蔭盤錯根本固朝披葉底風夜泫衣上露禪餘自循繞百匝未忍住月華中天來左右發暉素清景非人間泠然洗吾慮緬彼大梁下炎蒸無朝暮朱門曉未開馬足已馳驟權要幸彼一盼顧素標插君頭撥撥獨不悟

觀宗室曹夫人畫

野水平林趁不窮雪翻鷗鷺點晴空洞房豈識江湖趣意象真將造化同

華屋生知世胄榮誰教天付與多能西風白草牛羊晚隱見橫岡一兩峯

臨平山下藕花洲旁引官河一帶流雨棹風帆有無處筆端須與細冥搜

次韻陽翟黃矣選見寄

寓形宇宙間佚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頃余嬰網羅叨陽翟黃矣選見寄

職事理最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洒掃眷余東南來野飯黃芹藻先生既清尚金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頻晚照公家有畸人虛緣能自葆小槃萬山陽行當從結好山中饒勝境一覽未易了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翻秋筋力疲不隨追勇躋公詩擬南山椎拔千丈峭形容遍天真解后遺其要播雜吾未窺敢議窮閫奧

次韻試可嶽祠祭土宿齋神祠齋館卧耽耽五鼓星河屢起瞻劍珮森森纓帝右衣冠肅肅奉宸嚴風傳遠籟松千樹人擁田廬月一簾四嶽旌幢初會散晨烏聲動潮竿尖

贈宗室德雍圃練

造物賦象質於余頗能名瓊瑤琢其骨冲和擅其清公生華屋貴好學從妙齡才高豈容遏卓然以文鳴厚德滋善養雍容無軻矜區區草茆人未必真爾能家藏三萬軸插架連屋楹牙籤泊嗜好如飴餳祖宗開鴻基累示題目採賾手不停微言固淪泊世致太平詵詵既蕃衍綽綽亦見稱裕陵喜人物教率從典刑聊翻試文藝議論參公卿公材實杞梓落落非杉檉願言勤著

書會當補朝廷他時樹勳業發鼎信可銘

秋聲

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葉鳴頼水先生如尚在呼兒應問此何聲

次韻天選寄逍遥庵黄居士

收得詞場舉子身拂衣高卧傍嶙峋休言白日壺中勝且看紅顔鏡裏春富貴群争雖有路山林獨往豈無人恐君未識陶彭澤故約藍輿訪采真

次韻試可同謁子晉祠

古柏連岡三萬株朝煙破日翠扶疎報鞭下馬得幽徑共謁寒天帝子居

遺榮少海猛無雙便逐浮丘出帝鄉可笑而今居富貴亦思高舉上蒼蒼

哭少游學士

江左有豪英超驤世無倫妙齡已述作識造窮天人儒林老先生相與為友賓客來叩治亂讀破蠹魚簡後塵青衫入仕初十手争扶輪孤嘲可敵衆志讎不得信造物念流落荐收付洪鈞千將不許就中書如有神七年投炎荒日與山鬼隣妻孥各異土相望同參辰秋風吹黄茅八月瘴霧新聞車嬰重殣悼惲無與親中原尚杳隔瘞隴悵棘新凄涼浯水頭魂逝歸無因精爽竟了了挽章見情真流傳到京闕悲讀聞繒紳斯人儻不亡光華國之珍彼蒼未易曉三歎鼻酸辛

念子少年日豪氣吞九州讀書知實與將刃無全牛當時所獻笑考致第一流論高追賈誼氣勝凌馬周勝理非空文灼可資廟謀危根易搖動謂子不好脩嗚呼一齊人奈彼楚咻孔門餘四科吉益一律求區區事屠釣嶼起為公侯數奇信有命君亦忘怨尤平生所著書字字鏗琳球子道決不泯千載傳芳猷

瓶盂客京口彷彿熙寧末君方駕翩舟歸來自苕雪中泠忽相值傾蓋忘楚越禪揮麈老鋒辯鼓千貢舌連宵極名談江閣倚清絶扣檻出竈疆疆時取一笑發

濟濟多俊傑良辰苦招要結好從此設堂堂紫鬚翁道德冠前烈風流廣文先烟烟事脩潔

趙雅逻

三真相繼往墓木棄麋朽脱子今復云亡枯葉愈殘缺相逢舊好問悲詎那忍說明年東下船繫纜竹西月茗奠蜀岡南歸指當永訣

參寥子詩集卷第十

寄王晉卿都尉

主第駝駝冠北城位居侯伯固尊榮肯辭路月趨朝脚來伴穿雲渡水行池上紅葉應漸老山中紫筍尚抽前松陽迴邊川原勝閑說它時小釣耕

與田承君宗丞話舊

赤日下西谷松門斂餘暉蕭征馬鳴客子來者誰故人田子方六月并州歸奇嶇千里道問子來何爲君命不敢詎敢辭炎曦禪庭梵唄歇軟語同蹇迓梧桐挂涼月清閟會衰衣人生貴萍梗同附一泒瀰鷁風或數君英妙時輩軒軒勇氣節凜如能鼠線名固已早時命殊淹遲今兹向魏闕驟足將騰踔聖君隆至治諫諍求瑕疵嘗聞四海風俗移無爲外重朱蹇諤人語子可補拾遺一言開堯聰當自持贈言古有事吾豈忘詩前規

登嶽頂呈試可邦直

偉哉中國擅五岳巍巍松高據其尊四時百辟畫盍朝會雲霞煙靄蓋來追奔自餘敷阜何足數拔擢雖列真兒孫秋霖乍開原野淨隆曦破海浮朝暾淵明曠遠不事事勝日結客遊山樊山腰下馬躡風磴杖履話曲躔巉巖經玉女援鳥驚石漱飛瀏鳴瀑漫長松吟風和哀響胸襟浩蕩盡塵滓神魂行窮絕頂已脩側雲煙爲我開餘景昂頭玄天鸞尺五星斗歷歷俯可捫超然挹玄牝人世絕彷彿有路通崑崙洛陽奇峰三十六領略併入一眼吞

秦粲少歸來一夢長

題宗室公麟防禦畫後

錯莫江雲結暝陰歸飛宿翼半浮沈臺端領略無遺種想見雍容物外心

兼霞照雪含餘潤古木攙天氣老成山谷不來居士死何人爲子一題評

同趙伯充防禦觀東坡所畫枯木

經綸志業終不試晚歲收功朝墨林偶向僧坊委陳迹每經風雨聽龍吟

蕭然秦嶺喬木枝行路鸞嗟況所思惆悵騎鯨天上去却來人世恐無期

大年觀祭許作從鴈出南薰門霽圖因以詩督之
南薰門外照初陽寶馬璫鞍從玉皇千文雲開遠野萬枝擾
樹開新粧筆端妙處君先得老去閒情我未忘乞與山林貧賤
好高縣素壁爛生光

與廖明略學士賦餘干縣白雲亭一首呈吳明府

白雲翔太虛時來傍孤城超然此榮觀常見天鷹鸇迎能賦自壽
昔騷人遺典刑嗣音竟有屬異代連朋明揮毫無停縱臨流有
餘清光風轉洲渚爽氣生軒檻況復廖常州吐辭皆正聲跋予
浪續貂坐想徒搖旌

賦王立之承奉園亭

大裘軒

紲綸志四海胡盧吾不得申大衆縱千丈姑務洛陽春

載酒堂

子雲草玄時載酒客常滿君今慕若人竹尸誰來款

漱醉亭

潭潭百尺井汲引鳴飛瀾鸕鷀面午醉客一漱涼頗寒

介庵

一庵容宇宙介意安在哉珍重庵中人空洞無纖埃

頤有亭

君家十畝觀基置宛相望是中富墨妙傳哉蘇與黃

亦愛亭

扶踈蔭佳木五月風來徐湖明方偃卧亦自愛吾廬

永日亭

長晝豈覺歲月馬上憩岸巾怡永日心事獨翛然

求定齋

南華鑑止水炯然見須眉夫子果能定物豈迡妍媸

泠然齋

庵室晝生白清風襲衣稚園蒲與坐人泠然欲仙去

賦歸堂

王郎英妙年功名固堪勉浩然賦歸歟持操真可羨

送慈義佛師遊嵩少

道人家住錦溪頭衣裓常含婆氣浮偶踏塵埃經北闕却尋雲
水過西州水銷陰壑蘭芽動柳岸長條春意豪少室峰前無異

群鷗報老冀炎荒瘴雨蠻煙豈易當寄跡內全真自保鑑心無
動不何妨海山出處憑誰問共羨蓬萊未央準易著書人不
見微言分付有諸郎

羽扇綸巾擁帥旛高才大畧拂雲煙火初聞父老通嘉語
流似昔賢宛如明公下車適值旱蝗公一禱集數年居瘴海功名無分勸燕然
空餘雪浪齋中石留與邦人萬古傳

孔平子書閣所藏石蒲

當年吳會友名緇大覺海月癯才盡是久天大導師投俗高標元自悟
妙明真覺本何疑盤輿行處依然在蓮社風流固已襄它日西
湖吊陳迹斷橋隄柳不勝悲西湖斷橋隄柳公功相
德政從來主意寬奮騑早恐豈容安軒傳達大事能談笑未必風
流勞謝安

送處度赴試

畢哉曲阜幾世孫白玉受性良且溫詩書滿腹仁義祖家學接援
自餘何足論良辰往往尊吟諷遠塵劇談挫雄辯盃宋玉與齊梁作
後塵秋月春花恣嘲弄我方杖策過西州指點雲山結勝游已
有詔書催去興豈宜泉石更淹留征車曉送登長陌月浪參橫
河漢白期君安穩上龍門不怕臨流遭黜頗

次韻李端叔題孔方平書齋壁

義折狂瀾
文登五日召公歸海市奇觀與願違已整魚龍能再起人間異
事古來稀
西湖卷對拓漪漣十里橫吞碧玉天自謂前身真白傅至今陳
迹尚依然公平生出處多與樂天同樂天在杭公亦杭之
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威
德未全衰
鄧至完言在嶺外嘗聞人傳道山太守方君家人奉佛一夕夢泗洲大聖來別去將近覺寤遍告諸子諸子曰是時當去答曰八日去矣後果如期公得會耳至完始未信後過方君聞之信然
德

萬百憂覓
馬蹄逐逐走埃塵官府寧容自在身夜宿開溪孔居士青燈相
對話悲辛
愛君簪笏夕講講朝竹聲幹扶踈一樣疎鄉莫道此君無俯仰鷰風墜
雪亦須低
端居終日少逢迎佳客時來一座傾不見著郎事絃歌幽窓唯
有讀書聲
肝膽未應分楚越高曾元共水雲鄉 方平五出 俱辭通乳居錢塘 愛君善作離
騷語清警殊非俗市腸
仲尼道德高千古老子微言冠百家餘澤風流俱擅美邦云玉
樹倚蘭陵

吾黨從來跡易親只緣同是簡中人漁川魚鳥渾相識來往沙
頭肯厭頻

行歌亭 孔爭極先生所居

自古山林浪得名欲要人爵謾逃形唯餘漁上行歌者獨免移
文勒石庭

先生本自負經綸志在丘園世莫親不信請看門下客盡為金
馬玉堂人 故相范忠宣輔持國魯公皆嘗記公皆嘗為作厚達道

嘗聞簞瓢陋巷由捩蕩高風冠九州欲識當年孔寧極依稀堪
與若人儔

漁川勝氣論慈湖訪先生舊隱風規禮不敦詩見猶子故知餘
澤未終窮

次韻孔處厚李榮期同游汝陽城西等慈寺溪堂
汝陽介松洛郡邑古且幽出郭纔數里招提據清流千章鬱古
木中有百尺樓循林到朱欄眼界萬象收二豪俱才華筆力勝
九牛佳辰同覽眺高懷悵貞悲秋千載渠發笑語遼亂鷗鳥平生
讀書要取用不假鈞想當援毫初應手如見投挺子明月光冷
然洗吾胷

次韻方平見寄

黃花秀色近重陽山菓紅柹迫伴霜節物撩人興不淺交情如
子味何長終期霽夕陪賓鴈寄野塘乞日西湖能過
我胡麻供飯煮芹香

寄題南陽劉氏松堂

南陽自古誇雄都山川淑氣無時無中間豪傑相間出卧龍光
武興王圖有詹昌黎百世士布衣奮起為帝儒風流異代骨雖
朽餘澤尚可沾焦枯劉郎先子挺奇質忠義文史稱鄉閭詞場
較藝一不售掉頭便下溪山居朋雲交月終歲事挾冊教子猶
區區青松寸根手自植氣槩今已凌允株虬幹龍甲拂天籟颼
若風雨來江湖悲哉孝思論固極新構永與甘棠俱西州驟人
嘗聞簞瓢陋巷由捩蕩高風冠九州欲識當年孔寧極依稀堪
與若人儔

漁川勝氣論慈湖訪先生舊隱風規禮不敦詩見猶子故知餘
澤未終窮

次韻孔處厚李榮期同游汝陽城西等慈寺溪堂
汝陽介松洛郡邑古且幽出郭纔數里招提據清流千章鬱古
木中有百尺樓循林到朱欄眼界萬象收二豪俱才華筆力勝
九牛佳辰同覽眺高懷悵貞悲秋千載渠發笑語遼亂鷗鳥平生
讀書要取用不假鈞想當援毫初應手如見投挺子明月光冷
然洗吾胷

次韻方平見寄

黃花秀色近重陽山菓紅柹迫伴霜節物撩人興不淺交情如
子味何長終期霽夕陪賓鴈寄野塘乞日西湖能過
我胡麻供飯煮芹香

寄題南陽劉氏松堂

南陽自古誇雄都山川淑氣無時無中間豪傑相間出卧龍光
武興王圖有詹昌黎百世士布衣奮起為帝儒風流異代骨雖
朽餘澤尚可沾焦枯劉郎先子挺奇質忠義文史稱鄉閭詞場
較藝一不售掉頭便下溪山居朋雲交月終歲事挾冊教子猶
區區青松寸根手自植氣槩今已凌允株虬幹龍甲拂天籟颼
若風雨來江湖悲哉孝思論固極新構永與甘棠俱西州驟人
為好山川穿林路石鱗寒溜繚白煙子猷胾安得共周旋

子瞻見和二篇再用前韻酬之

涉世伊余實殢顛傷弓困翼尚驚弦論文已失李太白採藥行尋葛稚川請置黃公新石研此山出研歸麾潘子古松煙幽窓寫就經綸志它日風雲去斡旋

次韻王潛勿題王孝孫所藏摩詰聽松圖

輞川奇處固難評眼裏曈人要自明落落信為彌後採蕭蕭仍使寄江湖揚來過汝潁吊落犀塵鄙吝檣掃除一別今四載相志寄江湖揚來過汝潁吊鶴投生豹變緣訪山水成晚倦回車蕭蕭古寺底彷彿日已晡聞君户外音倒屣迎前趨胡為乎來哉吏牒頗馳驅高材困所役何似林間獨清寒澡瘁枯株胡床坐相對氣兒溫以舒明朝各異縣那得同遨盧無煩歎離索且盡一笑娛

贈耿純叔秘校二令姪

高門知積慶堂上有諸郎禮樂非童子詩書見義方經營羣弱羽騰踏蒭飛黃富貴由勤苦五車安可忘

讀子蒼詩卷二首

蜀國奇男子能文到古人淳源稽大雅妙曲和陽春節物驕搖落僧坊斷四隣看君新著述時與短檠親

大冊雄文未許窺百篇先讀海陵詩疲驚伏櫪空驤首飛兎流星作麻道

贈賢上人

恒山道人棄妻孥壞衣祝髮從浮圖愛經欲網豈易脫慧劒割斷真須臾飄然雲水出鄉國力學生死來東都心猶意馬就羈東肯遂萬境爭馳驅回看舊事真一夢清潤濁涇良自殊楚山

歲晚俄邇迫雪屋對語依圍蒯勸子南游下吳越小航短棹暴
西湖我家住處湖岸北如椽琴竹森千株竹間扣扉試訪我定
有猨鶴聲相呼

次韻高詩朋毅直喜雪

俄頃風雲變物華撒鹽飛絮閉輕花只應陋巷無簪者玉户瑶
階共一家

挾風穿箔打窗紗窓裏人看窓外花噴玉流珠君豈羨從來自
是五侯家 詩朋乃宜仁曾孙

書申正已秀才所藏崔竹圖後

荒園古壘雪滇濛細竹枯條共一叢寒雀喧飢正無賴輸他孔
翠食樊籠

樊籠得食暫時優身世經年類楚囚何似東阡與南陌暖風晴
日恣遨遊

過韓氏莊登小閣

繚墻千堵氣雄深小搆亭亭出數尋刈獲一空雲水白闌干注
目見遥岑

玉秀蘭芬好弟昆時來挾册視田園園場古木千章合彷彿奉
人避世村

鄭元規秀才内樂庵 陳牧易命名

内樂名庵誰所擇澗上文人題榜額想見風流庵内人定匪紛
華域中客紆朱懐金何足誇簞食歡歌真生涯了無憂患到心
境得失雞虫良可嗟

李榮期秀才杞菊軒

草木助盤飧紛紛固多品精英唯竹菊森千株竹間扣扉試訪
閒甘清有餘韻達人志口體道德自滋潤天隨與東坡風味實
相近窮通均一致了不見喜慍春苗共採擷秋英配蘭紉後先
屬文詞金聲而玉振李子妙窮經屢遭有司擯奔軍未云怯再
舉當決陣開軒植杞菊潛泊守定分回顧語世俗未用謝飢困
二豪勉躋攀孔聖故許進長卿亦何人區區能慕藺

寄潘仲升秀才

濮唐誇汝南豪傑不勝數山川有靈氣蓄鬱久不吐迄來見潘
子秀色實眉宇是家瞻伯仲學術本鄒魯他時俱特立肯與增
等伍浪為葉城游邂逅得晤語異鄉逢知音獨蓬窟嵗晏越鳥思南舉江湖

結後期細與論今古

次韻方平送李南仲赴試春闈

四溟鳧鴈集天池十日先看俊翮飛養氣有餘吞大敵窮經無
繆識玄微塵埃襆服辭何緑雨露新袍授楚衣拜命還家春尚
好桃花流水漲漁磯

劉福老長官佚老堂

淵明未掛冠志已蹈方外何時辭五斗散髮從傲睨閑中氣味
好至樂無與對黄香識君心機事勸早計古來軒冕事端受外
物制有如纓蔓不詘肯脱根蒂一朝秋風至零落鵷鴻潰佚老
得天和晚景期百歲超然閭里間高風追難繼

贈權上人兼簡其兄高致虚秀才

孫章山川足靈氣天與四時滋萬彙翹然雙斡秀一門儒釋殊科道無異一操經術游廣文一事瓶盂尋祖意功名生死兩俱徹論報君親各無愧上人餘力擅風騷三昧何妨間遊戲窮愁肯學郊與島高贈已能追晉魏文章妙處均製饌不放醎酸傷至味少陵彭澤造其真運斤成風有餘地眉陽老人文所宗此語得之吾敢祕斯君向上踏玄關奔逸絶塵那可跂

孫傳師密學挽辭

淮海衣冠盛門闌占一時朝廷矜棟幹人物得熊羆簪笏倚軒蒙貴遠隨舟壑移新阡理玉樹黃腸慟倚廬終日坐鳴絃雅量能知變平戎在未然裕陵俄識拔鵬路遽搏鴞三十年閒事凄涼付逝川逸氣凌秋華高標藹搢紳經綸真漢將談笑卻胡塵向前遭微謫青雲阻要津功名閑造物一語未能陳伯仲持哀日余方傾蓋初炷香翻貝葉酌茗飯園蔬一作判溝別空傳桂牋書并堂揖遺像回首意何如

孫志甫主簿挽詞

彼美荆岑玉斯人實可儔眉間見和氣皮裏識陽秋夫子常稱德逢山素並游一官雖不壽撫已亦何羞君乃華光龍圖之弟梅子明學士之友舊學誰如子窮經志非勤干將曾未試寶氣已沈淪天遠終難問眉酸謾自顰佇瞻蘭玉秀夜臺及墓中身

次韻張敏叔工部題郭殿直遠趣軒

高棟曾軒何用為此軒須小景無遺惜當麥壠誰青日不見波濤卷雪時眼底衣冠多邂逅胸中貴賤少參差郭君善人倫君門下

築隄便上幾見春光上柳絲

蒙泉堂

百尺蒼崖底蒙泉自我名滿涵滋造化汲引絶麾盈碧甃深仍固朱欄小易成磬折中夜月長與照澄明

八月十七夜夢中作

夜半秋江不見人翠荷擁出露華新江神水仙來共飲一掬遺我生精神

哭休上人

從來兹造物無處識其真好月難終夕名花不盡春青燐空照

遊隱堂

雅構何幽眇真宜遯隱名朝雲半峰秀夜月一簾明終歲塵囂少無時棄氣清炷香翻貝葉安穩老餘生

寧川西寺水閣呈周格非承議

名菴蓋棟與雲平一派寒流玉鏡清三島勝形方足擬千鈞筆力始能名鷗翻翠藹光中去山倚朱欄靜處橫今尹政閑勤把酒風流未減謝宣城

僧首然師院北軒觀牡丹

鳥聲鳴春春漸缺千花萬草爭春工紛紛桃李自撩亂牡丹得體能從容珊珊欄玉砌昇曉日輕薄煙雰霧初冥蒙深紅淺紫忽爛熳如以蜀錦羅庭中跳黃貴極未易覩綠葉遮護藏深叢露華宵沐披正色肯事夭冶分纖穠從來品目壓天下百卉羞澁莫

敢同清淨老禪根道欵即此幻色談真空上人封植匪玩好度
敬先烈存遺風遨芳公子應未真且樂樽俎怡歌鍾

用法韻韻寄信上人

懷素高閑世罕追君今端與若人期龍蛇落紙雄飛電心手相
忘豈所思驥子神駒天與俊朝燕暮越足難騁招然遠作艷溪
別肯學紛紛兒女悲

昌化雙溪堂呈府簽判德茂宣德

吳會溪山抱可憐此堂雄覽獨能全銀河西派來天上黛色千
峰落檻前樵斧聲沉靄裏鶴裘露裏鈞竿人立白鷗邊多才李賀知無
敵欵句行看陋薛妍

用法韻寄詵上人

吾生出處異周顒猿鶴休驚載帳空木筍蘆盤非世味胡麻供
飯古人風時翻貝葉千行偈戰勝詩魔五字功杖屨儻來僧舍裏
約與君同盡此生中

山中書事

身世從來薄所營晚歸丘壑更怡情隨眠煩惱何曾有無樹菩
提本不生布襪青鞋供我老月溪沙路恣經行細炊雲子脆厨
飯要配香芹碧澗羹

次韻孔天瑞秀才見寄

雙溪秋色最關情想見簪裾臨裘氣生木落草枯山自瘦潦收沙
白水偏明眼中旌事煙雲散簏裏新書早晚成來歲如今好時
節看君高步躡鵬程

聽天竺慧熙師琴

太古淳音久已虧多君妙指善醫治高山流水意雖在白雪陽
春和者誰不放驚飛侵澗户只容明月侍簾帷蒲堂賓客俱傾
耳共失芙蓉滿轉時

寄伯言明發

御城東畔聽鳴珂公子當年為我過論議滔滔然無兩可文章妙
絶具三多情親意合方傾倒雲散風流欲奈何僕附南鴻寄消
息吾今蹤跡鬬茫阿

過玉師室觀雪川范生梅花

桃李韻氣俗江梅清獨妍幽姿有時觀如揖姑射仙從來丹青
手默數三四賢徐熙擅江左趙子名西川中間復誰何絶特推
老邊風流治姦泯范子俄超然通知若雪勝秀氣常回放斯人
非畫師孰利不可錯興來即揮毫游戲三昧前一枝豈易得苔
子能奉橫余有餘態肌粉含霏煙我來玩几席歎賞徒留連
恨無奚士詩二妙相並傳

處順齋

生前不用蘧瑗攀身後何須千載名處順安時真曠達本無哀
樂動幽情

贈聖可證師

吾道日凋喪末流殊可嗟師門互開闢學者如泥沙欲求超然
姿鷲巔搜渥注子初為兒童跋疑衆所誇長能游學海苑轉窮
津涯誰知蓬萬底忽覩挺生麻向來摯瓶盂同我棲遲霞朝昏

事禪悅神觀靜不譁子今未三十涵養滋根芽行看覺苑中綽
現優曇花

次韻通守揚牧謝置大夫游狼山

朱輪千騎擁郊坰政暇尋山固有名眼接青蒼心已喜身經曠
野路尤平潮吞浦溆渾如海屬吐煙雲認作城欲訪真仙迷縹
府空端依約步虛聲
吳楚封疆一望間時平無事可相關樂天標致元非俗靈運襟
懷本愛山蟻艘斜穿橫嶺上角巾相對野僧閑扁舟却恨南來
晚勝事風流不預攀

過都監趙思正崇班容膝庵

公子居閑厭華屋一官江海暫羈束能有志學湖明數板坦
蕭營小築榜名容膝雅所宜寄傲南牕聊自足祖宗承平逾百
年貴緒蕃衍如雲煙敦詩閱禮不勝數人物似君尤卓然論文
講藝未易料虛已下士常折旋憶昔初逢大梁下風味向人如
倒屣若遭後鶴促還山回首相望鵷百舍誰言江路渺雲濤一
卿春風重命駕

酬王衮甫朝奉見贈

吾聞終南山橫亙斗牛其下多賢豪學術貫九流公生實冀異
稟氣奪河漢秋嫩登上游登科三十年仕宦真蹉跎功名信有命富貴豈力求
彼悠悠相懽固傾倒不可即掉頭今我來自東邂逅欣綢繆新詩激諫懦詞力勁且遒
況如開武庫左右森戈矛便當偃旗鼓罷戰為良謀與公從遨遊放浪追子休

觀宗室伯山司户詩卷

參軍鞚鞚簿書忙為我聊開古錦囊玉骨已能含秀氣珠璣豈易量它日酬書天祿
解不輝光王孫挾策真難事妙質如君豈等閑聲名端可繼劉郎

次韻思正雨中偶興

招提岑寂古城隈海雨江風日日來但覺園林芳意盡不知紅
紫為誰開花飛南陌禪空柳綠滿中庭半是苔有客衝泥能過
我筍輿蹺福夜深回

酬趙存道都曹見贈

騷人久無聞風雅日漫衰汀洲空蘭芷懷悴無芳姿參軍妙述
作絢謝相並馳明珠不自耀光彩關陸離聊因五斗粟藉寄東
海湄官身雖簿領游刃能一麾寥寥古寺空轉砌春日遲閉關
時却掃寂寂下書帷虛室納覽百氏了不遺論文慎許可紀
律撥自持昨朝發新詠落語皆瑰奇世無楊德祖詎識黃紬詞

次韻思正游南寺賞牡丹

叢芳依小院妙色發纖穠綽約宜朝露溫柔怯午風與隨懽宴
盡事遂闕雲空應待酴醾放招携更與同

贈思正令子

堪愛君家小鳳雛烟烝眉目照氷壺他年足逸詩書圃輸盡場
中千里駒

思正摯家游張氏園有詩俾余次韻

邦人莫訝氣如虹生長皇家富貴豪摶沮外吟哦風物
笑談中伶倫奏曲千般巧錦繡纏頭一樣紅琴瑟獻酬還可樂
羣衣兒女復相同

維揚秋日西郊

雨洗高梧爽氣浮鳴蟬相唤作新秋翻空白鳥一行去目送孤
鴻欲盡頭
瓜花零落豆花繁秋入隋家舊苑看水調遺音今寂寞空餘壞
道瀉哀湍
潦水初收古澗清小橋斜倚數魚行神林社日傳簫鼓秋稼如
雲歲有成
枯榆假寐若莞龍影古荒郊半畝宮下有牧羊兒雉子卧吹蘆
管對西風

參寥子詩集明刻本余向亦有之若宋刻本於數年前曾
聞池上書堂有之然未之見也比來家事攖心置買書籍頗
不易二非特宋刻書日少一日即有之而余收書之力亦日難一
日也遠客縣橋以來喜小廬屬南雅無常題曰百宋一廛日
坐其中捡點古刻成一簿錄謂之百宋一廛書目蓋余好書之
心不因力敝而稍衰高余友陶君蘊輝雅善識古并稔知余
之所好在古刻皆余所收者大半出其手兹復以宋刻參寥
子詩集相示索直白鏹三十金余亦無如之何勉購以增
書目之先云尔世行本向傳有二以法嗣法頴編者為勝此
其是也惜余明刻本未得無從證其同異至于卷端
序之雖係鈔補而以書與經籍考證之當不謬若以為此
○

序是錢參寥禪師來歸庐而非為僧參寥集序是并
通考而昧之矣與論古哉

嘉慶歲在癸亥閏二月望後一日黃丕烈識

寶晉英光集六卷

（宋）米芾撰

清初鈔本

寶晉英光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芾有畫史已著錄其集於南渡之後葉已散佚紹定壬辰岳珂官潤州時既芾芾祠因摭其遺文爲一編併得爲之序序中不言卷數而稱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存釋附益未十之一似卽此本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寶晉集十四卷與此不同又此本後有張丑跋云得於吳寬家中間詩文或註從英光堂帖增入或註從羣玉堂帖增入則併非岳珂原本又有註從戲鴻堂帖增入者則併必非岳珂原本又有註從戲鴻堂帖增入者則併非吳寬家本考寶晉乃芾齋名英光乃芾堂名合二名以名一書古無是例得無初名寶晉集後人以英光堂帖補之改立此名歟芾以書畫名而文章亦頗不俗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其嘗以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稽道言語不能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以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二篇則以往元豐至金陵識王介甫過蘇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云云其自負殊甚殆猶顛態然吳可藏海詩話引韓駒之言謂芾詩有惡無凡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案此條今本已佚敏行不載志不載又記蘇載嘗言自海南歸舟中閱諸子誦所作古賦始恨知之晚蓋其胸次旣高故吐言天拔雖不規規繩墨而氣韻自殊也

予仕居澗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躡奇皆
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整裡為園蔦
菊為祠倚江為堂鑿石為刻時一至其間倚杖
縱目慨想摩娑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澗
為大六朝而下賢規儁轍澗為古而又括景物
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澗為多人或咎予謂歷數
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悢悢
於英光予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為悅人
無今古以合蹟為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

有天景之動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
包羅衆目之所覩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
微遺跡猶將強附而詛豆之而況吾家人物如
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祠歲祠
則不可以不撫遺考文輸以脩一堂之缺既竣
纂緐之事而擯放失恪編次為是集以傳又次
叙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
無以荅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
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
南宮被天鑒流榮名
字思陵翰墨志曰芾
之上覺其詞翰有凌
以知相如也況于篇
紹定壬辰歲上巳鄂
序稱山林集百卷
正謂止六卷也焦
四卷豈別有書歟
詩强半在此集外

之異未知所從本
見且存此六卷而
貂之續矣戒卷

兩朝元不顯以結
之詩文語無豁襲出風煙
雲之氣噫嘻此漢武帝所
端磨幾覽者有以自得焉

園岳珂序

氏館閣書目稱寶晉集十
又坊閒宋元名人刻首末
其與此合者或不免字句
也百卷十四卷俱不可得
不必襍取吳中贋跡為

寶晉英光集目錄

卷第一

賦五首
琴賦
登黃雀臺下臨金山賦
天馬賦
楚辭一首
壯觀賦
古詩上

卷第二

古詩下
連梅瑤臺書　晉陵龍柱行
海野圖　東坡相招已疾不往
明月歌二首　芙蓉石
僧舍假山　智初草書
上呂汲公　星天啓學士
寄題薛紹彭敬帖
溪蓮行
發潤州
甫閑堂詩

卷第三

栖雲閣
答紹彭　境作
甘露作
攬秀亭
研山
通泉閣
鹿丁解牛刀
夜登錐視遠江南野
端居即事呈太守
北觀西首
龍鳳行
海嶽庵
綠野亭
又
劉注新收畫
題唐摹子敬帖三首
題唐摹子敬帖
天驥
答郭況老
章未上元遊浮玉
詩杜甫集

律詩上
甘露寺
題臨僊竹
挽蘇東坡五首
浮玉亭
山林堂
呈時掌
送冰丘先生
登拓雲塔
題蘇風碑
送吳宥州
宿雪窗
觀潮
淨名二首
送沂州使君
送清景純
戲呈彥楚兄弟
遊山光寺
書壽陽樓柱
楊州作
呈王彥舟
雜詠二首
寒泉水
別賀方回
晚望
題石壁
江暮晚泊
和王彥舟
遊通場
奉訓仲微
垂虹亭二首
漫成
題畫
蕭堂書壁
書秀野亭
宿應通中
過語溪
雜詠四首
致爽軒四首
又
題蒋帖
船速後詩
卷第四
律詩下
沈主簿惠棋局
蒋使君後堂二首
題沙步三首
致爽軒二首
呈通判二首
題壁間
答劉注
送大即應舉
詠梅
雜詠五首
奉呈彥昭
奉詔書御屏
詠梅二首
宿紫極宮
題高郵即事二首
晉帖
百川浦
淨名二首
題銅漢王二首
太常二首
題李方叔小像
求監商作
贈人

法華經
墓
硯
青山
鐙逸樓
研山
桃竹
杉徑
遊湖舫
筆
紙
祝壽紀慶中詩
過雷塘
拜書書博士作
寶月觀
萬籟
早來堂
周氏園居
同官送歸二首
新沼
題壁
長短句
西江月
水調歌頭
醜奴兒
誠字本蘭花
點絳唇
菩薩蠻
漁家傲
滿庭芳
又
阮郎歸
蝶戀花
又
又
卷第五
序
九疑老會序
記五首
仰高堂記
淨名齋記
天臨殿記
卷十三首
書法賛
白和尚真賛
心如來真賛
唐文皇手詔賛
歐陽詢虞永師賛
蘭亭帖賛
黃庭真賛
訴衷情
鸜鵒天
浪淘沙
波羅蜜經序
唐王侍御廟記
明遠觀壁記
十八羅漢賛
李邕帖賛
王謝真迹賛
王羲帖賛
王獻之筠堂寶帖賛
王右軍帖賛

偽
臨化偽
銘
卷第六
座右銘
碑
焦山晉齋院
碑
戴公之碑
天衣懷禪師
碑
天臨殿銘
顏魯公碑陰記
露筋之碑
墓表
梁國先生墓
表
題跋
跋杖雪時晴
跋謝安石帖
跋王右軍帖
跋晉帖
跋褚摹蘭亭
跋李邕帖
跋晉帖
跋唐摹撫帖
書祥瑞
題特古良醫訪技
以下二十六段不
標文二通
對任楊
劄子一通
論書學
寶晉英光集目錄

寶晉英光集卷第一

賦五首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鵠慕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次寥之路覩三星聯影眹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皐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得聞其眹數皐曰臣之淺學俾倪優隊捷語翻言奉歡承詔揖道盛德受賜甚大

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皐乃跼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蜮號鵷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於暴秦覺覺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瘞粵嶺山嶄遼海城長驅立墟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眹、而無光帝曰亦帝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高敎時命官以民為主民知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己納陞周之文武迄於成康道德 泱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星亦嘗煇煇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正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惇朴隱鄙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可農朽不校之索則是星亦常煇、而均、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於伻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鷹駭鹿之異物獲寶鳥芝房之珠

牡名坐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瞻聆而無光臣竊所以埋鬱而未快邊巡而未對也古詞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可以濯纓可以濯足未得窮三起問箸翼旦言未及休命蓋陳鉤寢不假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壯觀賦

宋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哉江山之觀也開闢奠古迹哉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趾王功未宣六合阻異明翳視其消長

來叛從而間起去古無章永濶莫委比世可悼
晉裂渓老披蓁茭莽且伐且盜豈地其而天設
特資獰而附暴者乎乃物偶然而人乘以智巧
尒若夫真苻秉中萬派朝宗藉賴納貢不黷兵
鋒版圖入而地合氛祲廓其大同遠環近賈千
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或弱吹砌鎖疾
颺湧山九地出沒千峰上攢加嶺並亘連雲俱
還長鯨齒巨天吳腹斑閩運未既生民道艱宜
爭曾郎託辭以拔甲怫鬱而永歎也吾每登是

宇覽是土當日景天清嵐閑徐布邊太平天子
引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憂擲森然之萬古
有杞初登由儀再旅至甚醉而乃去也

登黃鶴臺下臨金山賦

余登黃鶴之高臺臨紫金之奇岫下風輪以槩
眼中百川而露秀抱群山之勝勢儼化城之寶
構二塔立而角其五洲落而珠闕幽帷集而洪
鐘舉梵侶萃而香積奏泛海濤以出像過龍宮
而一嗅水府明威以護法神龍降光于秘咒航
冥陽之津途會四海之奔走其或浮玉（焦山之名）掩霧
石簏落潮倒洪流而夜響援淡墨其難描麗吃
手波起天花雨而仙遊有時江練夜白秋清月
高永壺無底下徹秋毫吾嘗中濡殆機寒露法
範迴奉父以逐日呼龍伯以連鼇得長鯨而可
跨或按劍以逐蛟吾方老矣徒此戲卒未艾也
每回輿茲臺招酒侶命文鹿劇太平藻翰之談
以窮年而道遠也

天馬賦

高公繪君素家有唐韓幹圖于閬所
進黃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
故作賦云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
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為鎮目星角
而電發蹄踠路以風迅鬣龍顱以孤起耳鳳嵸
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驚群
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韵若夫躍溪舒急冒緊征
叛直突則世充項繁擐馳則建德首斷嗜絶肘

以比德敢伺驟而致吾豈有浪逐首蓊之波蓋
當下視八方之駿高標雄跱而獅子攫猰逸氣
下衰而照夜之駿格類色蚪才駑入
伎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為銜飾繡作鞍僂秉
豢粟秣肉張筋理其報德也則不如偷盧噬盜
策蹇勝衆鑄金騙而吐水盡白澤以除災但覺
駝垂就鄧艾防猜怒難甚厲馴騶斯諧擊楫
首以單安未狀摧以與懷暖予所謂英風頓盡
兄伎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焉者一旦

吳志二　三

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校岐陽之獵
則飛黃騤褭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遺來

蠶賦 新添見吳光雲帖

里有識婦蓍簪蓴幞顏色憔顇喟然而讓于蠶
曰予女工也唯化治絲桑是司唯服勤組紉是
力世受蠶事以蓍天財尒之未生我則洽而種
以俟化尒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祓事尒食有
鄧我則采桑以蔫焉尒處不愿我則弭溫室
以養焉尒唯有神我則蠲其祀而未嘗瀆也尒

唯欲重我則趣其時而不敢慢也尒欲顯素絲
之潔我則具繅盆澤罷以奉之尒欲布福利之
德我則採鳴機寤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髮蓬
不及膏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于子可
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墻字予卒歲無褐
緹帛飾犬馬予終身郎緯寧我未究其術將尒
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嘻予雖微生亦稟元氣
上符龍精下同馬類昔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
為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彠雪霜風雨之其也

吳光一　四

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之域
蠢然無見豢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
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著我以術因蒸
以代毳困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
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雖天子之
后不敢加尊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
北郊築宮臨川獻蠶成服非天地宗廟讌數無
所恪非禮樂車服旂常無所設非馭祀無制幣
非聘賢無束帛至織至慤衣被萬物女子無貴

踐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
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媒以
廣君欲開利塗以窮民力雲錦霧穀之巧歲變
霜縑永紈之名日出親蠶之禮頽于上災身之
服流于下倡人蓑妾被后餚者以千計桑民大
賈僭君服者以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緒十
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于野蠶盈于車
奉哉方且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齊官貢
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韍大紱以去華是猶捧
土埋尾閭之深覆柸救焫岡之烈波驚風動誰
能禦之由斯而言則予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
時之異也子之識非欲善身以侈物化使然也
二者交墜于道奚獨怨我哉且古妻嫘太蚨皆
執予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於是
纖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楚辭一首

壯觀在真州北原上

臨南山猗陟北戶撫壯勢猗遠萬古漫、蒼、
穹無所奕、葉、縱奇度逶迤猗前沍盤礴猗
後駐奮迅猗奔馭邽約猗畔領環旋猗抱卷引
伸猗就旅霧揮猗離掩雲乘孚呼舉瞭：猗嬋
輝悒、猗蒸雨薈、猗陽春莽、猗玉露墝、
猗午俾翳、猗百去領吾臍猗並與步卻飛仙
猗不遲慕癰其形猗久何苦便奚便猗遵坦路
適奠遠猗破心阻樂奠樂猗頻會過奠莞蘇猗
擷芳奠

奚之一、

古詩上

逮猗瑞墨堂書

陟巇不自期孤雲掛松頂一揖不相期飛雲無
留影雲已去泉更長雲泉畢世交相得每相忘

晉陵龍掛行

萬聲齊呼一聲嘶東望蒼雲兩龍掛浩、隨雲
百川倒隱、雷車千兩駕疲農望天手加額怕
歌求豐心恫、老龍甲折血流莽取水難多旱
孫廣暴厄鬼精誠微赫：炎曦一輪傍

題巨然海野圖

江郊海野坡陀濶林遠烟殊淡天末抨分蓁町
暮潮生星列漁鄉夜梁諾闢荆大圖矜秀拔取
巧施工不真絶意全萬象無不活雄摩老筆巨
然奪擒防忽覺来人物籬宵更罔牛羯湖渟
浪狀開龍閔汨入遶翻下鯨決楠盤疑是少陵
宅蘆深恐有詹何客黄塵蔽天歸興結時向虚
齋一閒滌

東坡居士作水陸于金山相招豆麥不
能往作此以寄之

久陰障奪佳山川長澗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
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顏開封力開太施豆
病不到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奔露照水百怪愁
寒烟

明月歌二首

高：凝夜：色卷八荒更無纖雲屯氷輪直壓
巨鰲首東海萬里齊奔崩仰觀左右毛骨寒猶
掃澄烟攝群動次麥初疑玉兎跳銀漢更恐金
波湧兒童爭指拄技好遊人不厭婦城老苦留
清影拂珠星要與曦和接昏曉光到長門知不
知猶勝蘭山人未歸清風著我生雙翼秉作蟾
宮變化飛

姮娥竊藥為飛仙夜食丹霞凌紫烟瞥開凝碧
排翠鈿信手拂略新粧斜娥看點出爭婵娟皎
然嬌顏臨風前佳人再拜心拳：多生端有好
因緣欲雲直指為鸞懸下射萬頃揚花鑪南飛
驚鵲殊可憐北堂空冷空無烟彩霞欲擊舞衣

檀水精抚琳瓏琴蟬方諸滴瀝生流泉老蚌呼
吸凝芳鮮誰家破鏡飛上天滿林玉玦相勾連
多情應照載花船無窮解趣尋春鞭莫潛自與
杜花偏駒隙誰爭白黑先斯須幾望摶清圓白
毫宛轉吞大千纖埃不得偶知無邊蓁宮可掬疑
深穿瓊華隨步翻繡莚琉璃倒海傾長川買来
曾不用一錢笙歌醉賣須年：

菱溪石

長虹潜貫幽岩窟緑烟更染秋波骨不容俗眼

現神功只向菱溪作靈物少室仙人領一麾至
識發福山中奇雄雌亭：兩挺出宛若碧玉含
春將朱棚碧鬘拱山巒翠霧彤霞掩幽谷能將
膚寸起清泉幾見峰前春雨足逐来新飾紫微
菱溪脫迹飛上天迴首看幽谷空雲烟

僧舍假山

玉峯高愛攙天碧過眼雲關無處覓纔將呀谿
向疎窓已見峯棱翻瘦脊明月照出溪中水清
風掃福巖邊石懸崖絶磴疑可擘白霧蒼烟俱
忍又天陰未澈山陰寒雨聲欲絶泉聲乾須知
物理有真妄豈識道眼無殊觀萬象森嚴掌握
內大塊俯仰亳間抽身更洗清淨足探歷幽
深非所難山僧作山真有以詩人吟詩從此始
意教抄手發天慳戲取神功當衆羨君不見浣
花野老深結廬白鹽赤甲龍虎趨清吟醉賞左
右足當時應笑秦鞭驅

智納草書

人愛老張書已顛我知醉素心通天筆鋒寒起
三峽水墨色染福萬壑泉與來颯颯吼風雨落
紙往往翻雲烟怒蚊狂虺忽驚走滿手黑電爭
迴旋人間一日醉夢覺物外萬態涵無邊使人
壯觀不知已脫身直恐凌飛仙弄筆為山僧無
客洗墨成池何足數其来精絶自凝神不在公
孫渾脫舞

昔頃看以今日去國之官謹成拙詩上

獻相國汲公釣磯席下執

百尺有琅玕浸以萬丈淵我欲擷柯揆一蠹酌
知難屢亦為世有豈不語其端巖呂汲公捧
日當碧天簡直抱一氣代理天何言有志陰采
業無心崇黨偏遠璞辨珉玉拔蓁刈蘭蕙腐儒
自来髮口誦六藝言治亂甚百著用舍豈一賢
明時貴知用自古運暮年敢陳必毫髮況時值
媧軒豈徒琢空文、文蠹籠群禎汨沒俗眼順妬
嫉兒女嫂竊取為利路死弄等草莞朝哦不求

和葺吟不竭罕不歎歲不與惟恐枉所存頹披向龜鑑大叫出肺肝精誠露皎皎洞澈全石堅康濟有次第沿革有貫穿刪除款突法下民不弄田剔抉經黃壅源、如流泉思豫近習隨不奈出納專正姓以明本指賞以運遷改弊貴無迹移風當有荃窈邑飽妻子封豕所並肴法令若薪束不息不歎折腰所歎老不宣時予恍易失白髮悵剔悄運、竟去國免、臨長川此志苟不遂江湖終浩然

吳先一　三

登宋老巷呈天啓學士

我居為江山亦不為象法翅火色相空未覺眼界之吃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愜衛公精爽在千古對炭業公來不可作登臨浩相接

寄題蓀仲紹彭新秋錢氏子敬帖

蕭李駿子弟不收慰問帖封逕固精神水火土更刻所存慰問帖、在篋笈使悉乃神護不熙無寸札自此趣画相後人眼猶睫睫

溪蓮行

廣寒宮女貪遊戲墜謂琉璃光照北墩雲繞棒出纖腰無數鮫綃擁翠仙龍恣逞天姿攘只愛臨溪梳洗晴天與艷色禁不得含羞微笑迎秋風苦惱秋露泣的皪珠璣時寫入紅裳來移綠參差儘覺群禽不濕初鷺王母未瑤池醉頹更醉流霞庇三千佳麗已羅列爭先鸞鑑匀蛾著俄見洛神踏洛浦波卷靴紋翠蛟舞羽車雲蓋空分披碧蓋亞峰生暮雨坐膚吟倚風雲香多情先斬何人賜不及鴛央與鸞鴻恣穿薄

吳先一　四

影眠池塘

蕭閑堂詩

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京字延叟過襄陽未數日昨送李濟明渡江與江行之復會蕭閑堂已徹幕壁間有画像而題曰推杭州觀察推官朱元章像揚之儀筆揚之傑贊曰君子之友小人之讎以人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與行之曰君

也余為撿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二
君名壯鳴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
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
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
希道知僕竟不識其面選人桑君肇
字天啓於相知問語僕若素心腹者
云得僕于王荊公孟僕元豐六年赴
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謁不赴始
識荊公于鍾山閘公門有數後進喜

爭名而相非又詆以長者之言也如
天啟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
不知一蔡二楊行能一見其面乎因
延叟之語發歎并記其事于家集中
以遺子孫嗚呼仕開建進之路則世
之邪說大行紛紛不已求而非人豈
其本心實利之誘然今樂善君子一
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巧而惡人
廁之而自喜默藏慝竊巧捷
入之善哈自標置者得不少悛乎

既序其事因系以詩云

誰規蕭閑堂囿贊凡醜賢睽起我思有懷斯
士吉吾生終不逢二陵已相失苟養　四方公
鄉更艷迹向老交漸疎朝紳皆嘈十六七豐吾九畹
蘭任汝滿地棘我皇蕭閑久偶然得空壁美哉
何方秀精驅入鈔筆君不愧頎長取諸桓溫
囧九錫我不愧孟浩然謾菜京山過摩詰前此
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矜矜白頭

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發潤州

氣就地須角睽通承負塗解衣同俗裸酌水合
狂夫探社新銘禹經韶舊弔虞據發休示壯寡
要悔為儕為弔忠為楚因業讓過虞要雖莫終
近嚴子釣行須御晏妻知辱歌膺客自愚誠惛
日雖掩醢在蚰還趙和寡方聲越知希覺道睫
命齊都將相義拙落江湖南夢應隨鴈西風郤
背鱸弓莊今正歇多少定同蒐

古詩下

自建游寄薛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
推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戰筆訟牒典
客閑閣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硯龜
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日月覩桂實時黏香銀淮
蠲天限識女煙海括地生靈光儻兒乃是翰墨
侶俠竹不便與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裘

凡鋪筠房依：烟華動勃鬱矯：龍蛇起混茫
持此以為風月伴四時之樂；未央部棘不糾
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辦風沙滾天烏帽客胡
不東來從北荒

寄薛紹彭

歐怪稱斫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怖
惡扎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顏同罪鼓
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猶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
盲聾可憐智永研空印去本一步罣千唾法帖所載可見

己矣此生為此田有口能說乎不隨誰云心在
乃筆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
志欲購無高資殷勤分付薛紹彭散金購取重
跋題

礪越竹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

越筠萬幹如金版安用抗油與他重高壓已郡
烏絲欄平欵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遣心日天
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
中見

吳元二

劉涇收得子鶯字帖云是右軍余恐是
陳子鶯薛紹彭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
像余時在建溪以詩

劉郎收畫早甚畀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為神奇遂來白首進道與學
者信有緣與皮始知什襲但遶壁半馬便可裹
散帷義、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簪武士
後列肅文剡宮女旁侍顰脩眉神清眸子知寡
欲茲露厚反法定飢世人覩服似摩詰不知六
朝居士衣復入勿把亂唐突梁人筆法了可知
道子見之必再拜曹盧何物望舊雛本當第一
品天下却緣頑筆在建溪

劉涇新收唐絹本蘭亭

劉郎無物可榮心況遠盡緣與斷簡求新不獲
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謾眼猗嗟斯人今實數我
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踶閱墨王三
復返

題薛中令家故物薛稷鶴

吳元三

遼海來稀顧婆蟻俳雪孤唳清留耳從容雅步
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
真不妄傳詩史好鑿心靈自不朽臭穢功名皆
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來髮遼陽待帝宴連城
照乘不稱寶黃圖孔誄惹珍真百齡生我欲公
起九原蕭、松蘚、得公遺物非不多貴物懷
賢心不已

題子敬苑新頒唐摸帖

正觀欵書之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為寒、

寶是似遭亂真蹄乘水火千年誰入能證亞不
自名家殊未智嗟尔方来眼須洗玉蹼金顥半
歸来

雲物龍蛇修動紙父子王家真潑羨庾翼小兒
寧近似滄溟浩對泽蹄水騰蛇無足蜈多亞以
假務真信用智龍游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
似来

直裂紋匀真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
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真偽頭面摸改亞又
假中分辨愚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
至来

甘露歌呈留守門下侍郎

太徽淵默嚴不動斗為其車運中央四序回旋
變造化一杓直指無偏傍柄臣比之號八柱一
柱雖闕各有當紹聖元年圖舊德更公玉麟使
過國屹然山立天子重到作八柱扶天極天極
尊嚴物有道不滅不溢常不忒均勞于外天閼
柱至今朝廷屢寤皇：辟君明如日安用勲

威袷禾表以甘露太和液飲太液親壽盖公
雞老歸致太平萬物好

題永徽中所摹蘭亭叙 摸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得真為最

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幽興發群賢顥詠
無足珠叙引抽毫取奇扎好之寫来終不如神
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摸寫雖多定
誰似昭陵竟發不知歸高有異形終可秘考遠
記摸不記褚要錄班：有名氏後生有說苦求
高俗說紗：那有是

太師行寄王太史考甫

太師太原環瑞第自榜迴鸞鵷崔避好賓嗜古
富圖書玉軸牙籤襍珠翠歌舞陳前慰俗人不
傾玉瀝發銀縢王郎十八魁天下招客延同耆
客星未出東晉十三船此第十一石蘊瓊絹摽
間是褚公寫誤以右軍標作謝我特指出一座
驚精神煥起先相射磨墨要余定等差謝公鬱
勃勉烟華當時傾笈換不得歸来唯血目生花
十五年間兩到國朱門如蓍無高牙船歸翰長

以姻講忽煞陳前興健嗟開元璽封尋復出永
存珍秘相王涯翰林印著建中歲王謝奕靈傳
更責副車待中王昭永出征不貸汝文藝太帝
借模真郤還郗愔入版餘皆齊芳林鷺鶯書有
行次入太師重班李我識翰長白布衣論文寫
字不相非知己酷好輟已好惠然發篋手見錦
謝安談笑康江左物外人標淩兩大子敬令書
只後批天才物望都無那治亂悠悠八百年人
隆偶聚散亦還遏兵火永土不隨刦端使未老鋪

案間我生辛卯兩丙運今歲步辛月亦然丙辛
時宜辛丑日此帖忽至屬非天臨風浩思王仲
寶江南宰相只謝安

天鷄

天雞一呼凡雞和戢、萬靈驚起空智驅慾使
心機大狗荀蠅營糞人墮沉、夜色還東起身
伏趧筧機暫止昧、萬殊俱默契窮達于君寧
智理

答薛紹彭寄書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季兄與兄弟四海論年
我不卑品第多應定如是

答郭純老秘校瞻校

銀塘倒挂搖清輝當中挂子初依垂飛空已歷
萬古盡下照不使秋毫欺轉眄永輪湯東海長
天一泒成琉璃裁培不畏霜雪苦勇拂豈容刀
斧為明河無聲鴛飛葉紫府有陌馳脩枝迴城
愛惜日已久玉階亦音秋風吹寧論匠石可斲
削還恐風雷堪出治列真洞府秘不得紫微宮

闕藏其私金童來授玉女捧枝之寶篋那能窺
每當方士脫凡骨賜予一根紀朝帝墀入手既覺
祛服羽照人端不羞朝曦乃知不是風塵物握
出風塵真所宜逖來地不愛此寶名誼東魯詵
琢奇千金欲易不可得掇錯落青絲披胡為
夫子遠寄我意以豪華鷺鋒犀低頸拜賜亦已
厚我欲效報君須知三年大聘獵英俊捫膺吐
氣生虹蜺揀蓋綠服御可取携將直上青雲梯
翱翔歡呼起拜舞伻瞻日彩生堯暑雞人忽報

洞天晚看取飛升變化時

攬秀亭

群峰矯：蛟龍顛衡波鼓鬣方迴旋排空刻削
萬仞碧秀色直上干雲天地形天巧世莫測揮
出怪變知何年帝曾遊荷衣可薦藻神清不沉牛厭俗入謁
其前丹鷿攔擁麗朝日綺疏藻井搖非煙葱蒼
穀里拂中被翁鬱衆水臨書莊閣森剖得曉光
瑩凝搆飛來佳氣鮮乘閒超忽不知乙陡覺四
頃清無邊毫眉主人曳芒履策杖欲作宮商仙

吳先二　　八

犀尊蕩漾瀉醇醴招賓習醉執風連、華茜酤
翠的皪皎月照耀爭婵娟金絲鏘戛亂兩耳醉
到三百黃金船風流不見謝太守昭亭朗賦麾
新鐫放倣豈如王逸少蘭亭草聖窺天全才華
墨妙古已遠只今唯有空山、川孰若開編樂數
子坐使發蒙驚前賢還當操筆倚欄補試與採
掇供詩篇

元祐辛未上元淺一日同周文之劉瑞
邁章觀矩游浮玉

近臘昔夾衣入春今重裘天運亦已廣四時或
不周張燈兒戲歌發櫂與在滄洲茲山通玄府瑤
壇帝曾遊荷衣可薦藻神清不沉牛厭俗入謁
亂風波屢為憂昨夕淨名天結客湧不留一吧
穹心契江澄客漾舟氷磴若見拒寒菱如有愁
大塊欲動整陰壑尚潛虬重實定誰與春光會
和柔臨曠攄比若持环結束沉卧石蒂白雲勒
屋記千秋焦公心實注掃迹願相投分山飛鳥

吳先二　　九

爭劃水遊鱗雛惜我一錫地為公獸掛頭

硯山

誰謂其小可置筆硯此石形嵩岱項有一小方
壇九江有奇石跌岱而嵩頭巨靈巍一擘嶕嶢
憶三休屹嵂稟異質嶒峻誰刻鏤石十二面十峻百疊天
巧盡九鑱猿未愁陽壁宜產芝陰厓誅潛虬危
巔方壇結玉秘金泥脩垂手探果日朱輪運滄
洲一塵具一界妙喜非難求心欲躡赤霄八極
皆部婁借況爰對衆物其致一揆收嗅：分別
子文戈春其喉

讀杜甫集

少陵平生飢乃以醉飽死惜哉斯人窮四海無
寄趾後惸水仙名半渚花相比神怪反愛才時
人乃封汞遺文何嵬奇岱輿載靈鼉貫穿破九
流突兀撐一氣自嘆萬古名寂寞身後事此老
遑：心懸鵠破無棄我行甘嘉禾歌卧一蓬底
烈曦畏徵中閣卷為磨洗

栖雲閣

雲出抹世旱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
如遺龍驀蒼復起抱石名幽姿雲乎無定所隱
者當何栖

過虎關

憑軾越虎關揚舲下清洛川神秘幽姿靈介破
大樸壯哉河山固皆是大禹鑿舟人歌大禹水
壯不敢作功宣欲萬祀人望只如昨短哦複長
詠豪舉亦哀嚮夢寐三川勝使事少行樂無兩
洗嵩少春烟淡寒廓

答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

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
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
筆一戲空

庖丁解牛刀

庖丁解牛刀無厚入有閒以此交世故了不見
後患奈何觸福心恣氣益滋蔓是非鍇相干惡
成那及諫智者害持己顏覺孫脩辦此道固不
遠可約可以散黃帝本齋心斯民即晏榮

甘露作呈石壁新陳見吳
先堂帖

欲雨氣不遠遊梧有棲烟迴首望壯圖雲藏淨
名天呼童速具與凭高攬山川隱見豈不好閒
霽景固全須史剔風流港：清靈圓蹄塗知有
伴華月上丹墀

夜登鑑觀遠江南野燒作新陳見吳
先堂帖

君不見紅旂一卷無奔北龍驤將軍初下蜀又
不見天兵十萬領藩曾百丈靈旗照江國高樓
夜登有健賓江南望燒深山谷烈勢已覺逼南
辰龍蛇膏血如爆竹故應玉石俱被焚老樵拾

炭投斧斤長松巨梓中大廈一隨烈焰同埃塵
人言木自為風憂木中生火自焚燕欲知利害
自相磨此火害人尤豫熱一作燄烈

不應武廉清溪之撤端居即事呈淮揚
建昌二太守辰溪暨鄖三公芾上新添見英光堂帖

秘篋大開千古到雪牖小挂滿堂寒黑濃負嵎
孤峯起執冷燕山玉一團圓扇古人婵崔意清
風四海第見歛閨闥不謝勤來客畏暑非緣懶

英光二

作官烹膾欲長軍可益堵技求芟乙能胖有時
驚覺神遽夢北里新聲舞翠鬟

獄空行上獻府公朝奉麾下建永令米
芾皇恐新添見英光堂帖

楚州五邑口百萬擾靜盡繫太守公政由吏人
民乃擾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善民欲惡
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不戢吏精力不給吏
乃庸兩猲百閒塞有罪有耳未聞一日空晉昌
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為時宗五更三點運精

思衆人安寢吏計窮百姓小妾赦不罪庶幾小
屈能自致五色未者初亦蒙久而官吏悚皆畏
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獄空、有理百萬無冤
無枉吏未者迎刃無留滯赦未兩猲久無事太
守政聲既如此廉車旁午目所脩胡不刻章上
天子追鋒早未促公起出入省闥或使指吏皆
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坂大車程萬
里

壯觀兩首新添見英光堂帖

英光二

無涯小智壯營、昔、浮生夢轂驚重到白沙
登壯觀江湖醉眼暫指明
夢寐中間得鹿時孔軒如在定能知江山勝處
類傾酒我是當年謝客兒

壯觀後詩題云同二公遊壯觀上呈府公
工部新添見英光堂帖

壯觀不到俄四暮丁寧老思模雄奇群山勢活
各奔走大川氣欲合衆雜蒼叢留雪玉刻巧碧
落靜瑠缸輪馳寒潮不生九澤凍行膠與子約

再來

龍真行為天章侍制林公跋書云秘府
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真字印故作
新添見羊
玉堂帖

龍形真字芸香裹狀日道山聊一放媼来我去
之千年莫懷癡兒收爐紙蘇竹老翁食無肉錦
贊繡章能獨修不知刻火付寃家却誤頑仙求
令史文皇有金無鑑目賴取穹官齊押尾徐生
小點辨茅簷不道天真難力至晚薄功名蹈一

吴元二

戲一奩尤勝三公貴壯幵不語文能醉墨光覺
勝来鉛蛤與身俱生無術治又藥膏肓劉臣濟
苦自命此書為跋尾書惟題于家真跡
後不寫以遺人催租新添見吴元亮堂帖

一司日、下賑濟一司旦、催租稅單狀請田
三杉納 蚊色以身當貢稅之責不令受賑時催 百姓聚中聊一視白頭縣
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無術到朝廷
鹽廟東歸早相乞
海岳菴雜詩 新添見吴光堂帖

寶晉英光集卷第二

寶晉英光集卷第三

律詩上

甘露寺

甘露寺壁有張僧繇畫菩薩吳道子
行腳僧元符末一旦為火所焚六朝
遺物掃地李卿公祠手植檜亦焚蕩
寺故重之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
江為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
今所存唯卿公鐸塔耒老巷三間作

詩悼之云

色改重構寄歸之嵐榱浮龍委骨画夫歌
遺眺神襲攜公塔天留耒老巷相梁終厥縣會
副越人談

題麟鳳碑

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拔與蕭曾固忠厚
方周德坐想訏謨覽舜韶漢穆乙裒還應孳盤
邦既弱不為妖虛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
怒鵬

題南縣君臨僤竹

僤寒宜如季揮毫已通翁卿書無曲妙琰慧有
遺工作靚虬如物初披颯有風頑藏雖謹鑰化
去或難窮

詩送吳文賓州使君元豐乙未長沙掾

舍真禧通飴書

萬里相分又一時憐君身世半羞池老耒猶得
安城守夜召商淹室室思越嶺寒横迎吏謁荊
雲葺合燕歸遲江湖還送天涯客憔悴江湖更

別離

蘇東坡挽詩五首

辛巳中秋閩東坡聞以七月二十八
日罩此世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羅
浮審見耒猿後數數入夢

方瞳正碧鬼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
紅垂夢心常懷蜀俟秋衣可憐衆熱能偏捨自
是登真限莫違書到鄉人悲望還舍晉陵弔鶴已
孤飛 梓潼使者薛道祖書來云
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

淋漓十幅草兼真玉立如山老健身蒙秉赤猿
真月紀興前白鶴似年辰將尋智老松虛返約余
上計日過公欲近要離烈可親忍死還未天有意免稱
聖代殺文人
小冠白髭步東園元是青城欲度仙六合著名
猶似窄八周欒魏說能旋道如韓子類離世文
比歐公復並年我不街恩畏清議束芻難致淚
潸然
平生出處不同塵末路相知太息頻力疾未辭

如永訣公別于真閘至下口待不來切慈真州人道
放看天下事一等人未元章不別而去也古書跋
贊許猶新公立秋日與其子過書荊州既失三遺老是年
申就云謀殺在下懷荊州既失三遺老是年
蘇子容王立仲晉卒矣碧落新添幾侍晨公爾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
之業為帝晨碧落之遊異時相盡余吾曰史有知不處脩楊許
見乃知也今思之皆訣別之語若誦子虛真異世酒償冤
佞是何人
招魂聽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奈何答感松醪
聊墮淚今看麥飯發悲哦見公送麥飯詩長沙論直終何
就壯海傷墓作更多曾借南窓逃蘊暑西山松
竹不堪過南窓乃余西山書院

奉陪泂霄內閣拉殊師利宿穹窿本公
故寺絕類岳麓感之而作
湘雨衣冷搦留雲此夕還如入夢魂六月薛蘿
嗟意欲一生林壑與心論吳王舊賓今何有惠
可餘光宛若存對搦深堂清話歌長松快雨洗
松門

浮玉亭一作金山

石赤表雄名三辰出濁清江澄天上見鰲負水
中行瑞像浮漠海殊香下玉京神靈禮金碧梵
力度幽明揭榜說浮玉莊嚴是化城壯哉夜潮
落入枕百川聲

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于浙江亭
書時年四十五

怒勢豪聲送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
千雷震地卷銀山萬馬奔高與月輪參翔望信
如壺漏報朝昏吳爭越戰爭何事一曲漁歌過
遠村

山林堂

洗竹延清景培松樹歲芳好風多振翠嘉卉謝
人香犀玉閣書札龍蛇起混茫微風壯窓卧真
可上羲皇

淨名二首

山晚煙摟樹漁收鷺宿沙曲生初月晛遠淡滿
川霞依靜家如寺遊頻寺是家何須傳大士艾
製著袈裟

縱目天容曠披襟海共闊山形當檻走雲影度
江来世界慚斐旻生涯付一盃横風多景夢壺
天

領酌泉廻

送沙門景純

五年相遇一行頻笑佩苓窮望塞雲曼倩未應
徒為来仲宣何事樂從軍開尊共喜身强健秣
馬還驚歲秒分此別固應尤作惡天涯老去與
誰群

登樓望塔

清露濕衣裳心遐壯大荒想雷雲上見覺蟻節
中藏地獻山林秘天開日月光太阿長耿介未
敢暫徬徨

將行蔵呈考楚秀昭秀舟

況丶靜境在人裏樓發蒼蠅指願聞斉汝又成

朝北闕杜門安得老西山金珠有命趍時拙窮達忘懷枉道難主相聖賢公路啓長裾重哉舊青瑣

遊山光寺

竹園松徑晚風清又入山光寺裏行一逕僧談舊事遶說壁認題名仙来石畔懷灰劫鶴語比邊勸後生三十年閒成底事坐叨閑祿是身榮

江皐晚泊

吳元三

柳外輕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圓瑩烟月初上脩風更冷遠山横秀碧淡墨說吾輕

書壽陽樓柱

披豁雄風至歌眠一夢遥豪騎八公馬醉擬五湖瓢香芝廉老心猶勇梅生語不卑青岡何處是猶壯謝家兒

和王考舟

混塵喧走俗喈嘻喜非期漢江雲歌洛春水時陶潜那寄傲惠遠更能詩吏自成稀潤言歸心尚遲

揚州作

春風何寨寞滞雪入揚州尚想遺釵崔曾親上玉鈎真同一覺夢尚想十年遊解后逢孫楚酣歌慰滞留

湖守林子中同遊道場

寶刹觸南冀林幽石磴危雲霞隨履為飄飄遊旌旗迴寓乘新興深尋據古詩窪尊勿置酒流

滁己亥危

呈王秀舟

吏日雖云冗逢休樂有餘山林三面勝圖史一齋虛煉藥驚衰早逢人話索居傾囊取剡措待著庵門書

奉酬仲微見寄之作

倦遊湖海老侵尋去就何情遵契心一境山林資我懶半年風月為君吟關閉暗室成三果還出看蠻觸歡焉金千里寄聲懷惠好西風正隔洞

庭深

雜詠二首

俠少場中酒作壚不勝杯勺鬢今秋通言禪語
須蔬蓴作意丹陽十日留

遠遊一水出茗叢碧底無沙冷照容獨倚溪橋
看風月西山紫翠暮三重

垂虹亭二首

斷雲一片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好作新詩
吟景物垂虹秋色滿東南

客星燈、消籍雄愛著青衫自作窮澤國三年
哭不死又拖長袖揖王公

題畫李成二字張墳

画虬為真理或然悠、覺夢本同筌殷勤對向
青山去要識江東李論仙

賣心亭晚望

晴新山色黛風縱蓋花白書盡日倚欄干寒宵低
細月

蕭堂書壁

揮雲臺擲厥西與笑語風生祥暑清誰為決雲
閒皓月練翻雪捲香潮生

題泗濱南山石壁呈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沈翠屏間莫論衡霍
擅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

書淮岸纖舟館秀野亭

青蔥秀墅抉銀誰誰匪丹楹揔此地開我欲臨風
取清曠寄聲魚鳥莫相猜

寶應道中

蒸雲大澤闢蛟龍五日頒無一點風千幅快帆
飛野水此生亦是小時通

高郵即事

高沙風快走蒼雲小艇供鱸摘紫蓴野泊終朝
愛清景不辜閑祿太平身

華胥畫上欲臨風萬籟無於霧楚天南北二龍
乘障起威音爛色正爭雄

過語溪

胡羯自干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

碑詞

詠晉帖

家難野鶩同叅翅春坳秋蛇捻入奩君家兩行
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雜詠四首

得官塵土古揚州好客常蒭俗客稠掩簿叱奢
無恩我昌風潛雪作清遊

竹西桑柘募鵝盤特地霜風滿卷顏不用使君
相料理都緣塵土少青山

暗我白毫筆報以木蘭酒我書將示誰汝筆称
我手

永州百川浦

西瞻山逾緬東望水長流正茫楚人投餌處吾官和
鳥棲

致爽軒四首

西北詹雲異東南走貢珍川華開日月林嶺暗

松窗

北固輕蓑外西山淡素中一天烟雨好未獨愛
霜空

玉斧初騎漸通明暫住居倏然輕吹度灑落碧
華珠

何氏金為屋妲家玉作臺欲與冤海立鸑鷟孳孳
雲閣

淨名二首

厭市衢烟入忘懷對客遲吟看飛鳥淺坐對夕

陽時
舊對湘西雪樓遥憶故閨水雲資老景吟引謝
江山
又淨名一首
晨入雲隨步宵還月共與清傳供佛梵寒燎陽
漁江市響暮鴉亂林穿到曙珠旋勤顧景物為
尔老南徐
題嗣濮王二首
偃蹇汀眠鷹蕭梢風觸蘆京城方滿眼逢為喚
吳先三
花奴
野趣分苔水風光勇鑑湖塵中不作惡為有鄰
公園
題所得蔣字帖
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鄉功名皆一戲未覺負
平生
太常二絶新添見屏
玉堂帖
塵埃撒腦老侵尋幌入清流聽八音魚鳥雞馴
湖海志岸沙聽竹憶山林
竹前竹後太常齋風度蕭韶襟方徹卷相公上馬報當階
鍾遠後詩新添見寶
晉堂帖
渥鷺寒依水蓑蔑靜靡風朝烟閑兩細輕素淡
山重
題李方叔小像此首褒增
雲水心常結風塵面又盧重尋釣叟客初入選
仙圖嵐雀真官耗龍蛇與衆俱每懷閑祿厚不
敢著潛夫
吳先三
寶晉英光集卷第三

寶晉英光集卷第四

律詩下

新主薄沈機惠棋局

縱橫世路久無猜布韌爭先皇綦懷與我一杆
撩萬緒採戈信是逐生來

求盥廟作

竊祿江湖事不猱微祠舊足代深耕敢為楚史
攜幽憤待廣由庾頌太平

元祐乙巳歲維揚逢齋為亳州使君蔣

吳元中

公寫二首

水竹風清一麥魁濤生月破紫醽須滿堂愛客
小疾翻令吏日閑明窓盡展古書看何須新句
能消暑滿腹風雲六月寒

贈人

平生語我寧須教我是商丘內不敢時艱困緣
翻異論助他咒我見何猶

題砂步三首

一株怪石數莖筠明月清風不繫身石自無痕
竹無韻寫軒消息與君陳

砂步漫留合松門若抱桁悠悠路艇子真似到
溪圖

已有扁舟興留看到剡圖翻思名手畫詎復費
工夫

題壁間

歸來湖上寺頓覺清有餘月色何太白照人心
牀好

吳元中

致爽軒二首

水口霽雲散林梢愛景還朝寒無物禦擁鼻對
西山

夕紫堆看豆嵐光映墨池客來不須服正是學
書時

呈通判朝奉大夫二首

不是通侯貴還容貢禹殫只應好形製自己愧
凋殘

簪珮尚誰繼切雲那可看自曾許持送談笑永

嘗乾

長壽巷詠梅

沉檀應在骨龍麝自薰心千載吟斷竹清雅少知音

答劉注書

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緣自不信雙發狂為少(一作報)蔡龍子不怕人訛未薛劉

雜詠四首

水月光華動不風寒增綠柳露滋　西山夜色

吳志

無人喚直遠珠簾第一重

巨艦橫江穩不搖順浮溪濺午時潮江南晴色山無翳乞與閒人取次描

送大部應舉

天下英才未大部朝未踏馬入文場緒餘驚世須魁選歸帶塘宮桂子香

奉呈考昭使君陪注觀之實

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興處千山萬巖雪漫漫

寄吳詩客吳名可字思道建康人

江上逢留臘破春好詩時見雪中吟多新句難附江風與海雲

答詔書御屏

目眩五光開雲蒸起步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

詠梅二首

始射真人自少群要親高鄰許交君一臺二鈔逢清賞甘遲佳名得致榮

吳志

江頭盡醉似泥何管領仙姿酒醒多烟艇兩三

橫岸處惜花佇立想凌波

宿紫極宮

重析交蔭動塵容蓬閬仙家往永宮道士神郁金闕下天光君降王虛中朱榮筆定超凡錄碧簡書傳避世菊三久臨風醒病骨鈞天再丶夢魂通

道林

樓閣明丹壑杉松振老聲僧迎方擁帚茶細旋

探舊

法華臺

換乳有同色雪深雲未開終南晴夜月琴鶴似登臺

筆

摹画由来却手知彩毫戔落又直疑飛寸心用盡終何補贏得霜毛秃後歸

墨

百鍊經来老更奇暗中光怪自然飛錦囊手跡

吳老西

五

長頸乞曾是君王乞得歸

紙

陶泓毛穎陳玄輩同日聲名四海飛獨有先生

吳老西

索高價誰人獻賦洛陽歸

硯

金井寒生一水池讀書窓紙照螢飛悲歌窮泰

尋常共鄉破還須匣取歸

祝壽紀慶申詩

祥雲靄〻擁華筵玉府蓬山見上仙瓊杯激灩

祈着笨求篤生申壽八千

青山 新添見吳光堂帖

一圍松竹冷陰森猶得担公歎可臨却匹劉琨

過當塗與前卷雖遠後詩同而皆公書或是以同在一地而互題當攷

者左傳玉壺徒訣誤雄心

雖遠樓

賓心亭上群山雪三夕井渊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絶趣亟行踈眺縈望家

拜書畫博士作 新添見吳光堂帖

吳老西

六

昔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陽年歸扁舟又出擬湖閒出處初心老更違

研山 新添見吳光堂帖

山研雲時抱叠書客不傳壯窓多異氣正對淨名天

寶月觀 新添見光堂帖

新創亭觀之盛又非海岱比也寶月觀用觀風樓基高出雲表詩曰

滴盡塵雞捨光分逐露園香清得桂子珠瑩塵

花鈿

題竹 新添見英光堂帖

題前竹徑午陰繁壺嶺華胥屋壯還雄與欲為
十客其人和端使一自身固

萬籟新添見英光堂帖

萬籟寒聲響群山隱映開疑是舉鐘裏且喚竹
與来

杉徑 新添見屏玉堂帖

萬翠森然老更成要將餘韻關僧清道傍誰識

吳光四

凌雲採只有詩人着眼明

早来堂 新添見屏玉堂帖

山聚增詩思洋覓墨有池紫金化久境嵐翠發
朝曦欲率當銅撥逢壺對蕙幃平生會心處歸
計豈應遲

游湖州

追、五湖霸氣清浸、不辨天水形雖無織女
支機石且對姤城秋客里

周氏園居

高花落、照軒明治水消、遠砌聲靜夜聞香
醒後思兩中無事見閑情

同官送鱸二首

班鱗獺髓玉為肌夢入松江自可疑躑跳金盤
催膾手西風正是憶鱸時

黃鯉赤太尺生尊紫振鬐遏不行暫喜滿盤
堆玉雪誤教陳粟做香粳

觀雪

月姊封銀界龍君幻玉壺江南三尺雪人道十

吳光四

年無

新詔来有水

排擂花爭媚環林名聞蓼何時潛綠净吾欲借
蘇床

淨名作

大球三尺美無麤素業清風合五朝此別何言
贈君子讀言忠論好裡尭

題壁間

水月虛懷烟霞浪迹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長短句

西江月

漢面荷香裊、林端遠岫青、楚天秋色太多情、雲捲烟收風定　夜靜永誠欲上、要回醉眼初醒、玉鈎未耿有新聲、一曲請君來聽

菩薩蠻

蒹葭風外煙籠柳、掛數疊遠山秀、微雨過江來、順襟為一開　沙邊臨望處、紫燕雙飛語、舉酒送飛雲、夜涼愁憂頻

吳禮

水調歌頭

砧聲送風急、蟋蟀思高秋、我來對景不學宋玉解悲愁、收拾婆娑興況、分付尊中醅酿、倍覺不勝憂、自有多情處、明月掛南樓　悵襟懷、臨玉笛、韻悠悠、清時良夜、惜我此地倒金甌、可憐一天風物、通倚闌干十二字、宜若萍浮醉困不知

吳禮

此樂章中岳外史未元章書

二

雅諫飛觴清譚揮麈、使君高會羣賢、容雲雙鳳初破鏤金閨、窓外瀟湘自動、觀試一品泰泉輕濤起香生玉杵雪、破紫甌圓　嬌襲宜笑盼雙擊翠袖、穩步金蓮坐中客都翻嫌酒醒、歌闌點點紗窗畫燭、花驄嘶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滅字木蘭花

建水登樓寄趙伯山

孫勒世龍宮對時、更有天花墜　浩渺一天秋水至、鯨鯢鼓鬣建山沸、負嵎伏與更蠢蠢、無根蒂莫教龍伯邦人戲

醜奴兒

知爾上下濡須水、我更委蛇物阜時、和造暇招逸笑、復歌　江湖樓上凭闌久、極目滄波天鑑如、席偏映華簪雪一窩

滿庭芳

雲間皓月光照銀淮來鬲折海岱樓中拂袖雄
披楚岸風　醉餘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
淮長舉首宗英醒更狂

同前

平生真賞紙上龍蛇三五丈當貴功名老境誰
堪寵辱驚　寸心誰語只有當年表與許歸到
寥陽玉簡霞衣侍帝旁

同前

華堂宴、渭濱漢、情何限萬重堆案懶更重
點絳脣

短服　兒輩休驚頭上霜華滿功名晚水雲蕭
散設就驛亭看

阮郎歸

爨、驚戲蘋洲幾行煙柳梁一聲長笛咽清
秋碧雲生暮愁　鉤月挂綺霞收浦南人送每
翰、何處燭明時相望徙倚樓

蝶戀花

千古連將清絶地海岱樓臺下瞰秦淮尾水淺
碧天、似水廣寒宮闕人間世　鬲、春和生

海帝鰲蒂三山頃刻隨輪至寶月圓時多異氣
夜光一顆千金貴

訴衷情

獻汲公相國壽

薰風吹綻滿池蓮兢雲接閣鮮編問華堂嘉會
齊拜玉盧烟　料美酒泰舡祝芳筵宜春酎
夏久福莊嚴富貴長年

同前

勞生奔走困蠭官攬鏡髯毛斑物外平生蕭散
微宦與閑珊　奇勝處慶倚凭闌定忘還好山如
畫水遠雲縈無計成歸問

鷓鴣天

獻岐公相國壽

暖日晴烘候小春際天和氣與精神靈臺靜養
千年壽丹籠全無一點塵　壽彭祖壽廣成華
陽仙翁是今身夜來銀漢清如洗南極星中見
老人

同前

雲液無聲白似銀紅霞一抹萬花新傾多莫歇
頻勸一斤花飛減却春　蜂翅亂蝶着摯花
間啼鳥勸遊人生無事須行樂富貴何時且
健身

浪淘沙　新添見吳先堂稿

祝壽慶生申德日維新期頤著壽：長春五福
三雲祿永：長壽仙人臣等莊誦　德康寧
年：歡會笑放：歲：仰依壽域彭祖廣城

吳孟

寶晉英光集卷第五

序

九僊老會序草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唯時老成高誼劭
鄉紳所仰靖鎮吳俗四周星紀威孚惠洽公
庭晨虛乃開郡齋會九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
峯峻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尽勤書冊府正議大
夫臨濮公冲韵典漱淑質端靖積學施衍父子
顯榮朝議大夫填封爵矣朝散大夫鄭君孟道
韵虛曠內德諱耀或中壹願望出處有裕終始
一德或四方膺使承議郎榮君奉議郎黃君探
行求脩鄉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聽威頒、
碩德天　雖老貌若遼鶴言為元龜於是羽觴
屢酬雅章遍作叙懷感遇樂我休明顧聆之間
移如清徽薰如太和大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
鄙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
而不苟于得進退從容于杞可無後生仰止以
芾倦遊四海多與賓寮刻繪既傳爲為序引鳴

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蒂何堪忝于承命謹

序

正六譯波羅密經序

佛性火：鍊礦而成金其劉無物踰其精不復礦精如是故況定剛如是以況慧能慧而定故来者破：者妄也萬法是也不破者真也一法是也真妄不立者金剛是也故我大乾仁悶浩劫之奔況悼萬世之速兢昧自度之頓悟逐小果之滯念故無以說為說法非身為大身無所

二

證為得菩提非其見如来相慧劒犀利天魔几夫超聖纖疑動則苦海長況受記已来天人加護頓六譯之障妙懵百義之晦微一掃諸塵洞見全體欲示同志刻而傳之

記五首

仰高堂記

無為軍宇北有射堵北極帝君射家所忌多折弓損指天南者太乙所照又東西理也大澤氣蒸害弓矢積雨敗堵主者請譜余初撤不急不知義者覓者改者逸者之在後也其成也交契于天冥仰止高山景行前脩合于小雅後之君子豈以彀者的者錚者望者以易前四者乎崇寧己酉老守楚末昔記于尸仁篆題

建永軍唐王侍御廟記

易曰地中有山謙淮海維揚之浮山頂見于城隍廟足是其象不然則大江憑陵而下無物礙也又曰山上有澤咸淮海惟揚維建之鬱隄山在長

三

淮底是其象漁者巨網足懸鐵引之間得石隨水如得魚至岸或百夫乃舉非其勢截然長千里鬱然為隄以捍海則吞淮而西軌可禦也大山大澤神明之封而鬱隄之山唐侍御王公主而祠之夫百神受職于帝：不曰義方鄭義所嬰擬單寡力祈義通臣宜主是山以捍巨海不然易以寡：四百年英輿如一日弭災捍患父母此邦也紹聖丁丑丹陽米芾竊唐是邦政不中民夏旱四月晦齋戒請雨翼日雨降決尺方

幟應之建牓、益料政僻弗契于神灾且隨至父老海客載泛水百兩詣牙門曰神應公其謝兩于神余荅曰神父母汝父矣于是齋一日出郊奉雜萬人以從簫鼓滿宇煮嬈達天一人踧曰某為堂一人踧已而廟成翼、殖威儀肅然正中位神東宇、位賢母西室位宋小君尊卑有叙神明安穆維侍御奇節莫行著于史氏播在邦曲其感通之妙紀於泰知政事高紳翰林學士王禹偁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虞部員外郎胡若此得畧也方是時四民列古今之績請頌于、朝蒂且薰濯筆研以俟制詔為公表焉

淨名齋記

蒲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為城瞰流為隍者惟吾毋徒重接參差巧若圖刻地靈極傀而雲霞出沒星辰往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翼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祖若夫東睨京峴西極接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洙泗之封洪流東揖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趾申澤之灘屬蔚起笔山之隙岩堯贊五州之外崢嶸千疊黃鶴贊勢珠峰于豆長山異氣龍蟠于天晨曦晝虹時媚于左長庶織月毒華其右千林霜落芍岩雪饒春群于西郭而秋留于南叢者唯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園多矣在東南則抗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弥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宵一山也而望兩邦遠

窮荒逕通發周羽皇之嘆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瀑既凋亦沃亦蕩也多山引領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群各醜也吾齋在萬并之中平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俾望猱搓蔑葦掷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颸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收怔效珠或鵬雲靡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韵松焚羅寨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現奇忽怳又不可得而

詳言之襄陽耒帝字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遠相契會內閣蔣公顏叔以詩見寄云京塵汨沒與如何歸掉頭：逕薛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為借文殊：文地中間農政病雄摩詰於是宜公以其耒句命余居耒冀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耒也歲時在其蘭去也自攜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太常博士耒帝

明道觀壁記

天中祥符既降　天子本尊祖之義範金為容奉於玉縣木之式安於明道背負乾岡面臨大丘坤震兩山左盤右旋前蝸起峙濁涎清演二流前蝸起坎朝巽奚哉吾主於八十三年觀宇隳徒弗虔吏弗縣壬申八月伻圖以請明年九月始得錢世萬乃完元祐甲戌正月五日令臣耒謹記

章聖天臨殿記 新添見碑 玉堂始

章聖天臨殿者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

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之御坐也煒哉建隆根滋雍熙幹擬祥符之後蔚然無蔭太平休氣被于無垠天子於是講溪磨之彌文紹帝皇之絕業升岱報天臨汾禮地問道泰清旋軫興王肆覲者方六飛還都句陳終躋建扚弭車重瞳天臨編籙下照慶昞是邑此共所也已而雲氣常繞神璽寀衛天葆有響皇威凜然及臣之至者八十三矣方今加惠萬壐著字育養以增方耒之隆而欲退已覩之盛臣耒謹於是丹堊其上冀

脩封之後有是舉也謹刻石以俟令臣耒謹記

贊十三首

書法贊

去類肉增褚骨發天秀助神物敢竊議贈骨突

十八羅漢贊

觀：釋能儒十八大果士每於垢濁世見此無相身退貌自楚工磷玉妙吳匠種、出道韻二幻與佛同在處為道場五濁化淨土

法雲佛國禪師白如來真贊

頻瞻玉座再奠金田一般猶猿敬脩人天不落
此相莫下名言

李嶠百寶鏡贊

右唐秘書字泰和書先王珣元宗皇帝之子
濮王嗚太宗皇帝之曾孫故紫微舍人石昌
言所藏元祐丁卯過甫上過紫微孫夷庚字
坦夫以張萱六書徐浩二古帖一易得尚有
屬少府求地黃帖白麻紙石氏坦夫切要長
子書画號苑翰故蘇子瞻為之序此帖坦夫

惜不與幼安程夫人於戶間使以歸予焉六
月甲申南都舟中題其贊曰

王羲之蘭亭帖贊

蓬盦皇皇才高氣方張說姚善杜甫揚光子敬
儲逸僧虔與詳潤分玉瑩秀溢春芳

晦堂心如來真贊

此是晦堂更無佛祖百丈罕頭誰敢進步無限
衆山為此老誤不誤陝有鏡半跳出土兩腳
趕智咩寃苦

王謝真蹟贊

家藏晉王謝真蹟五軸唐文皇而下名書甚
衆王謝帖皆唐梁御府物璽跋宛然每開卷
使人目動神驚也嘗作謝公贊云

唐文皇手詔贊

山林妙寄岩扉英舉不謀不義自棄淡古有赫
大帝天造翰藝末下龍跡震驚天地有吾太宗跋也

王略帖贊

龍彩鳳英天開日升亟戡多難力致太平雲章
每發目動神驚

昭回于天垂英光陵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淡穠
動彷徉一噫万古稱天章譬奏虬引鵠序行款字
皆有此刑勢洞天九、八十一字通遼陽荒、十二小劫長自晉至今十二代

蜀完神訶命斂藏

歐陽詢虞亮帖贊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銀青光祿
大夫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本書度高
帖元豐己未官長沙獲於南昌魏泰庚亮帖
壬戌歲過山陽獲于今中散大夫鍾離景伯

各著半古印通合絳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
昔一書也宪延平之化豈不有神泰孔壁之
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閑外舍裝贊
曰

渤海貌惟學亦險絶真到內史行旨為法莊若
對越後如跳擲後學莫窺之趨旭芳

王獻之蘇字寶帖贊 新添見英光堂帖

右蘇氏寶帖改連右軍快雪時晴帖元豐甲
子蔡子子美子志東探玄子圖老孫也郎二

十

分在快雪帖合綫四角亦有褚氏印紫寧元
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甘露下吾家寶晉齋
碧指甘本

荷太宰秀當代靈襟球冲韵遠一筆落兩行帶
雲龍走走百惟驚電掣斷現快盤偃蹇意無在
藐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寇千載

王羲之蘭亭帖贊

翊耀客星皇晉所得養鵝泉石留腴翰墨戲著
譚標書存焉式贊：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
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志專乃一繡線金鐲瑶機
錦綬荷欵元章守之勿失

王右軍帖贊

混沌破龍蛇出大荒子鼓神物縱變惟造悦惚
起洪水籍天骨大道驚戮狂勃時墊引無惮率
神禹符鎮塡窓)

黃龍真贊 新添見英光堂帖

的、曾溪一點開從茲驟豆踏塵埃黃龍若不
三玄接爭得東林八葉來

十一

偈

臨化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人欲識去來去來事
如許天下老和尚錯入輪廻路

銘銘

坐右銘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字遠耻有禮翔而
後集色斯舉矣

章聖天臨殿銘 新添見英光堂帖

五憝既掃真符錫寶宴、太平物茂人好吉岱
嘉統省方乎宋天步所及澤浹植動我先大夫
頻慶觀酺平箱載酒歸太平車帝功不載衍、
于、年流恩任臣職司護不掃不汚下有常武
宗岳極坤穹碑觸雲祖烈耀暉留俟後昆　陛
下承業萬國一攝德廣翕協策文可法顧碑瑑
牒臣筆日涉　在嘉立壬申歲冬

碑

焦山普濟院碑

真宗大中祥符甲寅封瀆州焦山大聖焦公明
應公名光字孝然漢高陽侯蔡邕贊曰猗歟焦
君嘗此玄默擁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皐實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
職昊天不弔賢人遠慝不遺一老俾此四國如
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斯舊德恨此學

士將何法則漢雖既絕焦公同德作者孔聖後
生不與易也去一千三百年英靈炳然感通著
於祥符聖製素履詳於魏史若嘗銘曰水清石
白焦公之宅玆道誰測能語而默俟河之清乃
通帝夢殆、瑞壇禹靈是擁賢明聲遠濁以祚遺
來公德不輟客必薦素擁徒繁鄉必以風雨明
慝感神、應可呼勅銘津塗以肅薄夫唯公為
神主雖先護佛正法肇自梁室崇寧膺歷元聖
當天忠賢充朝道化周行四海同文五緯不愆

百嘉生柔唯深禪師開大法席披蓁易朽作新
是宇金地贊千五百祭東南信士施上及親
捐金供贊不可勝數天人感嘉大緣用立悅慰
化人之居金鰲負岑出於海上来者如入淨土
覺率感攝精進脫塵葆師於高廣坐作獅子
吼度得度者如在佛時芾仁基記成日覩其事
贊曰

古佛留法度大心種、威攝現勝相大心衆生
攝威德求度傾身及寶衆冥陽成會精誠通正

法是歸大緣集我今稽首佛佗僧永奠海山作
津救我今稽首明應公永護寶居炳威德惠化
大心依淨住一世成如今佛日三光不忒四序
調主聖臣忠載萬億吾穀蕃生土地祀萬靈常
賡仁壽域

顏魯公碑陰記

魯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
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
天下誰不憚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

則辱國紓、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斬之無惑
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
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馬跳躑謂餞者曰
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
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書會我于羅浮山
此行幾是欤次汜水悅遇陶家人啟痞欤有金色
仆髮皆長如生人蹄蓁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
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覩之問曰子何

所来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
賈人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陽偃師縣
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
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
卜曰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
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教人有
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
遊吳興遘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
英氣仙質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

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
表稟無忤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
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為備固已激忠義顏
風沮陰邪之羞皎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
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未暇記并書

戴公之碑 景宇甲申文

南宋隱士戴公顒字仲若父逵遁作高蹈不嬰
晉故扣宅山林庸臭軒冕君皎之操履其遺
身皇皇辟君莫得師臣百辟鄉風薄夫罔敦神

超之後女子拾宅八百年閒依律淨住其梁簡
文皇帝撰碑漂漂神與以時來舍山有北巷多
樂禪寓戒或不嚴毒螫立至豈徒憍陳之護法
蓋亦山祇之垂慧飛我之扑捨寔公故山想清凉
之嘗杭對葱蒨如其在乃刻正石用詔來古詞
曰

猗嗟哉戴君鍊丹超神晉故湯火沸濯
足清冷濱我來八百復坐石不掃塵不掃塵公
來下唳鶴吟猿獲朝遲夜

露筋之碑

天地之間雖大陽況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
相為功各有正位其處者亦交處于陰陽之間
盖亂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其自
扮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即察而陰譴亦不旋
踵則澤國之女嗜庸露筋不就有禕之子民不
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 侯夫庸婦之所傳稱
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
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焉世所

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來帝東歸
道過其下刻石贊曰
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嫡猗人倫亂一德彥猗
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涵猗雲木偃偉
斯固猗日星建

天衣懷禪師碑 新添見群玉堂帖

佛以一法接二乘離則法生合乃法盡拘法則
小作道戲去法則大用縱橫是以二乘有果：
自念生一法無殊：因惑起不昧因果則法性

存在不證因果則法滅性空故大能仁去罪忘
心留果不證去罪忘心故惡生無所留果不證
故異類可行所以寒影對空紅爐點雪如、不
動全體相呈者也雪竇禪師擇迦正宗欽光巨
派有嫡子義懷者溫州樂清陳氏以漁為業母
夢星殞于庭因而有娠生而異稟每求出家欲
往投師神仙告夢曰法王來也翌旦師至衆遂
異之嘗在雙林聽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師乃問曰既無所住何處生心講師嘆曰此非

義學所解汝必大禪宗逮須求度遂詣京師景
德寺落髮于稠人中遇言法華撫師背曰德山
林際已而一缽遊方諸方單到頭角既露將徒
已多遠就顯公請執下事嘗入室顯公曰慈慶
也不得不慈慶也不得慈慶不慈慶揔不得師
擬對顯公便打推出翼日天寒氷桶墮地豁然
大悟通身汗流遂入室投機顯公覺師舉趾異
常向前拗定叫賊師兩手托開琮重便去至翠
峰開堂出世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無流影

之心鴈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
行顯公聞之令書于塔下曰此大吾宗矣時瑯
琊覺禪師垂主化大行嘗指學徒曰懷公古佛
試知問看一旦示疾山谷畫鳴杵木夜吼乃語
門人智才曰吾今行矣仍作頌曰紅日照扶桑
白雲在華岳三更過鐵圍泛折驪龍角智才曰
此外如何師和扰三下推枕便行往世七十二
年僧居五十四臘時治平元年九月廿二日也
若夫哲人斯萎四衆失恃十八變已三昧文生

堅固墮空窄堵湧地皆常迹也何足道哉凡住
桂林天衣等一刹其接物利人忘身忍辱既得
故得四衆歸心王臣護持天人瞻仰者也嗣法
古佛之家印皆極如來之善行所謂萬緣無滿
者不可勝紀一旦師孫仲宣會集雲遊衲子林
下相逢謂襄陽來若曰如來數千百言皆真實
諦假託一語人有眼目蓋道緣偽喪派遂濫澌
各道所聞請書樂石若曰然南岳二碑曹溪四
碣備述厥德猶有讚曰

稽首皈依無上尊清淨圓滿千德化三身俱現立法祖一法不立即如來示現有漸緣慈悲慈悲本不為佛祖佛祖不立無歸依所以三身開後覺寥寥千古佛法遠堂一此身即古佛衆生不昧本來心此是古佛行住處

墓表

樂圃先生墓表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文長字伯原先祖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

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閉古藥毫舜道久之名藉藉然一郡嚮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奉走樂圃以後為恥名動京師公鄉薦以白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擢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遘疾不祿享年六十子紹杭州鹽官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葵巳穸於鄉從先祖之塋先生道廣不疾疢人一未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為方擢欲使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辨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天子知其清特贈祿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之學莫不騷雅造古充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於詩書藝文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

士能不出一而無命歟詮于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絲清音不改樂圃松悲鳴呼哀哉

題跋

題跋（按此条係張書前冊所有原作增入必非書中舊有書數是張固後入屬作增入必非書中舊有書堂舊物也）

跋快雪時晴帖

右軍此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泰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唐賜魏丞相徵故有鄭公之印後又傳于褚遂良故有褚氏印蘇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摸本乃

見還因詳錄得之、自宋蒂審定

跋褚摸蘭亭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于晁美叔齋云借於公孫嬴黃絹幅至放字合縫用證摹本佈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帖全是褚法其狀若嶽、奇峰之峻英、獰秀之華翮、自得如飛舉之仙輿、孤鸞類逸群之鶴唳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握秋

幹之鮮蕭、慶雲之映霄嶠、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鵾鷟充庭鏘玉鳴瑞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群賢也至于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倫著其真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仿莫祐于魏薛實別不聞于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八月廿六日賀晉聲裝裱手裝

陽末著定
真蹟秘玩

跋謝安石帖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切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第云購于待中王貽永家　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摸閣帖但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一行及此謝帖謝方帖共十帖皆不取摸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路轉長蔡公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日以余篤好見貽余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月

跋李邕帖

右唐秘書監李邕字泰和墨蹟五十字易于呂文靖丞相家戶部尚書薛鄉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張子有字墨淡昏第二帖有縉雲字絁揭揖第三帖也精彩動人墨渴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建溪郡齋手裝

跋王右軍帖

右晉金紫光祿大夫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已見陶穀跋末全印及首半印曰永存珍秘唐相王涯印也自五代由陶入郭郭亦見前跋至本朝入參知政事蘇太簡家以墨蛀筆精印蘇氏印國老武功閻書許國後裔等印國老才翁題為辨舜賁子澄字道淵為尚書郎孫之純之妻李丞相嵩之後弟繪字彥益余姻家累年約為購會余使西都帖自北至元約白金一笏當語宗

正仲表字君發遂力以十五萬購之李不許且曰未亦姻家也即以十五萬取則以歸米逸使還如約然已使庸工折背剪物矣昔梁武不收慰問帖唐文雖收尚別卷非慰問者此與正觀印但開元入御府余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吾閱書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崇寧癸未季春九日玉堂竹

跋晉帖 裴

右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丙寅歲得于集賢國老孫秘閣子美志東志東好事與予家通書画上著邳公之後四代相印蘇氏字印太簡祓 太宗遍使萃諸國簿收書画三等賜子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借去勦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建溜瑞墨堂題

跋晉唐帖

柳誠懸得大令之書於太宗卷首建于大令之後可以鑒矣復得右軍兩行反謂又一帖是誤以羲之為獻之又嘗見跋馮當世兩晉經實非開禧能書未必能別猶歐虞之于唐以書名天下而不任識書鄭魏公魚無書名乃同褚遂良為正觀書證凡經正觀收者後世以為無偽識者以此為鑒癸未玉堂竹太常博士未蒂記

跋唐摸帖

開元御府大中建中弘文昭收搨黃金白玉錐至寶罷一毀之何代無工唯書落筆雖自再作

亦不可復得摺而藏諸何陋之有第一帖右軍閣帖有而無及謝庾字第二及末紙溫帖世未有別本建炎間鄱嘉瑞堂元章記

論書格

唐末書格甚卑唯楊景度行書與顏魯公壁折屋漏同意王荊公文章謂此書意之所至筆之所止則已不曳以就長促以就短信之言也楚國朱芾

書祥瑞

黃帝以聖德治天下景星現其星如半月於中天自曉浚于南極帝堯百獸舞鳳凰翔廷生五色瑞芝民之子八元老人擎壤而歌之帝舜慶雲現壽星在　南極老人星現其星常以秋分之際現于景春分之旦沒于丁天下承平萬姓樂業四海晏清

書呂溱事

溱字叔潛揚州江都人舉進士第為人精敏通人辨訟無不決初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累遷秘書郎直集賢院知蘇州未幾除度支三司判官同脩起居注忠預進奏院蘇舜欽飲燕飲事出知歙州獲歷楚舒二郡叔潛平居不接士大夫留意於陰陽文字精大數未幾拜侍讀學士知徐州上賜宴於資善堂上令內侍諭溱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溱為人簡倨每接賓客不過數言而已時人目為七字舍人性復驕豪淺除龍閣閉訟無不立決故豪強懾畏而京師翕然稱之由此上益眷遇之厚因職事奏對上曰卿有病色何耶對曰無疾　上曰宜勉以近醫

吳元云

襲溱退甚自疑未數疾作上章辭府事拜提舉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使中使挾御醫診視　賜三萬緡不久而卒贈禮部尚書上手批付中書曰溱立朝最孤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者十餘年無人肯為達之者聯近親擢領要務顏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可常賻之外量與優給及一行葬事官為辦集庶示將來以勵臣節元豐二年暮春之初米元章書

題特古烹醫診技

華佗反死同生俞氏剖腹視病張氏隔膚透膜
斯同道也 此後二十六段並不標題
向與一相識書摸拓如是卷如何
許南叔善為令政聲流于隣壤
右軍快雪時晴帖真字在蘇志東秀今居吳郡
張顛書賀八清峯風流千載人也帖凡七紙蘇
太簡家物液獻章子厚取之使最
後為章子厚取之使最

吳元方

遺製近知此書在章持房下
晉盡古賢十人失其名位在蘇太簡孫之顏位
人間名畫也
李重光作此等紙以供澄心堂用其出不一以
池州馬牙礪發者為上品此乃饒紙不入墨致
字少風神也
摹茶林文節觀吾家右軍書數息久之一日云
正觀印閣下有一軸相去五六寸乃是兩枚亦
有扣合者不相當也余聞之內愠不敢發視者
月餘一旦忘之既開皆不相當矣因悟文節語即
馳告公曰使君愈賢重也
建水陳生善作重山複嶺古木瀑泉近世數及
皆若真山不以雕鏤細巧為美
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如、余家所收右軍研
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新得紫金
右軍鄉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斯不復用此
石矣
溪西龍已如今則劍鋒所到頭負者周龍也

王

蔣永仲作松贈墨秀吾題云擘窠大字要
更堅瘦怒為露也 此後二十四段係新
添見群玉堂帖
好事家所收帖有如冢籍者同視二王頡有塵
意晉書帝帖是也謝奕之 混然天成謝安清
逸真宜批子敬尾也其帖首尾印記多與弊寄
所收同君倩唐氏勾氏之類印玉軸古錦皆故
物希世之珍不可盡言恨不能同歸即逼寫數
十幅頃失故步可笑可笑
陸琉字士瑤陸統有一字如此不識 統一作珖

武帝書紙麤潰而墨色如新有墨處不破吁豈
臨學所能欲令人弄筆硯也古人得此等書臨
學安得不臻玅境獨寫唐人筆扎意格低弱豈
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質
張長史懷素豈能臻其藩籬耶借歸公暇趙令
家古帖得之矣欲盡摹一右書易一二帖恐未
許也今日已懶開篋但磨墨終日思想一二字
以自慰也

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

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不同若一、相似
則奴書也其次要得筆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
皆全猶如一佳士也人人不同三字三畫異
形作意重輕不同出於天真自然神異又書非
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萬慈是
也故得筆則雖細為髭髮亦圓不得筆雖麤如
椽亦褊此雖心得亦可學入學之理先寫壁作
字必懸手鋒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學顏
七八歲七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業
結乃學柳全劉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歐久之
如印板排苹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展轉
摺肥羙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并
看法帖入晉魏平淡奔鐘左而師之宜官劉覓
碑是也篆便愛詛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筆
行漆而影銘玅古先為其書壁以沈傅師為主
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
退之云羲之俗書趂姿媚此公不獨為石鼓發
想亦見此等物耳

名画記載京兆尹黎幹印曰黎氏此帖前後載
者是挪書後一帖半正觀印黎王萬除不在故不入
開元御府僧權即謝帖懷琮王帖懷充皆梁武
帝書證也
世南非虞筆後人妄添可洗除
孝先　本朝宰相王曾也
芾芾名連姓合之楚姓米芾是古字屈下筆乃
芾字加三代芾芾大夫合刻二印記之義元祐中
為左藏副守劉季孫跋題

劉季孫於從行八百置得蘇軾要帖小研山不
與季孫以此帖來易與之帖愛帖許之王詵惜
山去已一月間欲易帖渠自欲山恐易了遂百
簡索不還至季孫赴任數日乃還山無入退去
遂不及易季孫卒其子以二十千賣王防父知
太原得之二三年間以數千好玩於防處易不
成季孫為兩浙路分司章惇要不與、軾秦觀
等有詩題其後今皆除了潤州見時猶在軾觀惇等共題
書曰惟辟玉食夫至玩玉食非人主則人臣孰

堪之乃是神物護持並合歸　上聖
吳生畫福閱一世未有此比若入御府未裝間
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諸生至今太給舍
焉一揚之二通　　楊元
到任榜
朝廷深鄙下民天性善良禍緣充役以期限罪
破傷父母肌膚使秀民不得賓興于上於是以

等羞使量出錢而復其終身之役使百姓各得
保完醫膚為良善人饑荒則賑濟緩急關之則
借貸與錢穀百姓無對本加倍利無流移鄉土、
而衣食給足國家不以張官設吏收給為勞有
函歲倚閣赦放之恩是隱郡百姓德澤甚厚而
百姓於是時所宜與于行義不作姦宄盜賊詞
訟使歇狡惡以犯官司至於證明理直則受枉
則駐直誤受枉比至別處次第論訴求直得直

時父母肌膚已毀傷不可復完使一鄉人指為
至愚毀傷父母肌膚官司明則受枉無怨官司不明
陷害他人為不仁同鄉並舍子孫相憎惡讎害
不已為不智辜負朝廷至誠惻怛愛民使趨善
良之意僕甚惜之一邦有識四民之耆老小學
師長其助僕勸化百姓務尚和厚敬長勤農
桑救貧困養疎親省詞訟不欺善良不兼并窩
藏盜賊姦宄犯禁物保全人情和厚然後感召

六順曉示

父慈謂為人父叔父愛姪如愛他人之子
亦如己之子
子孝謂為人之子於父母伯叔父母如己父母
見他人年高者敬之如己之父母
兄友謂愛伯叔之爭如己與弟見他人年幼小
者愛之如己之弟
弟恭謂事伯叔之兄如己之親兄敬他人年長
者如己之親兄四海之人皆如兄弟

姑仁謂為人之姑世俗謂之婆謂之家己之女
嫁他人家為婦能愛養婦如己之女則婦心孝
生得兒孫亦孝凌虐婦：每生不孝心生得兒
孫亦皆不孝
婦義謂感翁婆之恩夫之義夫歿不改嫁不招
接腳夫只事翁婆如事夫在慈養兒孫長成娶婦
成家身郤受婦兒孫供養
右是人間六順之事能感名時和歲豐人壽長
家道富子孫多或遇朝廷恩赦則當給賜衆帛
或免身役旌表門閭其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
弟不恭姑不仁婦不義侵犯善良幷絶恩義是
十惡五逆事便感名災害氣生年穀不熟家破
人亡子孫滅絶於法則斬絞徒流之罪遇赦不
原一邦有識者老後生好善之人務轉相訓告
漸成忠厚以副朝廷德澤愛養元元之心

劄子一道

論書學 時充書畫學博士

典籍甚多：太學所無欲乞倣古隸秘書省試
經義附太學文藝並優取自上古
一書學自祖宗朝句中正楊南仲周越咸以他
官知判書名而已無職事自過聖上天縱悟筆
一貫欲鑒凡格以造高古緣珍圖名扎必俟心
悟筆隨乘興挼刻非可課程或撰到珍圖臨成
名扎必經天鑒以判工拙難浸外勘當欲乞於
內東門司具狀投進或非時宣取乞依太常寺
例用揚子奏報

一如蒙段棨状觀舊工部作七寺盡內空其一
位乞充兩學諸色人等並乞依武學例秘書省
錢不足以太學錢通給右取進止

贊晉英光集卷第六

英光集六卷毛氏汲古閣舊抄　郭明僕舊汲有
武虞跋當系明人所寫成庵隨筆云李秋湖
世濟以採集遠去適目載有英光集八卷郭明
原之與此同又云張丹枕云吳文定公原博校此
集所少廿餘首藏于家而杜雒之邊摘錄
劉公詩于後小志搜拾此集依清明跋及世祖
書則全一不遠去目所錄乃知文定當未小
卷數是云祖之誤云祖書于後以俟考

丁卯四月十日蔣汝同記

游鹿山先生集四卷

（宋）游酢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游鷹山集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五年進士。建中靖國初、歷官監察御史。宣和初、終於知濠州。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楊時龜山集有酢墓誌銘、稱所著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年譜稱其年二十九、錄明道先生語。年四十一、錄伊川先生語。年四十六、作論孟雜解。中庸義。年四十七、作易說。詩二南義。而不言文集。蓋本各爲書也。此本首以論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詩二南義爲一卷。次易說。詩二南義爲一卷。次以文七篇、詩十三首、附以墓誌年譜爲一卷。又中庸義後有拾遺。孟子雜解僅八條。詩二南義僅二條。蓋後人掇拾重編、不但非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春日山行詩中有風詠舞雩正此日、雪顯伊洛是何年之句。自用程門立雪故實、仍亦不類酢作。以其爲宋儒遺書、別無他本、姑錄之以備一家焉。

宋史本傳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器與扶講學招使肄業晝棄故所習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清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簽書劑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御史游公傳畧并贊

游君諱酢字定夫建陽人也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師事河南二程夫子同楊時爲程門頴會嘗並侍伊川側伊川偉卧候之門外雪深三尺終無怠容其篤信好學如此登進士累官御史歷知和舒濠三州政事卓絶班班可考孝宗眷重有加手詔優及學者榮之夫德行政事居四科之二儒者讀書養氣誦法周孔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居敬臨民豐功偉烈性情措之而有餘斯爲真事功真學問真人品伊川常言公德器粹然學問日進真畏友也知言哉贊曰麟趾鳳羽一時間氣生有弟紹洛頡覺難爲兄弦歌漸雅化當宁稔知名道隆世亦隆豈徒振家聲

論語雜解

學而時習之章

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而不莊不敬時習於樂而不和不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無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莊不敬則外貌無斯須不恭則中心無斯須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不悔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學者之心得饗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曰樂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又曰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樂學而至於樂則在

我者無憾矣宜其令聞廣譽四馳也則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無以爲君子也今也人不知而不慍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其爲人也孝弟章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

愛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樂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未嘗不信而處已者無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曰三省其身焉省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滿之而橫乎四海仁此者爲仁履此者爲禮宜此者爲義信此者爲信順此者爲樂玆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爲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說見矣

巧言令色章

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諂其資與未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墻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而止言其鮮也然則仲尼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已者無不盡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者庶乎可以改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斁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淳於行斁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斁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

計過無臧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以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而已

道千乘之國章

道之爲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佑而已焉融謂爲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敎以道之也有德敎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敎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勑之道何以加此蓋惟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祀則民知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賞罰之用也一嘯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欠於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已未及乎信則慢令而致期非所以孚民知信而已未及乎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已未及於愛人則將吝細而少恩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洽度加焉則治人斯道也將亡矣故孟言之使之道足矣當孔子時之道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

弟子入則孝章

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泛愛交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爲之有所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一

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花實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鬼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真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

本而學文蓋不若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嘗其無行疾如深讐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賢賢易色章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

溝鷹山先生集　卷一

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君子不重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日達由是而學其思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周其聽之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憂行招辱貽親招滛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途說者有之一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行止而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

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

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行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悔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為終焉

慎終追遠章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一

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道也

父在觀其志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雖行萬世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為若武帝椎利之政德宗宮市之事昭帝順宗不踰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非者何待三年今言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為聽於冢宰為嫌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父皆有可改之道乎孟衛之道當然、

君子不器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行於己而為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本諸心也故於行已者言

子張學干祿章

學而不思者一者所與也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主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為己故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也故於應物者言寡无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鼎
蹇旅大畜無尤非謂言可以有悔也

人而無信章

人而無信以軏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
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
之為仁則蹙蹙而已以之為義則踶跂而已為智
則誣為禮則偽無所施而可也軏軏大車小車所
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
輗與軏雖備而無軏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
孔子謂季氏章

人而無信則雖居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
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
塞源寇履倒施咸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
不可忍也

人而不仁章

人而不仁則人心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入之矣豈足以治朝之矣豈足以治心之矣豈足以治身或問禘之說章

答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盡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

同德惟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故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之曰不知也其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又以明其不可不知也是禮也中庸無郊社禘嘗言之其說亦當如此古人之所謂通乎一萬事畢也論語特因或人之問而發之故止及禘之說耳成王自謂予冲

子夙夜悉祀蓋雖在宮肅肅在廟若文王純德
之容而曾孫篤之所以致太平也若言禘大禮其
義衆恐非其實也恐與中庸意異

閒雎樂而不淫章

常情之哀樂皆出於私意故其樂必淫于已其哀
必傷于人閒雎之樂在于得淑女則異乎人之樂
也故不淫其色其哀在于思賢才則異乎人之哀
也故無傷善之心先王之用心憂樂以天下而已
故太姒所以宜爲文王之配

海鳧山先生集　卷一　十五

子謂韶盡美矣章

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親
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
所以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爲韶武以滅商而爲武
豈可同日而語哉親成湯之有慚德則武之用心
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其事也猶之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時周室幾再造矣其功顧
不大哉至于致辟管叔於商豈其所欲乎武之未
盡善其事勢如此爲矣

惟仁者能好人章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好惡每失其實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克已也惟仁者宅心於大中至
正之地而無私焉故好惡非我遵王之道路而已
知及之仁或未足以守之則不足以與此故言唯
仁者爲能

富與貴章

富與貴非其道得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
宜富貴者也今至於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
而不去者以有命也此皆爲君子言之故主彌子
瑕而得卿孔子不爲也　又曰君子去仁則君非
君子非子矣安所成其名　又曰無終食之間違
仁言造次顛沛必依於仁雖終食之頃不違也如
以飲食必有祭則僧家出生皆可以爲不違仁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
非一此至人所以無已豈泰彼已所能預哉此忠

想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己恕所以盡物則欲求人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証今曰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於是耶蓋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強告之適足以滋其惑使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一

門人誠於忠恕則於一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而不惰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默契於道者宜不少矣而於論語所載止於問爲仁問爲邦而已則其所不載者皆二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而已此曾子所以爲善學而善教者也

夫子之文章章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聖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論性之妙而與於天道雖聖人有所不能知焉況子貢乎聞即是知可得而聞者亦有所不能知之謂也

顏淵季路侍章

孔子之道脩於家行於鄉施於國達于天下亦不過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蓋使天下之爲子者皆致其孝然後少者莫不懷之矣使天下之爲父者皆致其慈然後朋友莫不信之矣此所以爲孔子之志其辭雖若自抑而非盛德之善治於人心者亦不足以與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爲善

哀公問弟子章

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

室於怒而市於色者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為難耳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何惡於怒哉記曰心有所怒則不得其正今至於不遷怒則不動故無過頽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於中而不及則於脩身之學可謂自強矣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貳焉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而已

海鳧山先生集　卷一　九

息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若夫絕學者則心無所於正身無所於修曖然似春凄然似秋天德而已矣此聖賢之辨也

子華使於齊章

饒廉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之為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為廣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鄰里鄉黨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人心也不可須臾離也一日閑之則必顛仆饑路而殞命矣人心一日不依於仁則不足以為人焉用其力於仁矣乎當時之人仲尼嘗歎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乎能一日不違仁存心三月之久如顏子哉違者對依而言之不違則心常依於仁矣

賢哉回也章

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改其樂也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

海鳧山先生集　卷一　十

人之生也直章

直者循理之謂也惟其循故能盡生之經與直養之直同至于姦罔則去直也遠矣

知者樂水章

仁者安仁得於所性之妙不逐末不忘本不逐僞以喪真不殘生以傷性可以保身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享年享國皆可長久若堯舜文王皆度越百歲是也

齊一變章

齊雖强大經威公一變而爲霸則王道不復存焉
魯雖削弱而周公之法則猶在有王者作取法於
魯則文武之道翕然丕變矣

志於道章

志於道者念念不忘於道也念念不忘則將有以
宅心矣宅心於道者無思也惟精也無爲也惟一
也惟精則無偏此之大中惟一則無變其道之
大常堯授舜舜授禹至于允執厥中則志于道之
效也據於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于已無待
游爲山先生集　卷一　二
於外則有以勝物不慴而其守舉世莫得以易之則所據之地可謂
之闊且久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則據於德之效也據於德所以體道
也依於仁出入起居視聽食息無時而違仁也仁
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間以其仁而已不然
則皇皇無所依歸矣猶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
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違也君子依
乎中庸亦若是而已爲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依
於仁則依於仁之效也
依於仁所以成德也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智
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非謂倚一偏也孰謂
三月不違仁而又不足於義乎道者天也故言志
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至于遊于藝
則所以閑邪也蓋士志於道苟未至於從心則必
有息遊之學焉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固惡矣而其惡
游爲山先生集　卷一　三
止于博奕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之放逸熬
焦火而寒凝冰何所不至哉是以聖人寓取於博
於樂所以導其和也游於射所以正內志而直外
體也御也書也數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術
也先王之時自幼子常示無誑六歲學方名十年
學幼儀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於灑掃應對進
退無非學者庸詎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緣是
而得乎故游於藝所以守仁本末內外交進而

不遺則於宅心而厥中亦何患於弗克哉

子不語章

夫子語治而不語亂何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則語治而不語亂者聖人之仁也且語治較然明矣何必語亂而後可以為戒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為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竊詰已以實其言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亦天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易嘗有甚高不可測之論大抵其言之文爲與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

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心斯不得于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致其文而已哉詩之為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人言也深疑要歸必止乎禮義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倫焉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所謂發言為詩故可以化天下而師後世學者苟得其用心

何患其不能言哉　又曰明孚齋之音者有勇明
孚商之音者有義亦感發之意　又曰詩之文蓋
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為曾謂始學者而能之
乎

民可使由之章

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
無方也反而觀之則無己泛而視之則無物虎豹
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
薄者見之而為惡視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

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窮窕
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
童觀所以見咎也

吾自衛反魯章

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禮與風何也曰有其德無
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則禮樂非孔子之事所謂雅
頌各得其所者因其舊而正之非有所作也故不
及禮關雎之亂師摯固嘗治之矣故不及風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非
不惰而何

顏淵問仁章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
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性其狗已之
私則汨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之私以
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心之本

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
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禮
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
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取足於身而已
非有藉於外也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請事斯語至于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
可參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
有所操也至于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
色縱耳之所聽更無聲無臭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已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萬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存縱心則於博施濟衆為賢縱之則為聖苟未至于未能無數數然也

仲弓問仁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使民如承禮勿動亦庶幾焉

司馬牛問仁章

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仁之難成久矣豈惟行之為難知之固未易也今欲言出而當於仁得無難乎故曰其言也訒訒之牛曰仁者其言也訒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仁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皆未可與言仁故也

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為是外乎此則為非其所謂是者亦以為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為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而為不可順從之事也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上知下愚不移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饑食無非性者

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通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于一氣而氣之清濁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有駁有雜有淺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通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于一氣而氣之清濁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叱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言性惡楊雄言人之性善蓋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之也以堯舜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性有三品未為不可唯其止以是為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者不足以與此宜乎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予嘗我之意蓋曰仁也予知道者也得其所以言矣故其贊聖人者及此

游鹿山先生集　卷一

子之武城章

子夏以濃摯應對進退教人此然後知古人為學之方惟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故有爰人易使之異

微子去之章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吾子其言始可與言仁也惟仁所在而已仁之所在則在於去則去之而不悔微子是也仁在于不去則在于死則就死而不為之奴而不辱其子是也仁惡比干是也豈顧利害禍福而易其求仁之志哉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仁也伯夷辭為孤竹之君而餓於首陽之下由衆人觀之其利害固殊絶也而彼獨以是求仁焉以是求之以是得之既以遂其志矣夫何怨之有宰我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求仁而已功利非所計也井者必死之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有仁

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理而已矣夫理之所不載安在其爲仁耶故可述者其心也其不可陷者其理也以其用心之仁故可以欺以其見理之明故不可罔以并爲言則犯害之地皆是也

堯曰咨爾舜章

有一言而足以盡至治之要曰中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豈執一云乎哉不偏不倚適當其可而已譬之權衡之應物皆無心于輕重抑揚高下舜禹三聖授受之心之容旨也

潛虗山先生集　卷一

辨物平施無銖兩之差此其所以爲時中也與堯除所字者一道允執厥中乃傳

中庸義

天命之謂性節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道不可違而有也固將與之中脩樂以導之和此修之謂教也或敬於人爲我至于無君或愛至于無父則非教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

游虗山先生集　卷一

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

君子中庸章

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通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

道之不行也章

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

下乎若鄒衍之說天
愚者又不足以與此
循理然後可與有明
過而知之不至也已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
以與此此道之所以
日用而不知耳故以
外得也亦反諸身以
知始使知道如知味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一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
回之爲人也章

道之不行知者過之
道之不明賢者過之

又曰擧乎中庸見
用心剛也

子路問强章

中庸之道造次顚沛
能守之故以子路問
强次顚沛之不可違惟自强不息者爲

君子之道四節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
有餘不敢盡耻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
相顧則於心無餘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
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
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
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一

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
衫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于夷狄患
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
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
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于在
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
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
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
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

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豪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

舜其大孝也與章

游鷹山先生集　卷一　畫

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

無憂者章

武王之事非聖人所欲爲也故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　又曰武王於泰誓至武成而榮望然後稱文考三篇稱文王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事追王之説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之與地卑尊未可去而文王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康萬邦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

滿
據詩作
莽

滕鷹山先生集　卷一　畫

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号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逆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稱亦所以正人心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大孝聖人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愼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故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死亡之辨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戚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此述

溝虜山先生集　卷一

衛之要道也

哀公問政至不可以不知天節

蜾蠃有可化之質螟蛉有能化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固未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又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未之聞矣故修身無後能事親至於能事親則脩身之至也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知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則上而事君下而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向而貽其親之憂者有矣蓋取人以身不能事親安所取人哉其序由事親然後能知人至于能知人則事親之至也故曰思

好學近乎知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

溝虜山先生集　卷一

齊明盛服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齊明盛服至所以行之者一其志盛服所以脩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邊德外無邊行內外進矣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脩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貴德則真僞核矣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故尊賢則不惑等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惡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昆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　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

使之而使有餘力
財則子庶民之道
能餘稟稱事以儲
來百工之道也故
善而矜不能以致
此柔遠人之道也
賴無不悅舉廢國
危者怙焉其來也
侯之道也夫如是

游庵山先生集　卷一　二六

者廣矣故天下畏
誠而已不誠則九
凡事豫則立節

豫者前定之謂也
故以言則必行以
無方誠定之故如

在下位節

欲誠其意先致其
至于誠身安往而

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
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
此故繼九經言之

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
北辰之允塞所以五典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
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

游庵山先生集　卷一　二七

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
職而成位乎其中矣

其次致曲章

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
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
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
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
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
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

使之而使有餘力　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
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者月試以程其
能餘稟稱事以儲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悅矣此
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
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
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絕世則野者之
賴無不悅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
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禮則懷諸

游庵山先生集　卷一　二八

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
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

凡事豫則立節

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
故以言則必行以行則無悔以道則事則必成以
無方誠定之故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在下位節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
至于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

其次致曲章

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
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
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卻詐不萌而忠信
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
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內外洞徹著則明明著則
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

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則革汚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于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誠者自成也節

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爲誠以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故至誠無息章

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物之道缺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始也故所以成物

大哉聖人之道章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又曰懿恭宴慤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等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亮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

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至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正合下襲水土則地理

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

唯天下至聖二章

自唯天下至聖以下 聰明睿智聖德也寬裕温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博者其大無外溥博者其大無外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性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悦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悦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為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至誠之道同志一莫窺其奥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潛雖伏矣節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

人所不見乎言慎獨也

拾遺

莫見乎隱節

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節

其斯以為舜則絶學無為矣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可拔也非離人而立
獲者未免於有念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唯費也則良知良能
以與知而能行焉唯
有為者所可能故聖
者德之成而業之大
游鹿山先生集　卷一
不可知無體也不可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
之心雖夫婦之愚不
明察神明彰矣則雖
庸所以為至矣
道不遠人三節
夫道一以貫之無物
矣然忠以盡已則將
以至忠物也則善為

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
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
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
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
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
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
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
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
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
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
其德言也
節
其序有條而不可紊

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
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
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
自誠明謂之性章
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
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
有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

鬼神之為德章
道無不在鬼神具道之妙
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
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
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
來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
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
自誠明謂之性章
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
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
有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

奠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大學自誠意正心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

至誠無息至生物不測節

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頖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　其爲物不貳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

測

尊德性節

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　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衣錦尚絅章

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而不厭　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不可謂所自乎欲修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　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以有所

舉矣則必思而得鮑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補刊章節副考

在天成象則爲與火雷與鼎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敓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于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裁之則無騐於變矣此變化之辨也

聖人稽古之道不過
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
不能易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矣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
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
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
三德所以用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惻者心之感於物也隱者
傷於彼而吾之心感應於
之於舍獸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
傷而況於民乎況於親戚
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
子故惻隱之心莫隆於
愛物此自然之序也彼愛
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
已 又曰惻隱傷也傷
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

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
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
以爲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
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無人畔章
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
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
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
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
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
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
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
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
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愛敬盡於事親則孝道於是至矣不可以
瞻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
言聖人人倫之至也蓋非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一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至于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者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不勉而中無為也為天道至于擇善則有思矣此聾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偽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忽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為知君上之為我等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智之盡也則

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死生爲晝夜矣豈妖壽所能惑其心哉亦曰脩身
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
形色天性也章
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盡
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
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
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
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

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
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歎於形哉
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諫乎不善若非禮
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
踐形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
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汎矣此其所以爲道
也

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也義主于刺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于忘其死盡利之實行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衆力得以傾之竟事之幹哉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良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節

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潛龍勿用節

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元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元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君子學以聚之節

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坤

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

象曰至哉坤元至應地无疆五節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元所不包至則无所不書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爲盡也天下之道至于易

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
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
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
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
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
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無此故
曰君子攸行　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幬
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
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

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知君子攸行應地无
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

六二直方大節

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
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
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節

蓋言順也言順於命也坤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

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
至于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氷所
以明用順之漸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
見閒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
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
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
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

君子黃中節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則周公其人也
故曰公孫碩膚赤紱几公之大美發于事業者
既遜而不處其暢于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
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紱
几几而已赤紱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　黃中通
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
而已非謂其開彼也自開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
而明居體云者履靜而无偏也稟其全而已處順
而无作也繹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內

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于四支所以爲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于事業所以爲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于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然也東人欲其留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

之碩膚若是而不神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爲大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靜者言之所以爲美也爲臣之義於是兩盡象曰屯節

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主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

初九盤桓節

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爲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象曰雖盤桓節二節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付百職于衆賢而我无爲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誠故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

象曰上下出泉節

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初六發蒙節

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詰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

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上九擊蒙節

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象曰雲上于天節

雲上于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于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烹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六三食舊德節

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

世其祿也世之攟訟者皆出於忿怒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矣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娟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雖危而終吉

九五訟元吉節

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

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商賢厥成文王啟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室而後通暢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

師貞丈人吉節

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

德也尊其致道也速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

象曰師衆也至又何咎矣二節

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與師之義也仰順乎天元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

六二比之自內至不自失也節

比之自內者非杜已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內以比耶

象曰風行天上節

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聲之格有當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說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上九既雨既處至有所疑也

以臣畜君至于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

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為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特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出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至光明也

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

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慶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于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他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跛虎尾而咥凶矣故爻象異辭猶之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夫履貞厲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嘗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莅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容脅怨疾首厭嫉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象曰上天下澤履

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

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為有餘殺之不可易也其或強有力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著焉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雍徹正顓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顓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

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他不足稱也
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
苟鄉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
紫人必以為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
初九素履往至獨行願也
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孟位有貴賤
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
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無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豈借美於外哉孤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
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狗乎人
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
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

六三眇能視至志剛也
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
有眇跛之象猶之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
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眇跛之象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
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于大君則處陽
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

以无虧而有功矣
上九視履考祥節
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夫得之報孟禍福之來必
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在我者
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
謂也
象曰天地交泰節
財成天地之道猶言斐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
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
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斐理則非體
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也猶言範圍成者補
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不足以與此此體天
其虧也猶言彌綸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
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均若此者範之者也
圜之使无踰則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冬无慘陽夏
无伏陰若此者圜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
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教而能生陰肅而

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象曰否之匪人節

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憸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群小在上而衆邪遝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則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群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

與此以願子之賢遊於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翹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國家之道君臣而已矣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无家者其道亡也

六二包承至不亂群也

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忽而隳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已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群矣況於人群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群由不能以害之是也楊子以不離其群爲聖人蓋知不亂群之說也

六三包羞節

六三在下體之上位寖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耻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爲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于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

九三伏戎于莽節

伏戎于莽欲以叔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

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考指三之本體也

九四匪其彭節

舒王以匪其彭爲其旁不知所據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怨非獨大有之時爲然伊川以彭爲衆多似乎大有爲衆多之親一說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于張大則群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眛者所以敗也

六五厥孚交如節

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爲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掩其健不可撓其威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胸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節

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孚順之義上九爲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咎迹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已而又以尚賢也

謙盡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據故於盡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狥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寨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于未然故能致治于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故能轉凶而爲吉非知化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廣矣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

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
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
頻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于動衆順其
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咈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
不眩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為之其喝邪如欲以發
强剛毅勇於作為多所紛更者往是猶治絲而棼
之益以壞爾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至意承考也

初六才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二十

以柔巽為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子道之
正也故爻稱為有子況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
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

惟既厭心意在于承考斯能盡其
心矣人心其神必强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九二幹母之蠱至得中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至未順命也

君倡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中之才
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
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

象曰大觀在上至天下服矣

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事矣故象以
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二十一

六四至臨无咎至位當也

臨之六四為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
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
猶言未占有孚也

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樸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盛而不厲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

六三觀我生節

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己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志在民者之所為也故舍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為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

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

象曰山附于地節

山附于地則山麓之象山至于麓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

象曰復亨剛反至天地之心子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六二不耕穫至未富也

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倡其于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

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為未富若夫上九之親其生則觀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敏成功其為无妄孰

大畜利貞節

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

以為所畜者非盛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群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徒取于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為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況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大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二

象曰大畜剛健至應乎天也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亲嘉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猶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于疎間親新間讒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蓄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群臣畢迪則泽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群臣不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三

初九有厲節

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謗己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九二輿說轅至无尤也

二則與說轅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節

九二與說輹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
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日
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
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已非上比也而其志
合內之畜于已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
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牿節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六四故
為童牛而加牿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豶豕之
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牿牛
之象也

游廣山先生集　卷二　二六

六五豶豕節

六五柔賢而處剛剛則躁競易以深慍故能使之
處剛則躁競易以深慍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
道正其大本則積之象也禁於未萌故能使之
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
則室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
矣而當時大夫欲正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
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
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慾足以伐性而臧義
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慾之質可化為
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至道大行
畜道之成至于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而四達矣
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
之當於天心也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
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
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
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
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

六二輿輹絕于丘頄至

聖人推言順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順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
養於下則於順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輿

順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順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躁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答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在物也　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今至于屈己以求順之在物也

游廣山先生集　卷二　六

上所以俱為拂經也

六四顛順吉至上施光也

六二行失類至于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于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明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眈眈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順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至順以從上也

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踰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幾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

游廣山先生集　卷二　七

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問一生則危不可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

上九由順厲吉節

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順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其

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褊知其所爲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屬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狥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爲顚順是以顚爲正矣故用

伊川說

象曰風自火出節

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可不謂所自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至與時偕行

損之三陽皆損己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己者或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

初九已事遄往至尚合志也

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志欲損其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至中以爲志也

兌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爲而失中或

至于畔道也　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已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

六三三人行至三則疑也

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爲得友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三爲得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皆受益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爲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爲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已之德二三能无疑予莊子所謂

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
六四損其疾至亦可喜也
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
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
上九弗損益之節
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
六三益之至固有之也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必非衣帛冠冕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把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
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
象曰夬決也節
揚于王庭諭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迩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揭告之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夫也豈徒夬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

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仁又方與群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主權其除惡之易如莊蕢陸賈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
游鷹山先生集　卷二
姤女壯節
姤女壯巽為長女也女壯則衆陽其極將至于為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蹢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也故為羸豕
九五以杞包瓜至志不舍命也
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脫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无為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

富不惑其心居中守正强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

九二井谷射鮒至无與也

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趙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趙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

上六井收勿幕節

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深也既完矣无咎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不幕之謂也成无所事而不已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

易與天地準節

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數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迓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範圍天地之化節

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之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慘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　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為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節

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存乎德行　順說補亦

非思非慮非視非聽了然遺照而獨存者不而明之謂也神存而明之非有心之所能知也此道

之所以明无處无出而成之謂也性黙此道之所以行

程正字二南義

詩二南義

綱領

○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普王衰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于此可見矣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君子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荣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

師語一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贄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一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于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天常孫於不慶則有之旁燭無疆孫於不慶以保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二

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劉秦矣新之類非得已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顧知尊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淺矣

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而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

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泰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開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泰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三

一二追復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蔽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焉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
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
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
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奠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
周公其衰矣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保也
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
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
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
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
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
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
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閨雎之
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君奭甚焉安在為有禮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
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
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於孔子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
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
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
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惡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
所不盡故惡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
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
之故惡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
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
急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棄非敬也餘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有力焉雖事譬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幸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謀已也則杜已著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于雲者多疑其捉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雲之罪時不在此詆勉於莽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是沮入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一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即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無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若夫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身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恕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則露其才孟亦時然作一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春山
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與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著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
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
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
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
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字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
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
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
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
狂在人一身念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
猶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
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
道以此形容天地問事易矣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實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喪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

頖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
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
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心有所存睟子先發見
張先言氣自是張先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先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
法人道理

師語三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
物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
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是慎獨
便是守之之法

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
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
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
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

指殺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佗人溫

全之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部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人自孩提聖人之膚已完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三

袁或孝或第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

於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

地不改閭民不改聚只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

初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

地看過更留心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三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

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

相滋益處

十七

十六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

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和平依馨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移二米秬秦直是天地和氣十分

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

中聲上生下生　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　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始發　始一作所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

嘗見其心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

急之節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技擊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

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

以撻秦楚之兵矣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

死猶古今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

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

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

則不生

原缺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
事雜亂無頭無氣人須教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
君齊君孔孤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三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各其心聖賢則去其各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四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榮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孔子免巨人之圖亦苟脫也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
氣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
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請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
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
游廌山先生集　卷三　五
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
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
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
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

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
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
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
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
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方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
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
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
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

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投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皆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
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
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
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新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
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
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
仕者爲已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
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

熟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之謂
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絶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士理最好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
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詩序必是同時一國史作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
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肯飲食教
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
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
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說若
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尊楊墨爲孟子之功
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子未得爲
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

子則私善於人而已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
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
迷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
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
于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
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
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
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
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
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
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
不從處秉商之輅

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
由
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
常此相對而言若聲曾
不能當大事
不及於天下
民所稱道
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使言三王酌損
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
時須當作四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
也法當用周禮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
有愛人之心然而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

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
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
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
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
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
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
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
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
離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

而不適用奚益哉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
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誇之
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獨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
未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事只會燕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豪傑大美鸞刀須用誠相副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
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
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
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
恕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
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
爲東以西爲西
鄧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淨議志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事往往急便壞與奪翕張固有
是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
只理會生是如何
捨此則不可言
則不明
所見而已知者知東
人明于定分須以東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合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
宜

堯舜極聖生朱均聲絲極愚生舜禹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郵內郡養耕外郡舉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
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卻歸

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
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
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
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
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吾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
之
病自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
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
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而能闕疑以待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住不可陷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游廣山先生集　卷三　三四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未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
輕議聖人孔子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辟世辟言辟色非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數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
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
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
道易已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
諭九夷浮海之類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
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
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遠恥辱也因恭信不
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
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
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
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
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使其成家別受
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
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
取之也

問文中子圖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圖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游鷹山先生集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固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宵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齋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

游鷹山先生集 朱三

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有人為蟣蝨而生耶一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
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
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
放之則害義之則
欲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
有朋自遠方來克之至
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
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
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若曰餓於首陽之下但
不食周粟且餓爾非謂
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
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游庵山先生集卷四
論士風奏疏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
于無耻則見利而已不
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
見有人也始則衆笑
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
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
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
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
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
海內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
倡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于清議者將
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
之有志于義者安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
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
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游庵山先生集卷四
論士風奏疏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無耻則見利而已不
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見有人也始則衆笑
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
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
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
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
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
海內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
倡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于清議者將
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
之有志于義者安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
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
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孫華老易傳序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降汚三極之道皆原于一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記者義也其所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

訓其義自伏羲至仲尼則易之書不啻餘百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途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應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困蔽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華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音明義直而事按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得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往酢從事於伊川程夫子之門謂儒者之道皆在敦倫睦族謹書譜紳以誌不諠富哉言乎昔姬公陳詩以告孺子王必丕揚其祖德非獨紹聞衣德言亦以啟佑我後人也然而難言之矣宗族之壞每在數傳而後其間保無一二式微世世雷同附和者或高曾皆不可問舉一動名爛然絶無干涉之人奉以爲吾祖吾祖也耻孰甚焉獨吾族不然吾族於春秋時最顯粤我先人博物洽聞頗名於諸侯濡生民與東

里子産並傳不朽如傳稱子太叔者是也迨伯度公佐魏卓卓著功業伯始公繼起風裁高峻節烈嶠然世奉爲日星河嶽蓋亦後先濟美者矣再傳簡之公爲唐南豐令多所膏澤及於民至今廟祀不衰自時厥後本朝太平興國間簪纓朱芾蝉聯至今巨族之稱由來尚矣酢膺祖父之休承之祖豆而顧使先人之澤散佚無傳焉是誰之咎哉獨不敢少有便假令支系混淆世次紊亂踏雷同附和之譏是編之葺凡醇僞其事酢用成之則惟以別其流者澄其源庶無

直隸書
下後學

以告孺子王必丕揚其祖德非獨紹聞衣德言亦以啟佑我後人也然而難言之矣宗族之壞每在數傳而後其間保無一二式微世世雷同附和者或高曾皆不可問舉一動名爛然絶無干涉之人奉以爲吾祖吾祖也耻孰甚焉獨吾族不然吾族於春秋時最顯粤我先人博物洽聞頗名於諸侯濡生民與東

員子敦倫睦族之訓也已若親光前人之烈以垂裕後昆也則吾豈敢

宣義胡公墓誌銘　其先江南人唐末避地於建
公諱淵字澤之姓胡氏祖容皆率德不耀父罕負氣
州崇安之籍溪曹祖敏不決於有司而聽其一言環
節重然許鄉鄰有競者資產本饒給群從數數稱貸
左右數百家終歲無訟不與遷而益務強識下至陰
無所償以故致空匱怡然終不恨公生而聰敏童歲
陽卜筮之書無不精究親老家貧於是往來授學江
能綴文及冠試於有司力能致者晝市歸以獻退無
淅間歲終度父母所須每諧生饍食有鮮肥悉持歸
海爲山先生集　卷四　六
私焉丁外艱毀不復遠遊里閈敎生徒晨夕
歸者祈寒暑雨不移暴之強進而疏食飲水躬自安
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爲而家焉歲時追養常欲歸者
之既永感晚寓江湖間而公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祿養
墳壠子孫以年高力諫止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祿養
一恨也晚以貧故不能先塵終灑掃二恨也今雖
七十筋力猶健得一歸上塚死且瞑目矣既歸表識
阡原補植松楸徘徊顧瞻一慟而去行道爲之惻楚
以子通籍再封宣義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卒於
所居之正寢子男五人二早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學士安止安老皆幼女二人長適宿州敎授范舜舉次在室孫男女四人完貢入太學方慶歷皇祐間書籍多未刊皆手傳公爲兒童時公所傳書於同鄉仙洲吳居士之家居士閱其所寫論語字體謹慎終二十篇文無誤又視膳疾甚重數實之有女未嫁聰辱少倫請書能探微旨爲揮對不輕許察公端慰特以妻之公既資純孝又得賢配相與竭力以事其親雖尼窮貧海爲山先生集　卷四　七
游鷹山先生集　卷四
初安國典敎荊州數與守忤公知其性峻促使求田問舍而夫人又每誡其子曰人患無德義耳汝慎無得以生事累其心公乃自爲孥曰古者人有恒產故士不仰祿今之宦遊者率假僦廬舍買田數頃語妻細餼廩以自贍於義一拍廢作置父母妻子於飢寒忽然無念可乎居無何其子使湖外訃薦隱士屬吏誄之以爲所薦者黨人鄒公浩所囑而故相范公之門人也坐是除名歸而記於所葬之田廬安處無外營親窘乃知公識微而慮遠後朝廷復其子官總

益部而涉遠道歷險湮恐難以奉安輿將歸誠控聞又恐不知者隨而媒孽之以貽親憂躊躇未決公察其意乃曰世間福福非人謀所及汝自擇於義可也辛聽其子棄官就養處約雖久訖無悔離自其子入官盡卉其俸餘以贍兄弟之子又取其子而教之激其惰而揚其能必欲成就而後已臨終語安國曰傷者特立獨行不加少以為多汝當以古人自期言訖而逝次年庚子三月辛酉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兆將葬來請銘

銘曰孰不為事事莫嚴於親孰不為守守莫先於身惟此而者公得之於己而又以成其子之仁少也文詞發策上第壯也學行望陰緒紳而且惕然內省力久不息以要於古人則公之子也公誰與倫

書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傳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論事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鄒謝其徒盡棄其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猶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

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請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廣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處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竟弊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

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庸
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
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
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容會同天
節宮嬪專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
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
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
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
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

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
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
之嘗自潼湖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
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賤且詬既
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于
四肢見之者信蓁事之者華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
親閨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瀟然如在塵外宜不能
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賢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
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
御葢時所巡行衆莫測其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
雇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曰人主之學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
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
者以賄播聞煦怙力文身自號能投人衆皆憚之雖
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
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雇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曰人主之學

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晉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應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博學萬物載焉非以其一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

確然高明萬物羅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遊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祭陳了翁文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掣裘領灼如幾先耽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譽著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羈鎖之臨其顛也知殉國而已不知跼穿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戚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猷念忠頓壁平生捐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穢行道之人聞者心側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之其身耶意者吾君

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滌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壑遭迴萬狀而淪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猷可以託心膜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悽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游其源乎寓奠一觴聊寓悃幅東望傷悵落筆臆尚饗

跋陳居士傳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溺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紹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書

海鴎山先生集　卷四　十五

格式：五言律

○○餞賀方回分韻得歸情隨綠水去目斷白鷗飛
遊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
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後夜月能不重依依

歸鴈

天末驚風急江湖野思長悲鳴愁絕塞接翼冒風霜
澤岸多矰弋雲門乏稻粱悠然接息地飲啄欲何鄉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慕濠梁

海鴎山先生集　卷四　十五

風急鷹鷂迅霜殘草木黃投閑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七言律

春日山行有感

十里橋西別有天青山欲斷翠雲連園林寂寂鹿爲友野服翩翩儒亦仙風味舞雩正此日雪飄伊洛是何年追尋往事頻成夢回首春光倍黯然

遊竇應寺

崒嵂三峰帶白灣誰開定草徑苔荒屐齒斑天入碧嵐成玉宇鳥飛青嶂出塵寰此中即是蓬珠境遊莫閒吟一解顏

竇應寺請書堂成因懷明道先生

橋西積雪度新晴卜築茅堂快落成郁郁奇花鋪野趣閒閒好鳥和書聲春濃嵐色無邊景水淨天光徹底清記得程門窓草綠至今遐想每馳情

六言絶句

山中即景

翠露光風世界青松綠竹人家流出桃花天外飛來野鳥澗中

七言絶句

題河清縣廨

小院閑亭長薜蘿鹿來穿徑晩經過夕陽蕭散簿書少窓裏南山明月多

讀書作詞時加工夫

清溪一曲繞朱樓荷密風稠咽斷流夾岸垂楊烟細細小橋流水即滄洲

在潁昌寄中立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却愧猶懸三釜俸長懷與子居五里橋西楊柳路至今車馬往來疎

能無山未句作可歎馬復來無

登歸宗巖

奇冠南閩此最奇歸宗千古是誰歸至今來訪誰先到至知是曹劉先我知

誨子

三十年前宿草廬五年三第世間無門前獺穽公裳在只恐兒孫不讀書

鄉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沒無傳爲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明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偲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生平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

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故所習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

元豐五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
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
就擬知河南府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
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
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
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
勞改奉議郎丁大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
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
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

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
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
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
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衛罷歸寓歷陽因家
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
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界
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
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於學煥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
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全者惠政在民戴之
如父母故去則思思念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
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
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
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
守四郡處之裕如雖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
在公特其粗據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

足以覺斯人餘澗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不及用而
死此士論共惜之非子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
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
舅姑以孝聞友婦如睦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
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則內助多矣先公三
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
曹事卒官擬扶櫬皆棄世揖地功郎前授歸州司兵
曹事授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
之子通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
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

於家銘曰嗚呼天乎胡
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
世而下其傳有光

年譜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二月十五日午時公生於建寧府（時立建安郡末改泉州唐建州宋初複江南又複兩浙尋以複福建升建寧軍節度後升今名建陽之長平）

至和元年甲午公二歲（改元首年僅數月）

嘉祐元年丙申公四歲

五年庚子公八歲善屬文人稱神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十二歲潛心孝經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十六歲與兄賢夫從族父執

游廌山先生集　卷四

中於家塾

三年庚戌公十八歲同葉敦禮施景明從江處中於

集公山

五年壬子公二十歲預鄉薦伊川先生見之京師謂其資可與適道八月明道先生令扶溝召職學事

六年癸丑公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

八年乙卯公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元豐元年戊午公二十六歲

四年辛酉公二十九歲與楊中立謝顯道以師禮見

明道先生於潁昌錄有明道先生語

五年壬戌公三十歲登黃裳榜進士

六年癸亥公三十一歲調越州蕭山尉三月長子撝生

七年甲子公三十二歲赴蕭山任

八年乙丑公三十三歲官蕭山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六月晦聞明道先生訃設位哭于寢門作行狀

七月次子拯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三十四歲官齊州博昌山先生文集 卷四

卽除博士

二年丁卯公三十五歲官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養知河清縣

三年戊辰公三十六歲官河清四月三子拂生

四年己巳公三十七歲官河清是時忠宣

隨焉 爲下梅墓誌有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府錄事參軍

五年庚午公三十八歲任教授五月四子揖生

六年辛未公三十九歲任教授

七年壬申公四十歲任教授范公薨于潁昌有明道先生語

軸卽除公太學博士七月五

八年癸酉公四十一歲官博士六月長子撝

師禮見伊川先生於洛錄有

紹聖元年甲戌公四十二歲官博士六子拱生

二年乙亥公四十三歲官博士范公罷政公亦請外

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十月女生及笄適中

立三子通

三年丙子公四十四歲官齊州十月丁父憂解官居

山

四年丁丑公四十五歲在制

元符元年戊寅公四十六歲在制纂草堂於鳥山之

灌著論孟雜解中庸義

二年己卯公四十七歲正月服闋再調泉州簽判纂

水雲寮於武夷之五曲爲講論之所著易說詩二

南義

三年庚辰公四十八歲赴泉州任十一月上皇即位

召還為監察御史
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四十九歲官御史論士
風正月七子擢生
崇寧元年壬午公五十歲官御史出知和州
二年癸未公五十一歲官和州
三年甲申公五十二歲官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
宮
四年乙酉公五十五歲仕鴻慶宮居太平州
五年丙戌公五十四歲仍太平

大觀元年丁亥公五十五歲仍太平
二年戊子公五十六歲仍太平
三年己丑公五十七歲仍太平
四年庚寅公五十八歲仍太平
政和元年辛卯公五十九歲仍太平西乞再任知漢
陽軍
二年壬辰公六十歲官漢陽
三年癸巳公六十一歲官漢陽
四年甲午公六十二歲官漢陽以親老再乞宮祠除
提點成都府長生觀
五年乙未公六十三歲仍長生觀七月丁太碩人憂
解官居制
六年丙申公六十四歲在制
七年丁酉公六十五歲十月服闋除知舒州
重和元年戊戌公六十六歲官舒州
宣和元年己亥公六十七歲官舒州移知漆州
二年庚子公六十八歲官漆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
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

五年癸卯公七十一歲五月乙亥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
寢十二月丙午用公治命與夫人呂氏合葬於和
州（戰國屬楚歷陽縣和州陽唐武歷陽都高祖改名
嶺之源蓮峯院前）文靖楊公誌其墓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缺卷二）

（宋）李昭玘撰

清鈔本

樂靜集三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濟南人。考昭玘籍本鉅野、殆曾自署濟陰、而史遂誤濟南也。元祐中擢進士第。歷官提點永興京西京東刑獄。坐元符黨籍。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編入黨籍。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昭玘坐廢以後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以十襲。命曰燕游十友。侯蒙爲昭玘校試所舉士。及蒙執政、感舊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祕閣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自進如是。故其胸度夷曠發爲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阿澆涩之態、亦無嘵嘵呼憤戾之氣。又卓爲藝林所知、耳擩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爲一作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其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晁陳二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葉盛菉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數。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三十卷。此本凡詩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雜文二卷、書二卷、表三卷、啟一卷、疏一卷、青詞疏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所見之本也。

傳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鼂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為秘書省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盡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入為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嚴宗立名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洲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勅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逐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遊十交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孟有味也初昭玘技試高密得侯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私閤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曉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龍圖

古詩二十五首

遊白鶴觀

從張聖塗乞石

送王子中南歸鈞洲

送徐州舉人赴省試

送李容甫歸北都

雪堂詩寄子瞻

謝劉主簿見和乞石詩

昂昂千里駒

卷一

泛泛水中鳧

飛鴻亭

酸棗行

春日遊西池

和太守四題

摘菜

培花

惆菊

觀畫

又和秉文赴履中延唐寺早飯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謝閻子常寄絲

謝李易初十月見惠洛中行扇

觀劉孝嗣寫真

送劉孝嗣茶

楊君儀招西園同飯

謝王鈐轄惠白萬首

謂子常喜耳目暫愈

飲酒和漢老姪

遊白鶴觀

春歸數十朝八九不暇出萌芽日夜發百翥競撑突

駕言謁仙祠古象悵髣髴白鶴來何時蒼檜暮蕭窣

雲霄斷人世往事已荒忽解纓濯泉流深澈數照骨

毛寒不敢視下必有神物昔人斯徜徉音影詎磨沒

嗟予質汙下見亦被呵咄仰慙道遊未忍塵土汨遙

時須挹高風為我一吹拂

從張聖塗乞石

先生築高隱趣好清且獨雲龍峯上石琬琰自鑿斲

發窾號陰怪窮根攪坤腹山靈不敢愛叱滿崖谷

危磋已穿履大載幾折軸直欲起巉巖未容買碌碌

心營合天造指化出神速突兀傲中巔憑陵勇雙矗

獸蹄自俾俛龍攫勝回戲縮脰五逋鳥舉翻臥孤獨
鯨鱗老蕪利相角怒撑觸軒昂鶴引咮負屭龜跋足
騰空快高思排峭驚醉目伊余謁来遊步百吟周復
頹從乞其餘伴我東墻竹猿鶴莫相嗔此客意非恪
常令月色照敢使塵土辱日待風雨来起看空遠屋

送王子中南歸筠洲

荆山美璞昔未發鬼神訶守誰可奪妙工伐石強剖
抉試之烈火皎氷雪長虹射天畫不滅夜堂流光墮
明月堅厚枿温画正氣不許時人巧雕礪羞與佩環
爭細碎直發邱壇薦天帝世無琅玕来作貢楚人永
售空長慟索價當高勿輕拥綬十襲須珍重

送徐州舉人赴省試

淮夷之珠照夜明泗濱之石救泠乙昔時大雨致方
物神光玉色羅廣庭比年入献多豪英褒雄妙思相
憑陵颷乙来書去觀國瘦馬踏雪鬣垂冰長廊白晝
天宇清落筆舟乙風雲生千官供笏赭袍近碧溝新
柳黃鸝鳴金掻虎士傳姓名魚龍蒼尾隨雷鼓川人
洗眼望歸期會約春風載酒迎

送李客南歸北都

先生讀書不下堂乙上有客語琅乙弟子出觀如堵
墻怪君眉彩生兜芒北都晁夫子一別久相望君来
道信問使我開肺腸三日不改服猶覺芝蘭香平生
寘投分一笑且云樂慰懃發黃耋鈍吻惟應大杵
雅啞鐘已厭音響惡更慙河伯觀未易窮海若寘歲
歲有冲天鵠舛如薛寶兜琢玉蜀雖耐慁何敢伏羽
成不須求日浴一舉將驚萬人目

雪堂詩寄子瞻

愁雲蔽日昏風發鷹毛大片舞空闊陰崖冰壘木枝
折一鳥不飛人足絶山翁口掉肩擁褐斫竹擲芽勞
架結堂成不用巧丹涅却盡東坡四山雪擘石斬斬
爭皎潔門外堂閒兩清冽萬境一別心同堂徹石牀雲
生濕肌髮布被暖乙詮于缺半夜哀猿叫山月山翁
高哦馨修越不道妻啼憂求謁世事薰膏付灰滅長
安高門奔請謁赤日炙背沙埋轍僕夫汗流馬吐舌
三謁不逢腹欲熱怒氣恐成疽毒裂狂走不須求扇

謝劉主簿見和乞石詩

官居太昧冷門外少車跡蕭乙此君軒為我慰窮寂

貪餐起餘慕遠乞南山石形模太詭陋此詠貴搜撫
蝦蟇欲上蹇作氣屢跳躑鄉心知不可強起癡猶鼓息
但勞旁者觀笑爾不量力居能應然來抵鵲輕尺壁
明月投我懷坐上光彩溢神心巧鶴鑒變化出肖臆
高言寫豪壯健讀口終吃衝風奏濤海蕩滿迷四極
陣馬脫重圍戰士皆辟易使人竟魄沮三日不敢食
嗟余性頑闇兀兀寡知識臃腫終天年不願借雕飾
翻憐孤僻中趣味得所適拂石雲生手誦詩風滿腋
比應長不飢富貴乃毒螫人生多苦辛嗜好須自擇

昂昂千里駒

昂ニ千里駒逸氣吞九區東馳越夕兎西走窮朝烏
閑山一息過鄉獨疑有無快哉獲天子遠駕周四隅
嘶叡想雲海美影有天衡昆邱距赤水度足終須臾
暮言菊衆思豈敢論形軀雄心忽摧頓僂步成踦躇
日暮路遠遠天寒毛鬣疎此時垂耳心可復輕疲駕

泛泛水中鳧

泛ニ水中鳧上下毅相呼徜徉信波浪深濯羞泥汙
晴洲漾蘋荇兩岸眠蒲歛啄亦自足飛遊誰我拘
侯門大池藥富屋孳庖廚何慙久垂翅未願輕放驅
雖非黃鵠舉幸與白鷗娛逃烹笑窮腐啄腐飢烏

三秋報稻梁萬里開江湖寄言澤中子何用著張羅

飛鴻亭

平野浩空闊危觀兀岩嵬臆盡風日好春田冰雪消
朱絃試揮手度聲何脩ニ此意復誰共古人今寂寥
春波澤中鴻欻起如回飈悠然薄天末去ニ不可招
悵ニ覘教利偃僂隨紛囂安知出世間造適皆逍遙
悅無雙羽翰萬里同曦曦人生本蕭散知慮芳煎燒
帝鄉衆何在久頹迫松喬行歌歸去來五斗空折腰

歐雀行

田頭小兒杖歐雀雀飛上枝不敢落繞樹訊罵語叢
兒三時耕劬一時獲老牛力盡石田薄五龍作嗔風
吐雹赤烏燒雲龍見逐南村翁桑北村發狐尾毯ニ
穗瘠屋蹙門大言催賦粟南閭飛輓夜摩轂掃蠢縛
箕中指禿一米未炊汝先啄啄直須殺汝償我腹田父
坐語兒雀不暴人、亦飢但令家老千摩乾莫使征
西戰馬肥

春日遊西池

雨餘風日暖野塘春水滿天影倒浮人鏡光環射眼
蘭舡不可上漠ニ低煙晚歸路已挨鷹滄波鳧鷖遠

和太守四題

摘菓

霜晴百菓爭採摘將薦新時之黃金盤絢爛如星陳
苞縢待嘉客培溉昔已勤君子務種德所成非一身
公家有令恩斬坐多驚人衆口萬石富長笑木奴貧

培花

惜花如愛客盡實害心腹春之近胎萌動絶

自得齋詩鈔卷四十第二冬卷

落ヒ名王唐帝孫筆端飛洒只逸迅風雲紙足知何
在教墨餘姿若有神可信摹天真騅騮寂寞龍眠死更復奇畫龍種不應腰腹失
暮冬書懷贈次膚何人接後塵

一氣推遷星復回人生常苦歲華催凍雲欲雪腸數
過臘酒正香梅信來晝夢每因啼鳥喚簪門獨為故
人開自憐裹晚無多事心地都成一寸灰

又

不住寒岩不姓龐亦無短艇釣清江門庭晝寂人款
扰几案春生日上窓五鼎甘心爭逐歐萬夫落膽看
尋撞何如種取東皐秋爛醉床頭酒百缸

又

多病猶憑藥可醫若為換却鏡中絲人生得意一搔
首世事循環千奕棋幸有歸來陶令計何須惆悵杜
陵篇暮陰已睡起時

用以二詩答之

素質玉琳瑯磨礲若截肪動搖風莫慮點污墨須防
色滿泉流潤散舍卷韻長頹登青玉案時助寫雲章

右白石壓尺

戟地久埋沒洪爐為再燒會回土花缺不逐血魂銷
擬借庖丁手寧隨李吏腰柔鉛勿多忌一割定相饒

右古鐵刀

小雨廉纖春欲歸桃花吹盡驚未遲閉門却有宜人
處簾幕陰陰睡起時

次韻庭玉弟暮春作

香火餘金月十千指呼巫覡示威權如何報得君王
賜澀酒慇懃祝萬年

戲贈閻漢臣廟令

蕭散官資近十千不須親舊祝無權虎頭食肉非虛
語可待誰人報有年

又戲贈漢臣

睡起

病夫無酒破春愁掃榻焚香作懶謀夢覺不知身是
蝶午雞殺裏惠悠悠

病中閑雨

官居家落禁門東秋滿長安一葉風老病不眠成展
轉五更鐘鼓雨敎中

弔劉孝嗣

富貴從來一羽輕匆中萬叅復何營囊錢盡處布衾
短謗物息時墳草生一日得行須有命百年不死是
高名瑤琴掛壁疑塵滿無復當年流水敎

經雒陽有感

昔日經由一夢同高樓雖在舊遊空東流不改當年
水白首已成今日翁梁苑衣冠共黃壤隨堤楊柳幾
春風扁舟莫負南來興咫尺吳松落眼中

南游道中

玉鱠金羹昔未嘗幾廻飛夢到滄浪鄉關望處歸期
晚風水敎中去路長梅使南來問行驛鴈敎北度下
斜陽囊錢未盡江湖近擬買漁舟學漫郎

舟行阻雨

暮雨來何急乘時即發生水邊千樹暗蓬底一燈明
半夜起鄉思空陂聞鴈敎春風故留客不為阻歸程

道中書懷

竹樹出平岸人家藏遠煙片帆雲度水雙槳鴈隨船
綠變春田地寒生雨後天前途盡佳境得意且留連

漸入臨淮路移舟每問津行行風逆水處處雨隨人
啼鳥如留客幽花忽見春白魚不論價沽酒莫辭頻

又

平野青葱合長橋綠樹底客愁須白酒春意屬黃鸝
落日鄉關遠孤帆煙火遲清明能幾日却過浙江西

過盱眙宿慈氏寺

行役經旬不自聊強將簪筆寄春寥淮吞汴水長增
急城眺南峯不讓高霄客正來喧萬井夕陽初下鼕
千艘明朝更作留連計醉臥西牕聽夜濤

宿慈氏遠碧齋有感舜僧房無客書

高僧遠我暫淹留細話宋輔北屢遊不見清談飛塵
尾空流悲淚拂銀鉤淮山勝蹟千年在人物才華一
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疎雨不勝愁

天長道中

細草眠茵擁短籬穿綠楊春敎鷓鴣急田徑蛆長
地暖足春物雨頻宜水鄉鬻懷不可話倒索酒須嘗

久雨

苦雨經旬久淮濛歲未收細敎來短盖橫觸透重裘
澗曲水流急峯深雲氣浮此行吾自喜所念老農憂

南峯關步
足見會真實眼明逃世紛風煙入詩盡枚屢逐僧雲
水閑天豈盡峯寒日易曛翁人正愁思城角不堪聞

登龍游寺
飛御名起崔嵬江晴宿霧開風幡兩州見花供西天來
日月依峯轉魚龍觸石回蓬壺在何處更擬上層臺

過虹縣有作
老態僕羈旅不堪行舸催風高鳥橫渡汀轉樹交回
雨過霧猶濕春寒花未開楚傖如見問不為米南來

過淮
東風吹雨過淮濱草木精神一番新鴈起沙隄煙暝
水寺藏松嶼塔招人遲曾長憶江湖月昧眼曾嫌京
洛塵謾道南來少知識向人修竹特相親

登平山堂
斷檻敲窗風雨頻不遂心賞為重新依稀疊嶂宛如
畫惆悵垂楊今復春一闋高歌長在耳後來佳客復
何人悠悠未盡雲煙思不見揚州十里塵

泊揚州城外
地古東南會舟浮百貨通惺忪喜淮聚喁哺哲困吳裘
館此春喚鴈俱北水將人更東吾廬杳何在天末暮

賈紅

贈盱眙令王邦直
樽酒留連淮水邊一燈相對共茫然退開得計我華
髮撫字有裴君壯年幸有高情種松竹可無餘思落
淮川南金不用克行臚古錦囊中乞數篇

還家有作
還家春已晚風雨誤歸期飲　嬉兒笑形容吠大疑
江山猶如夢巾篋設多詩未負東園醉桃花正此時

律詩

和程適正見贈二首
北園書事三首
贈于常二首
贈故人劉罷之待制
早秋書事二首
齒落
髮白有感
早秋

卷四

贈漢臣
八月十五日夜大雨
九月八日雨作
北園偶成二首
送春
有客携扇求予題字同一絶以答之
和鄭肇七夕四絶
十月晦過舍弟度玉虎處見諸人綦戰方酣項之
復過見集者皆散獨枰尚在窓戸閒然因成
三篇呈子常漢臣

御試宿集英殿雨過有作呈敏甫學士
子常生日無以為壽偶得團茶一餅因書拙詩
一首藉以献之
迎駕
喜晴寄張使君
無答哀辭一首
送次膺赴詔
次膺哀辭三首
雨後二篇
贈漢之蛭琴

某氏輓辭二首
和程正叔見贈
壯歲干名幸起家十年蹭蹬一長嗟憑陵初訖風前
鷁淘汰終隨浪底沙沒得元機問蕾蕖却將齋物付
南華感君憐我貽佳句一段秋光照曉霞

又

薄宦棲遲嘆陸沉、何處覓知音淺雲詞句豪難
敵似水交情老更深鼷鼠飲河聊滿腹白雲出岫本
無心從今收拾身閒計洗竹鋤花日醉吟

北園書事

菖中茅屋自為娛門掩槐陰長夏初聒ㄩ雞休鳩喚婦飛ㄩ不定燕將雛繞池曳箨攜雙鶴架水流花課小奴麥飯滿甌葵數畝丁寧車馬肯來無

又

得喪有萬理古今摘一區鶴皃元自足蠅觸竟同枯

又

十年蕭散念身輕奚筆翻書亦稱情當案忽聞緣靡隨陽池遥見啄苔行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自愛吾廬人不到何須谷口問歸耕

贈子常

幽蘭一曲思無涯炊黍梁日已斜閉戶終年心似水讀書萬卷眼生花汗流不舍語溪刺粮絶猶須北苑牙來帛不來人已老只將清白付吾家

又

本無機械亦非愚自信沉冥與世殊一段畫圖冬日雪平生樂事日翻書田園無暇供餘稅風雨何堪奪敝廬笑殺貴人門下客不逢此老曳長裾

贈故人劉罷之待制

文史當年共講磨扁舟此地復經過流年屈指夢相似白髮論心喜倍多寄眼偶懷梁苑雪臨風猶駭洞庭波從今燕坐空寂　却笑天人被佛魔

早秋書事

正晝睡方起門無雀可羅風池亂荷盂雨徑滿槐蘂齒髮流年逢江湖歸興多終期買船去卧月和鮀歌

又

晝日與琴語經旬無客過蟬移鵲爭樹魚散雨傾河每悟酒如聖不禁詩作魔風聚稍蕭瑟殘暑定無多

齒落

摩鏡自照能無罷摧折終能絶禍根每遇層門慙大嚼猶思夢澤欲平吞初搖不為有先衰已脱翻鴉舌尚存莫與時人作嘲笑不如緘口學無言

髮白有感

前城無多日星ㄩ已數莖不堂年可諱端與事俱生安得馬肝石未嘗甘露美有情憐陸展鮮與小兒爭

早秋

大暑不可怨秋來終有時露驚庭鵲瞬風動井梧枝逐客長夜感美人團扇悲如何陶靖節獨與菊花期

贈漢臣

夫子以貧病終身復凍飢援衿無可攬教來不成欷何以謝蟋蟀獨能留庾庾徒苦問倉扁王老是良醫

八月十五日夜大雨

風伯遭讒不自停鞭龍倒海勢如傾曾中洗盡三年
渴秖底穀高帶鴈穀永夜故人留不屋千倉嘉穀入
新耕野人亦有充飢幸相見春眼滿眼明白有誤

九月八日雨作

溫滌驕陽勢已迴徧流和氣入根莖簷間點急侵燈
落枕底穀高帶鴈來永夜故人留不寐輕寒來放菊
久一夕穿針乞得無

北園偶成

如何雲巴異人間脉、相望卒、還不用蛛絲爭送
游宦歸來仍槩乾偶依河渚寄衡茅以貧為樂漫喜
酒與世無求非絕交倚杖靜聞風過竹枕書閑看燕
爭巢却憐多事楊夫子更為元文作解嘲

又

洞房便書摺詩瘦怯寒葅志大懷千馹功高憶五湖
何如一盃粥晴日照吾廬逸上二句

送春

終日無人晝掩扉綠陰庭草自相依輕寒曉覺池塘
靜半夜春隨風雨歸恰似舊遊鶯獨語翠無餘恨燕
爭飛飄零不解東君意却故揚花亂撲衣

有客題携扇欲予題字回一絶以答之

平生自笑書成癖運墨圖亮日幾回六角掐人聊一
戲匡老媼復能未

和鮑輦七夕四絶

織女黃姑天一隅九清飛馭盡通衢年、須作秋風
約此事朦朧信有無
奕ヒ流雲度太虛盛陳瓜果望天衢嘗聞刘豬三年
久一夕穿針乞得無
如何雲匹異人間脉、相望卒、還不用蛛絲爭送
巧自知得拙半生閒
一水盈、會合雖古今雲路暫来還幾多雲鵲成橋
去獨有棲烏月底閒

十月晦過舍弟庭玉處見諸人摹戰方酣頃
之復過集者皆散獨一押尚在窓戸間然、
回成三篇呈子常漢臣元一聯用弓字韻
（復由蔵子後以非同韻易之今逝錄于此）
妙手回多暇念兵終易窮戲餘賜一笑戰罷夫摩雄
風過兩覺息天明星汁空爛柯人已去斜日上牕紅

其二

一先雖自喜百戰亦須窮狡兎有三窟連雞無兩雄
翼城秦陌廣騎去楚營空老子無知解頻然醉頬紅

其三

得失信偶爾好謀徒自窮前功竟何在百戰漫爭雄
眛者甘守拙高人成悟空不如來飲酒聽唱小桃紅

御試宿集英殿雨過有作呈枚甫學士

朝寒生廣陌宿雨漲方池霧捲和鴉重風簾為燕歌
多才思摩詰無日不成詩逸上二句
子常生日不成詩逸上二句
詩一首藉之以獻

比年方貢競珍藏膚理豐腴縈髮光虬鬚左回分絕格翁永十襲護新香貴人恩澤終浮腸俗骨塵埃不落。孤標氣吐虹青雲指日黑頭公兩行粉字平生盡一曲龍吟萬事空夾路衣冠如昨日故園桃李又春風朱絃雖在知音絕樽酒今誰笑語同才厭千人未易量妙年文采已飛揚終身祇得一麾守後日空留萬丈光風馭不來成寂絕玉樓何在隔蒼茫可堪回首漁磯上青松照夕陽

逞次膚趣語

辭章泛濫昔稱雄飄泊文園偶未逢舊典號敬歸制作盛時郎紀待形容久無青眼憐高臥新有宮詞落九重異日錦衣還故里却尋蓮社日相從

合嘗顧作詩翁千載壽乘風聊復發清狂

迎觴

端門萬騎錦衣紅遥遥鳴梢下半空天極奧居黃道北瑤池歸仗五雲中金輿影度長廊日法曲聲回廣殿風泗水昔年會夢到拜恩何幸接鴻鴻

喜晴寄張使君

使君仁術物同情日望田疇祝頃成夜滴未休心欲折朝陽初放眼先明比年歲熟多中上此事遥防繫重輕食足訟稀真可樂時傾杯酒話平生

無咎哀辭

翻然鴻翥自奉恩除却似當年擢第初憔悴九衢林下客光明一軸錦裝書憑陵河岳才無敵繪畫乾坤思有餘方板赤蚪何太迫君王曾未識相如

平昔絃觴浪自怡暮年篇詠有新知蛾眉翻作黃昏哭樂府空傳白紵詞上國音塵隨夢斷東山簫挽結秋悲風亭月親依然在遼鶴歸來復幾時

行止非人不自謀飄然一葉信沉浮躊躇去步速三徑奄忽平生閒一邱韶樂已聞更雅奏瑤池尤喜近中秋無人解寫昇平事惆悵騎鯨去不留

雨後二篇

苦雨幾十日滿庭多土花行螺上墻屋倒竹臥泥沙澄景生凉吹晴雲變晚霞却愁清夜夢無計逐池蛙

其二

一氣不自息四時如轉丸日況天宇靜風掠葉散亂紈扇已謝事莎虫將戒寒登臨偶有得不復計悲歡

贈漢老姪琴

鄭嶧孤桐不可亂沂公舊斷萬黃金頒余久有沉身志知子嘗懷欲炙心便好安絃求妙趣不須變誰作新音席間弟子來傾耳為剔問何人屬意深

某氏輓辭

翟茀朝初罷升堂拜已非燮塵孟光案洒血老萊衣奩鏡悲鸞舞庭萱感露晞西風原上路無復板輿歸

其二

主饋齊家道羞縈肅婦功疏封秦大國致養漢三公世事哀榮極人生夢幻空好内夫人焉慈顏不可望賜史有遺風

卷第四終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五

徐州十事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記陵冢

錄僧惠泉事蹟

跋秦象詩

記白鶴泉

翻戲馬臺

記殘經

記劉向冢

錄張祐詩

卷五

說二洪

錄德宗詩

記陵冢

陵冢在城南圖經云即王陵母所葬也案班固漢書高祖入咸陽陵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既使私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無以妾持二心遂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嗚呼聖人不作禮義大壞君子猶不篤于自信而閨門女子之行能勇斷不

感者蓋亦鮮矣如衛女之思歸共姜之不嫁其風烈足以悟動衰俗者文蔑然無聞焉陵母生于暴秦之世出于閭巷之賤未嘗聞風人之詠歎良傳姐戒告之言一旦知其存亡去就之義而引決于死生之際豈非賢婦人耶天下大亂羣雄競逐市井氣俠小人望風附託傾貸財弃增墓妻子冒矢石披荊棘甘心萬死之地而助為刀俎所幸封侯畏食顎名一世爾及乎禍亂已定秉手就戮猶強梁不屈謂失則為賊而犬吠非其主矣不愧于飛烏擇木之智哉昔婁不恤縗而憂周之亡齊女見宣王而發四殆之致當其恬綿而憂禍見于已形智生于憂患何足多也秦鹿未死劉項相持一起一仆謀臣猛士睥睨于兩可猶豫之間此能陰知其成敗之理而以死明之信可謂賢婦人矣高祖起沛中委身同患者多鄉閭搤手之舊獨張良以兵法試之知其能用逐從而不去較之陵母先知之言猶有間焉夫范增不知項羽殘忍多忌非天下之度而區區與漢爭王至其言再不見用乃曰豎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饒以疽死何覺之晚耶曹參意奇計之士不及一婦人悲夫然究觀其情斷須不發由無累而明為人指縱者以私欲害之也

錄僧惠泉事跡

僧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性孤猶不妄與人交知名士多就見之一與之語落落可喜教親之則拒而不應義學超洽慕唐人為詩得趣清談淳化初曹彬緣弭德超之譜出頌歸閑閣謝客孫何自京師來久不得見以詩自誚云欲謁元戎無紹介薛能詩拔在鵬堂異日登南臺閒惠泉高栞扣其門一見如舊館于其廡錫芬加厚將歸賦詩以褒焉後二年何為進士舉首第二人路根官彭門何盛稱泉好義甚篤不求人知根下車攜傔客詣焉其徒曰前二日閒公來已游二浙矣根留時辟閒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今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至今彭門之士語方外之遊者多及泉焉浮屠氏法不三宿桑下弃父母妻子如腐泥朽梗斷割支体能忍而不愛若泉之志可謂善行其所學矣嗚呼士危其所學者不能力行義命之說而養其不動之勇捨于毀利膠于事變顛倒潰亂撼搖煎燥如被壞絮坐荊棘中展轉鉋裂不可復出一聞浮屠氏之說瞪目垂頤恍若夢覺遽欲忘形骸脫世故而翻然與之遊此

自信不篤之過矣是猶蔣人歸過晉國遷其城社而
忘其真先人之廬冢此之謂失其本心亦象之所笑
者也

跋秦系詩

右東海鈞客試秘書省校書郎秦系詩一在南臺懷
古堂一在佛殿東堂書牓逸傳系字公緒會稽人天
寶末避地剡溪北都留守薛蕙訓奏為右衛率府倉
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判史薛播數往見系不肯
一過門張建封閩系不可致請加校書郎以傳考之
系未嘗至彭城今在此有登戲馬臺詩疑其感事記
賦不然酬建封之作也比有容自泉南來踈出系詩
三十六篇號秦隱君集呂緯叔序其本末與傳相合
傳云秦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序正元十六年過丹
陽不知所終此先後異爾系辭意清遠諷而不怨有
古詩人之風一時與游若錢起常應劉長卿皎防
耿緯皆知名士獨推德輿深愛之非所謂大音希聲
大味忘淡者歟夫山林朝廷之士未嘗不兩忘而更
笑故纓冠濯足則識耕釣為亂倫枕流漱石則薄軒
裳為喪我不浔不然也名大通不足與世才不足任
物牽功名孝權利雖盱于顙波末路間降志慙指而
不知悔彼方且杖蓁引嘯于岩石之上忘形巾屨而
注想雲漢視此肇稷、孟蔑眛矣余嘗讀系詩至于
老年唯自適主事任羣兒慨然寫咲有味其言則知
系之肥遁蓋有所不為而後去非法激喜名者也世
俗之人犹欲以幸通之緩繫而拘之雖笑

記白鶴泉

臨高門外折行而西二十步有石井曰白鶴泉野老
云昔有兩白鶴翔浚而下因以名焉泉舊在老子祠
咸平中侍御史趙及築新城限于其外自是泉與
祠異處人或不知也眉陽蘇公來守此邦治公之餘
扶奇搆古以寫吟嘯初浔泉焉甘味甘色白於茶尤宜
以為雖不及惠山而不失為第三水人始稱之世傳
陸羽張又新水記次第二十種多出東南北州之水
弃而不載一旦蘇公獨為詮賞而北人不甚喜茶雖
知之弗貴也惠山當二浙之衝士大夫往來者酌以
娸瓶以籜封竹絡遺小石其中犯重江涉千里而達
京師公侯之家華堂錦茵貯一二貴人出龍團鳳餅
第而烹之雖醴泉甘露不足比名斯泉也弃于路隅
人莫罕至雨潦浸灌收免鮑蝸驅牛馬負甕盎歙濯
其旁七月八月之間草深苔滑蝸螺鮪鮒曳泗自浔

道上行旅渴不得嘗歲時遊人過者既乏翦綵一點
眉髮而去蒙煙豚露涵沙浮梗以寒冽自持而不能
爭名於顧鼎之間良可悲也天下之物貴于近人而
賤于遠俗人之常情多隨少執競于聲衆之所趨而
不察君子之獨好此韋不幸所從來而其致不能一
也嗚呼物固無求于世爲士則有義名者也

辯戲馬臺

城南有山建佛刹其上徐人謂之戲馬臺者也宋高
祖九日登此臺賦詩蓋集故事風流至今存焉爲眉陽
蘇公嘗考之曰山石磐礴不可以戲馬其南有亞父
冢疑即故臺也余少游流須過范增墓喬木蘧曰祠
宇無人里人叢事之後讀大歷中張謂法堂寺鑄鐘
記考其地今臺乃鳳凰山以此知冢即墓實非臺也
推其附就之始出于小人好勇喜于犯險以孝其氣
俗不狀騷人逐客攝登覽之勝壯山河悲故國借其
一弔焉二者之情不同其于狗名失實一也夫孱劣
者劍敍之狎水者水溺之吾終不知羽戲焉邪焉戲
羽邪當其馳騁自若頫瞻吒咤縱橫出沒思欲滅風
雲超日月南驤五嶽北蹕蹀代神流沙而飲碣石其
志亦雄矣故層咸陽收鉅鹿震警三軍氣橫宇內將
諸侯兵三十萬界河南而戰秦王卒降子嬰燒咸
陽宮室分王諸將如左右指麾暑定救策故鄉以
幸休息而漢王徐驅其後張良陰制其鞅田榮彭越
驅逸亂而驚之翼然復起雖斌城陽璃獨于成皋廣
武之間力殫氣祑乃約漢王中分天下而諸侯奚至
于爲江之用不能加一籌而東謂亭長曰吾騎此馬
五年所當亡敢吾不忍殺人賜公噫未之思也胡不
曰使我特鬬志人謀而失天下者此焉也故之以祭
居巢老人如此則後世居子猶善其知悔焉

記殘經

塚疑即故臺也余少游流須過范增墓喬木蘧曰祠
宇無人里人叢事之後讀大歷中張謂法堂寺鑄鐘
記考其地今臺乃鳳凰山以此知塚即墓實非臺也
推其附就之始出于小人好勇喜于犯險以孝其氣
俗不狀騷人逐客攝登覽之勝壯山河悲故國借其
一弔焉二者之情不同其于狗名失實一也夫孱劣
者劍敍之狎水者水溺之吾終不知羽戲焉邪焉戲
羽邪當其馳騁自若頫瞻吒咤縱橫出沒思欲滅風
雲超日月南驤五嶽北蹕蹀代神流沙而飲碣石其
志亦雄矣故層咸陽收鉅鹿震警三軍氣橫宇內將
南臺右刹有佛書敎百餘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
精勁歷〻可喜按大歷經目凡五千四百餘今所存
纔十一二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
節度使齊克讓造唐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
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也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
其帥誣能克讓惧下叛引其軍還寇十二月巢攻潼
関克讓復出戰関外士飢燒營以譟克讓遂走入関
孰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普王繕相代宗或夷狄入寇
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穰厄人事不修而終
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記

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悉屠國喪即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傳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屢興王仙芝搖毒于江湖黃巢磨牙于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碩唐將亡竄匿邂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閭門女子區區捐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澈槃般若經若干卷共三十袠武宗軍節度使朱友恭基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弒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名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囂塵寖逼輿衛強藩悍鎮陰陰屬顧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倏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畏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福不亦愚乎毗麥耶雜事一奉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睹賜于佛性喜聚歛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鏤貯僧尼而士卒不得以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郭後有印章曰慈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鑄也唐制太后皇后之寶皆可

餘同書其事即寄其一嘆云

記劉向家

酈元水經云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自楚元王之後世雇于此凡十三家皆結石為之今向家獨在城北五里蛇穿冢墓斷垣破壁荊棘蘭蒿疑其世非襲封不得與先主之兆域而為別十故也向元王之孫以經明行修擢諫大夫蕭望之周堪以向忠直薦于朝元帝憚昏小人比德許史以外戚干政恭顯以近倖盜權向肺腑之親乃心王室執危言吐孤憤忘歛推拉小人扳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以清天憲

方羣邪側目相與政詆勢不能支初下獄再免為庶人終十年見廢蕭然閉門謝絕人事望之周堪皆被誣自殺向獨得不死而志亦不少衰可謂忠矣惜乎既以身當怨毒然時立不能暴小人之惡揚于王庭以動天下之忍義及使外親上變而成帝無漏言彼所以猫其不足畏而又欲擿之者也當是時韋元成貢禹以經術位大臣不能助善排惡為向明臣之義指以為圖上不道由此觀之為向之言者果亦誰矣厥後成帝沉于內嬖王氏專制威福上下之勢將轉移為棄忠臣良士惴惴向引春秋變異歟以切其心而終不省其一二豈言有所未中歟趙氏救太子國嗣屢絕當此之時目以天性不忍之愛父子之至情引論禍福指明治亂之漸庶幾聖知悔禍夫震雷變色作于須臾蜂蠆螫手終身戒之何則遠于人者不必甚畏而迫于所愛則惟恐傷之也若向之博極羣書議論不詭與董仲舒楊雄司馬遷相先後可謂命世之才矣于今涉泗之上士多博洽雅靜樂道者蓋向之遺風云

錄張祐詩

勝同禪院有王智興詩刻凡十餘篇最後題士張祐酬智興詩曰更有杜天功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本徐州牙兵屢擊李師道有功為浙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克武寧軍節度副使顧河北行營朝廷用崔羣為武寧帥羣畏智興驍悍請追還京師未報會故王朝秦諸鎮度班帥智還羣遣僚屬迎之戒吏士委甲智興斬關以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盟後謝羣曰此軍情也羣為治嚴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盜鉄院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洪度朝廷方罷兵不能討詰以全節付之祐所謂杜天功業者既已誣矣字畫抵捂如刀筆吏所為詩句淺惡甚于里巷小人嘲謔不根之語祐比之李陵右軍又不情之甚也嘗讀杜牧與祐詩以謂千萬戶侯耶唐自元和以後士人多以辭章遊王公之門謂之投卷所幸者大則薦聞于朝小則資以賻贈士之急于人知無甚于此時也戰國之士挾持詭說以搖諸侯一見而為客卿再見而為國相在則令人安去則令人危全城廣地獻于朝白璧黃金將其後較其所得止足以咤怒妻賣仇女後世謂之賤丈夫況夫彫蟲章句卑辭斂衽以幸一顧之價而自信于終身其視賤丈夫猶十百也習俗之弊使人

如此嗚呼信通不萬喜于自媒能不以美言爲禽犢者寡矣

說二洪

泗水有二洪自城南五里曰百步下百步六十里曰呂梁百步言其長之數呂梁則見于莊子者也鉅野之北衆水合并匯爲大澤大澤之水又決爲兩支一則北通于汶循齊之右至而入海一則南通于沛走彭城之膚達于淮而入于海由沛而上則謂之泗水泗與汴交流爭于兩堨之中怒不得逞此湍險之患也夏秋之交時雨暴集不辨牛馬霜寒水落巨石礧砢如伏鬬士布陣馬水之來也左旋右折而突出于兩翼之間騰踏披揚而出立而睨之股掉目轉疑與之俱翻瀕河之人狎水如陸御舟如馬習于疲倦以下之教扶以專利行人往來一聽其可否之說少不當意則操篙却立負絙鞭牛而不顧其用情酷矣景祐中李文定公過水大泂起徙千人火烈而醞沃之枇以巨鑿而排以飛挺雖不能盡去其害而勢亦少洩後之議者必欲行公之志使之滾漫奚然自正元以來忠侯不務誅賞無信于奪不專于也游而無窮則不教晝夜而竭安復有舟楫之利哉

人且棄天天下之事有人力所不能爭者皆天也世俗之人必曰前人所未至而吾至而天下之智無易于我而乃爲之其克濟者鮮矣自古功名之士好爲奇智拂天下之公是強所不能以成其私歟未能以三爲四而其末流卒至于大壞不救由是觀之莊周褒聰撓伯之論良有取也

錄德宗詩

唐德宗賜張建封詩皇太子誦書在太守治事堂之東正元四年拜建封徐泗濠節度使以備李納十三年朝京師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將還帝賦詩以餞之即此詩也德宗性猜忌譖過愎諫甘心蓋設用盧杞爲相賦斂殺賢士大夫流毒于民天下側目歟食其肉猶曰我未見其蓋邪其狠暗可知矣奉天之難大罷幾覆幾家破國出于心寒胝栗之餘深自懲創始行姑息之政優恩曲遇如撫藉兒女歌以結強臣悍帥之心而方鎮日孟怙亂唐之威令自此微矣建封以忠力自明寓情帝側故歡然眷與動其忠槩親製其辭文使儲后書之可謂異數矣然自正元以來忠侯不務誅賞無信于奪不專于天子其失民心誤天下非一日也四方幸亂兵弊不

卷六
記六
濟州真武殿記　鉅野李昭纪字成季
徐州吳蓮記
真樂堂記
經遺觀記
任城修佛殿記
負日軒記
濟州真武殿記
北極大帝伍紫薇垣左右四將真武在其序明威正
一寇帝之司殺者也按太上真武經元始天尊于上
元天宮說無上至真妙法時魔思流行橫毒人命幽
冤之氣上蒙天閒有北方大神將號曰真武能以正
法祛攝邪厲即以符召之付之誠生人既安乃復
其位大無量心不斷仁濟晦朔之間一降真馭蕩除
不祥扶翼庶善故尊事祈報之禮甚虔而度危扳厄
之功著見非一天禧二年有龜蛇見于都城東南隅
即真武之負乏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異之
有泉湧其側病者謁之一飲良愈詔遣中使度地置
觀名曰禪源加真武號曰靈應真君允神降之日公

侯貴人宮闈戚里朝士大夫閭巷庶人屏居齋戒奔走衢路摩肩擊轂爭門而入歲以為常方州小邑間設祠宇寢久不治雨漏塵委狐鼠穿穴靈響寂絶無所憑附大家富室猶能虛館寫觀飾以丹雘錦繡被汎掃以迎其來下里寒陋敗帷破屋父子喧呼腥臊不除歎望雲旗閒風馬九天寥亡區域萬里畏何在也夫大淵空谷窅然靜深如有神物使人色動形悚無敢狎侮有所畏故也是心也人誰無之顧作之何如耳大慶觀舊無真君祠奉議郎陳公教語道士史知真曰天之威神伍在黃緑汝知日誦其經不能為人請福氣乘五官無耶亡情不競忧愿之問影動響鐘莫知神之所以來也如是者將須臾之感耳幣杖器徹飲福言歸行路顧瞻不見可畏向時之心寢爾迷滅神之去人亦復遠矣神行孚空虛遠之不得親曰人之心為之去來故化材以成象回象以致其心此奉祠之意也人能有常心不變不情如獻祝之際日勵而時出之無入不為善則神將保汝為福無窮事之順適者不祈而獲顛危疾苦必有以扳虎符不飛璽劍不試伏媛飛莊嘯梁瞰室之禍無得而憑陵矣凡諸邦人儆戒無忽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亦黃冠之羣人也余願以月俸三十萬造真像寄位三清之側以示警發度材聚工峙基結宇汝之責也知真頗其語曰謂諸里人有河東薛洙者士族子也歎然應之曰此吾志也相與風晚暮類積錢一百三十萬度東南隅為殿四楹設以冀神位劒芒霜列目來電射元衣矯雷赤霧吐吞天丁玉童猛厲靜莊旂旛飛揚徹風觸人香嬰上騰琴鼓雲霧衣冠士庶羅列庭下鬱拜而升拜而獻已而祝又拜而退踧踖屏息無敢噫嗑如負山岳如臨崖谷猶恐神之不享也非有畏心敢能使之方斯時也志專

徐州吳臺記

徐古大州氣象雄奥面抱巨峯背負連嶂汴泗走乎兩助長洪濤于衿頸之間重岡鉤旱夾曳旁立如闕如逐如邏如遏雖欲放觀長想意已迫矣州之東南地勢委靡紆以平林演以廣隰山舒而水緩悠然逝隤然止如大路焉安、徐步如隱君子偃卧退匿可望而不可及使人心目暢達而不病乎拘底獨此一隅爾鳳山僧行介即其居之餘址疊石為臺嵯然百尺以直其隅憑陵半空睥睨孤刹東南之勝交薦于臺上臺上之觀委地而無窮也涼秋八月金氣阮明

草木鮮靜天宇空澈太守王公率僚屬登其上而謦
飲焉是時也微風纖纖生於指掬日景徘徊在於
襟帶山鳥野獸聞人聲而不驚見人影而不避公
方頓袂神爽超發邈焉引覽千里之外俯仰之頃
而宇宙之大品物之衆莫不畢陳於左右矣於是
公之所樂樂可知也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
與子次潺湲而後已之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
據東南之會名此亭也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
之所樂也有客曰異之名則稱所以為異之說竊為
公發焉鮮使僊而攬高明逃誼囂而接遐曠欣于暫
得而橫謂之樂非樂也今夫肆目之所逐快心之所
適觀滄海之浩蒐識閭嵬之縹緲搏扶搖擊萬浮
河漢而問津于牛女猶未最也須臾思窮力怠權頹
却顧杯案狼藉人語聒耳曾未離于一席之上已憮
然不悅及乎風霾暴勃霧雨迷塞天寒日暮不可狩
五觸來之樂顛倒潰亂不可復覩而憂隨之矣大哉
樂乎古之為道者不交于物意無所至收耳目之役
閱吾神明之舍冥然至虛以六合為內如此則高明
遐曠無時而不與吾俱存又何能終日栩栩從物飛
揚而不返哉故易曰異入也

真樂堂記

李子以書乞墨竹于眉陽先生先生不妄許可得李
子之言喜而不拒作大小竹石二番以觀焉李子再
拜而受正類色而觀之柯葉修勁聳動偃仰風雨霜
霰所不能淩庶角竅缺盤磚瓦埤百夫不可轉也一
日而神動二日而心化三日不知形骸之所忘意慮
之所得彷徨頓步如恐其忽然失之也當此之時雖
疾雷不驚飄瓦不顧況乎瞻寐飢飧晦暘寒燠所能
覺哉先生謂李子曰君豈復事此兒女子喜好者也
先生道德高重寵服天下致然猶以兒女自處則助
乎不足數者非敢與知也富貴榖色得之則溢美怠
傲不得之則窮日力而爭此壯者之所好也飴蜜梨
棗得之則莞爾而笑不得之則涕泗滂沱若有失而不知所怨
此兒女之所好也及夫愁精猛思眷病羸倦雖堂上
之軀未嘗不為兒女之所輕狹懷咀嚼叶呼相鄰雖
三尺之子未嘗不為壯者之所嗤二者之好果誰樂
耶然而壯者之好無窮兒女之好易足吾以易足者
為真樂夫為天下所笑必以笑天下者也為衆人之
所棄必亦棄衆人者也物我未定不可奪此而與彼
則姑從所好吾豈知有物哉今以先生石竹掛于坐
曰名其堂曰真樂且以成先生之觀而不敢忘也

真樂堂記

元豐壬戌京師之東自春徂夏連數州不雨徐于他州獨屢飢而旱甚故其民尤病太守高郵孫公哀民之反窮也寤寐如疚憂見于言色凡山川之在境內與其佛老子之祠不以遠近毀教皆躬請焉至于徙市舞雩之法亦優為之雖雲徂雷升徬徨田薄拒城四五十里輒止疑若有所忤而卻老人莫知也是以民以艱食仳離盜發荒塚取故埤以售日或百數州有書生江天錫能道晉相和魯公凝記夢事曰容以獻請公加禁罰公聞之惻然翌日下令戒民毋得發塚期以不償遣校吏捨野中遺骸得一百八十餘軀葬于城南官之廢地為之祭告而後掩焉後歲旱夜禱于家庭既寐夢一夕而豆初魯公微時偶坐遺新橋頭數十人聚語道上若弔若賀者怪而問焉前一人對曰吾晉居賓德坊閒德二年死葬于金山之陽吾之閭里附金山而葬者八十餘家歲遠子孫淪亡祭祀不主無理之人輒破墓暴骸欵陶甓以為貨僦之竈無所棲息故冤哀之氣上薄于天帝寔報怨踰時不雨使彼方之民愁饑危懼為吾等報也然來者猶未已吾方得理于帝君能為我言諸守長可為之禁而歸吾故宅庶幾可和陰陽回龔怒而致膏澤焉顧公無忽魯公寤即以書抵在位者如其言而為之果驗夫鬼神之難知也久矣知道者不必窮諸形骸而後信以理推之可也孔子嘗謂子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乎死之與生鬼之與人雖陰陽晝夜所後之不同安之情狀猶未離乎其類也夏涼冬溫燕居燕寢覆其体膚籍以莞簟一有不足則通夕不寐及其為鬼也毀其室宅暴其支首淒風烈日無以自蔽豈獨無人之情也哉世固有賤死而茂鬼者與其自戕也寧一聞耳昔東海謬殺孝婦三歲枯旱後太守行其故祭孝婦冢天立雨歲即大熟以此推之瀹骼之報固不疑也雖然君子之用心也不期于巫祝之說亦曰仁和而已矣達吾不忍人之心致吾誠而為之若夫報施之端有無之理不必論也大矣哉孫公之仁其利博也明有以振其生幽有以安其死輒書其事以聞諸四方士大夫之仁者庶幾公之澤孟廣焉元豐四年七月日記

任城修佛殿記

至人無形合宇宙以為形大道無窮寄曰萬物以為寄形無所窮則不可思寄無所在則不可致若夫游想

于恍惚之間假名于真寂之外所見非見所得非滑是猶鑿地求天止能見影尚何足以覩大空之寥ㄈ于霧明于無碍者我西方有聖人號其身為千百億化身無往而不通號其法為大寶藏無求而不具變化出沒廣大圓滿不離自性行住坐卧飲食詹放皆為解脫色所不能見意所不能取以三十二相觀則相ㄈ非真以七寶布施修則布施隨盡故非去非來非有非無是名實相持一句揭辭無上意是名無量福德至于金玉珂具繪彩雕畫織麗昭爛作而相之其富無倫高堂廣廈丹漆藻梲爰業沉遂霞而棲之其費無敵澹傣引仰瞰足血顏歌唄環遶無日不在是于無為中妄生緣影自以為得妙道之行是亦疎矣然則法無二門報有利鈍太上無修非心非佛其次不修佛而修心其下不修心而修佛要其有所至一也由是言之以色相觀以布施修是人雖不能生無所住心已于三毒火中得甘露味必竟清淨不經煩惱與夫孝悍宼盜欺忍頑戾不知可修不見可畏如聞獸觸格黠因抵嶽不順霽絁不承箠訊跳梁嘔強自速喪害者周有問矣此佛氏之崇塔廟所以有情化也昔者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過晉閿

同行者指其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其廬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涕然而泣夫悲不自知對鏡而作凡人一禮塔廟一瞻像貌生歸信心起清淨想亦目于境而已外境所設豈能使人生如是心起如是想田自性中本來有故冥ㄈ之民必待境而後知化慈是幻化山河大地悉是虛假向之所謂塔廟像貌乃聚堛積薪而已其于佛也奚有

負日軒記

天莊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盜太陽之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元冥收威萬物皆傾叢林之鳥穴鎔之蟲鳴呼攫躍磨啄伸足于、愉ㄈ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几閒目擁鼻傴僂而負之初焉若沃若噓殟者柔風者舒徐搔引挽無意不如少焉形骸之所以為我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戶奧室為肌血活流經于髮膚骨目俱融充于虛空吾不知緡帷十重白狐蒙茸巨爐獻烘酒行千鍾有樂于此郢吾不知大漠之北冰厚三尺鑽木敲石煙火不出十指欲呵呿然已跲有不幸于此邪吾疑夫陰陽氣

天逝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盜太陽之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元冥收威萬物皆傾叢林之鳥穴罅之蟲鳴呼擾躍磨啄伸足于隙愉愉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几閉目擁鼻傴僂而覓之初為若沃若噓強者柔風者舒爬搔引挽無意不如少為肌血活流紆于髮膚骨月俱融充孚虛空吾不知形骸之所以為我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戶奧室綿帷十重白狐蒙茸巨爐獻烘酒行千鍾有樂于此郢吾不知大漠之北氷厚三尺鑽木敲石煙火不出十指欲呵呀然已晧夫陰陽氣有不幸于此邪吾疑夫陰陽氣復也故吾心更悲夫一晝一夜陰陽代更一寒一暑四時錯行此萬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天地亦不得私于萬物今且狗吾所愛將獨有以成吾私既知其不可有也始則不豫于吾心終則其心更悲不亦惑歟然則天下之物憂于利害之塗與吾身託于變化之間者果可以獨有欲至于闕逐排擊一得一失喜怒相賊而自焚溺者不亦大惑歟是說也雖野人不得獻之于其君吾將自事其心焉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六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七

傳序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勅謚寶慧大師傳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晁伯均字序

晁子安字序

燕游十友序

勅謚靈慧大師傳

師諱仁嶠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娠夢白光照室生而有异相眉目澄秀手過于膝七歲不食肉不衣紈綺帷十重白狐蒙茸巨爐獻烘酒行千鍾有樂于此郢吾不知大漠之北氷厚三尺鑽木敲石煙火不出十指欲呵呀然已皸夫陰陽氣有不幸于此邪吾疑夫陰陽氣

卷七

衣紈綺恥從諸兒戲美父為館書生授詩禮教不受教書生呵責之師曰自性具足寔無可學諸法空寂亦無所說何用讀書為書生曰小子敢爾吾獨不能教汝耶師因詰以經義悅不能對師曰未能利已焉能利人書生大慙服其父聞之曰此兒風生法器已能出離世間當求正眼證了真際是時白馬寺遠法師弼通性相搆徃見之法師使誦金剛經師纔啟帙遲發問曰一切經皆云如是如是之体果在何所若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無名即是外遁法師無以答願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

當大揚教法汝等悉心供養師既融澈正智設開度
迷濁行化四方以廣緣遇幡巾芒屨不求變俗初不
知其異人也義熙元年適廣州濮陽縣大姓王敬僧
邊止居第躬啟法庸然宿蔽情塵陰懷我慢一夕與
其母問法俛仰恍惚見金衆化身放大光明充滿內
外敬僧惶怖回響亟斷疑網盡工潛寫光相六日不
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阻懾悔罪
更以黃金鑄象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念
須自心解脫方得見佛開元初南游黃梅寓蘭若堂
中見如來像不加瞻敬拊膺自呼曰大雄世尊願謂
第一座曰佛在身中莫從外覓恭敬讚嘆皆是妄想
作禮圍遶但行恭遵一切凡夫知修福德心不修無
住心知歸依色相佛不歸依自心佛如此起解未免
墮落在曰作偈曰真佛不住有相非真若求有相即
是迷人中有明法師者善講大涅槃經指摘疑義懇
師開決師曰三世諸佛十二部尊經皆以無為法未
審和尚將何詮說凡如說大涅槃還見大否若見大
者即是說大涅槃若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大涅
槃莫為語言了之便持戒見如破此疑陣師特為印
證尋亦頗契一日都督啟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
評對師辨才流逸無敢敵者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
慢亦無怖畏無為白衣論道輒生輕賤公卿據席爭
持怯遜今日諸人各為佛法天事如兩軍決戰箭鋒
相迎先墮落者便入死地有說逮道時諸禪子默認
元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南遊梁宋望都梁山氣象
明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未滅嘗有五百羅漢
于此棲遲今猶有窣堵波在乃淮川福地也佛度衆
生無有羞別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大起佛事
莫如此地耳翌日同次于時胎先福寺頓錫涅槃院
相地之東偏誅榛棘覆茅為庵從者如流不日成
聚或問曰大師從何方來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
香象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來度拔先有僧伽道
人遥寺三請不受乃言曰吾曰緣不在此耳後有白
衣人即無垢真身為法津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
居此嘗有甘井大石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
法流通之驗師既來逆者告無水命具鉏鍤發石出
井而飲汎汎大給今號為羅漢井九年師改修故寺處
貙通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上逢一流嚫扣
其額而問曰金玉滿堂莫知誰守四大六根今復何
有明如真性本無起滅情境孟纏入生死通故了之

者不受後有眛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情
彼方之人聞是真語洗心喜捨斷財取鍛千里而至
師法力願海画攝有情故神人弗違善惡均化方
御製 棟未具聞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復頗徒南度躬
命採度險弱之問異物憑負有大蛇呀噞氣焰煙烈
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毒無自性業力所成汝子在
前 肯復殘噬親汝此心本來應恩業永盡故還生
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伐暮月得笑材萬
數皆筏乘流初艤淮浦暮夜風烈漂激殆盡門人惡
晩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後人號
其浦曰雅異焉將建先福淮水幾洞最大木數百章
重于挽曳不日水暴溢木亦隨至廣陵楊生誓鑄大
鐘以修法具既而金竭方流如迅雷震問于數里都
人士子竦動驚徹頓有悟人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
設董事者請募擅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
耳後果有鈇像浮淮而下泊于境上迎置廣筵巍然
端睟乃弥勒佛也江都劉氏舅建寶塔所費億萬雕
繪瓌麗工技幾成之釦金千番夜禱于庑翻空而下
遽就緣力門人謝居士西游陜州偶都督崔公酺饗
于開元寺居士過其門顧金剛像訶擊之曰汝知佛
性否閻者斥其狂執以見都督且疑其非常人也命
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今人誦金剛經不知其
義正如此土梗耳崔公却音技名諸釋子談金剛經
義無一人應着居士為開折如流聞者通解或問曰
汝從何證授曰都梁山三賢大士吾師也崔公昔慕
真範輒東顧拜遣使馳五百纊副金帶以獻會廡使
接縣或告師以左道疑衆使即詣焉引師訊責曰道
人當以正法示人可復簧鼓邪説師唯ヒ稱咎乃哀
會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振越閭厲使者深省妙
趣推伏魔鬼合爪稱唉祇奉白金百千以助香炬元
宗皇帝早服高悟名入内殿恭問心要歌以如来衣
易居士服慰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馬改號
元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頻歸
海上詔復其所將成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願徒五百
迎諸丈室祈稟機訣師曰若欲問佛即心是佛若歌
問道無心是道心体清淨與虚空等不可執取亦無
證解如自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
他人語句努力珍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来
勞賑履曰問曰大士不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
何有差別師曰名有繩俗心無凡聖吾從阿關佛已

来深得正法故内秘菩薩外現報閻與物波流定非有我今如此言速取我見持戒出家本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師感喻而去忽有二梵僧來禮引納尤摩堂中夜講話但聞婆羅門語數日梵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答曰此吾師也昔在西域遊化五天竺國為吾授記行止相夫今四十年回謁清凉山方知救足此地然彼我異緣吾亦西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遠華岳黃冠郭談虛超來訪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有功地將何便門示我解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虛為体滌除元覽物亡皆無舍已尋方却顧垂悲濟師為務接門人吉證汉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冑巨人標相威厲徐驅庶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來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山人証訟刺吏械付吏鞫訊尤棘一夕大雷雨牆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解吏以變白判史徬徨惧禍師勉之曰曠為毒業如火熾燃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虛空織溺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狡悉名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杯于地震裂三尺令觸顙謝過師猶鑽求火汲力窮火從何得談虛懇願憐救告往過三虎踞道求哀戟伏師遥為攝持遂獲行邁初工事起徙邑人陳招不僂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此瞽從汝餓為汝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困扈夜寢方寤間風雨暴至家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舊中矣師多劫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殺緣成不退轉調服魔戲為著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蘭氏家有嵩山李全芝嫡閨展謂蘭氏稱與之進師方隱几澄觀有二大客跡士縈金相扶扣左右全芝怖卻頓垂悲濟師為務接門人吉證汉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冑巨人標相威厲徐驅庶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來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山人証訟刺吏械付吏鞫訊尤棘一夕大雷雨牆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解吏以變白判史徬徨惧禍師勉之曰曠為毒業如火熾燃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虛空織溺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狡悉名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杯于地震裂三尺令觸顙謝過師曰法無我人寃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如來性中不說暈福但實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繼流無明每悲師出已陰賂姦使託以戕害徧夜僚操鍛潛入見天人森立龍象游戲屏氣辟易久之稚戶閫然遽款前進變現如故乃投兵悲涕誓從悛洗師棲止簡易不戒扃捷盜出應供詔執金剛曰善為吾守果有盜得衣將寘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頗謂執金剛曰姑舍之盜即棄衣慚遁具變異感忽不可思議昨北類也天寶初化事大就吏命督工劉海者增磚殿址以杖畫辟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

不移所誌廣陵耆老依止既久來謁師曰我輩與佛同世未能斷除結習願盡一晉相晨昏聽事庶幾常起正念不染三毒師許之舉召工和泥丹碧種種變化竟不能繪寺傭李遠者素侍巾錫以無心觀相落筆皆肖衆競讚禮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曰吾因緣既成來去順流今將逝矣吾滅度後四十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通人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攀緣悉是邪見應如是知應如是住遠吾言者非吾弟子吾非汝師嗚呼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歲不我與悔將何及復作偈曰身從幻化生四大隨變換還從幻化滅不滅乃非幻滅亡生死海速者自流轉但照本來心一息遍彼岸是夜向晨沐浴跌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地大雪林鹿悲鳴山祇動泣門人相與誄曰昔皇帝為師改服云請俟他日今其時也乃掛衣視髮儼如生存卜葬于山之高原而建塔焉師慮命無碍凡所說法皆寫契楞嚴圓覺金剛的義故順音投悟委順而化者或以懶忘或以坐忘蓋以千計建中末傳業繼序者猶數百人屬兵斌兩河師普建淨居竟為煨燼因移寺于涅槃院將遷其化身傳以塗漆啟發之日缺函已壞而神色不變眉髮修默即以華旛道迎藏于別室往日之言正四十年矣五代之亂群寇剽削有士人官于盱眙者挈眎慈相之真乙和涅丹碧種種變化現有方隨緣度物豈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通佾千人項負縢行奉安于乾明寺法雲所寢千里蒙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春長淮之南清汝之北有目有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歷七年尼惠忠發大願力造塔于寺西南隅層覺危構窮坐嘔起四方獻饗綿絡不絕數當輪巔發布光相觀者踴躍寺有古鐘殘損修遷而摟庇大陋方陰霪中射影簷陣見隱突閭宛然模象連復數四玩弱重觀即不復有照寧十年河決澶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率吏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誥號漲怒果息而溢而連霪再禱誠謁廊廡潛霧踰月表上其事天子異之賜號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豐五年高郵孫公覺來守此邦也歲久早精禱塔下甘澤霑足因取誼號勒書蘇公新報詞號并刻于石河南王公說代顧府事六年夏時澤愆霜禱祠謁多不効公默念靈燭宿具董饗迨旦霑沃六月孫

公以書移書南季昭死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錄得大
中元年釋德秀行狀于尼惠恩院元和二年翰林學
士吳通微碑于故先福寺以二者參訂芟其重複汰
其語意鄙近與事不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
世與僧伽相先後故其事尤類孟子後却申同一緣
化迄今雍熙塔左猶配禮而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
實非也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處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于其家者
感嘆恻隱斂容肅心球動耳目如見其人彼其聲音
笑貌已散于冥漠盛精魄復化為塵腐後之人方且
區區起慕于手澤之遺物此獨愛衛公之賢為不足
故也物之偶存者猶然衆見賢子孫則愛之宜如故
文肅吳公起布衣致位二府興寧初言事不合出治
鎮海不暮年告歸澤施于民者日不給通行于已者
未能如所斯天下之論至今傷之吳君說禮文肅公
之季弟子曰篤志好學議高而氣直落々有大罷吾
于文肅公雖不及見所愛者吳君耳夫水之阻閼者
決之則灌千里木之壅塵者一發則枝大乎幹所積
之勢然也吾將見魚山之巖松檟有光色汶水之廬
賢士大夫結轍而來游者復自斯人始傳曰樂與餌
過客止吾無能留吳君矣君可自留耶日月周
時不與人游君其勉之

晁伯均字序

南陽晁子過余曰公秉名伯父所命也取周詩秉國
之均為義願請字左右敬從教余曰即其義字之曰
伯均伯均之理同有本為子詳說之世俗之言薄等
孳小齊大割癰補劓斷脛加足一視同情乃請之均
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臧理自謂得盡物之心不
知捨規劃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于物寒往則暑隨
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動不為大者餘
小者損乘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參而諛更
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漫火
燥金泥木浮翼飛角逐若遵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
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有人通焉貴食肉賤食藿
君子乘小人徒賢役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陰卑則
數叛使人以役守以畔立靡厭聽順而無怨爭者各
得其均故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及物以行其私任人
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
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心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

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
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
靡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于人操之者罪也晁氏漢
家令後文莊公以亮直忠厚參真宗政事推大公至
正以服天下而天下稱其賢吾子四世孫也好學有
遠致以名節自勵異日必能似之吾子勉夫

晁子安字序

潁川晁子求字于余而俾序其說三反而孟勤吾聞
青善朋友之道也吾子既不鄙而與之游不敢不告
人之秉物大小輕重要之執而勿失也而莫名御于執
玉冕弁入朝奉祀宗廟大君天臨神明交于左右圭
璧在手此然而立敬氣不動若有所聽者要其心以
奉之故也不然傲而高怠而每下有所思而隔鶩惧
顛仆而倒置者中自亂耳士之學道者必以執心為
主智及之仁守之莊以涖之擇術既審見善既明吾
將操而勿捨也如欲彼而既窮如彼而利達吾不知也
行或蔡之止或挽之吾不知也所知者吾如是而已
見污不惑臨難不懼奉其身以立于義命之際甘言
厚利不可撼搖大威強有力者不能擊而奪也行無
奔息臥無靈夢神舒氣怡泰然自若者吾能安之耳

燕遊十友序

余嘗故笈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名刻唐人遺
書名公墨蹟臨放諸貼小畫水石名蟲為傳摸畫本類
而編之判為十帙名曰燕游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
與無求無責數見不怠及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
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斟酌頹惰不怡
揖十友者置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
焉吾是以出處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有聞十友
者過而謁之謂余曰執無好子獨頑陋淺陋非蠹落
人也時而戲耳余曰以紙為鶴以竹為馬奔走跳擲

雜文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潞州戒焚死榜

祭拓敭文

祭晁次膺文

祭晁無咎文

潞州戒焚死榜

今月　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某聞人者仁也不易兄弟父子之恩蔓者蔵也宜有棺槨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盡心聖人矣以強世故標而掩親者必有道矣土不復加焚灼不待藏蔵頽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泥非義反害大倫夫死必有歸葬之以禮身体髮膚昔之所愛居處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而殘忍已深裹灰燼以故繒封器缺為吉宅弃猶無日曠久何遲有慙掩骼之恩幾類析骸之酷凡人處已則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猶加帷蓋之賜恵不

和丙申季秋序

思爾豈其遠欤至若蜂蠆螫手變色踰時蚊蚋噆膚
廢寢通夕曰以原理觸類反情何其冥漠之間畧無
痛毒之慈載懷及此良為惻黙況爾名邦號為美俗
去唐堯之千載猶有遺風介劉氏之數州不泛啓命
物大地廣閭里相安王摩水深耕稼自養惟茲大事
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貪者無以為禮當州
具陳奏獲情請于朝出公帑之羨錢易近郊之善地
置之守塚繚以周垣俾禾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以寄
一邱之土歲時展省獲奉掃除魂魄慰安不為祟癘
重申告令明示衢行之非艱勉為無忽

祭枯骸文

年月日謹遣某人致祭于無主七人之靈嗚呼人死
曰歸亡于宅穸棺椁鄰衣衾以棲沉魄尔今何辜暴露
殘骼烏牛殘馳游雉蝦擊臧衆泥沙痛梗榛棘凄霜
烈日誰尔覆匿人或過之掩鼻屏息嗚呼爾非高封
大塚環以掬拓口珠腰玉卜歲千億盜斯奪之斲伐
窮力解襦推顧支肯離析者耶尔非投甲負戈橫身
赴敵主將假戰力殫氣迮折肱斷臚痛冒刀戟妻子
不收為鳥鳶食者耶尔非獨馬槃車輊鄉遠客歲月
顙暮閱河斷隔失志易感沉憂生疾漂零路隅衆以
窶貧者耶尔非裹門敗家子弟孤販故阡不歸遠穹
別域狐穿鼠嚙土腐水激莫知誰何但餘髑類反情何其冥漠之間畧無
痛毒之慈載懷及此良為惻黙況爾名邦號為美俗
尔非荒年阻飢凍餒空瘠易子析骸朝不支夕嗷ヒ
道塗連藉交跡不施藁薪填委空谷者耶尔非宿姦
老兇喜為剽賊白晝殺人毒于貨殖危生殘家禍抵
梟磔投屍溝中犬鼠跑拽者耶今春天荒叢蔓草廢墟
古陌晦雨淫ヒ悲風索ヽ頑步躑躅呻吟歌啼使尔
不得歸邪天門九閽虎豹嚇ヒ磨牙搖毒啄人肌骨
幽都九重旁立土伯三目虎首噬人如腊使尔不敢
告邪假時山災倫起厲疫寒癘更作燒灼漸漸憑跡
附襲軀亟走覗濁酒腐肉日幸咀咋使尔不得ヒ邪
嗚呼古之葬者既穿既塞或親膚猶為嘐惻胡寧忍
斯散棄中澤藏之壙阡温以絮帛魂兮來歸于此安
宅

祭鼠次膚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墮地而折千丈
之松半死復生火風橫來無復樑棳成毀在數所雖
者才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膚偉卓疎明洙泗
而西千人之英罹第熙寧文辭鶩人頭角崭ヒ莫敢
與摩游習百里事無少留窾欵俱解敷為全牛側目

青雲軒ヒ詼舉初無猜心乃觸射虎餅印投撥幅巾自娛良醞佳客日不可無不愠不戚董武以和人或嘯嘆惟以笑歌辨說古今壹ヒ飛膚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肺腹宵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鷄夫旦猶思一鳴噓吹枝滿晚有元老振衣殫冤翻然西笑一頹增價高視上都不待給札乘化已殂易實方終命書來下哭教滿堂賀客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益友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山流水誰復我知華館晝掩暗猿曉驚時見隨葉不聞履教死生往來聚沫遺蛻造物者誰以我為戲魂兮歸來勿起遐想八荒悲人跳踉高徃翟冥老人有國無碍于嘗注心胡不遄蓬魚山崇哉天衣來孟清流在旁下貫淮海宛ヒ其中亦既築室此高歸骨百世之吉大事將舉已告日時歡我有醴一恸長辭

祭鬼無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ヒ而可哀歟不湯泗公雖人豪標度翹偉妙峯千尋玉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探旁貫白羽一揮傾倒河漢騁辭流離瓌縟韓柳人昔仰之維北有斗名卿鉅人未識為娓牛童馬走喜道姓字海儈千里翩ヒ孤騫中路摧委垂翅十年大恩生成復請試吏窮阨小壘直為貧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坐席猶冷訃音遽聞故園未還三徑掃跡掩悲鶴怨松閣故危念昔握手笑語遒隅今拜堂上憑棺以呼號珠沉海魯哭遺墨茂陵殘編尚寄他日我有旨酒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八

雜文十一首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問默

書鄭先生石几

跋閻本法帖

跋三代款識

跋東坡真蹟

跋郭填諸帖

跋孟仲寧畫連社圖

跋石曼卿詩後

卷九

書六逸四暢畫本

戲荅閻子常悲墨

書筆工王玠

問默

莊周曰通無問ㄴ無應然則即理而問則問不在言即物而應則應不自我此之謂無問無應而問默所以作也思元先生僻居離羣不誦書不應賓客不呼奴隸不叱雞狗坐如寐立如齋行如有所失而未得歷三年門無車庭無履人皆怪而莫敢過有客升其堂和其几而問曰先生何為者也先生支頭自若客下堂三呼而三招之先生蒸然不顧客將去為之歌曰明者塞而智者迷哀今之人兮似是而非先生襲然而起不待細履獨屨而退之曰吾居三年口未嘗言而心之所潛意之所至略自得于成心矣若夫逐者之閧ㄴ聚者之譁ㄴ故不能挫吾精而敗吾思今子反以為似是而非子猶有至道之精挈我而上遂耶將強聒遂緣而過詆我耶客曰吾嘗料先生之形左耳目聰明而右耳目不達殆非陰陽不和而有偏傷之患先生幸以常覩聞者告我ㄴ曰藥其傷而起之先生曰甚矣人之多言也言不若默ㄴ而識之是謂大得故天無言聖人欲無言一言以為彼二言以為此三言以并彼此道未嘗有彼此者亦未嘗無彼此也各操而議之果奚在夫言之一出至于三言而未能定則是非之相雜愛惡之相攻復發千萬言而後已言之愈煩離道愈遠使天下之人沉偽而失真撫華而去寔者言之罪也噫言之為患已甚而又悲夫言者之自愛也南方有羽蟲利啄而善鳴ㄴ亟孟哀咀血而死北方有介蟲服氣而善息至潛而不躁其壽千歲今夫吃ㄴ之口馳心氣動而擢精神撓靜淵而洩和理反以害其生則吾之默ㄴ著豈特畏罪哉

亦謹養吾生而已容曰先生可謂能默者也夫以言為無累耶言多則教窮以言為有累耶言雖滿天下而吾道寧喪天地之于萬物也雷霆風鼓雨流川激百獸以犀嘷昆蟲以類鳴有形之相磨有氣之相觸未嘗息也默則太空寥默至虛漠默又何累焉故有道者無所言無所不言終日言而非言終日不言而亦言其于言默也奚擇浮屠氏號為居士者問其徒以不二法其徒解析連類捻三十二說以啟默旨不害為能言衆人學老聃者著書數萬言課悠之說無端涯之辭連狎而無傷恣縱而不儻猶之無度逐之無宿不害為能默能言而不能默能默而不能言是乃據道之一偏而非夫泊然志動以靜對動則靜者勝默域于靜則失也古莽之民善眠故多息草落之民常覺故多勞以息代勞則息者勝然狗于息則非也今先生能默而不能言猶狗于所域而蔽于所狗是以有偏傷之患而不足于冲和之氣以吾觀先生之不言殆惡夫與物爭而先生之志猶未出乎也有人曰龜長于蛇白狗黑犬烏鍰曜斯人足音人不甚其寔者也苟知天下之物不出于形色名教之異則天地之間同一物耳不足辨也故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此之是非利害欤如此則七竅流通百体俱融尚何舌結心閉一氣礙猶食來下喉噎不得吐如此復自快耶至人之出言也與物去來隨起隨滅如烏度空可逐可覺而不可執方且趨已默從其後而掇之不亦惑欤先生曰子之說默矣是言猶默也默猶言也敢問非語默之時孰辯曰吾習聽者淺意追不能知請詢之黃帝孔丘先生曰黃帝孔丘今七矣將焉問容趋出先生頷之而不謝

書鄧先生石几

先生避地者也不以世故累其心人亦未嘗以所狗而干先生之好低回隱遠以自完潔不願聞乎時亡亦不知先生果何人也城隍之東北真地皐以高先生即而築居焉葭葦蓁蓼之彼析鷖鳧鷗之上下乃教十年之廢墟先生不以荒污窮辟不可居也覆茅為廬四面環堵蓽戶如賓徙倚而出入不閑不鑰無食罷無眠榻席地而坐隱几而觀書草深苔滑虫

未嘗厭也一日先生出有盜過其廬弃書揭几而去
先生曰吾不游井里不受薄利是非之來縢栗辱之
凌溺富貴之侵恩權門之凌咄吾遊之久矣而盜不
容尚何遯吾之窮也夫盜之取吾几或售而食或析
而炊吾不知脏盜生於所利生于所用埋黃金于地
下不若瓦甿之能久無取于利故也吾今琢石為几
堅厚重大絶臂不能移以利則甚賤以為用則大适
吾庶幾保焉以是語夫遊于天遊子應之曰先生以
昔之有所利而不可保過為堅厚重大使不能移先
生處則勝矣先生之跡未免為誨盜也天下之物適
來適去行流散徙不可捉知有也故達通者竇之而
不主得之勿喜喪之勿悲先生不能隨物去來方且
強梁去智而與物爭吾恐先生不能適而猶區區為
盜者守也挈舟之藏其下千仞勇者或負而趍之則
物有所不能固北山之險其上九折愚者必墾而平
之則力有所不能屈今先生固我有以愚人之力吾
是以知先生未免為誨盜也先生姑無其几無意其
存亡適為几之義以達之而萬無喪也几之為器置而不
動先生愚而安之且不動也猶是外觀萬物之芸芸
內觀一性之明妙則知天地我陰陽奪我亦不甚
毒耶先生冥是心以超乎天地陰陽之外虛而遨遊
雖禹湯迭隊乎前而湛然常寂是几也流落乎千載
之遠或為柱下礎或為塚上碣而礫窿而陳會歸塵滅亦不
又眾可為先生物哉

跋閻本法帖

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嘗遣使購古帝王名
卿墨帖集為十卷路錢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
賜高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泛神考借其板
摸拂綴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嘗見一二
初長沙僧希白再摹填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
又作別本論者謂希白墓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閒
以他書御史所摸尤疎闕夫獨步者縱學步者狗因
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
不近也天下之物亦有以偽冒真者亦不能與真亞
行蓋有公是存焉自此尤以閻本為貴

跋三代款識

篆隸出而正書作正書作而行草興非獨古異以為
奇亦所變之恐然也字畫之工初盛于魏晉魏晉之

間江左惟逸少尤著世數遼絕散落廡壞之餘出于物數之幸存日力之必能保者時一見于好事之家良可貴也昔韓退之作石鼓詩以為俗書失之姿媚亦至論也紆餘鮮妍粲照人眼動人無復高古之遺態此姿媚之過也余故以三代款識為諸帖之冠嗚呼冠冕劍丈人朱紱女子雖以金玉觀狐裘純儉或作約又作白繡衣不道也采錯不可同篋而進識者自有別矣士固有陋古而排獨好者亦未易曉也一作士之學通不能自信陋而變其所習以排其衆人余嘗讀張彥遠法書要錄載二王書猶有四百六十餘帖以今所存考之十無二三此模書不可廢也陶隱居曰郭璞蘭亭曰響搨人空郭存凝散而響未闕故雖餘韻歷亡可據慰人多矣賈捴弱薄一出叢笈則沒身朽壞初因傳摸後來者得窺其髣髴與夫為冠玉製以文錦冒好古之名掠人之好已復何心哉

跋東坡真蹟

東坡守彭門嘗語舒亶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顏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洒如擒敵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動凡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為我莫知為人非神定氣閑孰能為之必曰三折為有乀

跋郭璞諸帖

舒城李伯時作蓮社圖士大夫傳以為佳玩謂可與輞川並馳顧川晁無咎復得遺意頗加損益集古名筆以繢工孟仲寧為之曰可曰否如左如右獵奇撫妙變化隨出雖摩詰復生恐不能過也夫意之所詣為雖了人之意亦非易伶人吹管假工捻竅直肆橫出抗厲厥抑終不如律使其心運指應皆與神會則無不諧矣古之任事者嘗患不得其人為用乀或非其人故余于此畫特有取焉耳

跋石曼卿詩後

右石曼卿詩三篇為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

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三年罷戶部判官坐試進士擬不如格左遷監兗州酒三官復官知單州時曼卿為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古今論天下事有理勇于自任雖屢謫逐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曼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為人孤弟子禮敬事之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無復用以發于事業以此觀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欵致身于功名之會惟忍汩亡以死非特言辭取悅而已末敘高公再入為鹽鉄判官屬大河決澶淵乃疏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陝府卒于官後十年曼卿自海州通判遽訃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圍邊邑騷動天子悄忍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黜曼卿總一進試而遂殞厥身窮讀此詩良可歎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書六逸四賢畫本

世傳四賢六逸畫本人物清肆不類世俗多以此愛之六逸者或以謂稽康劉伶阮籍之徒四賢則不知奚人也觀其氣度超洒以琴書相游嚣然有傲世意其亦晉人之流乎嗜者引卮仰鵾歃鳴呼而提縢拊背者據杖而伸呂丐乞劉耳者目駐而心注痙攣闕既攻竅戶流通瘖瘂既祛吐如瀉浮走如川決防如馬脫羈猶未足方其快此四者之暢也既醉而歸日暮休飢寒之不隨偃蹇將隊扶者不支歌跨而吟顛然無所處奉驢騎御童子挽纏却顧後者擁之而不去二人者醉也群酌俱適中褊不適彼鑄既空欵辭莫得二人者將醉也吹竹為歌以相旃酬舉手抔耳請狹曲終二人者將醉也吹竹也解衿擢帶脫履隨帽裡法所不能禁君上所不能使以天為穹以地為廬以日月為燭凡以生為寄死為南面樂寒暑晝夜閃futures有知覺深能大斗日以滿口飛鳥不驚疫雷不驚昏冥已我將何營雖祿以天下爵以人主無以易其樂此六者之逸也吾不知四者之謂暢果固然耶果適然邪有殺人為日夜馳負芻形怵心鞿羈脫手食不充口卧不并牖一旦休其作和籍以莞簟飲以粱肉百体既舒屈伸自如其心愉已莫知所得吾恐彼以為暢者正類是也吾不知六者之謂逸果無狗耶猶有狗耶有狂者為惡聞人嚴不願見色嚴目厭耳逸去塗巷謂人曰豕

謂居室曰宇樊謂身曰謂衣冠曰玉木散髮徒跣曠野而走吾恐彼所謂逸者正類是也夫未能忘形奚所謂暢未能忘心奚所謂逸形忘者無時而不暢心忘者無事而不逸是道也語不能傳意不能至惟天樂而神遊者知之尚何感通塞于形骸排夢覺于拯扔哉彼教人者居相從坐相觀視天下之所得無以易哉者固不知出醯甕而有大天地舍斗水而有無津涯之江湖方且冥飛相煦以濕亦可悲矣夫可悲者既甚愚悲人者亦未為智吾又安知不有悲吾之悲而不自時悲者哉噫民之逑也固已久矣

戲荅閻子常悲墨

寂宴先生畜陳唯淳進墨久矣一旦李子袒之而去先先悲墨之不還也作詩以迎之李子有辭代墨以對

魯人陳玄敬告先生先生保我幾三十年豪俠如煙零丁孱閒萬金之孱猶不易焉上書公車移文北關倘仰前卻會無一言愛而弗用莫如弄捐過我何疎鄙我何厚元圭不完漆身日瘦縱歛一升何補慕糗歸乎歸乎不若為李子之壽

書筆工王玠

東州筆工視他處為最勝前輩如雒陽元通寧曾南屈士安金狮韓振營邱梁通皆為士大夫所稱近時彭門出一彭嵩與數人相先後今已七矣惟雖野泰潁邱自然工雖不同各有妙處比又得單父王玠製作精密已與時流亞馳而獨駿駿未已也唐人多善疑其用筆亦各自擇如顏魯公之端重柳河東之峭整歐率更之通勁虞永叔緩而不弱褚河南清而麗李北海楷法好故為筆沉江西行書正出懸腕隨意作一飛白成一家故善追筆者唯務識人意乃能盡妙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九

書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上眉陽先生

上蘇黃門

上孫莘老

上孫莘老求先人埋銘

上頼朝奉

上眉陽先生

月日謹齋潔裁書馳献于眉陽先生閣下某記為童時先生父子兄弟一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ㇾ為長編大軸手自操扎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重某是時雲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ㇾ為長編大軸手自操扎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重某是時雲

文曰有宋已來未嘗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ㇾ為長編大軸手自操扎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重某是時雲

義趣讀之反覆不知所以不能釋後數年偶友人晁補之自新城侍親歸云尊在先生門下雖疾風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請質必待見先生而後去先生亦與之優游講析不記寢食必盡盡而後止晁君氣豪邁辨博俊敏下筆輒數千言紆餘卓犖馳騁縱敫各盡其妙嘗曰此文蘇公謂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蘇公以為照者也又數年先生罷東武還朝晁君見先生

于京師既歸昏夜扣門開軒置燭出先生新文十餘篇使席吟誦晁君健解氣每道先生言語至險絶處口吃如不快意須臾風雨暴落窻牖燭滅感忽之間疑有神物二人者獨把荼囁嚅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某與晁君少同學而齒差長自知議論智識遠不及而彼獨聞道于賢先生韻顏熱中憤悱交作不幸頻年已來憂患摧鍊身窮而志感坐則面墻舉頭則碍屋慨然思遊四方超走于賢士大夫之門少起其衰懣滌底之氣然而貶迹囚纍鞫事垂閱猶區ㇾ收拾古人唐餘緝為文詞出應有司而輒珞一第浮

官于徐ㇾ先生猶治也風迹永遠門生故吏多出庠序而半在官府每相過者論先生德義誦先生文章堂上琅ㇾ終日不絶某竊代者舒亮文也亮文啓先生泯知把酒揮墨登臨嘯歌無日不相與言先生與人交畧去崖角洞見腑臆恐其不親已人亦自忘其鄙外而不知所以化一日登黃樓日此蘇公燕集之地也酒後喜為文章盡篋中無留紙如方盤大斜寫出珠具照爛磊落鏨手磬目衆人排捽爭先取之惟恐其覆之不多也是時晚風落日遠山遶川流無波白鳥上下竊思昔年席上之樂緜徊俯仰欲去不

能盖中心蓄為者不獨在夫山水一時之覽也其與
堯文仕宦同而堯文脩先生之遊最久物我未忘每
自慚恨未幾王子中秀才以書見投出新文五篇愛
其器質深重罷去俗習不類科舉文字乃知先生弟
子由塔也某窃不自度扣以先生動止則曰蘇公在
齊安杜閉著書俯仰一室淡然自足如巖居陽士之
行與世相遺少無請官意嗚呼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古之聖賢安居無事修身
誠心者恐期至于此而後信今斯人也某何得預聞
高故某昔之所謂慊慊慚恨者皆不留于心而惟知
感動慨歎夜不卧寐自謂終身所修何為而及此也
某啜跡之賤未嘗聞于執事之前而出處違忤不得
一拜道德之貌所幸傳先生之詳者皆出于先生交
游親舊之間而得之尤多然而問魯人以泰山其言
如是而高如是而大已載于目前矣至于雲煙滃鬱
氣象明晦日麗而潔春濃秋瘠變態無窮雖魯人有
不能道者要須屏心注目躊躇終年而後能盡也天
聰不遠人意相望朝廷一旦以詔起先生而位在公
相不肯方謀為祿仕南北未定不知何時得造門下
盖亡所商輒為陳敘窮冬苦寒惟乞為道自重不宣

上蘇黃門

月日具位某謹齋心伏拜裁書寄獻于筠州宣德先
生閣下某成童時已聞先生文章道德光耀寰瀛
撼天下耳目于今二十年公卿大夫閭巷之士講服
傳道者嘗窃聞之矣自以賢不肖尊賤卑不相及渡
至出處乖隔無緣趍伏門下譬猶景星一出高者先
見三尺之童行于稠人廣市之中歆引顧而望先彩
未可得也守官東徐數月先生之塔王子中惠然肯
顧不以不肖無可與語寓學舍幾一年數通先生議
論風趣願聿于目前著稍獲銘誦日夜感曜如窮之
久飢之人作食梁肉縱未得大嚼聊使梁指捨鼻亦
足自慰幸甚幸甚後于王子中處得先生筠州東軒
記讀之其意歎歸伏田里追求顏氏之樂又于高郵
先生處得receive賢法堂記讀之以謂士苟一日聞道則
死無餘事未幾黃州先生以書見復云舍弟子由學
道三十年今粗始聞道考其言行信與昔有聞矣某
獲是三說敬拜避席敢容以愚陋未能造先生之門
上其堂而窺其室正猶收羊之子方散亂失箠于多
岐之間行大道者忽出羊而一指之也嗚呼士之困
于俗習易已逐物頹靡不反其本心而不知學道

之可樂者久矣非高明君子篤好而特立以振羅其
昏憊歟死之質則聖人之門何賴焉此天下想望先
生風彩者非獨某一人也薄祿所縻未能脫然以去
屢膝請教于下風而顧為洒掃之列不勝慚恨伏
乞為道自道下慰士望不宣再拜

上孫華老

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于留守先生几下某應聚
時金陵荊公初在政府四方士大夫望風而來者戶
外滿屨堂上滿席洋荊公一言則公卿為之改容洋
二言則天子置之高位當時士大夫待荊公而進退
不知幾何人也後荊公之罷政平日為之劍履屣足
席者稍亡去而從他門毀短排陷訛亡百出雖市道
不若也由此觀之前日之來逐為勢利爾今天下與
語荊公通德同罷識均趙舍之迹獨不負于終始之
義哉先生又爾此天下有知之士歸先生宜如何矣某
天與遭遇拿先生來守徐憫其可教不思棄之汙賤
樂與之進三沐而三薰之日夜感厲不知所使而心
中區亡有歌傾寫于左右狗以屬吏不能容默自道
者久矣某生質卑近所見多昧性復緩闊不急于事
每聞時人議論謂貧賤可恥富貴可致如夢寐中聽
人語天上事爾雖略有心擬不知其可到也見一二
紳綠入仕宦逕得美官乘勢赫怕色惟恐不當人意如
親本儒人戲伸眉俛首舉動不自持但竊笑其機索
使然爾某家本儒素先人在仕三十年纔有田數頃
于弟閉閣讀書未嘗若生事先人弃養既終喪私故
敦逼弟兄奔走四方汲亡于祿仕不肖守官于此獨
無他責俯仰一室黃卷中日與聖賢對為史之樂莫
甚此休但人生多事薄宦去來正如逆旅爾恐未能
盡如今日之優游也自少强聒笑人親俗事喜就書
史雖不能多記誦古人趣向粗覽大槩平生藝習書
射音爽略無所好一讀古文輒終日不厭遇事感激
即復自賦雖粗織未工要隨意遣適此二者縱使窮
老愁戚決知其不能廢若夫形骸之外非志所願而
力不足者久已忘之矣仲尼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自惟齒壯子長去四十之年如數
朝暮修身行已治性養心之效魯未及古人之一二
而忽亡將老此寤寐憂懼深自痛恨者也不幸事先
生總教月餘熟于教戒而先生移鎮留府官責所拘
不獲追隨杖几杖復天使之終愚乎伏承使旌戒道
有日謹齋心服形三日不外視敬拜坐末願終餘

教使今日之遭遇獨有異于碌碌者他日不廢門下
之進沒齒知幸不宣某再拜

上孫莘老求先人埋銘書

具位某今月日謹齋潔載書而鄉再拜獻于秘監學
士先生閣下某嘗謂天下之情有歆于中者不能無
求于外其求之也或樂而與之或拒而不應蓋求之
則一而所求之者二也以利求人者憂于世俗之所
必爭宜拒而不應也以義求人者合于君子之公好
宜樂而與之也某今日之求正為義爾此所以內省
而無疑直往而不惧將有望于左右爾先君在仕四
十年信道守義端重靜肅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不趍
俗不干譽世之所謂貪富貴賤寵辱利害者未嘗攖
拂其心進退去就之際漠如也故見利則知畏未衰
而早休娶其志而已挾此之志以游于世其為人深
知之也閨寡矣雖然在先君言之志不願知于人則
可在人子之心不能明先君之志以貽子孫以聞後
世則罪也使有勞位者明之耶則不敢累其心使善
辭說者明之耶則不敢誣其寔必求諸有道嚴正君
子而已蓋惟秘監學士先生道足以信萬世行足以
服天下取舍以公議論不妄後生學士潔已以矜仰
王公大人怵心而畏屈非獨不肖所受教也今得先
生一言以銘先人壙中使其志足以貽子孫閭後世
不泯已手寂寥茕昧之中則人子之情沒齒不忘伏
祈先生憂恤之幸甚幸甚自惟不肖嚴事先生視之
以父也先生所以教育不肖視之以子也事人以父
者必如其父而不欺教人以子者必如其子而不外
此區區之心尤恃其必獲也倘伏聽命下情無任徬
徨激切之至不備

卜上顏朝奉

某啟前日嘗辱賜手書曲示存恤屈私事未定尋失
裁報獲罪多矣先生弃養十年門緒衰隳兄弟仕宦
粗知所立手足相助日望起家先兄最孝睦行已端
肅有古人法度不獨兄弟所愛敬鄉人尤樂親之年
方四十三官至一尉平生所志未及開發一二遽爾
罹謝天罰何太酷耶二子雖已勝衣可以奉後而田
園廬舍久廢不治某中春須暫謀歸計使孤嫠稍安
然後復還頑未得罷去為恨伏聞子由先生過彼數
年之別一日會遇相與解作世故講其學道之妙此
賢者所樂也不肖安得與之志氣所同必見于酬唱
使一咀餘味猶不隔溺于小人乃所願也冲年多難

書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上鄆州安撫劉華老相公書

代賀方回請見書

代四兄求薦舉書

上鄆州安撫劉華老相公書

某惶恐頓首百拜上某官閣下某元豐間作舉子同
相公之令息登進士科後一歲復與今管城令偕除
學官是時方執子弟之禮請謁左右相公亦以禮遣
而不拒也聽言待坐茫然如循大海之涯莫能窺測
一二退以自許以謂寒鄉晚進始望大人先生名德之
重一造其門以冀見為幸元祐初詔試入館相公位
既顯德業益著天下之士奔走風靡轂而至者一
時之豪傑相公坐政事堂為天子調燮百度通迎太
平塞天下之望以冀矣為輕重外則為朝廷考觀
人才內則相與講論經世之具相公固不輕于與人
士之吐奇盡策者亦平日感慨自負不疑于有為也
自惟涉道甚淺聞見鄙野氣屏志狹一無所長乘馬
死乃誣也奚恨曰彼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術正如
管氏未知佛而其言有似之也先生以謂如何滕人
來得雜錄一卷寫畢歸左右奚臺記更一二日可校
單氏東園記方謀鋟刻此月末必得馳上新著必多
願無吝眎教春温不雨惟萬節宣自愛不宣

從徒陪三館之士出入掖門塵埃風雨破帽自障蹌踉倜儻日復一日頹左右虎士如有愧色臣亦莫知其何為也同列之間俊異朋合吐辭論事伸眉抗掌方使雄向扶輦賈馬執鞭其後相與並驅周旋每坐其間不敢據席而熱氣蒲竟不能語闌ㇾ如屋上官舍食太倉黑頭利喙便腹蠢蠕月費三萬錢亦書林之一蠹也當此之時便有投劾而去暇援衣彈冠趨步王公之庭哉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斃性時雖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如某等輩雖百數十必無補于盛德之萬一猶能退自屏縮以冒昧為罪亦于相公進賢退不肖之道有助焉為爾荀為不知此三日一謁五日一拜縱不豪窶倨而慢罵亦門下之罪人也京居累年俾事既非所安又迫以貧病求去甚懇累月未報猶以芻撞棄其騷聾默以應固不可得也伏蒙相公造物無間輿之曲成憐其無用之愚一言墜鉾薙遂所請被命奔走東發東睹西掃撤廬上先人冢墓哭兄長于室問帶孤骭飲食扶子弟私願既畢往趨官期度白為之犇流覽鄴都之勢訪赤狄之祀如歷階升天底于上臺其地襟以三閔帶以汾沁七國之時為韓邊邑趙魏倚以障秦而相為脣行秦不破韓不敢循東山而下開元以來連洛六州為一大鎮騎駿太行之脊前挹幽并旁戰鎮定當四塞之沖屹為完城亦形勝之國也其俗儉嗇周陋克于自守爾我不相易故急衣食而緩詭譎財賄而薄婚姻地高氣寒故堅忍而壽陵阜多川澤少故有餘于力而不足于智雖強聒雄令而無拙牛發冢屠行劉劫之患斯有取焉爾上自秦漢下及五代阬翹卒封禹亭直盜兵之窟翦鳴辰之禍夫城之圍三垂之戰遺踵舊事歷歷可按一來于此年穀既豐民訟希闊飽食而日有餘力山經水志斷碑遺史田野老人之語究其本末足以稽益所未聞登高望遠山川氣象負抱回合感事賦詩足以泄其鬱旅之思不知為吏之勞而有官學之樂此皆相公前日之賜也幸甚幸甚日夜舊勵未知所報雖然士之為志也致一而已是非可否重輕利害斷之于心而聽之以通無待于人ㇾ亦何與于我也要之不辱于終身之義自信其所為而不苟挺然中立不倚于

物而姑淺吾所好其為窮達用舍則有命焉爾如某之說雖相公之自處者猶若是也以身任國事宰平天下裁量斟酌合千萬人之情同不齊之口愛憎毀譽動盪排觝紛亡藉亡特未守也日使百手百喙撫籍解釋必不能平惟相公應之不撓使物自為輕重去就而不相薄者為能洗滌其心一以待之而已士之與王公雖貴賤異勢苟為學先王之道要其自得之志未嘗遽也汝為東諸非動德之盛無以壯京師而鎮方面脫脇勤勞暫爾分逸西歸之名正在朝夕伏冀為時貴生還戏哥席宗社永賴天下蒼福某官

慮雖託子孫者皆受之無拒不幸且死俾之書數百言納諸壙中以信後世乃餘事爾來使惠然必以此也幸甚幸甚某不敏輒述述延再拜以辭固有說也某杜門屏處十餘年中間禍患摧併哭泣之哀相踵者七今慮凋耗餘息僅屬忽亡如迷人未嘗涉書史窺古人制作之意筆硯塵涸覆棄地上不復收拾逮今事往痛定過意少適欲為小詩陶寫情性經營終日不能成章冏冥一二句頃俗淺惡正如剩兒行歌乞人業勤之語窃自鄙笑亦復慚恨竟與啟帑塵埃之裏壞永不更作行年幾七十百事弁廢每過天日

守朐隔末由參侍台座下情無任傾依激切之志不宣某皇恐頓首再拜上

答劉秀才求先博士墓誌書 博士劉孝明也

某再拜伏蒙遣人寄示先博士行狀委之誌銘伏讀反覆泣然墮淚哽塞終日恭惟先博士文章議論冠當代風韻卓然盡在人上士大夫知其名者莫不咨息追憤願為之載述而猥先不肖理亦疑焉自念與先博士元豐初擢進士第名列奏籍有司敦之舊元符間把酒笑語傾露肺腑情義款洽之人既曰故舊朋友凡有以赴喧和藉譁擁絮坐塌下暴背摩腹氣血俱融頹然一寐此日用也其他種亡現前不漠經意若夫枯腸索奇字嘲齒造健語連頭搔鬢其色眞然徵偉于世俗牙頰之間固不暇也此某所以當辭而左右者不得不聽某之辭也必欲強其所不能使某不得以不能自免則一切荒浪頓倒苟塞來論一聞于人百手指笑足下方以顓親為孝而無以慰其心某之玷負先德亦不克終故舊朋友之義非所安也昔柳子厚死皇甫持正為文哀之知子厚者正如此而已歸退之為誌其事辨說明偉信非常人所能知者兆芒出

千古不臧言足以發之故也足下欲以此意見爲寔
非所敢當必求諸能者母勤來使章甚某再拜

代賀方面上李邕直書

伏念犬馬之畜既壯且老望門下之日不爲不久方
未冠時碌碌無所知識閣下應直言詔嶄然起北州
驟人逐客悲吟欷息不自聊生非北州之士所能安
也而又母老妻病子弱身寒多疾一月之門飢食甘
臥者不過數日方且日夕促促以鼓鑄爲事金錫之
氣薰灼腸胃叫呼咄咤驅策吏卒以赴其員程此賤
者之事非敢敢也自惟平生多艱小有所須動不諮
責之不可脫則無以事親畜妻子故垂頭塞耳氣息
奄奄慚恧自奮之心日已微矣閣下位孟顗名德日
重一旦叅頂大政門下之客皆一時豪傑而某之貧
賤猥陋不改如平日雖能援足紙之謁縢行下風門
闌興謁之吏一覩其姓名已傾蹇不問左右青紫睥
睨耳語不恢則笑雖某之心亦不能自信也故又遠
巡中輟某嘗愚古之王公鉅人出則之名世不幸不
同其時不可淩見時雖同而老死窮阨終身不得而
見之者皆命也可以往矣笑言不足以自媒力不足
以自棄敢行而如有挽
適百步千蹤一食三噎又安能必後日之志哉所幸
宇宙彭門厚與公子有一日之雅今輒以悃幅自記
緒馮所爲恩詩若干篇上獻台座排敬語語之比試
以閒之幸其若夫謂水秋風倚檝長笛周末能挹司
倉渭南一勺之細又安敢望李杜之波瀾哉區區之
心伏惟左右憐其憤悱之餘無地好而已

代賀方面請見書

某聞古之士方其奇窮頊賤未遇之時咸東書裹粮
周行四方跋山涉川冒犯霜露罔非去墳墓之國而
棄它鄉舍安佚而好遠游也將欲覽天下之風俗交

天下之賢士大夫收其閭見議論之孟去其卑污固陋之業以自成其所志者不淂不黙耳與夫抱殘編屏窮巷偃僂蹙縮端坐則面墻舉頭則礙屋幽憂沉寂志衰而氣促區區掇拾古人之腐餘與兎女子語欲望遭時而立功名著亦可鄙矣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此古之士未嘗不遊也昔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湘沅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射鄒嶧過梁楚以歸若夫高山大川名都沃壤物產之美士人之豪俊同已洽聞多識而昭載乎胷中矣然後論古今馳騁千載之上下著書以名後世此有志者所為也某不肖生貧屏摇未能強立而竊有志焉感慨先王之餘風想聞士大夫之高義惟恐身不及見而見之且不多也聞者南道梁宋東走鄱鄒遲遲過于滕七古侯國也山林深茂氣俗淳重宜有賢者為政于此某一至境上而閣下之休問溢于民言喜躍不自勝以幸其及見輒有請于執事者願一識風采而服其緒餘惟閣下愛之而已

代四兄求舉書

某聞萬金之賞陛駕大車以浮巨舶南窮甌越北極胡漠龍皮象齒文犀縈其室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淂之則深居大第拱手待價通候巨室先之以將命繼之以飲餞以幸一閱方床大榻藉以藻繡大僕扶進趨而進華氈十重綺衾百襲十襲整襟濯手而後發照燭觴落神動心悸徐問其價則以千言萬言萬萬其力不過一豹之舉計其價僅足一日之食正晝過市欲人問之而未嘗不顧也日暮人散鷄棲于塒則騎豬不欵而後應蓋所得者重則所予者不欵輕故也既婦販夫六十爰粟水挹螺蠃盛足數指老暴露風雨營其力不過一豚之舉計其價僅足一日之食正豚歸于笠炙未及薪釜未及泵其色鼎鼎揭之則屢用弄之則可惜皇七扣人之門戶幾何不悲吟行乞突此其意何也所養者薄而所嘗者忽也豬道之士被褐懷玉志足以輕王公氣足以驕富貴致泰盡禮則見之誠親心合則交之非其徒招之不來非其義就之不見嘗悲山之不深林之不幽世俗之人將逐其後也又何嘗以作通之餘五斗之粟折腰下邑跽跪于人眉睫間哉若夫通不足以任已才不足以鴈世其志惘而畢其器拘以淫迫使之劾一卿仕一官輒趨疾作以應期會指呼不知苦訶此不知辱如轅下

駒頑一束為垂頭塞耳不悌鞭策當是時又何暇議高鄰車行矯激自負哉雖悲吟行乞亦所不恤也某生質頑昧讀書二十年三試不第晚泛陰補得官不邵碌碌獲佐大邑生齒繁浩簿撥填委匄考之詳出納之吝日夜砥礪計功補過苟免罪負中心所幸者一薦狀耳薦狀所頼者一縣令耳今則已踰兩考未能如格指引睇于門下者日夕以之終未敢以鉗結自廢也恭惟閣下道德在躬仁恕成物屬部之吏洗滌出塵泥而脫拓獨者固已多矣以某不才何以與此然而竹頭木屑無間于大匠之手牛溲馬勃不棄于良醫之門此某之心猶有待也昔者莊子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命孺子殺鴈而烹之孺子曰其一能鳴者夫能鳴者則矯翼而飛不能鳴者刖合啄而死如是則某今日之言不得不聞于左右也伏惟閣下儻其憐易憫其幾成出一手而挈之廢身之報不敢為衆人後伏惟聰明亮察幸甚幸甚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二

表十三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賀太皇太后生辰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太皇太后表
進奉賀皇帝登寶位上絹表
謝告諭表
賀册皇太后表
賀册皇太妃表
進貢綾表

十二

賀興龍節表
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賀玉冨表
賀元符改元表
賀太皇太后生辰表

候屬西戎屈金方之正氣時生上聖配天德之鴻休韓文所謂舞蹈同底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恭肅坤德靜柔弼成永圖休有顯烈三光明而四時動九功叙而百度興恢基業于無垠躋民物于交

泰文武之典周通華胥之贊軒圖迹是芳風夐超治古臣守職藩佐叨榮聖時觴獻萬年莫預遣庭之列心肩一節徒傾就日之誠宜孟介于延洪燕克符于頌祝云云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五日詔書恭承　皇帝陛下奉寶圖踐登宸極震雷一發教赦四方大明繼升光被萬國生靈鼓舞動植昭蘇凡在撫臨無不欣戴中謝臣聞盛德之後世有天下有道之國萬生聖人恭惟　陛下席六帝之洪休對三靈之丕眷仁孝純乎天至聰明茂于日曛岐嶷之間已能動惟先帝號令之始足以慰悅衆心社稷有所遵依和祇以之安樂皇天右序深閑命武之符率土祗迎莫不守阻造闕度無任抃踴踴越之至

賀太皇太后表

伏承太皇太后誕膺寶册同攬乾綱號越常尊禮隆無上孝憲文盛迴通祇敬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柔順在躬聰明睿聖輔佐英帝肅恭六宮保勳先帝志在靜柔保鞠聖躬德惟坤元服勤陰教輔佐先帝志在靜柔保鞠聖躬德惟均一式範雅講磯誠祇荅懿慈盡明王之要道誕敷徽命鼓百姓之歡心臣限守著符不獲躬詣闕庭進奉賀皇帝璽綬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五日詔書恭承　皇帝陛下奉寶踐登宸極震雷一發教赦四方大明繼升光被萬國生靈鼓舞動植昭蘇凡在撫臨無不欣戴中謝臣聞盛德之後世有天下有道之國萬生聖人恭惟　陛下席六帝之洪休對三靈之丕眷仁孝純乎天至聰明茂于日曛岐嶷之間已能動惟先帝號令之始足以慰悅衆心社稷有所遵依和祇以之安樂皇天右序深閑命武之符率土祗迎莫不守阻造闕度無任抃踴踴越之至

賀太皇太后表

伏承太皇太后誕膺寶册同攬乾綱號越常尊禮隆無上孝憲文盛迴通祇敬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柔順在躬聰明睿聖輔佐英帝肅恭六宮保勳先帝志在靜柔保鞠聖躬德惟坤元服勤陰教輔佐先帝志在靜柔保鞠聖躬德惟均一式範雅講磯誠祇荅懿慈盡明王之要道誕敷徽命鼓百姓之歡心臣限守著符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五日詔書恭承　皇帝陛下奉寶踐登宸極震雷一發教赦四方大明繼升光被萬國生靈鼓舞動植昭蘇凡在撫臨無不欣戴中謝臣聞盛德之後世有天下有道之國萬生聖人恭惟　陛下席六帝之洪休對三靈之丕眷仁孝純乎天至聰明睿聖舞抃激切之至

進奉賀皇帝璽寶位上尊號表

大人繼明神祇協相四方來賀玉帛交馳仰瞻懽心畢輸郛物臣猥叨符守阻覲帝閽敢陳在篚之儀少助元庭之實

謝告論表

伏蒙聖慈特降勅書告論臣即時集官吏軍員將校僧道百姓等宣讀訖虔習慕國深恤艱難之訖通迴聽命載銜撫育之恩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純孝在躬至仁感物奉時昭考將圖天下之安咨爾庶邦使知王者之志臣猥叨符守誕布德音坐食見竟盡識宅宗之念誣歌歸啟共迎桓治之期臣無任瞻天望聖感戴激切之至

賀冊皇太后表

伏承　皇太后光膺寶冊增奉鴻名大孝隆親事光墳史萬邦蒙福喜極人神中謝恭惟　皇太后陛下育粹坤元服勤陰教輔佐先帝志在靜柔保鞠聖躬德惟均一式範雅講磯誠祇荅懿慈盡明王之要道誕敷徽命鼓百姓之歡心臣限守著符不獲躬詣闕

賀册皇太妃表

伏承皇太妃誕膺徽册褘褕翟茀增奉隆名凡在遐邇孰不抃蹈中謝恭惟　皇太妃陛下慶傳貴緒瑞發雲源率遵御以靜秉奉蘋蘩而獨潔爲真人之緝紹推盛典以褒崇惟勳宮闈事先史册恒限均蕃守阻迨造闕庭無任抃蹈激切之至

進貢綾表

爲分九州均節譜侯之貢周建太府校登天下之財入之必以其序制則各從所有方帝仁之愛養滿物產于盛多追講舊經奉修常獻臣猥叨符守獲奉歲輸敢陳在篋之儀以助充庭之宴

賀興龍節表

四序周而在朔方成一歲之功二陽建以爲臨允叶大君之吉篤生真主奄有庶邦紹帝之休光懽兩宮之孝養車書所暨舞蹈攸均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日躋智勇天錫應千齡而出震操大冕以乘乾乾嘯龍翔共覩聖人之作風行雷動坐躋萬國之寧衆賢濟ヒ以在朝聖化新ヒ而美俗三靈助順六氣爲和人情胥悅于誠歌天佑啓求于福祿將窮冬律俯屬誕期載馳虹渚之祥窮劫封人之祝恭惟恩道

神爽化非意所知和氣薰蒸為時而出惟珍符之摩見錫景命以來崇奢懷本自于帝心追琢疑非其世造學者之雜無以稽諸史玉人之巧莫能喻其工不必論前世之所遺要非偶聖人而不受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率考嚴恭事天朝廷治而庶官修陰陽和而五穀登百神協相四表又安宜保無疆之休以稱甚盛之德璽芝朱草非難致之物神鳥丹鳳不足勿其祥非假秘文孰昭休貺昔堯享封人之祝漢文嵩岳之呼曾未若斯承受命之符永為守國之寶聖作明述方啟佑于千載史書樂歌將有辭于萬世

表十一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賀皇帝即位表
賀生皇太子表
謝水興路提刑到任表
謝京東西路提刑到任表
謝移京東東路提刑到任表
知滄州謝上表
謝落秘閣校理表
謝降授承議郎表

十三

謝復官表
謝出籍表
謝八寶赦轉官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正月十六日准違奏院遞到制書　皇帝登寶位者龍德時升紹一王之休運天恩下需數萬國之歡心凡在孟容一跡撫御中謝竊以可托天下必先屬于真人克享帝心寔有懷于明德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聖歷教在躬孝悌威于人神言行動乎天地奉兩宮而無間就外傳而弗通學生知德心

日遵宜先王之眷命付大器以受民二聖嗣興孟陰
予世祚一通相授孟篤于天倫誼歌朝覲之有踰禮
棄政刑之具在享七世崇高之業應萬年熙洽之期
繼体元豐均是吾君之子承華紹聖載安百姓之心
永孚四海之休咸賴一人之慶臣限拘官守阻造闕
庭臣無任云云

賀生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八日降誕皇子者太史
觀天已識前星之應大人占夢果符罔子之祥喜溢
宮闈慶均海宇中謝竊以誕彌厥月有開后稷之先
則百斯男于顯文王之盛由人神之相與荷福祿之
無窮恭惟　皇帝陛下孝安祖宗仁遵動植弧矢之
以超功臣之世發慶度以惠天民之窮廣大德以好
生示神武之不殺萬事咸理先格玉平四夷皆來寔
篤多助三辰昭鑒六聖具依載錫洪休篤生元嗣至
誠能動無待薦高禖之牲流澤有源何煩禋北宇之
行況乃岱祇見象渦聖光共扶萬世之基來兆一
人之慶岐嶷之性先自淳于神璽聰明之資將茀頻
于師儀大本有系衆望攸歸逢盛事
上南山之壽阻預班聆誦盍斯之章莫知鼓舞臣無任

謝永興路提刑到任表

從事府僚訖無善狀評刑陝郡遽忝
撫躬失次中謝伏念臣學非知奧才不遠中晚級辭拜
溢整仕版猶未棄詩書之習初不更叫縣之勞講藝
洋宮無以應諸生之問校文芸閣莫能窮未見之書
朝廷勤農之基優事業空踈而學
盛時未賞赫ヒ以動人姑幸循倫而寡過勉從吏責
出佐藩方甫及再春而還寢遽大伊之佐頑浩穰之
多責孟軻以自持定有愧于東扉不收嫁娶未畢事君
之義罔內外以一心在臣之私有出處之異罄屢懇
還憲遏覬便州皇謂天能聽而弗違日雖幽而必照
不加以罪曲盡其情特優假于使華俾分持于邦憲
量材非猶胃寵若駕況閱中之奧區為天下之劇部
廣輪者三千里襟帶者十八州氣俗喜爭動成抵冒
山林多阻易致奪攘必得通明之才以均察治之寄
如臣頻閱過事潤殊雖知任大而盡心尤恐力微而
致責此孟伏遇　皇帝陛下性齊舜哲政邁湯仁表
德禮以示人量誠明而格物將使路遺不顧人有爽
寮之心田畔相推家成慶茂之俗臣敢不仰思欽恤

俯務靜安閑于無事之時衡以至公之聽鄉隣不援
狂獄無留譬殫風夕之勤力圖毛末之初澄清之志
非敢望于古人忠尊之風期少裨于聖治且無任

謝京東西路提刑到任表

詳刑陝右已乏事功易部幾東再叨恩貺量材非稱
戴寵若驚中謝賦性迂疎閒適寡淺治滯薄祿游泳聖
時學文未去其陳言濫竽不聞于善狀亦嘗陪書林
之豪秀佐天府之浩繁必有可觀未始爭亡而為世
竟無地棄但能碌碌以同塵屢愆便州遽分頒使事
滿多而智窘責已重而心危厲志竭精知蓋愚之無
補仰承宗之雲猶均一雨之閎文書有報復之遠吏
稍累日易曰頒罪戾之孟深久玷官聯坐糜廩給方
申前請漫稗就遷既奔命以戴星徒搖心而望甘惟
京都之近壤連海岱之故區生齒寔繁獄訟惟宂宜
茲屏翰可使澄清觀瞻攸繫非任使過衆上塚預有
光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克性自天舜功成物措
世于中和之地道民于禮義之風將使四海為家有
外戶之不閉群生咸遂無一夫之向隅且濫總刑章
蓂承德意敢不究心審閱先事禁防寬猛以和上下
無擾勉立消麾之効仰酬覆載之恩

謝務京東東路提刑到任表

菩录警有補于治庶期少酬于覆載

知滄州謝　上表

禮官失職甘俟嚴誅遽墨折符尚叨優寄以不可貪之罪蒙非所望之恩驚魂既還零涕無已中謝伏念臣迂疎無取選輭不持惟知任物以直情不善周身而遠患每事必問已失仲尼之前知三思乃行終遵文子之常誡一昨奉太母曰山之制謹百官趨事之期風有司存各以類舉違毒官之易莫道虞主以告行竟違空函幾敗乃事既身為之官守反自閑于禮文仰誤神靈之依中櫻仁孝之感遇莫大者誰其歸之之望舉頭見日長存魏闕之心臣無任

謝落秘閣校理表

備校讎之列久玷寵名委按察之權尚叨華使退慚僥倖復荷矜存閒命已還省躬知惧中謝伏念臣學術淺鮮羅識拘跼偶中詞科濫登文館日見群書之浩博坐逃俗吏之紛囂物或棄初意若鶩之戒義雖苟得每懷非據之憂何敢取容屢嘗求解違俯從于外補猶竊假于前務不自請陳寖成冒昧案驍珠實無柰故常曲被寬恩上還虛授此盖　皇帝陛下紹隆先烈總核百工子奢必盡其公各從分守內外一歸于正無忝司存豈克智以知人博舜仁而愛物養之盡耻收以事功臣敢不勉激愚衷孟勤吏責天地之造雖補報于生成犬馬之軀誓靡捐于驅策臣無任

謝降授承議郎表

臣某言八月二十二日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特降授承議郎差遣勳賜如故臣尋蒙投詑禮官被黜方在退思勑扁示懲正宜薄責重于文寔疊負戮玷檢已懷慙感恩寥涕中謝伏念昔斷亡不敬祿亡何知

初無奇謀以動人每以疎愚而取禍詩禮之訓幼則
嘗聞刑名之書素所未學偶預都司之進擢適當寬
之後更宰府付以官條惟命所赴法吏摘其奇尾謂
可則書文既失于藉章罪穿逃于顯戮止淫耽秩尚
玷承流雖天地無所不容而犬馬何以為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以獨斷慶賀刑威之必行
遵制揚功永懷善繼亂名改作先務謹誅謂使人知
過則能盡其忠故用罰以寬而終歸于恕臣敢不着
身夙夜砥勵事功知無不為庶弱事君之義死而後
已益堅報國之心

謝復官表

天地既交通契施生之序雷雨方作悉霑曠蕩之恩
歸復官資洗除罪戾莫知手舞但極涕零中謝伏念
臣材非通人學不知道濫登仕版誤置書林必有可
觀永始錚𤣩而竊世榮無他異但能碌碌以同塵逮
羈羇閣遼參宰屬偶官僚之有請謂國憲之當更初
無預于講論漫不思其抵諱罪同破律議在讁誅止
鐫階秩之微聊殿籍書之末豈謂矜前車之既失開
局步于自新川澤納汙一賜生知舜聽遠捨庶事憂勤
惰此益　皇帝陛下柔性
而協帝小心寅畏以事天常善救人恐匹夫之失所
為能盡物期一視以同仁魯是孤生亦蒙聖澤俾還
舊物復領真祠宜守不出于田廬家食資于廩粟蔡
霍之心常在於幸照臨大焉之力已哀空懦蔡養一
無裨報獨負生成雖已寢于桑榆顧未填于溝壑猶
能中田槃環日陪野老之歡謳清夜焚香每効封人
之善祝

謝出籍表

滌瑕蕩穢共承雨露之霑靡振以殫寤念旦生也有時仕
非踰進惟前日感激厚恩中謝伏念臣才疎而多累兩干史議三弔宮詞頹白不可以遣河
猶叨蓼莪唯奠或違于衷焉即赤即青弃猶問者上帝降
康大祇為瑞倫成寶刻均福蒸民敢期負釁之餘生
亦預寬名于載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爱人無已
視物如傷賞罰之公時乃天通予奪之節本于人情
謂法以示懲既屢更其歲月過而必改誰將自棄于
君親曲示矜一泛滥拭而臣計功無取貽悔良多
載肖始終莫酬萬一蓋嘗喻父老以戴上之美意教
子弟以事君之小心長歌天保之六章百拜封人之

三祝雲天在望但知傾日以為心導聖恭摸尚冀殺身而報國

謝八寶赦轉官表

肅除罪籍遽進文階望逮雲天特預一時之澤兆生蓂敝如非前日之身寵至若驚感深成涕中謝伏念臣材猶社木性寔桓人初非可用于時終有自貽之悔閒以從事梅問屬禮陳八寶慶洽萬邦赦其既往之愆開以從新之路雪霜制物天將使之成材鞭朴御家父終無于棄子矜憐舊物安養殘年復陪多士之步趨再奉真祠之洒掃已踰望表仍玷序遷未聞罔報之一端併荷流恩之三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道善貸至仁無親凡百姓皆得其心靡一物不遂其性聖功王胄瑞應並臻嘉與庶工共承多福而臣偶緣幸會濫服寵休蓬蓽豪琴既容可緑支離受衆尤愧無功敢不誦明訓以刻肌披愚表而指日儻萬分之有補九死以如歸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三　十五

表六

代人賀元圭表

代濬州命官學生通僧著老請

皇帝封泰山乞

第二表

第三表

代賀平瀘賊表

代知徐州馬大夫謝上表

代人賀元圭表

十四

欽承休眄叶至日之逸長肆設盛儀闔萬邦而來賀列華紳而星拱冀寶盡以階升上公號進而前天子再拜以受大樂備九成之奏群臣奉萬歲之觴慶慚縹渺于祥風雲物中蠲乎和氣精神胥悅寤澤橫流以荅自天之休于昭不世之瑞曠古盛典一時榮觀中賀自昔陶唐聖神獨運惟時文命水土既平歸我帝功薦其器實謂俊德克明著本于智衆民於變生乎神用此以知人而人績成推此以則天而天通順故外黑以示智之所由內赤以顯神之所存顧強名莫得其緒餘惟默識可求諸形制書猶具在此世

獨無傳三代下衰魯莫聞其付于兩漢甚陋終不發
于沉潛天心永有以感通人意亦雖于窺索綿歷歲
時之久寂寥宵壤之間嘯眾光明了不可到欽孟上穹
眷佑有待治時而神物薦珍乃至今日恭惟 皇帝
陛下儲精積厚古恭己爰民聽言同儕室之詢化俗猶
大章之作兢兢以行道巍巍乎成功家陶德化而可
封人競趾心而不犯亦克之盛與帝而俱爲景命之
方興衆玲符之來格學士討論而不謬工人辨閱以
無疑再考秘文益詳嘉應得玉橫于磻水何乃不經
出寶鼎于汾陰是誠小物固宜告圜丘而饗上帝拱南
面以朝諸侯迎福祿之大來對天地以同久臣親逢
興旦猥預下僚彷彿闕庭極望雲之想婆娑田里
聊擊壤之歌

代濟州命學生道僧若請
車駕經幸本州表

皇帝封泰山乞

竊以封禪大事古昔有聞數千百載之相望時雖偶
七十二君之可記遺跡尚存非至德無以動天惟聖
人乃能行禮義嘗有請時弗可爲衆議所同不謀而
合輒殫愚懇上瀆嚴宸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盡聖
智之才蓮帝王之德仁被動植孝感神明朝廷正而
庶官修庠序興而衆賢出禮極商周之盛樂同韶濩
之和四時序而五教順成九澤通而百靈清吏困窮
有養囹圄屢空爲通雖明視古無遜萬邦咸人豈惟
同德之三千百化已成何獨大功之二十三靈協相
諸福薦臻太史書祥殆無虛日輿人頌聖如出一辭
冲馭六合之間充塞大和之氣元圭載出垂眷甚休
青帝來臨示人尤著當躬行于昭報無以曠于上儀
必展時巡用虔祀事頃兹東土有曰泰山泰言作鎮
之尊東乃資生之本群靈之府衆岳之宗近在大邦
素爲稽地升煙中頂可近接于皇天檢玉圖臺亦深
明于猶意不特享一人之慶蓋將蒙萬世之休幸詔
諸儒教求故實翊現模之具在昔者之能言追真皇
已講之文請定今日鵷神考方興之志奚俟來年惟
麟野之舊封附陶丘之大邑丟畿無戔視魯爲隣路
固少于蒙囿地尤多于平衍萬人無擁六馬不勤繹
經清沛之郊圻已見東山之雲物伏望 皇帝陛下
曲從人欲俯屈帝尊遹日駐以啟行揭龍旗而來幸
肅傳鴈蹕往取便塗毋煩禮方修敢頓陪于群后亮車
儻過竊有初于封人庶仰瞞于清光不虛生乎盛世云
云

香有感惠澤無垠共陶一和編為諸福之應元
圭發見上帝降親九霄光明日有戴氣千里澄澈河
無横流甘露歲臻寶山嶷樺行宜供九芝之食野蠶
增本歲之衣饋蓮駢於不並生于庶草赤烏白鵲獨
先至于四靈淮人瞻室堵之先嵩阜示高真之相嘉
谷動盈于拱把瑞文繼出于山林九皋之鶴藏天同
傾萬目五色之芝連莖幾間十夫禮部受圖歲尝百
數外朝稱慶日或貳叁呈露紛綸變化奇詭事出乎
見聞之表意存乎象數之間驩流載詩光動簡册此
太平之極致何覩。手彼載籍之所博特小小耳惟
五日之行良出便安最為平易塡金秘册鑿一人昭
事之心剡石層崖張萬世無前之烈訪仙閣之縹緲
觀海日之騰陵百神之御督東萬歲之穀相屬囘銮
夷路瘞帝崇壇庶伏雲也琛貢山積先瑞見以受四
方之賀大作樂以衆諸臣之鵠躬問高年異修胖祀
尊儒闕里致帝真庭賜酺飲以交歡欣滿德音以蕩
瑕穢柔光均被慶賚孟行永孚宗社之宏休丕顯帝
王之能事且景寺數言累牘引領嵓嵓想見翠輦之駸騮時暗終日搖役寸心奏帝典
之一篇慙無宿學望聖人而三祝竊劾前驅

代賀平瀘賊表

勇校鷹揚赫天敢而莫禦窮陬電掃殲以無餘
三捷告旋萬方交慶中謝且聞漢開牂柯之地始定
南夷蜀與滇水之軍寢通諸夏雖屢更酋豪時擾疆
陲固不煩浮以六師止可以驅之尺檄夫何狂醜敢
黷皇靈謂中國之無不習山林之險聖王之法必寬
夷獠之誅輒肆披猖自蹈剪覆以至虎旅受略韜使
移輸先擾必死之喉襟大索已窮之淵藪踝頭臨于
刀谷奏廬落于灰埃何能逃蠆蠆之生無復恃螳螂
之臂風馳雪徹晷落謀玄伏惟
陛下聖德靜淵武

烈神速萬全之勢灼見于日中千里之師蒭來于天上以山靡卵如火燎枯枝之征獷狄桀服蠢刷貳師之伐大宛寰鶩西域毀觀霞俗畢附中邪臣素荷國恩忝分符守喜閭寬詔宥助歡聲歙至行封奠陪于周廟頌述稱壽徒望于充天

代知徐州馬大夫謝上表

祖擇時日初見吏民當朝足訪落之時各修其職盥師師長人之寄徒慌于名撫已知榮感恩欲涕臣某中謝伏念臣斗霄淺器瞰眩孤生遭遇聖明固緣仕宦亦嘗登進言責被澄肺肝分試計司運量金谷載更使指出顧罣網未塵歲時遭嘶哀恤養阢遽于將母義當許于致身逮賜對于天光復轉輸于巔表出入谿蠻之徼馳驅瘴霧之中以革裹屍分捐邊野舉頭見日莫望長安方撫水之釋騷病師粮之雖給扭完經費遂致招徠幸蜂蠆之無虞顧形骸之可乞猥家寬詔退守真祠屬瘴疹之稍平奉詔恩而入對荷先帝神明之照知孤臣忠梗之心假以便藩養其暮齒惟徐方之奧壤服之舊封并邑浩繁風俗剛悍宜資名德以頒蕩宣夫何妄庸輒膺任使此蓋皇帝陛下道膺堯智德邁湯仁謂犬馬有一日之勞暮履乃昔時之御曲加完愛能奉行德意柔猷難晚未忘敢有先難而後易少立涓埃劾上酬覆載之恩

啟狀十

賀河中府經略游龍圖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與虢州孫學士

上開封府蔣待制

賀新潭州張學士

賀新鄆州韓待制

上事謝監司

與交代先狀

謝趙判監

十五

移京東東路提刑謝豐侍郎

滄州到任謝韓丞相

賀河中府經略游龍圖

此者伏審肅拜恩綸榮出於上知成命甫行緒識照事徵抱忠義以有頓實兵儲坐馳智冀於百戰聲屈四夷初進躡魏闕暫勤三節之趨厥直承明遽起一麾之請惟春亭之樂壞為邊色之具尚壯宏寬西顧之憂靈武可平詔捉入贊帝猷某方幸依仁繼謦教陳

與虢州孫學士

比者邇被寀恩誤叨憲領量材非稱員龍若夢幸緣官天婺俊按圖器宏聯之榮遂獲見賢之願恭惟某深早擢髦科寖揚撫仕行義足以範模多士文章足以軌躅人倫維人允屬元功之政之才內輔維人允屬元功之介之使將觀大國之風衍盃酒之歡良幸故人之遇感服之私誦陳莫究

上開封府蔣待制

言念少學屬文嘗起執贄之慕之趨稍親閒燕之談良荅喧囂之後遽緣補外遂失依仁鵠鵠一枝暫託踦於芙蓉青雲仰惟剖決之餘休有吉祥萬里學造大原以王佐而自期科而時起軼後躅以先馳彈擊百僚皂鵬橫漢澄清

屬部倣鏡聽秋優服
天下之利源膽落諸
舊德延閣清班未親
藩方之節制用釐天
旬而稔治大熟結者
方久屈於近猥已容
素業天將大任宜永
守地遠望履心劇戀
細驚崔終懷賀慶之
情無任傾頌激切之
至

賀新鄧州韓待制

伏審解延州之屬郡領楚甸之名
物多魚稻之美國小而易足民淳
其賢能然後遠覩其德業見匝石
微聰陽春之歌赤自詣於心賞恭
藏器在身以更獻納之芬暫資屏
翰之寄存心虛靜與物去來易地
之恩漸罄茲始賜
榮限守官常阻趨賓席仰祈保疏
任傾係之至

上事謝盟可

引秩比級補吏偶
之緒幸隨頒喜獲
超拔應休期而篤
雄而不道文章古
俾諸儒之駕說橫
滿矣及門之屢奏
洋宮之化懷飲業
依成範奔蜂之祝
而終累行須休踐

謝趙判盟

被誤恩輒當卿材之官將承賢者
契幌并恭惟某官國器粹溫天材
任授上等以飛榮論誠高深下軫
雅揖游夏以相馳方君子之育才
經師席流化藩州洋乎盈耳之絃
化崔蠋以何能黃狗之皮補狐裘
尚兔曠尤瞻昭有期歡躍無已

張但存青謄獨無幌耳能署幾屐其好如何鬱然與世
以無營雅以絕塵而自許每容比德輒慕薦賢寧取
不廢德之訊庶逃蒙顯戮之罪敢采國士之報姑致
衆人之言自以短綆無汲引之功一吹勞吹噓之助
亟者枌人以千歲圄盡誠心楚人信聲以萬金吏求
真嘗

移京東路提刑謝豈侍郎

此者叨忝中言就易東藝貎級聯事之榮竊有超風
之幸恭惟某官儒林重器禁掖名臣文章追三代之
醇謀論極大經之奧是非之智則確乎不拔進退之
義則綽然有餘大德不爭見松柏之後凋暫輟浸班於老成論道宗工必容於遠業其素蒙知遇方藏庇依

滄州到任謝韓丞相

城高池深壯矣萬夫之守地大物廣富哉千里之封
惟佛人可以折衝非惠術不能嫓俗先朝傑傑雅資
武備之長累世承平優假使華之畜如某者斗筲小
器章句腐儒自知斷斷以無他不善沾沾而自喜涉
世每謀於揭厲謀則素拙於泛遠安以來流自信河
中之未疲於抱甕豈知井上之機才屢試而無聞志

已哀而不擊猥叨進拔稍獵等禹澤虞泛大夫之招已畢去就小人衆君子之器自取顛危溺殊初出於智奋怒誤殆由于詖奪何獨有言之悔幾成不敬之誅屬大事之告終法雖可貸論有司之失職罪復何辭方且刻骨退思屏跡待罪無善趙為礼莫知薄酒者為誰臧谷亡羊但讀書之無罪遂泛寬典猶領名爵不宜大器以天收奘帷於已弃此蓋伏過某官胶藩借朽木以可凋胶王体柱石庙堂裴度之才上所自用武公之後人失所雖小善以不遺曲全孤生尤被厚賜雖江海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驚雀之軀寧忘大廈之託謹辭不可追頽何功於犬馬老當益壯夙夜少補毫分悔底有得於桑榆

啟狀十

答王賢良
上執政求外任
回謝馬狀元
賀吳正言
賀轉運使官
賀李資深中丞
賀李邦直舍人
賀范龍圖移慶州

十六

賀胡學士加職知桂府
上李邦直
答王賢無安中判子先朱行中同作試官

應詔造庭奏篇入等一時遷多士嘗觀窮以唐漢設科蓋以待非常之俊劉董論事亦足見有為之才國家累聖相承得人甚盛率為當世之公相或出同門之父兄自非學洞天人識貫今古發憤吐慈不恨要鍊之危投溢扶衰深知詞臣之變則何以礼陰反席望重縉紳抗足而脫塵埃矯首而登雲漢恭惟某官明燭萬里富兼九流不為章句之腐儒窮鄒薄書之

倣吏以天下而自任為衆人之不能謹論激揚歷以萬鈞而弥壯多聞霈需窘之一日以如流理物有藥石之良利民如布帛之煖通國休慶素宦於朝動寤上心恨相見之晚較然明白略已施行顧論說之有源將陶鎔之在手其素惟寡學猥預特衡視水於欲置之懷袖永以為好猶將示諸子孫威福之私竊言罔究

上報政求外任時見任私閣校理

兄長謝先塋未歸累然諸孤殆絶生意獨有少弟僻在海隅孤孑以窮年嚮耿耿而不寐榮罷直承明陶潛求三徑之資顧為彭澤而兒手足寡急難之助閭門多凍餒之憂期一假于外官顧何辭于俗吏有政事之責可以赴功家祿廩之優足以收敛恭惟某官大猷經世一德亮天利萬物以無私恥一夫之失所退惟頑陋風祛悮鋒冒歲月以滋向之無求某聞君子之虚受願屏門之割大嚼何為苟挾無知而進世動則多違犯不韙以望人固而寡與孟勢疎者情隔能薄者力微信未成于言前志欲行乎券外往庭直往猶如寸枉之撞鍾咕囁自營僅若蚊之通耳知難而分之宜其咸心以丽違勢由私連須臾之渴未能穿九仞之泉跬步所休何暇種十年之木謂不才而無取宜廢于人見有力者必鳴或閱諸命伏念某淺知校入踐書林學未達先生之論耗精神于蹙淺困年力之頹倭是非不諒于目知利害相摩于多故同堂算冠嫁娶並舉者十人舊里田園泰稷不供者數歲加以伯鵠鵲之棲一枝良足干黷鈞嚴無任

回謝馬狀元

春藝明庭策名上第喧前騶于扈路觀者肩摩落餘藁于四方傳之紙貴望高時俊光動縑林乃太平養士之功亦諸生稽古之報某人天委俊徹學術粹深擘之非堂七年並席金鳶唱籍一鳴驚人蓋志大者而無取宜廢于人見有力者必鳴氣全故寔脩而名望落落高騫於日下錚錚獨顯于故中御史直聲固遠風之日許平津相業不數歲而可期某風仰英游阻聞緒論方欲効孝邕之識而慕盧仝之卜交奉詔殿廬幸覩落筆讖裾公府復杜通

門惠然投我以夜光何有報君之玉緘　通

懼在望絕足方邁陽春白雪之音一時寡和金馬玉堂之步指日可期某猥預盛時喜聞榮捷雖仰洛中之價未盡塵尾之談

賀吳正言

右某伏審光膺寀綍更踐諫垣聞命之初望風而躍竊以蕙蘭擢秀久幽而不改其芳鳳凰來翔一出則大鳴於世而況君子獨安其處衆人皆謂之賢揚于明庭宜在高位乃生靈之盛福寔上下之相驩嘗聞士必貴於有為志先行其所學一失是非之辨終迷聲利之場言欲出而畏憂氣益卑而泯喪憤吐德彼獨何人持祿養交寢成習俗惟大人之特立卓常德之明末路淹回挺柏後凋之操屬明王之嗣服宪而不務于義也剛不可則止衆人紛驚懷着龜先見萬事以圖新數求多聞正式元老方虛心於古訓俄瓜屆於讓言啟然容貌之堂堂是謂王臣之蹇蹇風節可畏足以厭難于未形議論敢前足以致君於無過此寔德名之選大為邦國之光施膏澤以下民稍安輿論贊大鈞而播物行矣我公某猥以微賤風叨優眷限拘官守阻造台庭下情無

賀吳轉運轉官

伏審祇承寵渥峻陟華資懋官之舊逵聞成命增激智猷通博遇事有不疑之決在公惟匪懈之憂百吏承風凜若神明之畏九年足食出于指顧之餘天子重稱其才朝廷無出其右果膺殊眷特拜茂恩殊譽紋之榮觀契明良之嘉會使軒留愛已夙慮于公踰廟泚元勳將默符於帝賚即閒迓召入覲殿宸素託光被涘息峻陘中憲外剌百官之失四絕廢事之遺大旨畏法而修天子歛容以思方朝廷責成之際乃事功考室之時必得剛明幾上下遠近之情不欺于耳目之聽果聞興論會屬我公傳命之和有詭相處某官九萬之圖氣扶東南之秀高標華國清德照人志氣京師接武俊林飛縫禁掖忽厭承明之直皆分頒誨之封焉周方重于太宗賈忌神衰關遞掌綸言坦明追二帝之書深厚遇兩京之制紫垣

洒墨湧妙思於泉流白簡數奏勵狐風而鶚立礼法
修而百度正議論一而庶心傾即正鈞衡大施德業
不獨重風霜之任亦將隆柱石之功某風荷眷存久
稽參侍搶榆之跡徒仰于將霄質厦之心尚拘於鼓
賀李邕直舍人
龍膺帝制光賛綸言潤色聖人之辭通宣王者之志
共多士文章之選為一時儒學之榮才之所難得者
蓋寡翕聞嘉命歓動慶心某官思識靖深器能超拔
文足以経天而緯地道足以致君而澤民望高華岳
之五十氣吞雲夢之八九揚泛魏國来對漢庭吹談
坐斥於湖雲慕業遠瞻於鼎重飛名京邑寫甲捜下
之游洒筆中堂共駈洛陽之少言不数于高軒理獨
畫于虚嘉深簡上心首登清選峥嶸金馬之署思尺
玉堂之遊暫領憲于東州復懐鈴于左史重資才藻
兼代訓辞人爭嘆于湯泉吏毎虞于脱脆両漢之制
雖尚覩于遺風三代之文可復思于今日即聞大拝
行詧遠圖棄風荷眷存久稽參侍
賀范龍圖移慶州
光膺嘉命更鎮雄藩愛養利源遠東轅于東部紘制
方田遷捍節于西州在君子之時并宣天下之同慶
況居扈郡良切惟悰願惟安化之河開寛擾昆夷之
矜背苟知其策則矢石不試一失其御則疆埸驚心
資忠智之臣以副朝廷之春某官家聲著代世徳在
民畢有高明之才風懐康濟之志報効紫泛暫守帥
担人蒙棘枕之安國賴長城之固遐予享之坐可想
遺風立棠棣之碑何慙往躅獨抒還閫寄入賛家弓某
限守州符阻趨鈞扉下情無任
賀胡學士加職知桂府
竊以海中三峯地称仙境嶠南五嶺天限炎荒一則
提封屏翰之邦一則取象圖書之府惟時嘉命属我
名臣恭惟知府安撫龍圖學淵微器能通博奉容
詢之煩使美譽虚于先朝入綬星郎暫游蘭省後来
居上安暇競時獨秀必擢翻成運物寧過風而知退
恥羅金以白言疾驅太行周覧二挟邊民待哺喜車
馭之漫来野老餧疑驚節麾之幾畫果膺優詔擢預
清班能世其家清鑓故在不難為第棠棣相承頴東
春之方隆将陶鎔之在即折沖萬里雖賴得人雅意
本期未容去閫行聞美拝寔慰僉言某素以孱愚重叨
奨遇為扈部之吏嘗陪下陳同舉酒之歓漫陪廣座
恨頻蹤德光厚長絨得之為驚嘗欲置之懐袖永以

為好將猶示諸子孫感荷之深誦言奚既

上李邦直

一違鈞坐再閱歲華久擾俗吏之薄書幾廢小夫之竿牘盈尺之紙安能白寫其肺腸萬頃之陂固亦不遺于汙濫憂皇所載展轉益尼與其自棄而不言孰若以誠而歸罪集官生民先覺盛世元臣吐辭為經都荀楊之未粹以道致主非堯舜而不陳經綸以四海為心進退有古人之節前功未就數然待旦而行庶政已成準而去豈資藎德作鎮剖符時聽大府之旌孚坐啸昔違于咫尺精神相感寤寐須臾之光常不忘宜一德之有求乘三陽而並進為天下計必資良佐之才以我公歸永作生民之福某素慙裹陋由被陶成每殫十駕之勤幌之一毫之補轍鮒得水雖切幸于餘波胡馬嘶風終不忘于故國限拘官守阻造窗庭

啟狀十

謝徐州范教授

田兗州知府

賀轉運使

上南京豐侍郎

永興提刑謝到任

賀交代改官

謝漕使

移京東西路提刑謝巫相

同前謝魯樞密

謝交代上官正言

謝徐州范教授

分職儒林下車卿校高名夙著多士扣歡自昔人昧五常之原世鮮三代之學大道殫殘于秦法衆言鼓亂于漢儒以公羊為書餅家蓋訛以浅俚謂太玄可愛師發明道德排異端之性而治身然後事君而官德性靜深天材虎擢成物故于教養益重遵揄某非先王之言不道以天人之學自修將趍步于紫坦

響被遐于洋水金口木舌一坐盡傾白日青天衆人
守仰鳴絃盈耳技屡滿門從善若登並席機四科之
列聞風而作搪登多千里之行礼義相磨英豪輩出
將見東徐雅俗共陶關里之餘風亞觀名卿半出於
陽之高第行須嚴台別践要津慕服素深瞻承良幸

回兗州知府

比貢柔緘幸塵清覽礼無不荅書匪盡言上君子之
堂未遑引袂拜使者之踰盈幸置懷竊惟錫樊之餘
茂有福祥之助恭惟某官聲猷華國器業在民早膺
出使之華尚屈偃藩之寄報政之速固無待於暮年
冤被恩綸榮可留鎗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恭惟某官
守仰鳴絃盈耳技屡滿門從善若登並席機四科之
列聞風而作搪登多千里之行礼義相磨英豪輩出
將見東徐雅俗共陶關里之餘風亞觀名卿半出於
陽之高第行須嚴台別践要津慕服素深瞻承良幸

回兗州知府

比貢柔緘幸塵清覽礼無不荅書匪盡言上君子之
堂未遑引袂拜使者之踰盈幸置懷竊惟錫樊之餘
茂有福祥之助恭惟某官聲猷華國器業在民早膺
出使之華尚屈偃藩之寄報政之速固無待於暮年
冤被恩綸榮可留鎗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恭惟某官
國器宏深天姿純政言動皆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
之風早升要塗益聲清望通學有本得之自然政事
不煩聞者皆化惟別都之重鎮須近侍之名臣克壯
藩垣式宣惠澤抠政之速固無俟于期年為國之光
將入升于近弼某素承知遇寤蘇庇麻碩望屡之有
期寔瞻風而自幸

永興提刑謝到任

某蒙恩授前件某官已于正月十二日到任者委轡
下車勤吏民之趍走搜按涉筆摛文墨之紛紜將何補
于事功徒有慙于面目伏念某迂疎末學鄙野孤生
賦材不長閒適最晚擢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蹈燈風
塵未效一硯之價再預光庭之貢獎為入洛之遊敢
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紆黃
綬之評遠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
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昭延禱懇以亮
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地始宜乏異能備員者
詎乃出下容人共榮入于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
賢濫陪武步石渠秘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
政觀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功者必有冥冥之志

聞命而趍將入陛于禁從佇期瞻謁少罄叙陳

賀轉運使

光被恩綸出司漕計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某官識
宏深風猷高遠益隆時望風東聖知持節外臺屡更頻
使握蘭華者寔惟東州之奥區為諸道之劇
即非通材不足澣國用非遠略不足究利源時惟金
言尤屬賢業九年足用坐追滋殖之風四輔維人行
被吁謨之暮某幸緣聯事遂獲依仁尚阻參冰但勤
響仰

上南京豐侍郎

無赫赫之勢者亦無凜
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
眠去晏而蚓安有本
處冲寥益之間僅知所
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
幾不辨其倫毫但糜廢
久玷外庭之列聊記別
竟無他異莫追終貫之
政事舍毋訟之煩勘視
前智慮或遺于意表蝇
守之不置閒閑畏罪黽
風如退冀免推劾雖弹十
私門艱窘多事侵凌祿
田無附郭父員陶潜之
屢中愚懇頓守方州猥
古河関之勝道連雍陝
瀕山而為盗素称劇都
尤籍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
衡不挠則何以吏知守
法人不称宪頑煩閣之無
遑抽之誤及此蓋其官元
業于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
其才引倦假以升高徒煩假
揮斥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
法以作威概以申孚得之安
美隆方休曾未廣于巨臂不
過北以還未知所措
賀交代改官
對揚褒命進陟新階名德所
降才踈敏体道静深議論見
之則横経芹水之館士成有
晚過遊還美秩寔慰公評紓
垣之清近
謝清使
誤被綸言再叨寵領方馳驅
竊幸批踈迎承麻庇伏惟某
美遇興王並践高華之運属
敢謂官常獲聯事任企聲光
陪萬忻愉敷陳曷究
移京東西路憲謝丞
相

陝西總刑任使每懷于罪無疑東易都庶存田荷于
陶廷事簡責輕恩隆感厚此蓋伏遇某官道大而備
器博以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照帝之載朝底
于治必納以忠獎理陰陽三階平而萬物遂整齊法
度五教敦而七政調宰正庶察後形四海紀六官而
建六典以致大和一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韜道
物大治扇金蓋皆播于至公豈必羅而自化頓才甚下
並用無遺重念某早季知情久叨委寄惟是寵光之
異尤深戴仰之歸初以疾閒規求符竹亟蒙恩徒盛
逆衡閭豈惟登車攬轡之榮寔有還家上冢之幸處
秦鮮糧劉之習術揚無請寄之森人謂便安心知尸
素尚恨不移之愚情難勝甚渥之眷私難竭薄才竟
慶無補終期便鄙更冒大恩庶幾驅策于蹇駑不負
範鎔于甄鑄

同前謝曾樞密上下同

盛德茂稟傑才間生以克舜而治君並夔龍而濟世
上窺姚叔早推掌制之工載戢干戈果著執樞之畫
居然社稷之衛時為文武之全基立太平規王体而
斷國論戰勝無事運智略而明廟謀廣土開而七政
調春階平而萬物遂制四表而請命同一德而協心
端準百寮坐趨庶績

謝文代上官正言

登車陝右已切煩使之榮任於澄清劃奚軌之在前
內愧精神之消耗難勝責可想伏惟某官富深淵之
仰絕塵而莫繼已積平生簡于主知識遠器宏寔儒
道學插忠厚之德名高文之直日進退裕如中正
要任屢光華于言路惟容林之祭酒智恃用大為朝
不抗上心所屬嘉謨謁見期于環台行膺異擢用快
與情趁展慶並更陳素悃

啟狀十二

謝運使學士

答留臺沈大夫

同致仕畢大夫

賀濟州太守礼上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頃乎卉載之逢垂預登瀛久宦視草湖裏密簡舊德是圖春雅京左之將輸寔肴國中之轉餉借籌良畫澄清暫委于宣風告后嘉猷雅建方思于掌制佇期迅召亟展慶欣禱併深叙陳冀垦

答留臺沈大夫

渥恩乞麾方自規于假守被恩易地猶外慙于詳刑視事云初賜並先及狀以某官雅推令矩久著能名請留綸之臺綱暫資宿望披中宸之芝撿行踐擘塗靚德来皇数郵不敢良有後時之媿益深內詔之私感作既并叙言罔既

田致仕畢大夫

崧膺頒使方愧于澄清夙仰高風雅懷于暗觀遺蹟未皇于郵置既音先孚于滕伏惟某官謁奢令名久膺賜仕逶迟之節士夫共仰于懸車優游佚老之榮誠笃来承于揮麈即圖披暗深祝保綏感系之誠叙陳冀既

賀濟州太守礼上

顒膺綸命榮領藩符渭擇剛辰奉宣王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才出類秉德為仁朝廷允協於僉謀郡國望資于共理恩威方著聞望益隆緬惟布政之優

綽有怡神之裕鷁
均有蒙于德庇倾
精調寢餘

濟倅問候

結好鄰邦幸及餘
月吉旬更卿晉稍
某官德宇淳深聲
處於高明某濫以
治境又託于庇麻
候宜吉履之順時
伏願上為廟朝精調寢餘

沂宿太守
行卿潤畧曉馳致
茂惟鎮俗之暇克
名世良二千石果
之下某濫叨武政
範鎩焉牛之不及
保寢興之美蓋介
福綏之休

沂宿通判
問候

之羽翮之間被官羊刺咀陪揮麈之談
間趋惟副貳之暇動協神明之休
猷肇遊將小久當于頻劇宅心向
散才謬當別乘鄉閭已熟于風化
仰德寔勞馳心乳疚方應鍾之在
伏願上為廟朝精調寢餘

某官器能通博風度醇深屬吏寄委之繁風振清修
之美宜茲別乘可屈遠圖俾行蹈効之寢劇副公朝之
明陟吁光御政和叙司方伏覩喜慰上為邦家清調寢餘

提刑問候

謀聞高譽雅懷仰德之勤奔走官趋未獲依風之便
叱叨屬部猥記臣麻將覲使節之華遂如昔日之願
某官器周物表識洞幾先早膺中扆之眷求特委東
州之應按奉行拜憲方曲盡于恕心進對楓庭將入
忝于近輔即期迎拜倍切懽愉

賀荊王

裂地全荊撫有大邦之衆建旄東道載羞禹鎮之雄
茂推同姓之恩永賴維藩之固凡叨臨庇舉積懽愉

賀淮陽知軍到任

宣服奔馳悵趋風之久阻封圻連絡幸擊斬之相聞
方恭賴以馳誠忽飛縢之來貶載慙謙抑但極感銘
某官才賦跂明器涵夷粹雅有臨人之望風雅治劇
之能剖竹方州輶頻于共理握蘭華著行躅于近班
尚阻披承益祈珍衛

謝潭州呂孝廉

得士則重方盛世之有為舉爾所知蓋古人之公義猥叨廉按敢後薦揚惰易為慙貶疎何補某官才猷兼備風績素高久播歷于事功慙淹田于蕩守昔年共事已後厲于青雲比歲得遷尚荅涎于白首幸緣衆譽輒罄裴言固非量力之所宜特恐蔽賢而蒙罪宣期謙眷特屈詢存感服之私誦言罔究

謝黃尚書

誤被宸恩就更憲領猥造朝阻登閔而伏謁敢言未遑欽祗拜使者之縁要遇獲預光華方俟命以期誼展曲示柵存聽君子之賜寵幸置懐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八　十九

賀孫學士正
賀隣郡冬
賀李邦直冬
回謝州通判冬
賀安撫冬
賀兩府冬

賀游龍圖冬

舜璣觀衆迎長至于冀墅卯律吹灰肇太和于天統陰窮于剥陽復而升正君子之大事典廟堂之均泰恭惟某官才猷映世聞望高時抱忠義于邦家勤功

名于典册比分閫柄垂
倚良之政式遵令序宜
太平之業其方祇行後
賀兩府正
三陽大亨一歲更始此
之時宜有吉祥来薦君
適當龍躍之初此有棟
治平神寔聽之方共扶
祿之是膺又我丞民繄
社以同休

賀提舉冬
肇復一陽潜萌萬物應
仰屬使華倍祈天祉某
主之深知聯外臺之要
望之愈崇宜神休之有
百福應期佇進膺于嘉
任傾依祝頌之至

賀鄰郡守倅冬
玉管召陽土圭測日推
君子對時神明惕慶某
中宸之春求雅為多士之師来熙
宜民之誼既喧聞於載瘝自天之
宁奉寵恩入瞻近輔

向外邑宰冬
陽生律本日起牛初吉履對時宜
相與乃承流問之動載味言若唯
富事功為諾路之優方迎道長之

賀監司正
時月易而書年天地交而為泰宜
物以咸新某官德美在躬聲華高
期宜享彙征之福

賀運司正
天地既交在時為泰君子寵長與
吏能推為國器順履吉亨之會茂
陞程居華要某遑称壽但極馳誠

賀孫學士正
葦桃在戶根磔以餞
在時為泰典物咸新
宣之尊尚洛廟廟之
福祚參大用俯慰其
曙

賀鄭郎冬
徵陽肇復庶物更新
多祐乘一氣以俱亨
儒紳元老禁苑名臣
利有攸往通已應於
盥祓不擇逐郎陰而盡寮葦迎
宜有神休来相嘗葉恭惟某官
久著望于朝端暫儐藩于方面
朋来蟹無宜不福將迎于類至
貞始萬物更新發施天地之和敷錫君臣之福
百祥之助七百来復宜君子之總制節于東州坐消
恭惟某官生民先覺命世上才緯
姦慝宣詔條于屬吏盡格俯良坐迎日至之長茂擁
光之燕放某限拘符阻造窘墀
賀兩府冬
階升一節以趨將龍

某官性安宏厚器識明暢閱
華貫俯迎令節倍格繁休方脩
之賜但勤誦禰尤極感銘
賀安撫冬
一陽資始萬物更新發施天地之和敷錫君臣之福
恭惟某官生民先覺命世上才總制節于東州坐消
姦慝宣詔條于屬吏盡格俯良坐迎日至之長茂擁
百祥之助七百来復宜君子之階升一節以趨將龍
光之燕放某限拘符阻造窘墀
賀兩府冬
珍承節召入輔帝猷
賀李邦直正
一歲始而為正三陽交而成泰乃天地資生之會寔
君臣受福之時某官德業亮天誠明周物風富經綸
之學吃為柱石之材望重兩朝進退必歸乎礼義道
為萬世始終不累於功名神明所扶福祿来附方懇
辭于机政暫出鎮于留都國任舊人將再調于元化
永錫難老庶大庇于斯民限守官歲阻趙均屏
回諸州通判
書雲應候測景踐長
律應黃鍾斗建子位為天地資生之始乃君臣受福
之時恭惟某官柱石元勳著龜舊德慶朝廷以正直
安天下以惠和偉然事業之光華休有神明之協相
茂迎令序倍格龍禩大賚善人方光升于高位永錫
難老將久庇於生民某限守州符阻趙鈞屏

啟狀八
謝及第
謝舉幕職
謝舉太學博士
謝館職
代庭王弟謝昌大資舉縣令
代謝薦
又代謝薦
代謝改官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二十

謝及第

興能而出治雖先王俗以教民有德者必言故近世改文而取士發于里選簡在帝庭蓁辞褐博之甲由是而致立君子資之而道行朝旒青纊之晝聖人豈宜承學之鎖材胥厠諸儒之上列恩深渙汗愧若負芒嘗聞欲治之君以得士為難非常之材必待時而奮合謀以計其事兩作以離其明惇德允元二帝三王同道德之歸九官倫而襲衣裳之化尚賢絀不肖舉作人以東序西序雜志于小成大成論然後官人之名器教之不率有移化之鄉淺世失教育之方學者喪艾淑之寔天地之全既缺性命之理益微糠粃守不經緒已加于擘悅童昏益亂巧尚樂於雕虫于皇我朝奮越治古方大明刷服之始寔百度作新之時發揚聖綸蕩斥末學神奇出而臭腐化糟粕弃而醇精流養成材于浸潤之微成德性于高明之至近觀之則言行斯富大用之則礼樂可興自昔所難于今為易夔龍飛魚躍莫知鼓舞之神雲翔風從來格光華之會如某者器唯物小性匪近中論世讀書嘗慕古人之遠遊心寓句尚逮俗學之迂加之禍患陵事為乘忤三人行而二人惑欲往何之一日暴而十日寒所存能幾以謂百必有喜窮當益堅幸留週轍之軀復鼓敗軍之勇類階歲貢再踐春闈偶中藝于下陳旋奔衰于故里生無以養逝者何追祿不逮親仕斯可已度餘年之殘槁悃衰系之諷零勉奉寬恩揭来上國平日寡歡冠之援高門無曳屣之遊術本甚疎誰恤不龜之藥義難自達耻為躍冶之金接武捷門覩光蘭坐觸神遊於感忽奉清問于雍容心目雖明氣辞幾困少年而動文帝固懿賈誼之才徒步以見太宗竊感馬周之遇各使發言而觀志僅能引古以議今盈講之而易

窮暴日之暄奚補既委甚高之論但虞無赦之誅舜用五臣蓋盡至精之選畀虧一失遂無必中之功尚冀片善之求過循六人之列董材匪称載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存心至誠格物知幾足以發天人之蘊聞譽足以為邦家之光才富而茗虛登高而弄下懇不詘而如已無求備以與人過致縲牖轗承甄採敢不行其所學不忘垂夜之思慎乃終身少荅生或之賜過此以往衆知所裁

謝舉幕職

此者時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冝副感與愧并嘗聞人雖病于難知士亦蓋于詭遇謂能脩其身則天且不虧苟自信以道則世誰可輕如玉韞匱以何沽況珠在淵而心媚所期非速為趍每高或片言而推其器識之優或一見而許以公候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明故時無滯才朝盡公舉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寖衰是非之實以愛憎攀緣厚之情於浮後笑窮通之有序矜富貴于暴如某者生而寡見長則數奇趍時誰顧于激揚學通每傷于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聞人三千秩之故書家無別索引瞩舊裙之列來游翰墨之場見舟即操注為無惧取甽猶掇頤者皆驚兩紱賢書再丁家禍餘生之殘檮握一第于滯田尚恰垂超之窮猶有捨楯之決然而上京雄觀屋俊並驅談落以相高意像而欲舉自惟推賤分取弃沉何期舊學之拙迕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卿校編以儒林脫猷朴之喧蓋屏簿書之役德弦歌終日酣味六經火釋為貧之憂終懷浮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威宋路之多虞益知勢利之易汗未見紛華之火樂不宵碌碌與時太殊何為區區稱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佚老擷把菊以茹飢故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素心陶靖節之吾廬但馳去夢遲：斯久忽忽未遑愈深必退之思無漫儻来之望敢希狐官輒動上官憫其鉅步之勞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集賢至仁無愛大雅不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鴻之羽翮文斷末以青黃必使接天衢之遊庶幾成宗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優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

所芝砂並用初何與於承
胛腸出仁人之愛感深國
盆假鈞弓于羿乎固無百
增十倍之價敢不明去就
幾激昂少答知遇

謝館職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
論說無本文辭不工存當
情考先王已行之法度則
後憂宣意江湖納汙川流
振纓珊府之遊陋陪羣後
今可奉之政事則未究大
不閱古訓訖無可錄退有
一貫龍蛇蟄啟蟄步同仲
舉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耳未甘四十而無聞學恐
失之尤悔寸陰可惜誓墜素守上荅明知

謝舉太學博士

伏蒙保舉克太學博士者天子辟廱之地盡集時髦
儒林師保之官屢先寀遂顧惟淺陋可寖堪任如某
者嗜學太迂賦能俱短奮壯年之精銳擢一第于淹
回尚隔黑髮之未凋自許青雲之可致以牛捕鼠鈍
不適時綠木求魚勞非得計碌碌衆人之後遲遲行
路之間璞玉既非徒使盧胡而笑國能未就殆將聞
匐而歸重以弁冠相仍松檄未下瘡土寡藥盈之奉
雖幾去而復收終以榮而為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
乃皇墳帝籍之所藏或出于秦人煨燼之餘稍見于
沒塚斷殘之後書尤雖於盡信史已甚于開文寖湮
諸子之異同頗識古人之章句詳延況雅分命訂譬
煥爛遺文上古東壁凌虛觀古謂蓬山坐尤遲于
帝居人或孳于仙去多士願聞其推載名臣輩出於
此途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博員在唐則九齡房
琯以辭章入侍故樽洽名家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
太平儒術之功浸漸乎數百餘歲得人甚盛曠古所
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庶而俎豆布于戈
弊廬多風雨之憂弟兄沒亡于曠官館粥皇亡而卒
歲低回薄祿僶俛寸心詎能忘流俗之情何足語丈
夫之志聰而枝之啼鳥潛底星霜覽北山之遺丈空
憨雲壑營泛大府猥在洋宮人皆謂之投閑已獨知
其非攝褒衣布坐每聞弦誦之鏗詩黃卷滿前為樂
簿書之煩倦眷口有便:之能動人無赫赫之功但
容一日之可居妄論十年之不調而況上官旁照雅
意過優羅觴豆以相娛梨棗更唱而更唱有如此者不
亦樂乎敢期薦拂之私更膺薦論之列此蓋伏遇某
官至誠感聞大德有容與庶物以為春眡一夫之失

藏而鍾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之論四方求賦多山嵩屋辟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謂取七必先于素養詔大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討論樂潛英材而任使遺風不講幾數十世之相望引翹並興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相高于今侍泛之華班、可教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日熙庶政躋世于安寧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而辟柱之道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服胠一体既丕式于老成諒直多聞將咨求于新進丁寧紬札祖述舊章使棲遲涌泳于圖書翰墨之林以滋長成就之盛但見事業于有為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渾厚而樂于成物致茲耒品亦漸之以雨露之間然後萬丘壇以交神明之既壯宮室而除風雨之憂宜徒然哉所用如此若某者生而非敏壯也無聞學淺鮮而不根氣萎敝而昏週英華魚幾局韻大拘既未能録以動人固不善時、而狗物以牛補鼠鼠鈍不通時緣木求魚勞非得計硬、衆人之浸遵運行路之間幸泛庠序之外官不廢絃歌之舊習家有一鍾之石匱無三上之書乘鴈雙鳧既不閑于多火大鵬斥鷃赤各遠于逍遥何期近弼之誤知過以不才而應詔傍徨棒撤跼躋振衣為迷極治之朝庶遠敗言之志而舊文甲弱空鷺費誼之過秦素譽寂寥良愧陸機之人洛家幾索來門寡曳裾待漏趾期懷鉛就席感嘆紆袍之故態顧瞻金馬之盛遊不筆不休之傳殺扁交之思令人總傞非周之論事之才雖鈞學級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作餅何以療飢曝日獻君未為知計街尚蒙扶摘不即弃指驅蹤羽遠東竟無它異望勝驥于冀北猶踵後陳是何異緻魚目于夜光補狐裘以黑袖既乘准度有誤題許此蓋使過某官道德在鄉聞望超世契先華

代建玉弟謝呂大資舉縣令

量材非称撫已增慙嘗聞人寔難知士非素遇言非
可聽仲尼猶失于宰予君遂不来孟子卒排于戚氏
蓋乍賢乍佞如山川之莫測一用一舍譬霄壤之相
違故聖人窮理以盡觀物之明志士感知而輕殺身
之報不敢忽者是非之智所尤難者止下之交而況
自五十而知命則始可與言去就之方非三月不違
仁則未足以見始終之操富貴紛華之外慕窮愁悠
忽之内攻持以兩端頑中流而俯仰半于九十厭末
路以低回將必保其窮年詎輕拾于精鑒至若塵埃
璺步遂蓑狄生懷美玉以待時望青雲而引睇卒日
寡遊談之助滿朝無曳履之客絕絃未卜于知音投
筆忽逢于接刃承邊設髮誰謂與嗟辣下長歌幾成
感法故自昔重功名之際謂之難一諾稍輕于許可聚人多劾于馳
義既凋餘風益薄
超詭譎不情置辱無喪見利忘義遂操射鈎之弓杜
道事人翻作吠堯之犬或前恭而後肆或昨是而今
非能聲暴著而毀譖已喧章墨未乾而按檄隨至末
流及此來者謂何共觀覆轍之危益起吹藟之戒自
非行義夙著志善日積磨不磷而涅不緇竊益堅而
老益壯則何以仰干品藻過被奬禮有如此人未覩
之心少副所聞仰酬大賜遐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謝薦

蓋聞先王之時公卿大夫相與進賢拔善者既不敢
蔽其所知閭巷賤士所以致自託名者亦不敢易其
所守薦人於朝與衆共之見知于上由已得之非於
衆不肖自乎人而朝不沽命而下不爭施我之惠此
乎古風周薄流俗競奔操權挾貴之家無恤于狗公
貪得銳進之士不羞乎詭遇同乎已則終日而再遷

不同乎已則窮年而不
其利則三已而漫來所
意相與者必曰每聞其
出于我公之門由富貴
義不遺于公舉礼無失
如某者受性頑闇與時
命之分偃侥寸禄低徊
者而寡禍但甘屏默敢
外示寬德樂至公而與
之言借以吹噓之力憫
之愚可當竊為東州之
謝孔光之薦嘗恐人知
惜撃不墮于素脩驚力

又代謝薦

伏蒙某官保舉某充職
給上章論薦過荷陶成
有過情之恨者循非称
古其盤旋梵之山有容
于仲尼之門在聖智以
之法必試其所譽使百

士相賀昔羊祜之舉不容私
顧惟都心未敢忘報寸陰可
未殫庶盖効于来効

任使者逆命指呼慙非強

代謝改官

申則得好賢樂善之和品藻一誤則蒙罔上不忠之
罪然猶在佐者以誠明相許為士者以名節自高進
無待于私言退不容于衆謝過乎士流冗濁俗習競
奔盖隐阨而幸功名恶貧賤而避富貴邪柔多與浮
說不情語言和厚以易親趋步周旋而可喜僅獲一
辞之舉盖加百拜之勤厚禄稍充素脩已惰術既成
而反思射利罪所在則不恥吠克謹厚者軟以勢驕
潔白者終于墨敗新皆物移所志于害其才固宜推
毅之心必有吹蓋之戒彼我奚取衆者孟艱自非操
致遠之資曷足干盡公之鑒伏念某器能淺狭性識

觀其為主進身者豈易于知人舉尔所知為上者亦
難于與物蓋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否在我而不敝
其心窮達自天而一尸諸命達夫名宦不立風俗浸
衰視聽悠悠不斷于是非之際情為擾之必爭于得
喪之塗至有迓風多推附火先熱蘭子之劍遠者歙
心東鄰之竿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末成利害
之相攻其或巧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荊州之一見
借郭有道之片言高談則白謂退蔵大致則求為容
悅凄酸易感僅猶鄰以悲鳴嬋娟不情何異盱睢
而獻笑斯皆學術守氣節不剛問有風波之民莫測
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虎姿一隙以沉舟甚則蜂蠆
起懷豺豹當路交兎未得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
窺逸斯人也何所取尔為士者不亦難乎如素若少
則甚思壯而寡與稽遲末路贈燈累年再領簿書營
惧勾稽之夫一臨民社敢言撫字之劵所願者惟最
法而奉公自信者不卻民而病物乾無顕狀輒玷誤
知望短步于祿階脫一飛于遠集陶成有自感服知
歸此蓋某官大德有容量仁恕樂與儔鳴鳴以羽翼文斷木
以青黃使之物有成才器器近用致茲寒陋稍預遷
陞敢不踊守官箴蓋修德履不為俗吏之劾勉踐古

人之風責不可求敢安于
於事功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
十

啟狀十四

賀門下司馬相公
賀平章文太師
賀左僕射相公
到任謝右僕射
謝大漕
賀南京知府
賀吳運使轉官
賀右丞

代石職方答交代
代人上兩府問候
代賀方回謝舉換
代人謝安撫
代人謝副漕
代人謝兩府

賀門下司馬相公

寵膺除詔進貳納言多
夾道觀袞繡之歸惟
翻然之意天惠有道時
暇泉山之高卧方思霖雨果符傅野之夢求人心同
樂于春臺國休大安于磐石四方無競萬世有辭
某猥以微踪數蒙優眷限拘窮守阻造鈞庭

賀平章文太師

尤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厦有棟樑之任一
相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歆棄
精神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礼異興隆時所罕遇恭惟
某官孚雲岳秀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道直方而
不撓武足以勘定亂略文足以潤色聖謨可托大事
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己愛物

以情頑盡喜護撫寧于華夏陰功隱惠孚感于神明故能業亮四朝身燾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勳勞無一二輩屬真人之嗣服攬庶政以圖新謂國軍禁令有未決之疑左右輔弼皆後來之俊俾辭留鑰入造內朝集冠蓋于都門羅饗飧于候館哀哀已往難留洛水之舊邦皓首復乘共識仁皇之真相龍光疊被衢路索觀于今熙河之勛績甚艱邊夏之殲隅未復不足者九年之食已傷者百姓之財將兄而卒驕吏繁而員溢永賴著龜之舊德克開社稷之退圖俯陪調鼎之司獨踐伍棁之地壽考之美弓蕙德智大而必先于遠致行高而不可以小知未嘗杜已以直人豈憚屈身而伸道三諫不聽漢無千鍾之私萬鍾何加惟有養恬之樂屬大明之紹服講庶政以圖新急聞至言優礼元老以公議而自處為衆人之不能匹夫未安深軫納誨之念至誠独立靡懷濡足之憂故進賢退惡而多士歸心興利去害而庶民不謀聚膺睿渥泰秉鈞衡飛鴻之遇順風已如風志大旱而作霖雨咸賴我公盍扶萬世之安永尚一人之慶某猥叨憐遇倍切慙愉限守州符阻造台屏

到任謝右僕射

于汾陽礼樂之功更仰成于姬旦某素惟鄙昧久荷奬提台座煌煌悵被雲之在望駕鼈跋曳但服鴛以長鳴

賀左僕射相公

拜命大庭分聯左揆天人相與君相並興千載一時之契太平之會四方萬里共蒙生氣之和窮以舜帝舉臯陶而寘不仁高宗命傅說以求古訓周先王而為政為天下以得人疎佩遺風復見今日頌安危之所繫宜上下之稱歡恭惟某官名世真儒生民先覺稟三才之正氣思則參神邦以四海而為心達則兼善守籌真祠幸退安于裘慕分符督府復誤玷于恩榮旋事已還俯射知惧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疎猥遭遇于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殫報國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跡于田野庶幾息駕于桑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藩謂朽木可雕未忍輕其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山孟伏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陶成小大之材每憐寒拙之無它曲示含容而與進俾更善地以養餘年敢不勉盍素修仰酬巨陽上体朝廷之意下安閭里之情十駕雖勞尚不忘

于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于斯銘

謝大淳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寔名臣之寄
揆材非称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
独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机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
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倫禦有經多出延
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東上智暫紀吏于西曹復理
財于東部洗深文之苛並恭附寛條起疲俗以惠和
坐成樂國猥惟朽質薦託巨麻敢不勉勵吏能奉行
詔旨追沫泗聖人之化盡革侵蝕師武宣循吏之風
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南京知府

王漕南州帳星霜之屢改得州東部幸鶏犬之相聞
仰惟坐鎮之餘益保天和之固恭惟某官三朝元老
間世真儒發跡禁徑之華屢更天下之故淡薄榮味
恬安仕途雅為多士之表儀緯有古人之風度稍惟
商丘大府甸服別都當舟車孔道之衝寔名德偃藩
之地暫資賢望来慰宕瞻道之將樂方慶風雲之會
人惟求舊必先杜石之材竚奉詔音入倍鈞輔某素
慙孤賤曲被眷憐西地河川宛陽登龍之步累年曾
聽莫親揮麈之談敢冀上為庙朝精調寝餙

賀吳運使轉官

右某伏審寀奉清光茂膺嘉命一日三接已竚侍從
之華六轡載馳特總漕輸之重起土人之驩慕徯史
部之榮観恭惟都運待制與聖並生以道自任議當
世之先務為衆人之不能屢奏顯勞再更劇地樂源
漫溢宣千手能可支謨者勞禮無一辞之可措照理
于麦通之會撥繁于談宴之餘倏之食御鱸擊轂暴登百萬之輸果被詔音入瞻宸坐
天子促席而為之改色財臣斂手而敢不言功遷陛
延閣之班尊委外臺之寄金絲寵荐競親賜物之新
彩旌啟行喜拜使華之舊即閩節名入践曷可詎容
東俗之少留将使萬邦之均慶某素惟孤陋猥荷獎
提叢尔畏飛敢起青雲之望捫然頑鑛将希良冶之
功限守官箴阻趨鈞扉下情無任欣抃激切之至

賀右丞

拜命中宸分聯右瞻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
将興天下之民斯幸某官秉心直學古粹深常一
志于險夷恥因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蕃龜先見之
明于義也剛挺松栢後凋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攬羣

俊以在朝間自西州入幷內相謂輔世必忠賢在上而順民惟政事為先總正臺綱共謀王体六官成績方注意于名儒萬世永圖將登庸于真相

代石職方荅交代

盛趙末宦獲佐近州東牒紛迷詎免曠官之黜塵踪疲曳屢懷解綬之歸豈私幸之儻来承更書而俯罷未見君子寔勞我心悦礼好之方修忽郵書而俯及翼然拜賜洞若對顏某官器度調沉性姿疎敏仁恕為政有古吏師之風聞譽在鄉為時士人之望尚資閫次暫爵遠閾將聞濟水之民復起海沂之詠退慙淺薄輒預交承久雖學步而未識國能素不善歌而敢期和者履難加首顏賤質以寡堪瑜不匿瑕幸前非之將悕瞻風甚迓暗德猶賒伏祈善保興居茂迎寵禄早惜

代人上兩府問候

言念伻泰階之焜燿目達鈞庭奉使節以周旋身勞塵鞅稍易寒温之序未修咫尺之書每恩犯分以陳情及畏黷尊而取戾雖江湖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燕雀之鼴寧忘大厦之託徬徨茲久畏惕孟深與其自怠而不言未若以誠而歸罪恭惟某官著龜舊德杜石元勳契千載以有為豸四方于無競君子在位壬皆樂用其才百姓既安民罔不同于善道行而政舉法具而官修百谷順成四夷內附在蕭曹近用不過慎以無為如杜房淺能何所施其素業學惟盛際先屬元臣三代可追不独称于兩漢大章維作方有賴于一變某撙撼散材擯壚惡壤猥叨匡斲窃累陶埏誓肆風夜之勤不忘頂踵之報高秋在序福履是宜尚祈寢錄之以時俯慰士民之所望

代謁方回謝舉換文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無堪揆心增悚雖去彼取此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競凌昔者朝廷分建百倍文武均為一致還乎進舉不一仕入宦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大夸疆場之任國家病人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貿厥官亦從所志去東曹者衰寡脫右都者實難初試其藝則十或取三今薦而用則百不得一如某者性資凡闇智識謭拘姑求得禄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事誠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碩學艱關末路困折鬲端殆將等于臺與宜北快于呼名窃恐論先生之糟粕人以為狂進登君子之門墻已猶知愧栖：俗狀復：幸

生謂泰無人敢辭清議與劇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官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薦遠超常格曲預優恩此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轉物攬多士而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躬更叨榮擢敢不仰圖報稱盖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羣于物棄溝之斷猶將有用其材過此云云

代人謝安撫

祇擇剛辰俯臨郡政分符流水嘗受賜于恩門補郡徐方復承流于使部依仁有素得地愈安莊事已還撫躬知惧某官忠勞許國德業在民垂根武于植地暫偃蕃于方面清列城而安堵疎能孚在咸都敢不奉循教約修督茅功誓殫夙夜之効庶獲消塞之效

代人謝副漕

祇擇剛辰俯臨郡事河山連絡至若舊與謝大漕者同某官國器粹温天材超頴夙著強明之譽屢更任使之煩方寄東于上心暫出臨于東部清列城而安堵疎百吏以超風下與謝安撫者同

代人謝兩府

涛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之泗上復叨假守之榮樂静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疏十一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哲宗興龍節疏右語

僖祖忌疏

太宗忌疏

仁宗忌疏

神宗小祥功德疏

神宗忌疏

神宗小祥開啟道場疏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二三

神宗皇帝齋疏

孝明皇后忌疏

皇帝天寧節疏

哲宗興龍節疏右語

律當大呂潛通夢日之符月應上弦燦發流虹之瑞萬生真聖允契昌期恭惟　皇帝陛下秉哲自天繼明當極對三靈之休眷度六帝之丕圖叙陰陽風雨以成和燭祖考神祇于安樂萬國熙洽一歸下武之繼文百姓語歌欣見重華之協帝俯迎誕節大啟法筵南山之算伏願神通于號共扶不拔之基壽考萬年永攝無疆之福臣無任傾祝慶切之至。

僖祖忌疏

稽行累功肇啓千齡之運報本反始莫窮萬世之思方諱日之俯臨憑妙緣而上薦惟願證一乘法駐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于四海本支相繼與唐蓋以長榮社稷俞安如須彌而不動

太宗忌疏

維志圖功廣規模於萬世興文偃武混夷夏于一區流澤被于子孫餘烈賜于天地百神幽贊四海永懷界含生長霑于一雨

仁宗忌疏

大德宜民共戴天雲之靈庶邦懷惠更深河洛之思垂衣拱手間燕于四十年餘烈遺風扶持于億萬世顧真遊之難遠宜昭報之不忘邸啟法筵上資福地惟願大通自在萬行圓成入非想天放光明于寶座以本願力遍功德于河沙子孫承不拔之基廟社庇無疆之福

神宗小祥功德疏

帝鄉敦在莫逭神遊日軌不留已成周歲恩湎萬類哀動庶心恭惟　神宗皇帝聰明睿智之有臨礼樂政刑而不悖天人和協宗廟安：雖堯帝之功独資於神聖而文王之壽終猶于憂勤永肆萬國之依遽歷四時之變玉音未遠龍馭何追抱鼎湖之弓潜怠流涕望梓林之栢森以成行敢荐妙緣少伸哀祝伏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抱仙聖於九清御神雲于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神宗忌疏

痛龍髯之中断未盡哀號感春露之既濡已臨諦日神遊寢遠塵世何知願白晝之不留即金仙而往和伏願聞一音之真妙滅諸念于往来超最上乘得無漏果寶幢香象長為天上之遊法雨慈雲更作人間之福

神宗小祥開啟道場疏

龍去鼎湖莫追登遐之馭律回姑洗奄當厥御之辰爰啟梵莚仰伸孺慕惟願六通自在十地圓成雖有想大不墮金輪之果超楞嚴界長瞻月相之尊本支永庇于慈蔭不墮有情生靈共濟于慈梁社稷長依于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北都荐服已推配日之賢南面垂裳更仰徽音之如在憂勤致理慈愛及民屬諦日之截止門超直乘于十地敢悉鴛嗈上祝莊嚴伏願入觀以威神力扶洪業于萬年

神宗皇帝齋疏

龍去橋山悵桑雲之已遠天崩祀國縱殞骨以何支悲神百神哀纏萬國恭惟　大行皇帝道骖瞻古澤被生民焦心勞思髮至于二十年崇德廣業將垂於億萬世四方底定百度緝熙未能燕息以隨時終以憂勤而損壽遽辞宸極長往帝鄉願母号之悲涼空餘塵跡望鈞天于恍惚宛陽神遊仰集勝因少伸孺慕唯願證一乘法離六慾天超仙聖于九清御神雲于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孝明皇后忌疏

伏以雲衣縹緲願羽駕之何追寶宇深嚴想徽音之如在俯臨諦日恭啟法筵伏願三十六天直超無上千萬意刹不墮有情生靈共濟于慈梁社稷長依于

福海

皇帝天寧節功德疏

天斡三辰歲分六甲水生一而利萬物土居中而行四時屬陰陽參合之期為仁聖本元之日是用即琳宮之福地啟金籙之祕文有德者昌宜神靈之交相歸報于生乃旦予之至情伏望上帝鑒觀俯真感格護太清之高拱擁多福以來宗三百六旬每周訖而不息千萬億歲當永保于無窮

青詞疏文十二

祈水退青詞

靈惠疏

諸廟文

河伯文

僧道道場文

謝靈惠疏

靈惠塔祈晴疏

靈惠塔祈雨疏

謝雨疏

天慶觀祈雪青詞

靈惠塔疏

祈雪禳火青詞

祈水退青詞

天下私于愛物人無告則呼天心者雨潦既溝川流暴溢鴻鳴于垤未睹杲日之光城復于隍幾有襄陵之患命且危于晨暮力已困于捍防敢竭真宮仰祈元聖惟冀享其精意矜此下民詔風伯以驅雲遣波神而戒水復變桑麻之鄰永賴生成

散忠歸報

靈惠疏

我佛朝方便門施智慧力哀衆生如窮子假大願爲慈航比者暴潦淹旬川流漲野駭孤城而名妃憂庶類于其魚惟是熙寧之患威神一扣潮潦四空再浸丹裳上干雲鑒惟願散白毫于頂上盡逐頑陰吞巨浸于毛端坐成沃野永賴拯持之賜益堅回嚮之心

諸廟文

惟神功際大块歲有常祀聰明所信昭響必通此者雨潦既溝川流暴溢民將瀕死神亦何依頗萬力之已窮雖殺身而無補呼天莫救沈玉如遺敢竭丹衷仰祈昭鑒哀此無辜之阨貸其不腆之誅力回昏墊之憂聿嘗牲醴之報

河伯文

自昔山川之神皆爲民社之主今則河流暴溢城壖屋虙薪芻之計已窮魚鱉之憂將至頗天威之可畏哀民命之無辜吏當謹珠神亦無赦敢竭力回滿怒少蘇捍修欽收大壑之間傾滓尾閭之上溝塍一出此族再安不忘歸報之功永賴金存之賜

僧道道場

惟徐大府爲国東藩征賦倍于他州生黌耘于數萬蠶者冬春之末赤地如焚今而秋夏之交衆流皆溢馬牛不辨老幼若號寄孤臺于浩蕩幸餘生于朝暮福雖天降神莫余哀神祇寂寞以無聞河伯徬徨而無主敢伸齋祝上叩真雲盖聞九天元聖十地慈乘皆以度物爲心施福無量敢伸齋祝上叩真雲伏願默扶捍築之功力回端愁之勢千里將顆之命咸荷再存一方受賜之民不忘欽報

謝雲惠疏

佛果難量法門無碍天龍人鬼盡入慈持地水火風一歸變現託化身于千刼大師位證真乘功深願海自有虙開元之際風種妙緣日先帝熙寧已來屢開雲感一方受賜萬日同瞻比者雨潦因仍河流漲溢蛙鳴蓐竈十日不炊樵擁戍樓四郊如海已危生于朝菌將墜骨于湖魚屢避丹裳果通玄鑒威神所應影響不違幹巨浸以東傾破重陰于一指天青日白鵲鵲爭飛野潤天平牛羊可數凡在含生之類共蒙再造之恩是用祇率厲僚肅陳淨供誓禪真信上報深慈惟願遍福德于未來

廣津梁于不倦使四時調序百穀淋豐少完瘠瘠之
餘永賴生成之賜

雲惠塔祈晴疏

佛以度物為心食乃生民之命比者時陽不周暑雨
既涼大貽南畝之憂將失西成之望仰仲誠祝上叩
法慈惟頓放白毫光如一念頓破頑陰于四極蒼黎
日于九霄永賴庶存蓋墜回向

雲惠塔祈雨疏

稼事方興時澤不足既任承流之責宜先圖境之憂
敢露精衷上干慈聖伏願法雲遍覆神力挹持遐邇
三日之霖少蘇千里之旱仰惟惠照俯徇哀祈

謝雨疏

廣頒不違至神能速梵壑鏘而震雷作凊香散而蒸
雲興一夕霑雲千里膏沃輸伸精愆上報法慈堪墾
回嚮之心永賴函蓋之福

天慶觀祈晴青詞

窃以上帝降觀善于救物下民靡告危則呼天此者
時雷既愆菽麥將槁吏雖不德人亦何辜敢涤丹衷
上祈真聖願施一盡之澤俯紓千里之憂益展齋虔
少酬蒙寵

雲惠塔疏

伏以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酒有感而
後通敢竭精衷上干慈照比者冬陰不周時雪既愆
幾成焦旱之災且幽瘝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力度
有情俯為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
齋嚴

雲惠塔疏

伏以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酒有感而
後通敢竭精衷上干慈照比者冬陰不周時雪既愆
幾成焦旱之災且幽瘝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力度
有情俯為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
齋嚴

祈雪禳火青詞

高天在上故無棄人至誠如神可以事帝比者時方
卒歲陽反代陰水不堅凝不多爆稿年麦已播禾露
為瑞之淋緬缶相望每有救焚之恐故伸酲設共罄
懇祈庶有感而必通將轉禍以為福伏願三清靈佑
列聖鑒觀膏澤應乎豐年葵藋循于常次揚燻不作
無徒新曲突之勞盈尺既優遂飽食逸居之樂共荷
生成之賜不忘歸報之勤

僧玩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疏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天寧請首座贊植傳法開堂疏

同前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疏

諸佛以因緣出世我法以方便為門發菩提心行本願力六度萬行如筏濟河十地三乘隨根得而惟生寔相無佛衆生合寶網珠光光相入盡大地水滴：

同歸從無始已來為一念所染波生海濁塵落鏡迷顛倒色空旋轉生死乃至大超未判小智自私研足山溪腐脣具桑萬里尋天竺國窮年轉法華經未雖妄想情塵不見本來面目有右佛子為人道師不由心外千開直指言下一路金蓋刮膜更無隔地懸天黃葉止啼祇在招推舉拂方今聖神紹述海宇熙平共傾臣子之一心願祝君王之萬壽倫關梵刹大轂宗風兼收善利之功永作無疆之福恭惟觀公和尚惠林麟鳳覺路梯航攜屐履以遊方警崇雲而駐錫頹惟樂里久仰高風磨菊花開欣逢此日醍醐味美

未副風心伏望憐憫有情數揚妙音登師子坐作海潮音華亭手中萬臨澠坐上喝衝風奏浪送巨艦于長川強弩發机斃羣鹿以一箭自在之天虎嘯龍吟競唱太平之曲聖君賢相長轉法輪百辟庶民供依福地毋懷謙默幸副懇祈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達磨傳心特來震旦曹溪得法終返南州各有因緣共成契會化公和尚群才無礙行業素高駿馬一鞭萬緣俱斷寶花經出四衆同傾揚眉大震于宗風隨器盡宣于法雨閻遊京輦暫寄叢林黃蘗清凉須垂巨蔭牛頭氣象為指真機永懷祖之思不忘父母之国某久沈迷網夙之利根幸於社之相依愧潮音之未接毛之至耳敢逃抱足之訊聞斯行諸猶希刮膜之賜

天寧清首座贊直傳法開堂疏

伏以雲出岫以時行終歸無住火傳薪而欠照本自相生天寧和尚系出黃龍化流上国鍾鑪不傳夏臘寢高坐却天下老頭養得寔中師子將忘言於宴坐每寄相於中林授此信依喝吾嬌嗣大川浮海舟楫方開利利不墜塵俱息首座大師求心無墮見道

不疑曾前猛浔一椎當開宿障肋下遭連三築喚出菩提既促這箇了知當與大家受用此者窗憧幽統香象奔騰共看出世机緣必有驚人語句莫但揭眉展手戲弄學人便應刮膜開光通流祖意儻許尋蹤見鹿寧辞立雪斟腰多生曾是作緣此日定求得佛大空法界從初不限東西無量度門何處狄無能剪願垂悲濟永脫迷流普集妙因上崇聖算

同前

伏以空性不遷法緣無盡求佛浔佛故業亦相承以心傳心故灯灯迭照不住常住是無非無寵索根原真見老婆心切自昔張弓捉箭見敵横行從今學浪鎖風看師自度伏望以自利亦物以先覺亦人開無碍開唱第一義庶使隨根浔潤見指知迷上去增梯既許承當大事後来津濟莫教毒貪宗門顧覓佛子之因共作聖人之祝金輪永御高視泰平法界無邊一歸清淨

榮静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必自思惟外入流通消息終由語句中未雖諸聖有情如人父母而一言不契非我子孫天寧和尚臨濟別支黄龍高足自宗會溪而下簪葛同林留滄海以西麒麟一角疫心趕拂注想雲泉周要猛脫閑名未可輕論法器千人衮入逢入　将軍四司惺亦獨有當春獠子首坐大師久親巾錫風恬机緣曽経虎口将鬚奪得鑱頭在手不待三敲入室便能一點成金直透重関更無遺照此者密傳空印親奉法衣掛皎月于高臺鎚洪鐘于厦坐師子出窟百獣吞聲馬駒踏人千里無跡十年跌坐不将柱杖它道一日花開

進奏

用相

知人

省臺寺監

治吏上

治吏下

用相

有用天下之通者乃可以知相有兼天下之才者乃可以爲相今之相古人公是也三公之職上論天道下經人事非泛官行法者也故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闕有其人則非六卿所爲也王以寘師禮之無其人則六卿各率其屬以佐王而三公之名無害爲曠位若大宰相則處三公之職而兼六卿之事者也故不可一日無其人此固知之者非難而爲之者寔難也天下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命始于纖微而成于不可禦藏于優游無事而發于不測此制之者君也而相寔難之一時之田車百世之利害謀大爭于庭而不一應人議于道而未諭此決之者君也而相寔持之百官之賢否應事之修廢是非于功罪此覆之者君也而相寔兼四夷經營廟堂而寰警萬里此制之施之敢智不足以用天下之變則屬于所不知勇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則因于所不敢自有休而不親小事若此者小材之所劬也宰相不可以親爲至于小事敗弛以亂成法則宰相未得爲無責矣歲穀固非宰相之所治盜賊固非宰相之所司也各有司存至于國計之不問也則責將誰尸故天下之守在天子天子之責在宰相故曰知之爲未易而爲之甚難者也古之人非特見其任不敢舉國而與謀非深知其君不敢委身而就責考其文迹之甚明而精意之可見者莫詳于書夫高宗舉傅說于版築之間一旦加之公卿大夫之上疑若甚易者然而至誠相感之際丁寧告戒固非重才庸主之所能爲也說之告王曰后克聖罔不同心故沮誡者弗能改阨告之以學半而曰旁招俊乂敬能言者無所容此傅說所以得行其志

而高宗所以能享中興之功者也以豪傑非常之士得聽明有為之君故相與以造事興業創法定規出于庸人群事已息之餘乘于功利調習苟行之際使續之者非其人因之者隳其事高帝王之積困于垂成而官人百吏亦幸而額息此知人者又不可不善于其後也桓公既相管仲敬縉甲兵伐諸侯管仲五諫而五不聽緣陵之封既行其言矣凡五言而五詘之故合諸侯王天下以成霸功桓公之知人也方管仲之得其君也既以信而後諫量而後入未嘗輕用其事而國之大事固不敢輕屬于人凡此恐遺君憂而為百姓怨也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不可而蒂隰朋鮑叔非不才也蓋知其善于後者正隰朋也管仲一霸者之佐非天下器也其始則未嘗輕用其身其終則惟恐不善于後況其致君澤民安利萬世復有大于此者乎嘗觀明皇見姚崇于田獵之間咨以天下事而衆口不傳崇知帝大度銳于政事先以十事要之厄塞開元之問卒見施設至于序次其聽其決擇由是進賢退不肖天下大治方崇以疾移告歸第雖政事必得其言而後定及李蒂宗璟自代帝益以不疑璟承崇之後務刑政官任職而守正適之益法之始行容有疎緩行之既久徇名責實按事計功非少加之以威嚴則不足服敏變就其勢不得不然也史稱崇能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由是觀之則知相之才既難善其後者亦未易處故終誦之

知人

知人者自信知于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罷大者不拘之不苛細罷小者不責之以濶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使群士不得以離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私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罷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叅離妻之不可以取以色言之所擊竟已得之貌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儉王毀譽是非無以迷于我而陰摩阻止廢置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內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親其倚而潛以慮之倚于名高則訣說之人至倚于摩利則聚斂之徒至倚于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于計數則諞變之徒至矣言獻于前重祿爵于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捭闔之謀

試揣摩之術排擊于必事之從譯噪于亟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據之名罷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于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居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威尊知于人之居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修故勢輕而威奪見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聖則知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欵言者息天下有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造新此必有超変之功也言而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匪容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誕者不能說言匸則不寔能隱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譖言匸則欵詈之罪隨之好惑衆

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時克之
哉故知人者始于試人之言而終于盡人之才凡此
者出于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省臺寺監

昔先王自勤厥德風夜不怠惟前代時君恩後訓建
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洪化公則
燮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通則一
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
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家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
司徒為地禮和居親以体仁也故宗伯為春政正上
則以官職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庶之治頗疑為甚盛
者其致慮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
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求者也其屬則六其職則
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慮後與之
以勲級勲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
未始不先遲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攷課勲封之職
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猶緊後為權衡度量之制
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
出于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
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礼未嘗不謹于賓主之際外
下以合礼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割殺以象義也故司
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
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居仁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
土穰之化鬱至于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于
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外有職以辨
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扇小大相聯故
能國体完具政無不舉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
其制變于戰國而大壞于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
疑其位無視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臺監以分處
百官使各宿業事[illegible]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
則謹于賓主內則交于鬼神為之牢礼膳羞之數為
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礼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
祭之職則主以礼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又
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領成辨候之遠近者皆兵之事
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職聯則生之以兵部謹門關
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偽以此防人
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
也故門閭勾會禁肆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
以時修苑囿山澤以時取也營造之事以時耕此三者
皆上使之所興作也故水利屯衛田作之聯則主之

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故侍從預門規諭諷諫之左右分吏焉故記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孤大政則通稽者也參議表章草劃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語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劃沿革著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孔梁飲膳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孔之別也宿衛工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總萬事之所繫不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御史則內外各儀典忍有所斜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庶之致其盛孔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無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用上之人溢名而自要喜功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寔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矣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治吏上

君主靜臣主動君任逸臣任勞靜而逸則便人動而勞則使于人故動而不舒帶而不怨者義之制也舉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先我者莫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家食人則家不得而懷可乎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住見諸侯孔子居命名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思至則去子思居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為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蓋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于四方雖四牡之嘽ㄈ周道之悠遠動至于不敢懷歸憂至于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悉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恩勝不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于戍役之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苦之以靡使歸騁之私心趨之以我行不來之死志義使然也非時戍役之

士如此来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劳苟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是數者皆天也若夫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于君且之際當自致而已苟為不知義而捨富貴之勢憂事物之累惴惴惟恐其去己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也且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間通西域立功萬里五十國皆款関納質為捐清龍西定嶠南破窮域胃毒霧然死壷微二人者豈甘心絶域輕萬死一生之計哉忠義所激照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

陛下聖德聰睿不自有已優礼公卿大夫軽施爵禄蠲之以衆與之心屈之以不侈之所将以責在位之臣行全而無壅職而不墮聖趾功而不伐之大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皆出于上之経営注措之先而猶不能奉承趍走以應指頴至于轉徙以避事苟簡以遣命慢遠遠則以親辞厭繁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為上守節死義者哉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攻事故作不職之吏綱而用以獲偷慢以厲風勧使弟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匪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捍難除患之臣誠死責成也何有

治吏下

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已無曠事然後可以比屋吏之治収庶績之興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于所永優其所使孟士之明先王之道達古今王之変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止迎之以至恭則就不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徳有禄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従御之盛所以立于朝廷長于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撓木之高而引之無遺慮卷何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有亦至矣為人臣者同其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以養人修其勇以行法内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辞罹知無不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労以報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懐禄固寵背公死黨則先王復何以馭為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于不善之小人今乃致于公卿大夫之際下則喪廉恥之節上則傷尊賢責已之義非所勧也先王之

意以謂使之既有礼養之既有仁在位獨不恤而逸上慢命以亂成法所以設官分職復何望于治人哉此刑之不可廢也方其功之所取則盡日三捷不嫌于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疑于無恕竟之于舜雖遷為賓主而善ヒ之樂惟恐其不優舜之于四山雖放流竄殛而惡ヒ之刑惟恐其不著聖人之情無所苟也其于進賢退不肖之義各從其當而已矣周官太宰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照其刑之也人豈一日而誅之而輕終身之善哉日不至則待之以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照後誅之夫誅之則甚厚譽之則不速照猶頑不即上以干上之與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赴報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照後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者躬自厚之道也　主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降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獻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韋而暮為卿相用之不違其學與之不求其倫可謂厚于與人矣內則于稽其德外則勤其行敦信以一好惡明義以窮是非可謂自厚矣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重外

扈民

取士

政錄

重外

嘗觀漢唐任刺史或輒親見問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狀以擬廢置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軒受服以先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為

稱職唐之任人所傳十五蓋重郡縣之官慎臨人責自古皆然不特為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天下之事有名變而寔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寔此名寔所以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猶諸侯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得啟其賦尔若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地爾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獨不得命其士尔若教養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獨不得專其政尔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侯與天子同體而尊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然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設阜民眷材教士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今之責者務褻簿書促期會以文法吏自處其於詔令之意教化之寔玩以為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已必欲宣德流行移風易俗一陶天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不修則耕稼不時日野荒汙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禦不修則群小嘯聚屠牛發冢放燒區落白晝殺人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汚交偷賣法公義不興私倖爭出教養不修則學舍蕪沒圖籍塵委人材徧野士論淺俗簡習不修則卒伍墮氣器械鈍弊春秋角祗坐如戲凡此者吏不知其貴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徭役興農利聯什伍講學校練軍士其法備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專職以稱上意蓋其修飭形迹附統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寔無至誠惻恒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應接未精而督責太輕爾若三代之時諸侯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發其禁察以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揮人以道其

政事有掌交以道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察治詳故也今夫州為之守邑為之令星列基布散於四方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揆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致之無政以合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下其詔丁寧告戒而奉承之吏習為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目小事則掛屋壁束高閣至於徵訟農穀貨樂征租力役之常歲為一書以上於朝其人之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疎矣朝廷常患其弊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之以督責修戚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此代天子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庶姦則以寬蔽為度喜事則以苛細為功惰法則操鎖靜之說強忍則徵刻薄之利扶氣者輕於沮下幸名者急於趍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相攻自治且不暇又況治人哉朝廷所望於人者乃正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為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指顧為近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為遠天下之事嘗勞於總數難於察治者蓋在此也

唐制監察御史掌巡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一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猜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悌武材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寃抑不申者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而臨遣之使郡縣弊於監司監司弊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俟措而分庶幾古循史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屬民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辟也故以九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藝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嫉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所以同其義同衣食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

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壅五族為黨使之相受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知此屬之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徙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闔士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閭則閭必訊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相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焉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己以釋小過青禮而使勿充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蕃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倦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飢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改自少壯以至於老老老老以至於死亡食具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途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制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帥郊之外自邑以制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強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于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貲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

扳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而魯禮齊語禁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本也衆雖殺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末易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則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杖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強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謠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於貨邑里不告計門閉不詢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故則雖年穀不登民可仰食貧不至于易業飢不至于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取士

琭琳瑯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于成器而後可施梗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于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人使長之出使治之道還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學正身行厲於鄉士大夫雖鄉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厲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使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羣至於博習親師至于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智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強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教人之術蓋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蓋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

於為學而樂於循理之義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有成效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祿學者寖盛異端日滋大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為禽犢性命之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祿使然也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蘊祛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所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支離蔑淺之弊而又 御名 選講官開析餘義使疑斯明塗斯通虛而往寔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机之暇周覽墳籍如稽之以驗物又推之以決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閒諭大臣專意學校概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凡試言傅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焉矣然而承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虛已之求況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常揭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學在利祿之欲連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之高遠非如鬼神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而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剗草俗學發明至賾蓋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是由思索不精尒昔有梓人為鐻者其技甚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

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政錄

天下之治涉於道者無患乎至略涉於事者無患乎致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羣動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己而已事所以應時而造推物而行號而讀之則有名指而議之則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其數而積之則一二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往者益遠事之方至者常謹幾成者常忽此所以苟完於耳目之前寢微於歲月之久以至曠敗缺漏紛紜倒迕而不可考究者常以此也而況政教禁令綱紀法度有一成而不變或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則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方信人臣有為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撓人主不自任之說以彌縫罅漏故雖虛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司會掌凡在書契圖版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治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聰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不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行之官以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政刑逆順為一書凶災質阨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內以制羣吏之治外以周知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怠功利之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一日而概舉之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為偷得之利以偉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為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其法以謂帝王之道必有屢進而後成有一成而不變或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則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方信人臣有為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撓人主不自任之說以彌縫罅漏故雖虛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日成司會掌凡在書契圖版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術以舉之也故大事幸天子之不問小事幸大臣之不知漢文帝問丞相決獄錢穀數而對之以廷尉內史宣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三公不以為意上下如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興之仰成哉今　陛下必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緝為政錄有凡有要有會而時自閱數如裘

提領屈五指而頓之不勝其舉矣使官人百吏宿道向方勤功樂職夙夜不惰可謂治術詳矣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委之以能記之以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帝其臣不及故親自處事於法官之中今　陛下訓迪厥官總核名實此聖功成功之時也惟陛下加意而已

試館職策一道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問傅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哀乱其故何歟今　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大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聞其有急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実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惠著於篇以備採擇

對百王有可変之道而天下無不弊之法古今無一定之時而聖人有應変之術由道而言之堯舜相授一道也由事而言之憂之政患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質其失也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傻聖人不恃其事之不能弊而必欲強天下之所厭

而疾人之所不能從所恃者吾善救之而已今夫水之為物也濕其勝則息火火之為物也燥其勝則息水二者其勢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在上水在下昂而和此無他善調一故也為天下者能知其善調一之術時有損益而斟酌之至於無偏弊不舉之明則古今一理也萬世之道也又何窮窈然憂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據崤函之險擁甲兵之害磨牙搖毒并吞六國及其弊也閭巷匹夫皆攘臂相與起而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為千八百之國分民割地使世為藩屏一之以禮樂法度時之以朝覲會同上下之勢如臂使指如手足之捍頭目及其弊也征伐號令不出於天子齊桓晉文扶尊周之名終無以興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德非乱天下之術威非亡國之具特用之善有善於不善耳親親尊尊在也仁之劾緩而不切故周公期年報政而其政不能使人無急惰寢微之憂舉賢尚功義也義之劾太明而速故太公五月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急迫必爭之禍故仁而不義則失之從義而不仁則失之忍此眷魯親親尊尊舉賢尚功與三代同而受患與聖人異無以救之故也　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廟慈愛天下躬履純儉思與天下之民安寧涵養於仁壽之域政令簡易刑輕賦薄四夷之未服報而不誅大臣之有過貸而不治恩被四海澤及草木而匹夫無失職之怨常使舒遲樂易於法度之外而不相促迫百官有司不能上之美意至于弊玩苟簡相與窃其温厚長者之名而從容於自養之地此上非不勤萬而從事者已甚也神宗以英睿之質奮乾剛之斷一新天下因循不改之弊理財治兵訓官造士賞功不疑罰罪無赦謹簿書稽期會奉法之吏畫則計功夜則思過奔走踢蹶各盡其力而不敢告勞於上監司守令率於見知訶及細微責任不量力以苛為明鐫簿之風靡靡馳競而終無以成忠厚之俗此上非不和易而行法者過也昔演門以親死者以善毀爵為上卿其後黨人以毀死過半察其矜名趨利之弊則去本益遠矣夫明王操厲世磨鈍與以作成天下之材與之同心均力興起萬事昭功業於後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余何官人百吏不推明德意以應上之所期悻悻然幸於為已以敗上之法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則止行五十步罪道而止卒至於箕踞偃卧而不進志怠故也一

棋既勝而復棋者愈善幸亟於智慮捷擾而後已其
數迫故也墮者猶可以韋一膕而起之迫者作於無
事而已矣如此則小才淺智常汲汲於日月之不足
聰明之士不敢削牘墨之餘兩得之矣文帝之幼
天下既定出於兵革誅敛之用與民休戚感一婦人
之言去肉刑愛十家之產罷露臺此仁人也吳王不
朝錫之几杖疑失之寬宣帝先法律而後詩書重賞
罰而德教此霸道也蓋寬饒揚揮一有過失誅之無赦
疑失之猛若夫馳射之上林欲親罰匈奴雖寬大
長者而有不怒之威思與良二千石共理使民無
嗟息雖總核名實而有不言之憂雖然道將行也非
人主所獨能為其臣亦有以與之也故賈誼太息流
涕欲以法制詘諸侯明禮儀奢風俗所以畧施其說
黃霸行循良之政而人服愷悌此文宣之世所以不
至於怠惰督察之過者公卿大夫相與明其美意而
萬行之故也愚嘗觀天之道陽主人陰主義仁善生
養義善制割陽嘗主歲陰常主退處於無用之地觀
人之道父主義母主慈義則敬而尊之慈則愛而親之
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過而失之猛寧失之寬
故秦人之攻戰不足於周人之德澤齊人之強富不
足於魯人之禮義漢宣之屬精不及於文景之恭儉
蓋可恃者德本也可人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獄三年
不決問諸大夫半以為是半以為非或曰陶朱公布
衣而富必有奇智使人問焉朱公曰臣不知治獄家
有二壁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狸相若也澤相
若也色相若也側而視之其倍二寸此所以為千金
也主上仁孝母后慈愛內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監
司寢梏剋之風布寬大之澤百姓安生業四夷不內
擾年穀順成財用不匱大數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
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則不刻意之所已降者約之以
神考之法則不偷此三代救弊之道也其或天下之
事興天下之政令出於議論之不同利害之不一其
意猶不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賤為單父宰請
善書二人魯君與之至單父則使書子賤從旁而引
其肘書醜則怒書好則復引之二人辭以告魯君魯
君即以單父付子賤而單父大治由此觀之法終不
可以紓仟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當行之
道廟堂講之已熟姑發其大畧云

墓誌六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王仲連墓誌銘
榮起之墓誌銘
李奉議墓誌銘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泉次膺墓誌銘
王仲連墓誌銘

君諱彥博字仲連濟州鉅野人曾祖鄴不仕祖志贈

大理寺丞父丕官至大理寺丞始周氏王姓之出蓋
自周靈王太子晉屈戰國秦漢而下世有顯人君之
先寔居冀州之信都涉五李之亂自君之曾祖始遷
於濟州之任城君之祖文遷鉅野家居力學以其業
教授諸子皆以文行著名君之伯父興寺丞公相踵
擢進士第鄉閭榮之士族之教子弟者必指王氏為
表儀寺丞公年五十家息未至興周夫人齋戒夜禱
夢神告而生君焉君之生也俊惠奇警不與羣兒游
戲嘗以書自隨日誦千言寺丞公棄養哀毀如成人
遏父之執挽衣皸顙慟絶見者為之出涕始受學鄉
常出於人情所甚愛而理之不可尤者其辭為傷君
才甚高嶷絶獨出老師宿學之所謂氣盛而志威滅
沒千里後生輩不敢與之並馳方未冠時責公望人不
間年德樂從其遊許以輔之器自君之卒更五十年
遺文逸句落在人口稱道不已天其或者姑假之年
涵潤長養日充其材用則行其所學不用則著書以
見志其於天下後世宜如何嗚呼娶孔氏有賢德宜
其家生二男長曰龜齡明悟好古有先人之風度三
預薦書未壯棄卒次曰松齡志行特立以辭學登科
今為濟州白馬縣丞二女長適衢州西安縣丞閻師

但次適進士李臨孫男五人曰彬曰煦曰聿曰
聿皆舉進士曾孫二人曰恕曰楛將以崇寧四年四
月三日葬於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松齡子
友也狀君行寔求銘於予為之銘曰　物生有才是
亦或使誰為不仁乃復戕毀謂有命也智無於爭雖
死而壽又奚貴生木折非腐水窮非塞扶踈滿洋惟
後之日

榮起之墓誌銘

先生諱掞字起之其先北平無終人遠祖九思仕唐
為給事中自高祖繼絡避亂因徙居徐州之彭城後
為濟州任城令因家焉今為任城人國朝開寶初授
博州聊城令卒贈將作少監三子皆擢進士第長曰
太素歷殿中侍御史贈諫議大夫先生之曾祖也太
素生範用御史恩補太廟齋郎早卒範生妣李文定
以外表親奏補試時作監主簿終宿州臨渙令先生
臨渙令之次子也少剛潔自重不倚於物務學有本
喜兩漢文章恥作雕篆故於辭賦少工而品藻論辨
皆遷固材也凡偕計五上試禮部不中以恩補大名
府助教東書東歸閉門里巷又史白娛雖老不廢晚
著風裨瘖不得語余嘗以公幹通任便其起居久之
杖而杖出以指啄膺欲大叫者數四竟不能吐一言
涕淚俱下余亦為之墮睫左右不忍顧反面引去未
幾其子以訃聞予哭之慟嘆曰洙泗以西不復有此
人矣考其諱曰乃元科二年五月初五日也享年六
十有九先生壯時從事科舉郡太守聞其有高行邀
致學校表儀諸生問扶一書冊往來堂上望見儳薄
後生輩不學子弟施施而來必面責之稍不領輒愧
書以去不復與語屏居蔬食一錢一米不以取與人
富人巨室來則拒之聞先生之名竟不得接其面目
治已衰正常君不可犯著小夫淺俗窮鉅以謂捐介
不近人而先生固自若也同郡晁公戈民才高有盛
名不妄取友從先生游館甚厚每為文章議論經
其可否然後出於人經傳有疑決於其言而後定過
有須緩急厚薄必得其意而後已至於級漸衣褐調
過飲食皆家人為之不倦也由是一鄉之人始知尊
先生矣太守單父馬康侯署為治平御史以直諫聞
士不敢輕進見先生曳裾長揖升堂就席占對磊落
公頗驚之異日名與論歷代治亂由秦漢而下孰得
孰失猶數一二激忠疾邪感慨憤懣以不得生於其
時為恨往往夜分乃罷往往公曰机辯明銳馬周之徒耿

由是一鄉之士始知先生志大學博平日之自異未可量也後馬公被召為夏官二卿晁公擢司金郎位寢顯可以推晚時也先生已殂矣天或假之食大品祿冠柱後惠文正色立朝糾正百官凜凜風動一日得行其志無憾也不幸窮老病廢卧被屋下舌梗氣塞奄奄以死嗚呼為文高古有法度詩句清遠得意皆前人不到處有集十卷藏於家娶句氏子男一人曰亶孝應可立克奉緒業里人樂稱之孫二人長曰大同次曰大順習貢舉時以政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葬先生於任鄉北賈村之原從龜告也亶來乞銘義不得辭為之銘曰宜木可支精金可割竟不得施腐爛推折天既誘之乃復陀之人寔知之莫或挽之大鈞茫茫孰與信疑百世不沒有此銘詩

李奉議誌銘

公諱衆字仲師李姓所出見四方尤多公之族自五代為鉅野著姓後別墅金鄉今為金鄉人曾祖總隱德不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考定以儒學起家真宗朝屢上所為文章奏甚渥將使教路以風績聞終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永嘉郡太夫人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金紫棄養公方數歲哀毀如成人用遺表恩補太廟齋郎既長力學喜慕名節不苟去就初調大名府朝城縣尉年尚少人多易之會夜有獄變劫吏卒將遁喧聞於外公徒步往往叱之皆辟易就縛再調恩州司理參軍守武人以氣厭其僚過事強復人莫敢爭獄有重繫辭說承輒語公易其情公持不可守色厲徐公曰吏有法皆安敢以私意輕重不然當自何必付吏幸得罪去無憾知其不能奪竟從之移汝州魯山縣令境土多榛菜民力不足時何朔薦飢詔許流民占墾公請披安集至者如歸未數月年穀大登百室熙飽公上之轄數倍他邑轉大理寺丞差知棣州商河縣求便親改通州無臺推行方田事詳而不擾河法提舉常平司薦公鎮寧軍節度判官管勾常平事遷太子中舍純魚官制行改通直郎河決小吳坐免維丁仁壽君憂服除簽書武寧判官事遷奉議郎元祐初秋天雨汴泗暴溢下陀二缸水回洑不得去薄府東門自城實中入沸出平地視府洑不庫尤迫守者倉皇無策公為發實豐監廢鐵錢塞之勢遂息居人避患走邱陵不得下三日無食具粮糗舟械俾載而歸人賴以免官滿通判潞州潞大府守臣多通貴不親之事奭

淋久苗並敏公以疾辭殿帥賜保康軍節領州事至則卧閣自養吏敢慢文移閱月不省動盈凡格屬在告公攝事一切懲責不旬日称治部使者過謂公曰比文報甚速非昔日滁州也倚公良多交軍章薦其才未幾經畧司檄公按沿邊城寨奔走觸煖道得疾歸逐不起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四娶比部員外郎鼎仲淵之女封壽安縣君男公裕公佐公祐公濟公遠公敏公裕累試禮部早卒公祐公濟擢進士第公祐葉州葉陽縣主簿卒於官公濟奉議郎通判潰州餘皆舉進士女適登仕郎鼎損之進士卞顧奉議郎崔輸皆卒次適奉議郎魯襲進士孫十七人以元符二年五月庚申葬於金鄉縣金山里左羊之原從先兆也公甦倜有儀度語笑簡重與人交洞見城字久之益騷騷事親萬孝與仲兄成州相愛老而不衰怕怕如也居官求称職不敢取虛譽事至敢決不以利害自謀治獄明恕理可疑必爭辨雪得活者十數人屬吏有過名與款語使知悔終保任不疑其所存亦遠矣而位卑勢迮不足以行其志中道而殞士論惜之子嘗與公同僚所知為多其子公濟來乞銘輒序其實為之銘曰嗚呼李公有勇有謀不興物流愛人而周我寶自求而命不優俾世益脩祉禄是裒乃天尔酬弗庸何尤作銘藏幽以永公休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士以才自任喜柱功名智力俱困而終於蹈患者固常有之若夫強以清事約以行已始卒一致而安於無悔者吾於李公見之矣公諱兢字世京濟州金鄉人曾祖綰隐德不仕祖義驸尚書度支郎中父定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先禄大夫妣永嘉郡君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公金紫恩補太廟室長授大名府元城簿屬太河決調役夫萬人期會甚急令憚其行公請自効初至人以貴家子易之約束既行無敢犯人倍其力第勞為諸邑最留守良僖李公駕其才可試官滿調泰州司法恭軍發運使以上供綱委公督遣朝廷出專使且至適歲大飢民艱食法當賑給官吏束手憂窮公語使者曰民命寄朝夕國計旬月可緩也願先出穀以活窮民以其余歸太倉未晚既而按籍檢括猶僅可支使者伏其敏決遷開封府中牟縣尉嘗躬蔽强寇或者告以用勞改官公曰幸逃責尔竟不言者上用薦格改大理寺丞南京留守

傳求辭公府司錄泰軍鄉民謝德誠記浮屠法謂能
禍福人間者甚恐祈謁擁門守以為奴且生變捕繫
幾百人公白守曰無知之民無大蠹害特罔衆取財
爾即曰杖遣之禁卒祖立以逃被捕市人王報歐妻
至死當論如法疑未決公覆訊乃得之立曰初免母
以逃顧母無恙將復歸道遇邏卒白我寔逃卒執以
聞郡曰母訴婦之友之我不勝忿歐無幾偶以傷死
公曰以情自歸何有捕也歐不孝婦非歐妻也皆不
當死乃以疑上誠止坐配法鄆州置郡作院事始須
得人辟公克監官工技精密諸郡遂以其式行太子
中舍賜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轉奉議郎通判徐州
彭城男子自稱神降其家憑附語言里巷訛訹相告
幾不定居公密捕其首痛懲之斥境外騰口遂息轉
運使今武康節度吳公聞之將置獄方乘驛至而事
已平矣頃城令受賕枉法監司檄公按劾其罪不可
數舉抵譴不承公曰為吏至此尚可免也掇其一二
甚明者鞫之丁仁壽者憂奏上猶寘嶺表將行以餘
俸資之丁仁壽君憂服除改承議郎通判兖州奉符
有大商死逆旅資萬緡奴葷肱篋已亡其半公追治
究詰盡籍於官移其家給之菜蒸富人以獄繫訟狡
吏給作令語受富人金事發誣令教我令么性不能
自解公潛遣人索金於吏家果得之遂正其罪是歲
秋不登羣盜薄境聚落一空道無行迹提刑司聞於
朝責公誅剪選驍卒五百人先祀其走集焚蕩巢穴
禁食飲往來不旬日斬馘殆盡青州有滯訟情屢變
踰年不能決部使者語公曰暫屈此行不然不能無
寃人公至盡去縲械具藻沐食物親勞之曰父母妻
息孰為收恤資業孰為經理徙行與廬舍孰樂皆法
然泣下曰今日當吐肺腸墮地敢復回隱不加一箠
盡服其辜會濟南守罷去公承之攝事是時右丞徐
公鉉林強公方為屬僚相好甚款公嘗語人曰精金
美玉皆廊廟器也後果貴達論者服其知人遷朝散
郎知成州所治偏遠吏無法守屢勤撫使轉運判官
游師雄曰同谷得疾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
官舍享年五十八娶大中大夫趙恭和之女封蓬萊
縣君男五人公享公庶公忠公才公輅公享儒林郎
兖州司上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庶
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
參軍閻立珪次適承務郎監潞州昭德鎮張數次適
通直郎顏昌府司錄事劇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

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葬於金鄉縣左羊里之原從先兆也公少喜讀書務曉大意性沈毅渾厚若不可犯與人交樂易無間久之益敬謙論從容中理未嘗歸虛文作奇中以求人知而人寔知之事重恥循默出衆敢前事已則退迨委遠不自言功而無所媚忌故能蹈利害涉險夷常裕如也嗚呼年未及中壽而所試者纔及一州此不可知者余亦莫能言也因叙其事又為之銘以信其可言者銘曰

見可則為遭當則止不徼福故篡禍不近譽故無毀

傳曰樂循理謂之君子尚尒後人服此餘祉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夫人姓趙氏其先西路人殿中侍御史孚之曾孫御史中丞尚書右丞追封魏國公諡文定公安仁之孫大中大夫恭和之女毋崇德縣太君閆氏夫人生七歲聰明警過人言語應對了了可喜既長動容中理不妄笑語擇良士歸之而得上部郎中直史館李公之子犹四焉李氏諸婦皆年倍而視夫人如女子時不以婦姒齒之夫人執禮無懈凡門內之事祭祀賓客飲食服用必身先焉事其姑仁壽君尤恰悶省不易其時調芼組濯不更其手不以進諸婦相詰曰我輩弗如也以夫陞朝封蓬萊縣君仁壽年益高寢疾滋久奉湯劑候起居未嘗離左右間潛飲泣不食仁壽曰吾九十人矣瞑目可憾念無以報吾婦亦無如之河惟善助吾兒教子孫強立猶有望也後李公以朝散郎知成州卒于官夫人護其喪以歸殯居二十年喪正有法度誦佛書精進不倦既得疾告諸婦曰火風將息吾何以逝汝勗仕州縣凡七遷奉法行已吾所贊多矣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汝等誌之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大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男五人公享公廡公忠公才公輅公享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廡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枕州司理參軍閻丘珪次適承務郎監梓州昭德鎮張數次適通直郎顯昌府司錄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將塋朝散公而葬夫人祔焉銘曰

順以事上無敢啼違正以率下不以笑嘻于鄉于家

宴婦之師善善不匱尚克有貽

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巳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頌倫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公相太師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闕公久廢不試亦冀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喜公復起相與賛其行去朝天門十里置酒為餞日異日富貴還故鄉望車馬此道上惟厚自持入都門士大夫聞公來者相昔日晁次膺自此升矣翌日太師公語曰高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斧伏若將終身不意倒衣掃門乃在今日會禁中嘉運生分苞合跌屣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劾樂府體屬辭以進上睹之稱善未幾中竭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律庵庵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其喪婦歸前日為餞者出迎河上顧一舟庳卑而下揭緡帛大書乃銘旌也讀之流涕計去時纔五十里食太倉一粒粟已為歸人念之尤傷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字次膺世為濮之清豐人後金繫望渚之任城今為任城人姓名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鎖之後祥符中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為文章宗工登公有經濟大志恭真宗政事時稱名臣鼎氏之族始大著公之曾祖迪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特進生仲參贈金紫光禄大夫公金紫之第三子也母公孫氏贈永嘉郡太夫人以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授單州成武簿遷濮州防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辛酉東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六十八娶梁氏湖州德清令訪之女男益之親之州學貢士同之長卒女長適泰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孫男四人公榮公采餘幼女二人在室平恩並大河巖虞之事而授者元豐末果決小吳浸教州狄平恩百里耕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莘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決溢公始至諭民具畚石謹防揭增培卑薄疑若無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敢譁鬨旁縣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寓軍政都閱武人急上功約束苛冗訹訛謀變語聞於外公方視邑事馳馬入行間揮軍大呼曰雖立者當斬古者教民戰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棄首領

如父母妻子何忍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捄功邀福
招以他事坐頽支公錢從私貸法奪官罷去流寓淮
上泊僧舍中箔門風雨蓐婁不厝抵掌談笑豪氣故
在後數歲西還稍紆理生事寢餽於財分窮赴急惟
恐不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
常囷畏不若人方歲大飢弁小弱道上遺人購歛歛
食薪槀澣沐員抱一如家兒寢長物色所生歸之先
特進塋開封屬河漲侵嚙幾壞阡壠金紫公嘗語諸
族改卜未暇公誌其言一日告於廟祷以先志神寔
許之自鉅野徒行四百里奉其匱以歸寔於金紫之
東曾太夫人祔焉或曰古不修墓今遷之何也公曰
孝子之塋其親不忍土侵膚不幸棺槨腐敗委諸水
中亦何心哉使聖人復生必從吾請矣去下濕宅高
原子孫纍纍相依歲時洒掃合食正吾祖之志也又
何罪議者然之族弟以醉毆人傷後以疾死傷家挨
仇訟寔開報時甚急公名其兄詢以引醫為對遂從
流議平生嗜佛書暮年一意歸宿口誦手録皆要妙
語夜卧目有圓光家人驚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清淨
惠得無碍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出於情想
尔公為人博學强記氣韻爽拔為父清麗雅自負不
以勝人喜道人善如味膽衣與人交閒露城字窺其
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奠而後發論人材取
大致可法不及所短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嗚呼斯人
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曰銘

天之生材有命在人秉彝好懿合逢執職其均我之將行
光一斬不試滔滔大川莽莽平疇有舟有艎有舟独不能濟卒非人
謀力善自我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
薄不廢不成既往不待後者其迎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墓誌神道碑銘六

吳彥律墓誌銘

傳主簿墓誌銘

呂正臣墓誌銘

益州路諸軍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

李公神道碑

張純臣墓誌銘

仁壽縣君閻氏墓誌銘

吳彥律墓誌銘

公諱瑋字彥律累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祐之曾孫將作監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諡慤德之孫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諡文莆諡奎之子母趙氏追贈冀州太夫人繼妻張氏累封鄆州太夫人亡家北海自文莆奭汝後為汝人公以文肅遺表恩補將仕郎祕書崔正既字點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制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長道通境上聞公仁而愛人相戚不可犯束手以去就遷承事郎　哲宗登極遷承事郎權育州長清縣地大事業素難治吏以貴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因繫累月不決一日躬自引訊量罪傳法道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者喧沓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叫扶出縣門去吏惴惴負壁立無敢譁晚舊令玩弛積弊頹委具條目戒告凡警偷束姦直免邮隱先後張下人畏之如神號日日新父老之今思之丁母夫人憂免喪還宣義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太寧提點陝西刑獄人憚其嚴州縣望風求免既至檢法官通判河東顧如幽責何力分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于朝資政治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掾下甚急凡參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詣去乃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曰萬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日律令餘事尔輕重自有理何至失人如以出得譴無悔也府有疑獄公出力平友人謂不寬亦不自為功資政范公百祿繼至每付以綱紀公才高尤務大體嘗請於范曰府所以督縣也今偷脫避事屢求決於府府為追呼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諸

邑各事其事毋故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
范行其言境内大治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 皇帝
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寧
軍民有訟財者躁狠失辞當置于法公命易牒責具
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榷檜公独請極府願少緩
期責庭蓋昏夕遷朝奉郎大觀元年年五十四上書
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剛梗喜有為欲卓
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使羅利害皆天下
大計於書無所不讀論歴代治乱纚纚不倦至古人
氣節不挽處輒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給雅自好亦
不苟作探南郊大禮賦典麗雄富人皆称之嘗有郡
太守喜文士登楼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辞氣
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翻不
合格如也所以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称薦宜倫献納
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随
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疏食不充不以為
病王氏寡姊寡疾累年以亡奉養送終無一不具又
買田以活其孤中外有不能自存者多賴公以済
公寶畢恩還朝散郎又詔許致仕官得再仕公諸叔
強起公稍治資産以託自後公曰吳氏世清約自吏肅
公貴未嘗買屋以居独有故書在乃亡業田也食於
斯足矣不然徒為人書券尔性至孝自奉甚薄祭享
之具尤務豐潔晚年不堪事必扶力薦酌率子弟執
禮唯謹同時僚友多在高位未嘗叙契濶有就見者
送迎如平日或詢其太簡公曰彼以知我故来今吾
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肅公告之曰汝眉日疎
秀陰徳在人已而得疾即以後事飭諸子且曰先公
有大功于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庸弱不能昭
發緒餘苟免罪戾而過先公之年瞑日奚憾疾再閲
月起居如平生至歛手足不乱以政和四年十一月
戊寅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一五年正月丁酉窆於東
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十
巻室人呂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祖法公所恃以為
助矣多矣八男子紹京兆府法曹參軍早卒結将仕
郎繕支林郎給通仕郎絢紹聖一女適射洪令張
子定孫男女十有八人公著教子簡厳有法度結給
継以経術擢第繕絢綵貢辟雍其余子與孫皆幼有
立余嘗聞自昔有陰徳者必得其報至高真門以待
信不虚矣公之餘澤固未艾也将翌結以狀来銘為
之銘曰

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繼以始卒我車既型
服馬云遵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
惟德不亡乃自為壽壁言彼嘉谷既種其實生之又生
百世之食有蕃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旣

傳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脊字至之遠祖良翁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
清河人皇朝初遷徐州置縣又遷單州魚臺今為魚
臺人曾祖贈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
以治產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
常行好義甚萬與人久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
決澶淵經費乏給君曰畎畝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
因輦新芻千萬願済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
亳州梓潼縣主簿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
母卒號毀屢絕幾不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
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
復孤弱無力起門戶歲時徭賦吏作威特檄詬呼當
舉手板長揖縣令史迎庭下無
閑不置窃恥之今日
或睥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上自幸多矣不願仕
也家居無奔走自劾猶能坐里門勸人為善裨風教
萬一無苟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橫流入東部邑有舊
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捄捍非一水將至居人大
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
之而趍從者如雲面水衝立拳杖指呼人百其力不
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脫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
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家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鼚而游
矣願以功聞上君曰守禦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
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役纂事考卜既宜而地
並山行徑窄溢方秋成不敢輒民田出入父老知之
邀諸君曰同社小人飲君之惠為久今遠日將至不
能委捄把粟為祝翼除道是無望報也惟便宜自擇復
戒僮奴曰異日無得縱風馬牛踐堂域百步無得輒
入中林彈射至今松檟修鬱過者曰此必付氏阡也
合大門百口資產稍丘不必豢養敦于孫即所居闢
十數楹左右圖史命布席危坐執經誦習以厚隨計
上玷奏籍一名歸過閭巷吾當以一尺之面見鄉人
此其志也邑人不甚喜儒患無以倡之距居數里有
馬先生祠之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奇潔汎掃且
樽俎躬薦獻羅諸兒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
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槩里獨無其人患不為
尔後生聞之競警激日奔事業嶄然自見者多矣奉

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母老窮不能
活振移書託君君為治居室科理生事衣食以給育
既長以女孫妻之窴州從事王汝輔弟之夫胃瘵死
旁窴道傍久不歸骨厚資遣其子萬里扶柩以還四
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饋如在公府舉已著堂上
如集鳧鴈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窮冬大塞瓢
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衣絮糜糗飲藥人
與之足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聚書好賓客飭庭榭
茂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虛日天章閣待制
李公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
客盡清陰家有藏書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
馬公默與君同郡平昔甚歡既貴君不為俯仰御相遇
如布衣時後其子以訃聞馬公歎曰自尒輕施重義
樂於為善與人無間不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內謹約
束無寸紙一辭千縣令與人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
鄉鄰有鬬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解譬以理往往毀
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符三年九月
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十三年
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將仕郎德州司理參軍仲鄉
貢新科明法佾左侍禁你勒賜青州助教佺鄉貢進
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彥次適鄉貢學究閻友直
次適進士李衮次適進士李郁次適通仕郎陳士次
適登仕郎向汝孫男十人激洵涅洙深漸洄沂海洞
皆舉進士孫女十人皆賢適其子萬里扶柩以還四
喜之報方遘迍行未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月十
二日葬于魚臺縣高平鄉東單付之原佺以狀來乞
銘于予為銘曰士不苟作或以見己所稟既薄求可
而止善亡友人何必日仕身則不廉惟後人之祉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兗州萊蕪人曾祖日新故任駕
部員外郎祖甸教授鄉里故不仕父敦故任淄州司
法參軍妣楊氏君性愛以順得其兄內外無間言博學士
之交事父母盡愛以順得其兄內外無間言博學士
約文專記誦務晚大意此所聞大概嘗為人稱重者
家考其狀參以本末信乎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棄
養門內幾百口飲食被服滋窘一日兄弟合食堂上
議所以託君獨進曰斯事不敢以詔兄憂請任其責
稍經理生事異日糊口四方棄廬舍去墳墓妻子流
散復何面目望魯東門矣乃募工徙斬木鼓鐵制器
利用視他工尤精察人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

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裘一葛一簞一瓢皆君氏作也會官議收權君盡其瘼量作輕利害贏約一切弗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務至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昔一孤食令今魚肉矣昔嶽無褐今重裘矣祭祀以時嫁娶如礼賓至有館有饔可以言義時也不尒使後生輩會得爭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斁吏胥尒同大學館舍要致一時名士與君從游講習稍預鄉舉鄉人貧病不能出門者戶婚墊失其時四方遊士顛頓道路不得歸力振舉之一日恐得疾子弟左右侍告曰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美名高爵行可自知吾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此幸捷逕田里庶幾見汝輩冠盖入吾門時有顯者來死布衣無憾嗚呼歲不我與吾今往矣東皋有黍亦既已矣汝收惟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八君先娶王氏兗州觀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卒繼室閆氏潞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黃中秉義郎前淄州長山高苑兩邑檢次早卒次師中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鄆貢武士孔毅次適鄉貢進士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淳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兗州嵫陽鄉之原中來乞銘其墓為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不供惟子之責廢初難憂切弗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務至衆父之盡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數粒量帛不資其餘他人陀窮溫飫樂俱好善則榮知足不辱靡之友師俾自求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銘尒後人亦既淸銘

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護軍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其字系出隴西成紀後為齊州金鄉人曾祖某祖某娶儒服恬晦不仕父某周居請書教授鄉黨子弟恥求於人：教其有道之長子也幼聰警萬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羣雅戲走不顧未晡已默記數百言或問之頗曉大意度支異之日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州司戶參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士試礼部偶不如格公曰學行之士也安用虛名遂棄場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飢朝廷發常平錢粟以振之公治行應首公躬行賑粥授

病者以藥朝暮救問勞如其家人尋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丹焉以償不称感泣再拜公鄉閭由是知公有仁術可用荐充大理寺詳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施法一定悽惻終日尋思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退謁惟學不定容至相與論天下事纖悉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吏也祥符中朝廷興事四方奏符瑞文王喜弄翰墨圖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奉麗詭詭放蕩排駢幾數千言而辛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州判棣州知遠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吉公破竹架竈文義公名郡之秀民日興講解執經坐堂上者滿席因奏增歲貢朝廷從之自是萊之學者數倍他郡有大姦李翼挾貴長雄理本為不法陰拾吏短長擊其手使不得鈎摘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黥竄遠方人聞之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擢天聖策要四十篇奏于朝其言感慨切直中事情頗急世用五穀絲枲以治飢寒仁宗愛其才名試舍人院賜進士第改毛由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還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使夏賊擾邊調度方窘公以本道兼錢二十萬助軍費賜詔獎諭移淮南未行洼而浙數月除成都路憲工部郎中直秘閣會雅州有巨獄累稅數十人吏淋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疾至之日遂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体法苛急訊獄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己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掊智數措克以救民怨前後兩使蜀人抑其愛訐聞官吏惰偷待物而處已莊重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荐吏幾三百員始疑其淵器熙寧後自州縣獵美官班二有名績時論称其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倖廩祿不以入門內閭之族姓之貧者而立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書屋圖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之毀譽易其守修性其言易知與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又人治身修性之道同貫至于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于所感寬而不迫樂而無怨有古詩人之作焉凡論策章奏為表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若干積而藏之異日諸子也大人請治資產公推讓示之曰懷此待價利不貲能行吾言當如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

沮官行已皆有能名通朝籍者二為郎者三舉于鄉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益念一時名士大夫遊公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石公揚休皆布衣時從公講學後致身禁近為時名臣公獨奔走四方以死命也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之原公娶扶風馬氏宜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肇終國子博士次曰安節社齋郎早亡曰牧右朝奉郎知成州曰衆修右承議郎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壽公度並終慶部員外郎公約監慶州松陽縣高亭埠公渊公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某州某陽主簿皆卓公濟進士出自隰州隰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未仕猥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閻丘珪次適隰州司法曹永安次幼朝適張敦次適卞之美次適劉師文皆舉進士次適廣濟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隰州司法曹永安次幼朝奉君狀公行事求文于某晚進陋聞緒餘敢不從命謹考次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篤敦淺聞富哉李公迺眷有源取之其身
經世道民器大用狹而施乎言歲不我與遺諸子孫
餘波渾淪仕學滿門左陽之西為公北阡人望松檟
正其衣冠死亦腐骨為其人若存命也不厚德名則

尊始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旨以覺後人

張純甫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甫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仕自君之父弱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歲學為文章時有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當夜讀書不寐其母為起滅燭戒之曰汝父饒于財獨一男子當嗇取如意恣自若君曰學在致祿將以顯親也顧從其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禮部不中居家治館餘暇既棄舊書衣褐瘠終不窺門內一日盡舍其科舉所學慨然嘆曰根不遠親吾將何求宜從吾所好即其居東南剔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遊致傳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奇弾珠投璧落相射以此為樂人亦從之不厭也河朔大荒民流妄幼弱道上君患養于家飲哺澣沐與吾兒等方春物色父母歸之餼者踵死枕籍相屬募人收瘞以大冢羅食物其鄉之名浮屠氏用其法咒誦解祓以紀棠屬士貧乏無所依飲食居室隨所須必具閒假求折券不問至有閱歲月不能去者故

諸子曰吾為汝曹得良產其利不貲非金石守無替
汝力晉鍭以永終譽于今以詩名世者凡百餘家往往
成誦至啟手足時口不能吟猶嘵嘵自喜所為詩謹
五百篇判意秤物非一日故雖麤清遠多古人不到
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
以疾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將有治命語家人曰
吾先君政改卜高原壓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
嘗恐卷忘負先君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若連今孫年
甫畢大事名有神助死生命也又何憾焉銭氏武
肅王之會孫治内有法後居五年而亡子四五人曰
紳三班借職曰詢曰縝曰綱曰繹進士曰銘女三人
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士王彤一在室
諸孫二十二人曰彤輔彤惠彤正彤和彤遠彤常
彤聖彤誠彤珪彤照彤臨彤能女九人並幼嘗
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以打諫鄉之原并
銭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子立無他昆弟
遑膝下連居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
鴈鶩行進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閒居不復筮仕
有相好者告曰君才過人輿及壯時援身取高位何
為氏沒閭巷笑而不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四方銷
銷重名爵憂憊疾亡若甚者頽惙流落殆不能話妻
子君方帨巾抆下嘯吟整頓歎其利害泛喪亟後服
君之高天又以貴其家獨君歎散花寢失生事家人
為憂孟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執經庠序
者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修居養無一
又知其賢于衆人遠矣將葬其子紳來乞銘于予亡
與君晚同場屋君之父兄弟遊也知君尤詳為之
銘曰

有美斯人兮好修
館餼奉客日與遊
起蠹掩露吾隘憂
十畝不見東諸侯
天寔物之大何尤
前日轗軻後日收

仁壽縣君蘭氏墓誌銘

夫人姓蘭氏其先閩封人左藏庫副使宗道女嫁供
備庫副使永公封仁壽縣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
日辛亥寢舍享年七十一夫人性明惠遇事有識取

手中義動有儀矩閨門內外雍容調一而無間言事其夫尤敬永嘗怡顏色未氏族大無世貴夫人既歸于其家婚姻之助出奩中物無一毫閉啟睟服之貧著撫存尤渥不絕輒脫簪珥與之察其意得而後已供倫君方謀奠考妣不幸病且卒夫人曰人子之恨奠弗其夫從之負土徒跣以助封築行路嗟恫平居出納有度儉以自處貶婦祭祀飲食服用不謹于人而皆以時其仕者屬于官學者強于業女即其工婦修其職眷愛之暇各運其書而不知化嗚呼夫人之德可謂賢矣不幸長子早卒哭之甚哀寢疾累月越明年秋疾作如故名諸子曰吾嫠居守節幾二十年綱紀家事一日必葬惟恐貽乃父地下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奚吾順化無憾熙寧克和以積厥宗猶有望于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其柩歸于洪供倫君之壙礼也子男四人長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曰彥國彥常彥卿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社士宣孫

男三人曰說曰諤曰說皆幼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次適進士紫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豪爰尤摩知本末悲辭故為之銘曰

夫人之德寔母婦師內明外正不介以私于義能果需恩克施孤嫠立家有養有賙所願既獲知死不疑木世風蹶追今則微惟德可作祉祿具依尚尒後人勿替尒思

--

崇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表行狀五

鉅野李昭紀宇成季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察推閆公行狀
趙知錄墓誌銘
張廣叔墓表
閆宗一墓誌銘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夫人姓卞氏嫁為故比部郎中陳公仲孫之妻封壽安縣君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終其子以五年正月十九日葬天人于齊州長清縣和平鄉千秋里潘村之原從比部公之兆前奠狀其行來銘于予曰其事為之銘曰卞曹叔後莊以勇聞壹晉侍中忠孝一門後家許昌仕宋滋顯寰名能詩終尚秘郎卻掾衮書郎咸太府卿贊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衮裕是為夫人曾祖祖父夫人幼聲姆傅不煩言動有度德容閒一母多子男四獨保士厚孰無姪妾顏澤為婦求儷君子言士慕曰淑鳳凰鳴一盍踏子陳一世大門厲有疏密擇柔惠恭好我如一治內有政如吏治官義不私己人無問言比部守綿民阻凶歲傾祿哺飢後日不絕請面色具以收殆貧婦無外事我寧悲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已兒算聘婚姻如礼不幸中寡克跟于居四方田桑閒有蓴羹率身布蘧廬儉時力弗謀于親有祭有食以善教子一不廢書論世雜物需照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不惰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羅天胡壽斯而不百年寔生三年惟癸家嗣為州掾曹少官蚤世度敏為吏今于須句唐孝友閒始登為書長女亦夭幼有良配寮之儒冠公輔周氏林一諸係綽有令婺二女雅歿五男學詩陳氏之先餘澤未匱夫人緝之其後必大清源之南休娓既歸邦人式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籍厥社亦既有孫一復有子

察推閆公行狀

公姓閆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于歐陽文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通碑祖某光祿少卿考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祿恩補太廟齋郎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建嚴約束不妄笑語吏持文書跪一進退度無前如也邑寮素嘗決屬歲大登勑民裒穀萬斛趨明年早糶民不飢多賴公以活政京兆司理參軍故相晏元獻公以年位特

重罕出治府事像史評白遵親技報可否小人曰緣紱
閉中外種移事莫敢興辭公庭叱之堅請入見曰茂
容請元獻公曰朝廷倚尚書勳德鎮方面執事之吏
欲日望風承教命以布威惠今使之卷冠欽版聽指頓
于小校其如人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執教我翌旦語生客
閭君骨揆有識異日不可量遂薦于朝太師潞岡文公繇
頒旄鉞會虜邑小警須軺車教百衆期全頓急誠者惶
畏公以術 致三日而足潞公愛其才每異礼之郭縣有
富民竄勝酗酒殴人知其必死紹里人張存日是當忌
言詬汝今可逞存不察殴之致死縣索賊滕版存以告吏
受賕狂警其獄上于府存不能自明公測知之率正其
罪或有譽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逸陰惠但理官之責當
如此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秩滿將改
官坐簽書不當出雨資每調洋州觀察推官以治平二年
五月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寺評子婦人三
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尤以篤孝聞衆兄卒
事寡嫂盡孔婢也育其孤妃子族人亦不辨也在仕十年
所至有穀上官多薦其才若元獻公潞公彰德太師王公
皆深相知不幸坎凜未究所施邊梳其壽非命也夫孙娶
孫氏能室夫人佐氏故泰政安惠公之姪孫男一女一男某

舉進士女適某官某孫男三人曰某曰瑀曰瑾

趙知錄墓誌銘

君諱滋字通卿其先趙之平棘之人後三世葵溧陽泛
其族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官
部中父祐殿中侍御史三司戶部判官以鞏亮通給為
時名陳慶曆中棄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一歸殁
如成人以侍御遺表恩殺太廟齋郎起家深州安平生
薄民力薄歲役河上多寇通連約束令數以累去君
時并饒陽鄚分人謂君安必敗事連功休無一人私遺
者數年遂君以太守晁公仲約始罷君為可用篇于
朝遷蜀州錄事參君承康有重囚具獄上君疑其
冤白守請勿治守怒曰吏敢以私意變獄耶君曰將
不敢妄殺人耳會部使者始至引訊不復者君造前輒
分明之叱君立庭下時天大寒改不問君徐曰奉法無
狀願付吏以先屬部使者知不可屈出溫鑿者三十
餘人調淮陽司錄恭軍判官丁求寧縣君母氏憂逐
家于下邳服除授湖州歸安主簿歲大水田里被害
資藉高者妥鄉白給濟以時訴免常賦窮下轉徙失
期會幸而復業里胥進貴如教君邀令行境上閱寔
錄未免者請于州已遣于轉運司使者罪令丞姑息

廖公上非法當劾時李公擇知州事喜君強直為君報曰聯為朝廷申惠澤不可劾竟如所請官滿授漢州錄事參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矣安能俯仰上官看睫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也竟不行侍御公先塋潼陽負大河歲著沮洳改卜于下邳新安之輦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氏晁為康叔望族夫人即比部郎中仲謀之女以其家法治內甚宜皆先君

卒朱氏仁淑善安恤其孤男四人舉進士曰崇厚曰崇烈曰崇德曰世雄世雄力學早亡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為辟廱生後君十七年卒女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進士朱仁美君幼奇穎通尤氏春秋悉覽史傳務曉大意閭為小詩以陶寫情性為人倜儻明給內外洞庭達人初未知一聽其言不復自外情臆赴人急雖如救焚溺嘗以事抵京師槩舟河次夜聞哭而哀者訪之乃舡商載粟上供者河水五千日糧既起行者不保皆竊取散去謂君曰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遠鄉寄哀一別君聞之惻然曰倒無窠中冀得五百千可紓君之急勉自持廬社在目中矣商報曰聯為朝廷申惠澤不可劾竟如所請官滿授漢州錄事參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矣安能俯仰上官看睫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也竟不行侍御公先塋潼陽負大河歲著沮洳改卜于下邳新安之輦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康叔望族夫人即比部郎中仲謀之女以其家法治內甚宜皆先君

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小人誣潛匿盜知非君家翁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澤沸泣愧謝君曰吾非欲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誅得行吾何與焉後五年澤登而科來訪君已矣永部郎王諤被召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萬一失所情恐不能差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君第行無恤數日果卒君時亦臥疾留閣以往親為理其事皆如礼遊士無記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事有無不問也嗚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多得不幸無嗣以行其志數見于里閭之小詩然亦中材所慕簿夫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于新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舉奔走四方以經大事余昔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銘曰

剛決不詭可以任大事報忽如已可以惠百世天不遺其志誰毀誰譽曰放以娛其窮于天而達于人者

張廣叔墓表

士固于俗習樂于褻溷亡逐棄于常塗者久矣為
能擇賢士大夫從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蹇于
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
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庶晉天福間徙居金鄉
于孫家焉曾祖肅溥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
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畋隱德不
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文莽絳累
試進士不中聚書數千弟慷慨氣決輕視世表慨
嘆交士大夫知其名者笑莫不傷之娶吳氏定州法
曹掾之女男一人曰易好學有立志女孫一人以元
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葬于金鄉縣進樂鄉白茅村之
原居性明俊外聰詳整自重不妄取友論古今從容
中理文辭簡潔不求富艷二三讀蓋見微意施于事
業未易量也嗚呼鬼崗有五其大盈尺可以礼上帝
降福祥遒球既成俄折隋地一致而置天之生物果
何如哉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罷質文行之美則
余能知之敢表其冢以詮來世

閔宗一墓誌銘

閔氏世為鄆人自六代祖實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
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
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閔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

祖某先祿寺少卿祖某芝州錄事參軍父某宣德郎致仕公少聰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理遽面質之問詰不少屈嘗謂男子之志事無難者自斷不疑可也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困于所習君方從師授教律窮笑之曰此女功組織之事耳試操筆為之點綴百餘言皆洲渚中尚絲不甚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家事巨細經強給不見所閒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間有變故不以告惟恐傷其意少有疾或遇事不悅左右俯仰問省調護必起居如常時歡忻笑語慰後旁碩却立務就食恩里人

稼之凡三試礼部不中元祐五年始擢進士第授濟叫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別業在洛陽晚年尤喜意泉石曰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國未嘗忘也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奏鼂鳴再拜曰不肖子遠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年危得一命初官有日將奉版輿東歸志願亟矣敢上千歲壽惟大人無疎坐客勸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往醉親着指日榮之某月日將赴宮感疾甚亟顧謂從子閻曰命也奈何汝既知所立吳無墮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閭閻而至皆前

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祿未能供一朝之養而七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施報復何顏焉雖然陰陽之理各生于所極不甚與勝復之道也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聚某氏男某某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閻來乞銘為之銘曰

盡孝以事親錄未及酬而殞厥身誰其尸之為此不仁尚克有悔以貽後人

龜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宋）楊時撰

明萬曆十九年林熙春刻本

宋楊時撰。時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凡書奏表劄講義經解史論啟記序跋各一卷語錄四卷。苔問二卷。辨二卷。書七卷。雜著一卷。哀辭祭文一卷。狀述一卷。誌銘八卷。詩五卷。時受蔡京之薦。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葉夢得爲蔡京門客。南渡後作避暑錄話。右林詩話。諸書尚袒護熙寧紹聖之局。時於蔡京既敗以後。即力持公論。集中載上欽宗第七疏。斥京與王黼之亂政。而請罷王安石配享。則尚非始終黨附者比。又於靖康破兵之時。首以誠意進言。雖未免少迂。而其他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龍奪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糴買坑冶益盜邊防軍制諸議。皆於時勢安危。言之鑿鑿。亦尚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蓋瑕瑜互見。通敝互形。過譽過毀。皆講學家門戶之私。不足據也。時受學程子。傳之沙縣羅從彥。再傳爲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脈。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爲明季講授之宗。本不以文章見重。而篇實質朴。要不失爲儒者之言。舊版散佚。明宏治壬戌。將樂知縣李熙重刊。併爲十六卷。後常州東林書院刊本。分爲三十六卷。宏興刊本。又併爲十五卷。萬歷辛卯。將樂知縣林應春重刊。定爲四十二卷。此本爲順治庚寅時喬孫令閩所刊。其卷帙一仍熙春之舊云。

後學楚黃耿定力譔

有宋中葉薦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爲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幹拳拳以尊師振教爲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趨正朱圜孜孜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行也晚近學者守積遺珠指蹄爲兎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淑人譬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既繁時所出入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發不歇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疑毋乃正非不載條例意與歟窺讀洛真傳則籍貝在湖陽林子冬將樂求先生全集官司理家藏因授剞劂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經筵講義
卷之六
辨一
卷之七
辨二
卷之八
經解
卷之九
史論
卷之十

語錄一
卷之十一
語錄二
卷之十二
語錄三
卷之十三
語錄四
卷之十四
答問
卷之十五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序
卷之二十六
題跋
卷之二十七
雜著
卷之二十八
哀辭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志銘六
卷之三十六
志銘七
卷之三十七
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八
詩一
卷之三十九
詩二
卷之四十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幼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作經幄緜竆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教以它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今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睹清光人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 聖慈俯賜觀覽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其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前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未接於耳目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衆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閒如也城中之民

安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釋耒寢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釋耒
寢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
而人自服從其效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
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
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強而
欲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
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
忠邪不分難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曰執
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陝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
事權大宗曰是何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又
以歸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悔武則又以師合之言為
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
使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潛想者得以肆其口之
有實而不行則歸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
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論楚客故事大臣
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
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
解之故中宗享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
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慷慨忠良矣如景云
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徂苗也禹以益贊
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大誕數
文德而葬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
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李本無此字）烏有是哉人君之
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
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蕃邸親
見代宗為政之弊疑滑奄宦為緝紳禍及其即位而
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千荊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人中外翕觀謂太平可以立致焉貞元初青罩七至
戈相頡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逮所宦官親任朝
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而已而二人卒以貶
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用得施
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
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
之必至也其後斂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
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
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
國老之辭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統無至戈

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
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班盡廢罷猶私畜於
宦臣之家覩幸異時投閒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
路之言頃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夫朝廷有以召之也
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真復　祖宗之舊賦外征斂
拿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宜之通衢而人不
掛之墻壁而人不觀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　陛
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者邦
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是時未
暑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荊方日費不貲而
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淪沒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
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
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
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
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遍
之政事偏慰所部而語之俾遵事稍弭兵革休息則
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
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
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
黜者上下相蒙則以成俗汙染之久未易遽革臣
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救弊而已未嘗究治也
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哉乃罰人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典式爾有厲罪小乃不
可不殺望人盡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
有罷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應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
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訓告之曰惟德惇義時乃大
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
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
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悉少伸冤氣充塞矣自崇寧以
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
販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益得
劉晏之遺意朝廷嶺數百萬緡與為雜本使總六路

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雖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糴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和而中都不乏粟為民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椎貨務諸路一無所淨潤計日已不給今又欲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窮則官物日好矣異時有事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舡益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荊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楊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苴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條門如鼠穴不可塞篤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汝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沉江州縣亦無艤舟盜賣以充日食而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關市物調夫庸直皆不以物給以清河兵過行輦挽清河兵素非網官所轄舉行鹽竊不可禁止加之上流下濕非泥蕩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服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剋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篤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用

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紅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是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住錢州蕭山縣今境內有錢清鹽場戶多寓此至淮亦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椎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之久必有耗折官吏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隨之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寓也鎖足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罣逆者不下數十

人官司畏其生事設法防禁無所不至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踐故食私鹽多而歲課爾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糴之使其私用無窮則亭戶孰肯甘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杜則歲課自敷矣失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益未之究也建炎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數西郡而已歲亟專之亂千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太統帥

整編兵將大駐兵城外須求便厭回不去成狀

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剛勁
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
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
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
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為合
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
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
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況可不慮
也仍乞散遣使臣信道無程諸路兵之未至者有
追邊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
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
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
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
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擊戮之有餘罪矣
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柯灘劈相繼而遁大河天
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未

用人實由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予洲擊戮汝矣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攻
戮之況未嘗接戰而遽遁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
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
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淮南數十人而已虜騎之來也全城下而剖延不知使敵人棒其
倫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為事之與奏報當日至急
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其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域外者
未有終事之効子弟從戎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
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藩境國則勝
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
賞有罪必罰則人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
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
不得承受若倚倩舊報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靡有紀極以加此其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肥瘠之親也天下怨怒攻於中外未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億兆勤逊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私其家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賊陛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盡之保為城下之盟亡已其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為竄伏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避矣獨 陛下后妃皇子番居宮中其狗國忘私心果安於平時以高爵祿尊寵於前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 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流涕之橫流也雖 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眞賢以居其位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三而至者惟 陛下孚

二乞天下事甚

一乞罷奉慈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奉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灌以臂肺之親用天下怨怒攻於外諸人共起而誅之幸不膠固難解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求宮之兵與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重貴

崔兵為固止事一下於奉慈而政將朝廷不開中外各竭而貴之私藏為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 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調室屏去其曹使與臺隸服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禁人授與校以兵仗此豈平之戰不可復啓也使氣燄 熾而後不可制矣夫興作特權貪饕往志 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奉

昔曰慎乃出令今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 陛下不及不可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七應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未有朝下而夕改者故覓恤之詔事一舉之徒掛壁而已而民不

不可不謹不容緩暗輔之言有口無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以存國體示之以恢懼之形使從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今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棄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甚甚臣

其二 侍講公具解不允

臣昨蒙鴈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 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糜捐無以報稍比開上民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尋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欽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遷當艱難之際宰相龍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斗得真賢不足厥任也惟 陛下早詔竟焉為天下幸甚

其三 虜騎初過未到公上疏極論不可東幸命將出師以方略可否

臣竊惟河朔為 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平戰而後得之其間雖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烏合其人艤艫未修欲守則器械未備器械煉兵精銳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是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淪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兵傷相當未為大敗勝負兵家之常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二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竊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 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弊吾民百年之好猶不能

況能保此獨處乎然朝廷許以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拔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鄰人盟且要盟神不聽卒涂之不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為則後將噬臍莫及矣伏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臣竊觀自古治亂興亡之道無如　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安不見兵革數世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則我今日方虜騎治城備禦無秦甲韓厚禮以好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默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嘗論契丹間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據書之冒末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事守和義不可得也昔魏割六縣之地使趙郡納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必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其巢穴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范通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我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矣恐而不敢然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我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以河為界今河而返今狹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二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事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兵貴神速聞之士氣必振與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骫盧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遺棄而莫之恤則藏后之心離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朝算不一憂行而憂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宗平淮西韓令謂凡與蔡功惟斷乃成未有寒大事不斷而能也成伏望斷自宸衷無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

之宜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靜丹劇賊也今圍
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蠱易量我姚古擁重
兵為援逗遛不進為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
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
奔世宗自力戰大敗賊旗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
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
是斬樸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足兵威
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大原危急而不救
死有餘辜罪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
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救偏裨之

可將若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
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
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
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
稍前別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
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
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
之比不可不慮也臣願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之濫述
神宗皇帝為名實狹工安石以圖身利故借安石之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
實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肖之名目
之庸加窠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
為則改今日之弊者安石之也臣竊按安
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紛亂　祖宗法度
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前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
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奉人主日敗滅其
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
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　神宗皇帝嘗稱
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庶幾

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罔天下之力弭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啓之也其釋鼛鼓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貴而不為侈執心儼然以愛為事夫鼛鼓之五章特曰鼛鼓在廛公尸來止熏熏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貴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貽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仍溫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　陛下聖學高明勤講之官宜得淺陋其選如臣淺陋其取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勅命未敢祗受已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尚有見聞或宜自竭況臣備員勸講義豈默

默緘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令臣上殿數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宣押剛酬之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酬之士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熟絕之後蔚有典刑實爲多聞踈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今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　聖旨學官等並罷臣自罷權榮酒切念臣還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紕無以報稱私自省循無所有詭垣墻之任尤非所宜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日視昏耗兩脛痺疥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也竊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二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　聖旨學官等並罷臣自罷權榮酒切念臣還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紕無以報稱私自省循無所有詭垣墻之任尤非所宜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豈敢貪戀寵榮不速伏望　聖慈憐愍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理難苟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不允者臣不才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能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前奏施行

其五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也竊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三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日視昏耗兩脛痺疥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理難苟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illegible]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
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
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
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
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攻不任朝謁方乞
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畀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
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
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
旨不允者聞命惶懼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季逾七十已上
須至再瀆惓惓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季逾七十已上
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乘還臣誠
至愚昧不知貪戀 聖明居要職是為榮耀實以疲
病交侵不任朝謁若不早賜結絕伏望 聖慈
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曰
詔不允者祇奉 寵綸莊誦深荷 睿懷切惟直學士之職
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請者蹤等而校者臣雖蒙恩
給事中郎亦曾供職坐貶輕義難冒處伏望 聖

下特降　睿旨追贈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微獻開直學士賜紹不
允者臣愚屢竭懇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
逃風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
惟延閣之命尤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
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倖恩理宜謹如臣頃
嘗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會禁胥居上秦典憲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寜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劄子　六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赴
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聖恩曲賜矜憐日下供職數
月之間再叨
恩命臣自知病筋力不支不足
仕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庶遂
庶幾薄効涓埃以報
萬一之至

辭免召赴行在劄子　二省同奉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二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

御難日廣顏仆觸事昏憊難以仕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忝寧中初痛科第五十餘年聯始
蒙 淵聖皇帝記知擢居禁從纂與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宣無所逃 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乃寘黃卿之列受恩逾今雖糜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誠至愚豈殺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大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昏昧昏而

瘉寧日廣顏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追寢已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右臣以老病上干 天聽伏望
方欲再具陳情伏念臣遠
無所容措伏念臣遠事 聖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日昏不能遠覩是弱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秊精神昏昧手足攣瘁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久玷華近所以屢瀆 聖聽者實以
此也伏望 聖慈憐憫察臣誠懇追寢已命
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擢置黃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食祿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以終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祠差遣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質誤蒙 寵遇擢侍
經帷遂叨殺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 聖德日
躋非陋淺所及以上稱頌人言之貽悔咎加之日視昏花口忘辭
以食省指衰俛疎為生本能引
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廣
誠懇除臣一宮祠差遣任便居
住庶沾薄祿以盡餘
李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本省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即被誤恩榮隗交集所有面
辭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貳卿之列老病不見以任職罔
聞　天聽竊慕利官之譏每懷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縻餼廩已逾二季方時艱難而
蒲柳衰羸力不能自效夜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剖等竊惟事君之義苟以人
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
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與論信服冀將京師一
時士義之士多從之與子雄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樂
之饋粟以市書相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
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交也此雖古人猶
難太嘗論薦無久未蒙旌擢伏
望　聖慈不以臣言之
賜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旌

表

謝除通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　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　聖旨不允者備員　東觀曾未逾時進講經幄庭荐膺異數感激辭不獲已老徒竭愚忱冀萬一之補中謝伏念臣仕非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拙笑以羊易牛親逢　堯舜之世偶以羸瘠之軀幸親近　睿聖之誤知推寘書林復陪經幄曩伏生之已老徒竭愚忱冀萬一之補中謝伏念臣仕非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拙笑以羊易牛親逢　堯舜之世偶以羸瘠之軀幸親近　睿聖之誤知推寘書林復陪經幄曩伏生之已老徒竭愚忱冀萬一之補中謝伏念臣仕非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拙笑以羊易牛親逢　堯舜之世偶以羸瘠之軀幸親近　睿聖之誤知推寘書林復陪經幄曩伏生之已老徒竭愚忱冀萬一之補中謝伏念臣仕非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拙笑以羊易牛親逢　堯舜之世偶以羸瘠之軀幸親近　睿聖之誤知推寘書林復陪經幄曩伏生之已老徒竭愚忱冀萬一之補中謝伏念臣仕非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拙笑以羊易牛親逢　堯舜之世偶以羸瘠之軀幸親近　睿聖之誤知推寘

無文寧待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忘在益慙前問對自竭於淺深退復循省若罄中懷而被誤恩進侍經帷充慚非稱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焦侍講仍賜紫金魚袋者罔極之賤致茲榮寵自度未稱懼增悚仄伏惟　陛下舉無棄物善養材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尺寸之用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焦侍講仍賜紫金魚袋者罔極之賤致茲榮寵自度未稱懼增悚仄伏惟　陛下舉無棄物善養材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尺寸之用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焦侍講仍賜紫金魚袋者罔極之賤致茲榮寵自度未稱懼增悚仄伏惟　陛下舉無棄物善養材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尺寸之用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焦侍講仍賜紫金魚袋者罔極之賤致茲榮寵自度未稱懼增悚仄伏惟　陛下舉無棄物善養材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尺寸之用

謝除侍制

致躬無聞自宜力本錫恩旌其仁孝之華仍寫直詞之職辭存陛言中謝伏念

山谷不遠時學惟泥古文安朴野已拙弥於筋骸雖
榮休明圖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
揚己而取名頓蒲柳之已衰戎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盡閑終始惻愴之
私未令失禄豈再還於祕職遂官員以忱報盡力
於補塡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盛德淳照大明周燭收拔於忠直
廉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又
能而知止允終惠之有加致此推誠存慶豈容臣謹
傾葵霍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殘民心思漢仰九廟之再
安中賀荼惟 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貽湯勇智憂勞
爭於內外平章通乎神明武定於艱難之中安神
羅於順側之際臣叨塵法從莫效微勞願思高祖之
奠臣辱之時不求當務而尚修外攘之際專賴謀猷
卑辭率服曷勝重拜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勞圖
治明達經遠克儉厚德謙光於稽古

賀優詔

而修仁術應天而順人期聪明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
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友在簡求之
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棨奉身益盡論思
之職祝戈勵忘夏輸愛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觀賜詔不
允者綸言備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沸中謝
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老與能為寢隨職業老
不知止有醜而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
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情君父之春知投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會北益伏遇 皇帝陛下端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擬世神威不怒堅武布昭擴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誅庸妄戈未梁捐荷
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衰殘之已晚驚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應幾弭恭前脩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簽侍講者叨素寀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庸蓄之李遠多艱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具耗門衰血竭之餘已絕

受寀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大明之非容光必照而清閟所及下民不遺致
疲絕葬敢以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濱老馬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達拜
質生光誤膺華衮之褒溫厚周普賢之列寵恩逾扃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卞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荏苒經帷感侍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就殛恩義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近閣之清資寵叨宮之榮祿錫之顯
服束以精綦夫何妄庸有此益 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仁宜思論報迄無成効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敢不盡心夫豈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齒之無幾庶以於勤而國報尚期於

謝轉官致仕

別李錞錄之規後期進大切榮益懇非攄恩途始望

謝表中謝伏念臣家世戰窮性安凡陋摩頂屠
兵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宣堪待用偶直雖明之繼照
蒋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林入侍經幄推誠七人之
列復望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縻饋廩寖以年齡晚
衰衆病交侵竊食伺官嗟我律姑逢放閑之請苟
延殘喘之羞誠意上通余音下達遑伏四蠲之陋處
猥縻延閣之清名碩畏何人辱茲異數況益　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寬幬日月之照臨大德小功咸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鴈乘之已
疲亦獲赦惟而不棄雖譾吟藪澤阻陪歡舞於庶庭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二　謝

溫泳恩波冀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鬧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陰慘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協堯德之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勞謙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聚星而環極脩禮文
之盛備表　堅日之光華碩性履地而戴天孰不欽
仁而鴻德臣叨茲春命附以名薄玉陛拜舞劬勤
驚之倍庸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代作

萬國興帝業天開閶石之祥同北辰而永固生民之什

其人神之協應聖武昭格
德含洪離明考燭正始布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
謀萬國承規普被閎休之化羣黎稱德一趨麟趾之
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崧陵之祝

○貢物代作

分賦任民不避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纖前件
經緯有常賢文中理用奉庭實視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諸路作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　謝

周士膺揚烈人於不戰羌戎革面而來臣遐荒
宅茲四國交庭奉貢北藝西夏之雄桀怒世為西夏之雄桀怒
當前臨張弗茹秦成封豕之貪狼始
鋒鏑之誅數始　茵頑而未悛帝陸下淵泉溥博聖武
髮遒黎一日冠帶此蓋　　
布昭算殷不來繼湯孫之遺謀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以傾葵藿復故封行謝玉關之賀告成清廟僕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其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玆誤辱
論被旨召對諫垣職責夫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
矣而到關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腐士不
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薾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
首丘計惟是念爾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之
報盡忠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平不知所以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
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嗇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
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觀榜示宣
和六季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賣並放免又曰
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
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狀免過並數開奏當
議朝廷支降錢物準折其間即不聲說只為沈移及溢賦
就明之而有欺然頓弛推法戢入之課少時亡官歷

澤惟添以轉為盜賊者擒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
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
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
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
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信尤當謹
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
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客閩中者所有文牒副在幾
室如前詔一切放免福民中若所有文牒副在幾
民信而從之則流亡溢散之類矣有衆息之期矣不當恐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

四方聞之皆免租賦皆相率為溢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權茶自唐未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茶積
年之久浮冗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權茶淨利均為茶
租而戶輸之独其事使自販而民得自便無官吏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
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吝嗇官受濫惡之入
歲以陳腐私販論販犯者實被刑重誅情所不忍
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隘窄以害百民也聞遣使者往
就明之而有欺然頓弛推法戢入之課少時亡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末著為經常不復變制當憲喜於立
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
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蔡
租錢輸之如故而罷法愈密昔人之
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貧民
有經歲不食鹽者蔡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
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貴蔡每斛不過三二十錢
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蔡
也民間飢食蔡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列
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當思賞令以歲課最高

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賜費無慮十數千
則人不易供矣閒犯罷不得根窮來歷責者以故
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蔡法獨
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長引
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暇追捕蔓延滋甚元符
經賜不減決良可憫也其藏謂官革去根究來歷之
法無追呼之擾竊謂官禁之貴
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雜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之所以為便是時漸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百今
百文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今江浙雖云預買而
所收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率酌
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意劃移用以救中都之貴六路豈必
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糴計緡以去處則使
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
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戲而制置司拱手
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欽取之非天降地出
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之傷之
餘處處未合民則無告則其患有不可勝者前日之
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蓋舊制捐數
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
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額而已取之雖多
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
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農民門淨錢

而以為便是時漸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百今百
文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
時給郡縣蓋有白取之者蠲絹縣分每疋不下三千
三四百足錢而上戶亦有被及百餘疋者民力困
矣昔熙寧中三司裁減逋負如鎮山絲絹之類所須不
過百萬緡又有非時拋買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
日食糠粃而轄官常恐不足之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
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然以充上供之數他物尤然故
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信實之多況又未必得也若
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
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庶
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所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
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價故受其弊若嚴約
來歲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
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四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
直之畢有省亦多矣

六冗官

況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勘驗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奢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增穴地而入有淺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遊類矣非有扁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戍民間私自偷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其直百錢又須白鑞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淬水永與數千里運致其腳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數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歲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遴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及未必有銅使者特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躯罷之誰取不從鈔非民間所有

卷之四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忝於邊事沿邊貧者困於調欽壯者疲於徭輓時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為盜賊理勢然也既往且可勿咎而來者猶可圖霧靖而居者困於調欽壯者疲於徭輓時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為盜賊理勢然也既往且可勿咎而來者猶可圖霧靖而

江就注梭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惟者緩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籌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籌是徒言之資其榮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之節手如陝西例編其租賦使習騎射友足救常時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慚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枝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識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竊知無姦細深處其中爭議察之法不可廢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為東南捍禦淮南州郡如通泰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容皆有菊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瓜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如聞東敷萬欲就降若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可處甚於不降矣此在當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遵從若措以九等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況倚人乎京窩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成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一則古有漸也

九擇將

將帥猶醫人本兵之地當預得其人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君集戎狄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置中原無事而已用兵中原與亡之機實在於此況中原無事乎數君之寇用兵於中原也安危之計都繫戎狄而已用兵中原與亡之機實在於此況中原無事乎數君說者今有其人否仁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制亂生慶久已二十餘年未為世用今監司郡守皆得以品題或自薦舉只不為人知必友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試之以職任之廣威無其人焉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江河所恃若兵已凡衛士皆天子之欣若不知近見駕前

常入祀候者中服秩要又聞有甘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和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強弱屯不以其人我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後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煉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東有焉為蔡靖為之不救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觀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弘謀由特其直氣足以鎮群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浮罪而貶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樂禾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飭紫為中外所瞩召還無使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某切計虜人後往後來必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略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不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知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昔事之與亡夫之後均被海內人怨神怒則致今日讒臣之窮宜有歸矣小人利民希寵其事不一而兩城繇欲勇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外已如是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本福根恐大民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數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怨而不得發數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摧貧抑人心無益於事也

音日之不貲也以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
安得不窘耶先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
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
歲額罷比較漕計與焉絡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
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
朝廷必至於之用其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
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
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益法
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
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東湖之餘瘡痍未合愛誅求不
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鑒若其方用兵之時
裴度復相則先以迓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矣稽
于衆舍己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況其下者乎蓋
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
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鎮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衆李德裕在位雖邊書無奏一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宰任獨智自運恬然不
以軍務為念我益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
事可驗也今二有警則修城池試排撘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或更有異志念貧墓遠盡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
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
太宗冥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王與今日
之事類不數季幸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
已事之監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
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切被詔恩擢侍經幄感激捐軀切近清光雖至愚豈
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且慕人也食祿重未能引年辭位恐
恥侥求豈得宮祠之福伏望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聞一名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之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古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為不善惟日不足也丹朱不肖而書夜額額為不善惟日不足是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亦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黎老節

棄老安逸而播棄之罪人安逸而昭比之肯色而至於淫泆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其甚矣兩有悛心故也夫天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老昭比罪人故臣下化

天而已夫淫酗肆虐行之於身則凶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殲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益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明自絕于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悖神虐民非特驕汰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策所以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只欲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說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在用則其稔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辭令以外務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言之詩為傷於說人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敵忿人生之釁不可不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達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曰耳之學點與謀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窶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畜鷄豚於其閒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無氓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上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

幽遷于喬矣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比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親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忠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漆雕公冶為司空孟子以民事不可緩也使之仕焉自古以來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寧從而事卒不立矣然忠信大臣職也祖宗故事而不能革不立矣然忠信大臣職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

以九賦斂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奪而大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多寡之微匠須好用或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會而已不可得而會也柴窒以來汗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欺竊橫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恭儉節欲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與焉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五

君子雖有之人之心而民不釋澤矣故古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士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喪其所敗而不好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諫說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明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葬也追歸改葬矣不足以盡德矣夫古之聖人豈

一物不体也雖有悔焉及矣此不可不慎也
春秋脊記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嚮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咲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嚮三日乃
見其所爲嚮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長有甚于則慕
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
母者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見慎之而不怠則終
身慕可知矣以是而紳之民德其有不歸厚者
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元十即

位五十載而慕父母蓋有未解焉故孟子以解憂故
備述三者而未足以解之正爲此耳蓋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
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体也良者義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避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舜音咲貌可與哉和氣發外粹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天溫良恭儉讓蓋帝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爲而
不知常德之爲美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室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夫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
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愼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
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
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
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
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
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
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

安天貧而詔富而驕益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美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知未矣其間一以知二舉一隅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眾愛之色日接乎耳目之娛以給之則狗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好之足矣人君唯能以狗物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狗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遷人之不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吾之可知者固自君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育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曰知之不誣十六和之不衆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傾斜窺竊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何患之有

辨一

上問應神宗曰錄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
以堯舜為法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
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
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
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欲相反以中
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二聖相授皆曰允執厥
中而已蓋立法中也中也者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一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禮樂耶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僭也然周用驌而殷用白牡見於明堂
樂太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明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驌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論也論也者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冕魯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騂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夫豈然哉

上問張璪何北監議對曰京師天之所貴而人之所
珍友有文字曰凡事恐須少待今且當次第而行
財利為先卜曰但理財節用辟雍養士雖權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剩錢興學校事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為先務然人主當以
義者陽也陽當宜著此天地之道堯舜之治則天下
若宜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存乎其中矣取之有義用之有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此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理財節用
即義矣故曰因不以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宜著隱伏之有若夫宜著為之名而陰
取之有義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也

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氏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識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關市斂散之法因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權制輕重并均濟貧窮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大則藏內府小則藏民間為均輸之本上曰二一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盬鐵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蓋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貴之貴則賤之是將控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算通財賈之藏也令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賈之有蓑笠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向左右不循理之人設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

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

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

夏若茲之有蓑笠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于非辜矣言之隱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
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難如此若
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也由是得以不釁而衣不耕
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
紛小有半而不復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
人皮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未識理者衆
合為異論以蒙朝為所惑
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狄怨南征北
狄怨悠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
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兢兢不懼于非辜翎于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左袒造事不
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
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費祠部濫帑平本錢事如何
公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
達王道之權男女受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取衆
四五十萬貫年人貢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
予之不動心最利欲能昏之然而未嘗知義也未
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為是與
哉故貴祠部濫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
五萬人性命名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難如此若
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也由是得以不釁而衣不耕
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
紛小有半而不復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
人皮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未識理者衆
合為異論以蒙朝為所惑

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狄怨南征北
狄怨悠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
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兢兢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左袒造事不
以外物累其心若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
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
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
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
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
之所有也

五萬人性命名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釁而衣不耕
食於取贍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
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已病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
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
見為王道之權豈不諺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因問誠則明矣則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并之雖為
變祭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祭書
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肯既熙寧之同行歸
經余曰相公不欲祭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并之
曰體不便余曰祭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
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并之欲令孫莘老吉甫
領局余以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
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止只是輔臣
領局有何不可并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并之曰
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職政所稱余
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此稱余曰今執政故
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
足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
周公只汉三公為冢宰蔡公三公或為司馬
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
之六卿猶今兩府宰相雖無不統然皆不過
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

事矣雖冢宰兼其三公或為司馬
與二監畔征之三率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
以安之及事平乃復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
影響難逆之故則不掌邦教之意此所以能

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紫世宗一日斬大將
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著代之當時人情
孰不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
如紫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
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季而東人欲其留紫世
疾庶士居之各已使安輯之也
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紫世宗方用兵時伐斬二十
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
夫興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辦終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
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姑緩患多而不知
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矣秦三司
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
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變令送金銀匹
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卻須要金銀匹帛諸路
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
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曾公
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感若不

少余曰何必少欠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
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爰人樂成人無所苦唯
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
苦錢少此由責入必變爰帛為錢輸官則人人
皆當以粟帛易錢今只不得錢少為患此乃
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今二稅令人輸粟
帛至今令輸錢已敗壞人患陽叔
曰於古輸或以金如何余曰古中統賜用錢不少若斗
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
辦給則錢少文不得不以為貴余曰今官司用
錢為多若算如糴草若錢少而重則糴草要不
費錢今近遠百萬貫石米若斗
米五錢則五萬貫足矣石至於其它用見
錢文量能多於糧草錢處多若錢重
自可如今令踢錢處此乃人主輕重
之權何至要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
不二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理也今兩稅輸粟令
有商賈般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為錢所輸

清頴井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斂矣皆不可也大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若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遇儲百萬石可翊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安意伺合徽粟乞復縣錢及折納作納錢云云呈猥劄子至周公時天下無縣并又公私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為治今曰無縣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不專用此為治今曰無縣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周公所以恭敬民動生節用不安稱貸故也

余曰覽古今法則以為指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歆民勤生節用不安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罪之又它象箸玉杯及作頗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利窟推藏嚴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致人罪之又它象箸玉杯及作頗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利窟推藏嚴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

不以廣糴為罪乃更以為盛力大周官所謂平耀糶糴之謂歟曰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賤買人貴出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貸者以其易得而自輕故也以若貸之今資若貸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行校束手為困窮矣乃復舉貸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遣吏督以還終歲轉思無已也歆推類而已也歆推類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罪者以其勢之自然而已安耳泉府九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其服為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之息則民不艱貸矣等老斯謂歟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貸不為過論也今無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物非能和勤使之自歸也皆其自願正然而其求之銀其出入重出迫於貴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愛人固甚人說它余同舟到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棄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富又是大卿北轅中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郎如建州者上曰閒友應介可緩奉老命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又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誠謹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誠謹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什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忠信何作以棄除建州知州若上曰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為姦當考實則雖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窮不能為朋黨蔽欺人無害憎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姦人無害憎見人則人臣故李建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佐當澆防人主防人臣不能為用黨蔽欺人主即佐當澆防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荊公每言人主惇見人則人臣不能為用黨蔽欺人主惇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人主惇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人主惇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

信陽蔡惇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
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
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
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
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
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四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大抵不
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
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
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
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
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妄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許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許
商鞅狹特淺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
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逃
而后可以為政則誤國多矣

呂氏鄉約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此
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今又云
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周詔之上弗許余論永叔
以韓琦爲社稷臣則脩爲忠良否則脩不免爲
附襄邪人故如脩輩尤要綱紀立風俗變又云
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
俗壞朝廷政令紹之何所用又云餘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宥鯀以方命殛之何所用又云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姦邪以四凶詆誣大臣
顚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
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
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
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
饗膏粱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
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
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

不知其不可爲也荊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稟畀君如此百世而下謂之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爲君非新言乎

今秦既立結吳越征即須處分王翦拔木征然後蕃無向背專附征云云謂中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乎稽曰秦漢以後事本已論如詩稱高宗舊伐荊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其師必震震必過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震震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浦先生全集卷之六

久爲夷狄所陷今乘勢而取之是以夷狄攻夷狄也蓋自民文王如崇無一錢救稅也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後用兵爭地而戰則益予所謂即戎之事

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實菜茹之物收稅如此不爲非義何則自三代之世以爲酒稅如此不爲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乎稽曰秦漢以後事本已論如詩稱高宗舊伐荊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其師必震震必過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震震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浦先生全集卷之六

易司但以細民爲言然不云幾錢以上法固已知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賈者大不二幾錢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其不苛細如此詩細大莫舉乃爲政體苟非任其大名而其細

所用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賣果子自去法供幼官果子自去法供幼官果子自去法供幼官果子自去法供幼官

見錢無留滯在天陛下爲來取若此法行而兼并之家必以爲不便而國

非新言乎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知此則下朝夕檢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

容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監酒一升大法當言

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

滯於民用者而

曾伯之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為政體不友諂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決度而校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之周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門利頻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之則以為叢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若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河決以墊民溺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然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邪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汩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宏其寬仁之意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周之王業歷基太王王季太王脩狄土地人民王季脩德而百姓歸之文王用兵罰行危安者不得已若以智必有所詐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帝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罔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細綿許入戶情願出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出見錢折稅納綿薛向近奏添作預買細綿錢乃待平準輕重之意

后何由可歛倘請貸官物又收息少緩使胡
椿催之夫何所妨
宪催是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胡椿催督
物必用胡椿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棘并之家初亦有胡
椿催貸物也已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胡椿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寬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胡椿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王在政府日夕經營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
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
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浮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法者臣亦恥之

丁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頒節財用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
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
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制用
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焉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
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絲忿較其銖絫以
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
公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為欺天濮王以人
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學子意
當疑榮然則如此褒崇事死如生不推濮王之心豈非
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生存之道
也

漢顧非帝業所基與太王季異故褒崇之證不

況望得時之正也前公封
撫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
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
余以為當約束勿使
不過十萬人計天下
十萬人於大下未當
大困第若爰鬻鉤
還吏不能捍敵致留殺無辜之民而以
亡者為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之
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
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
天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忘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故去之今乃以安靜難動名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
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
上召西帥對資政殿
廷參所變更云云馮言靡界汝田又脩
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
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
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
宜未可以為若夫未可
所務

用王韶曰以開邊招生為開
以招邊地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
也子產之西也前公當自
一歲卻出此言以自蓋耳
人在也平時與同列爭議
即勃然慶曰將焉歸乎良欲以
不為多仁義之無窮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
墨翟不知仁惟盡乎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
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雖知其信矣
乎

上曰朝廷大無阿撓但外方吏未免有用意不
均事如何上動河事官員乃獨選知程昉云云
余曰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
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思其所以與之而

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
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謂一天下駕制夷狄否臣
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
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擢拔擢在羣臣之右
臣但說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
殺
荊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
殆不可礙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明
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畧終不能謂一
天下駕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

言也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　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作無作則空名不立
空無作無相無作佛之言曰空即無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又以為不然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蒙陛下知擢拔擢在羣臣之右臣但說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

為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空亘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耳

真空者離人為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若離人為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昧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和得而後味有離為則非味也萬物同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謂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大同

同　彼丈一是非也此丈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門一曰則是非同矣

…方一是非彼此門其一口所能同也…
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
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絡水於此始鈤志
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
已益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終於正
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火非水土始終之所
也五金皆為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鈤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文矣方起而釋仁端見
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
為信本釋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浮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素知中之為
中也

…裏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裏者以其內心也益用心
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
水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水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
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
矣然而大夫執此若以知於就為義小者隨
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

事將業矣鴻以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謂大易
曰鴻漸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
大夫　人卿即上大夫也
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
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執能充之
三公　公雖參佐戎事人戎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松栢　松華猶視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
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伯圭者以
此
松華猶稚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
道不知執爲事上之道耶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
躬圭公執柏圭無取諸松柏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　从竹从龍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
龍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冬　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
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全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
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
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　斂仁氣以爲義散義氣以爲和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物始
斂仁氣以爲義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乃
以爲和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直辨則用戈處而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通言之無人焉
用直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處之有用戈
用直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爲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若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直無小道也以用直用戈爲處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處事也
罝罘　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罝使
無貳遠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爲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罝使
無貳遠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
作惟我所爲而已照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
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照寧之罪此說也其爲害豈淺哉
使其筑行則其禍天下後世豈君之法不如是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也是有爲天行非有時物也
仲尼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聰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和師文道也聖人憲天之
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
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
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
不思無異理也與所謂出於不怒異矣
咪荅藉　咪一蚋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六　三百一十
一非五故謂之衆而出乎一衆反乎一故
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牛譬悠
之辭也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
反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葬見乎隱葬顯乎微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
也鄰於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
反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天下之故知神之所為就能
與於此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逮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去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夫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

官經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殺為公也蓋亦有家宰之事乎冢必踐南面而備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殺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稱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孟朔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蓋天戒而已蓋於其當也

實餽出納欽致其全所以名天道秋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懼乎故春秋小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互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固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卒天子二

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卿也古者為臣不稱其君故非衛若命則隸修之則不出境所以效忠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

後世國亂若昏而為大夫若父政於中國改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妹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未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而故也大邦有大事而會子叔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主王姬遠義悖禮其惡大矣

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綏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主王姬遠義悖禮其惡大矣

紀侯不臣可知矣求賻之辭是也

莊元季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以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出之也蓋文姜通於蔑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出之明其絕之

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國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遠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鄰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遂其雖以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矣共叔段繕甲治兵閭人說而啣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段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惴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啣之哉民說而啣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勿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舜段得衆而民說曰取不友可乎叔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啣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

能得衆何也曰先王之取敎而性義消久敎不明國俗偷敝故人之好惡不足以辯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大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安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徒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敎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足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食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已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貧者亦樂此乎

人君尚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蓋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室孟子之所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桓文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為天下舉其心力誠能如此而已豈池鳥獸豈足樂哉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蓋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

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耦王則天下不與有周矣分
為東西君之位號文公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譏為之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王子不以為不可者蓋牒之水逆
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
則無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
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疾人莫如
我敬王者以此易之勝曰遏主于卷友斯之謂也

鬬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
是誅一夫也何弒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鴟梟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
不足以知聖人和「妄論之矣

此皆好臣其所教故其言如此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
又救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
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
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亦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矣在彊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遑彼樂土矣尚誰從之
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
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過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
能也夫何慫尤之有

尒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
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執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　管仲則脫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乎如是何也曰
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
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得禽若丘陵躲者弗為也仲
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
尼之門羞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
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夫志氣之帥也氣次焉

馬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至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
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其氣者益驁者趨者
是氣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体也氣体之充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塞于天地之間無不可考
則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益氣之本也
無事無作塞乎天地之間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
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
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
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
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
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己之故不往明日出弔
益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
旨託餘人手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
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

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靖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殺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隸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謂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比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四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蓋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治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即命益為虞掌草木乃在阜陶之後蓋治人與若為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矣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蓋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伯夷柳下惠遺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懦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政不足與問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以興邦故曰一正君而國定也孟子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瞰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大瞰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揣摩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人為君而過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孟子曰生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非道也孔子之相師襄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沿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敬事我則畏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至於胶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夫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賊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也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宼至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戎陽墨而已矣

禦下惠

不忍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咏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禽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以口同道二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和也與禽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五十而慕

舜至孝矣五十而慕人少則慕父母有室則慕妻子仕則慕君未聞至五十而見於者具有之矣而不見以解憂惟順父母為可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汲汲以

五霸假之

竟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不反非慕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以為形而後有形色非性也斯言一体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旨遠若天下自然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言言不能盡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欲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威憤殷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嘗掩卷而嘆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抯三寸舌入賊垣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趙而論者以為藺生全其國體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抯三寸舌入賊垣不示以必死蓋亦摩厲秦趙之不敢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勇乃予所難也且秦以璧先欺予於相如故辟倪柱而相如亦足壯哉然當其據辟睨柱

辟卻以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據璧睨柱欲以頭血濺之曷若毀璧與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據璧睨柱欲以頭血濺之曷若毀璧與之俱碎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利秦之心特迫其威強而為信然及當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蚩蚩其民天下皆而去之其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秦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而向而莫敢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辟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終不可得則欲奪不可得則欲殺孰與全璧而歸之為安哉

公卿屈以論民望何其謬耶封其後項王率諸侯之名為敵國之賢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勸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卞見忌疑譬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易縲紲及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窺權勢超然物表其視區區於朝市而偷然如江湖萬里之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葛孟其優矣夫漢興將相於布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若吾相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創殘之餘而何秉國鈞蓋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定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左多忌刻何為宰輔乃出私財以助軍賞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位能然也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定其勇悍強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遽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蓋既得益公遊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大以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鬬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真實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能爾耶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其約束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高矣然臣盡忠國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念出於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劉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決外陵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是矣乃禁防關隘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挾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哉有未速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剛令分之不剛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區區謂耳餘為敵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足以相過抗天下未平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遠區謂耳餘為敵利之不足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槩稼沒於秦軍而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淺而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士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戰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守勞略蓋世余竊惟淮陰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已王小者已虧過於秦項之爭
後據矣漢方收民於百戰之餘而臨諸侯王之
上無爭其猶蹈表永而常恐其溺也故疑隙一開則
羣起爭之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
雖刻妻表植遺服而不亂者夫有名義以正其分
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校林程力以強弱貿
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此共
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魯之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七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第
能窺之者方季布殺鉏奴奔於朱家非有深計遠
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能重其死夫死非其
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直之
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
旨楊子曰明哲不終事殆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
高皇之明棒悍於趙王其令議矣然舉用趙堯之策
何謂久金注也且呂后之堅忍之資濟之深慈隱忍
其於趙王也欲得耳甘心焉又奚疑哉堯之為計
利於已太之猶發蒙耳一表強相似為高皇計者蓋
反諸己而已不以往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令使褒
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閨閫雖之時豈特無毋
豬而已哉

叔孫通

斯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弟
孫通豈不能以為禮何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
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招朝廷之問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辟戎奏呼拔劍擊柱
其漸為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
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故謂魯
有大臣矣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肖斗牛之初其次為
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降為冬至其辰居
丑故于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于為
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益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而

故得入統也三王之相繼也至秦以十月為正之相繼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著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遷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闊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鄺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共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鄺寄因與之交詐而商卒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初之可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逢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初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將無非望乎其賁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爭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急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

日成功夫章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為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肯稱之斯言豈特為辭而發抑丈夫自賢耳夫譬人以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質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敗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law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慥然耶此讀蒙之所
恕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鈞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讓來遲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友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十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傅且論國事猶[illegible]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掬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宜不召禍與孔子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
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比
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
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鼂錯國有賢行次其
屋中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媚而不以至公處已
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
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
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
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
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
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謁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莊賈
之氣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曷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謁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潘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姓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以為私不明

十一錢毅一歲生入學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於
析甚難文帝善之峰侯幌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嘿嘿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周勃魯公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容其荏禍久矣然微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爭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鄒兵叔不義浮
衆詩人以刺莊公而袁盎之於秦放之有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秦何若盎之於秦妹交讒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庸可也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夬過乎若七國之反間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已之私怨君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
仁心爲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而自親事繁是猶智力所能勝也晁之所
智力所能勝也晁之所

而已未嘗爲之雖股肱耳目付之而不自用況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慷慨論古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賢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鼂錯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固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
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夫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孝在所益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
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
惟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猶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
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
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鄧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鄧陽枚乘之徒不能副義以導
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
而枚乘適以死之區區之忠
而枚乘適以死之區區之忠

幸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為阻之竹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鮮不能畧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絢外戚進頭涎著無庶幾已以下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亦幸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益驚勢榮者勢窮則屢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實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其滅是夫不知量也田蚡親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脩武帝故事招賢名儒而夏侯勝以道違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與申儆方術之士和雯生淳淮南枹中鴻寶祕書獻之黃金可成其

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之堪猛等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雯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扣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為籍私寵變之異非所以朝升而暮黜而已彼方欲肆欺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大宜乎讀雯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烏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諸侯其異哉方鎮

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臨未為過而洪之絕紹是攻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大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大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厮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罔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勇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伏義協謀勦絕凶穎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秽燄其為社稷生民後患者幾事不密而成終猶豫也方武之于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成終猶豫也方武之于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逮旦使董賊得與吳等合謀不惜我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敗引數凶而殺之柄卒成移器之禍進竇兆之也宜瞠乃引天厥商之言豈不謬哉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漢祠於泰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稍然欲盡去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忘

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興復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況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忽禍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猶疑其猶忽禍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于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乎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廢也故恩勝義則誅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舉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於其父尚不忍一日而無恩

心故舉其輕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停已之私慈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徙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皋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宣奈何亦冥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衆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冥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終

語錄

荊州所聞甲申四月癸巳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雯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容易於古然其問千數百秊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僩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夫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咏恩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緣帥事者莊周則參言莊周之博乃禪家可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遊養生主曲辟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遊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極稱之為德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蓋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遑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也若管仲蓋龍遇耳曾西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龍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也和可乎默則如之何曰真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即一作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楹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屋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也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
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
也欲求扁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
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
權其曰君子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跋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
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
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
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鄙吝

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
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若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毫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
下矣今學之徒口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
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
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
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
之道安在凡飲食必有祭小人夫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扁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豚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豪物為心是將自小矣然

物聖人本無脗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脗自不得不下耳中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丈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主不自獻酢焉

庶人粢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

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撙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丈必哀而恕之曰書之所謂秦費二撙以懲帝王之怙令於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卻其過其餘悔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踵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救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罪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冥悔乎端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齊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君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與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蓋若商賈之為亦攻學正許子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務也若許子學

王只是有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謂為大言以欺人是入絞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遲詞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巳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此一篇與上

大夫言閒閒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趨使用之丸何能為春妹以巳意故有異同之論若處理已明春妹不難知也

春妹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妹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季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世矣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妹所以作也

小事之失尤未必此春妹所以作也皆從但自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丈夫自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矣其說以謂不言心其說以謂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無
無所不應其緣薛曰良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
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獨鏡也居其
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軌鏡隨物以度
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通是非忘之所
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
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

已合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還而寡進過廉而徇刻
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味其弊多溷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
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焉所以

無弊者孟子一人之力我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主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要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狗俟一柳下惠哉邪況孔子於柳下惠未遠
若柳下惠能救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還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
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決不思而
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
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
以為必於還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海濱以待天
下清問西伯善養老者則伯夷之不必還大
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之倜
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大

其孰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夫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安得遽為之說乎雖然此

終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動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自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晦我衆舍我豬事何伐桀雖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譬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不待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二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幷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謀之尤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仕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讀其心而革其非不止

如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於論王之好儒好色好勇而
深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胥聽豈不能竟辭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發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守則必語王以王氏而勿為臺沼
苑囿之觀是梏其欲也其佞者導之以聲色貨利之
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憂髮之間言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前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諸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欲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
在戰國之季其進必以正其終不淫於勢文武為是故也
又有志於行道而心不足以王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
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耳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
但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拒之蓋居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
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耳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求
是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霸術為伯夷只作一節
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
之事○方太公釣於渭不求文王將一老漁父耳一見
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用文王為見之明誰能知
之學者須是此意然後進深慕顏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
在戰國之季其進必以正其終不淫於勢文武為是故也

貴未度學者其穩雖嚴乎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蘧

馬千駟弗眄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文

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若子之取予邊於義而

已予之啻取之徹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

多寡之問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與其請於原憲之

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一簞

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備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豈欺之夫舜

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矣豈有偽乎

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

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誤

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

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

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

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

遽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凡風之詩曰母氏聖

毒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

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

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

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夫憂不如舜耳

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

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

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味

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

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倘益高祖即其臥內奪

之印易置諸將尚未知此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

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夫無有以節

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

以術驅人然皮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

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能攻此豫卜三

數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必
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
退之未算不有節制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
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中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為韓信所勝成安君豈豈儒
者哉若真儒必不為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
入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審詐人所不
得而詐然後為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
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
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使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
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鼠談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
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
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
矣中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同是秦兵官並
人之有智略者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
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
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官師欲幕易若以至誠
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
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

之間明此特其端令各有體耳推誠尤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閒公有言作帥
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數曰公第能言
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閒舊帥方卒公始
代之便設置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
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如此打散設置張樂卻是
錯曰打散元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
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
心也夫舊帥元父母也今其心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總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親舊帥如父
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
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春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
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
天下今獲一切盜反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
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
必至於爲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
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
聚欵料觀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

則所有不盡之意使如今
陸宣公當機權之際說其君來如用數觀其奏議可
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能其
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
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藤萃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口好問則裕曉叔曰好問而私不若臆
德而驟人有非鑿向強聒而不舍著呂晦叔曰鑿向
裕威之卻此語可謂忠厚然白之春秋於漢室而不
忍去是也至於上疏又論事或可罷不知命矣

問以貴夫一日而見天子門焉盡所懷而陳之
則事之有窒礙者不盡以為不忠如何曰事大須量
淺深乎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易之恆
曰浚恆凶此言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則
幽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莊獻憲與之辨
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
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
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宜
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
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明論議于聽登其朝曉好進之

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
司官爭領其興積說者
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
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
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
為之補助以救民憊而
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
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
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傷信
其欲吞而須之太無問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
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
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何異為之理友當禁
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
之有財大須上之人與
暗取之錐無鞭笞以強
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雜優
戲劇之間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
官賣酒豈情全哉請求

常平法州縣寺舍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饑
者余為潼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
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
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蓋官所為至數年
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其使用二一得以奉御
玆固無據其實公得其二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
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賚幸者
此弊尤不可不使予守錢官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
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用之一端也如此
而得罪則有名矣

戒勸先生解經曰不習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
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行人則不忠三者皆小
也昔有勸正叔先生治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見
學之進乎姑遲之賢者即傳矣蓋已著則學不復進
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大經之義驗之於心而默識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
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
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
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
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
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
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
聽訟必欲即搞知其情狀是非大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搞知情狀
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論謀唯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不深於毀謗簡
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識前朝廷姝媚
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
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味溫公諸人樊飲詩
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
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乍樂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據不過君之朝非也
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正
甫之子玉玉對曰古之人益有所有其君如寇讎者此
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之則施報之道此固有
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益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
賢者還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
復以用我我必復玉其朝何怒不過之有大抵今之
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加語自今明矣今之
四字而已加語自今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誅安展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失之遽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誅安固不足怪然寢齒必不為一時遷遽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
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但能於得處知辭義理

義備士焉此其辦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夫易玩閼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爰予夫不妄取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　廿七

世之事鬼神所以賜於漂溺者皆其不知鬼神之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據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華元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廉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葉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禮貴迫其後又復豈終二

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祭五祀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並以大夫祭以上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是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那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　廿八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益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謂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

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不失毒害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卻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大大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聽將焉之乎豈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與以無可奈何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且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可見矣利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乎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止之其漸君子所尚蓍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蓍之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聽將焉之乎豈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與以無可奈何孔子不以為是在今之君子益當事事顧忌何害於孔子不以為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盡矣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甚多先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各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庶自可知蓋曾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會學道先宜難於它入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宜非曾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辯智未必不害道而到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昔是曾子乃所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吾有入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皆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吾聖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

論語所載曾子臨死之言謂曾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於古人足非所以多失之也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曾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衷動心民疾痛之類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本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之嘗言人無壽夭惟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雲霄穀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凱之死而復生於會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愿之一生雖一梧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霄露之言於是可驗今

之學者益取諸淺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益渙

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盡此理其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
然則非盡前元有易乎
閫牆有訟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
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
幽闇深僻之中人皆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
人莫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寤為之者其初心
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
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狂妄之徒皆知義足以滋利然不為利疲而湮
者之達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
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
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
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
則謂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
之六季也至十八季始書大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
因載申繻之說與桓公適齊之事則莊公之為桓公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於
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采薇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
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
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本厚之詩衛人之詩
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
報之不太空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
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論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
者為教官必不能論人心曰使荊公當其職不知如
何曰荊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今日學法荊公之
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着力深
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舉業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
學業能相繼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
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於

可去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人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甚厭矣乎然遲還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聞舉皐陶湯舉伊尹為諸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李帝曰某平

生為學大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也問中庸只論誠而首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首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大猶是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鄙薄隳敗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辭其實義皆敬也故孟子之言養

以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所以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暮斷故必求厥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誰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蘊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以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友不助長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之而不以亦可謂學者學人之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
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只當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始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真屢空而已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意則屢中非至誠無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耶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采薺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心不使情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
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不是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
天也若洛中有穿牛鼻是謂人口是天
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
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耳不可加
於目鼻不可加於口手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人必令登對然後取與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
頃安能盡知此若趨於後世舉切不揣委任之過

錯認聖人之言

牢我嘗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
敢忘孔子只與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臨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若觀
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
力量

鋒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德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
助決意征之焉往而不利有苗會羣后播之既已出師朝廷
而還而苗友隨格是周公之德不遺禹乎其舜之時
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殺遂命者猶有
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
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
民自受其病矣故遵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
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柬
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進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
小人不誅而徵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
十夫之助周公於此不可也比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

幽固有名君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堯為郡荊
湖至今被其害

陶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
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誉文武一道故
干戈兵甲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
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若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
其正矣以乞醫證父為直子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
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
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政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
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夫其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者
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泰而遷遇所
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
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嘗在廷之臣多矣至得禹以天下而禹獨推
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
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庶official之官各
為一職舜之命皋陶讓庶猶是其責也則皋陶之

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獲推之餘人不與焉
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泰
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
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驗以
賜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蓋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許也故必有以文之
出涕者不期然而然由中有感也故必有以文之
此說驗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哭之慟從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在此與之為一矣故其於此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哭以文爵文非所於顏淵則車之與不
與也惟義所在耳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有弗信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王道成天下之務反其
知誠其身蓋知一不誠其身中之人蓋為敵國乎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天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聖人之不泰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
使其君如堯舜乃是純乎臣道為舜而不下矣

得罪於天下而救之量其所欲成湯之事以言
乎天而應乎人何憾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
之禪為盡善則伯夷之不食周粟詠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蔽
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齊道有
蕩則魯之君臣蕩然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
入其威儀物數甚備矣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
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淫亂作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馳風何以異乎曰不
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奔乎齊
也又與詩之所取特美其君罪引愆而已若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益與蔣嘯
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
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亲
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備管仲奢伯氏駢邑三百飯疏
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
不知孔子再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
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良止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
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
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
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
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
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盡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益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止心耶曰然
或問經論天下須有方法大須大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 來徼以下治外先王經緯之遠也其於博矣然觀其作處皆是當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條舉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既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知哥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下九族平章百姓協咊萬邦決皮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咊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辭文以言易若說得淺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遺本爲是大足用矣必待觀史求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孟子不存史而作距楊墨皆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通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白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能識別

誠而不篤切不實敬物之誠僞未審而

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鋤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緣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聚物而聚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緣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哀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宗祿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鄉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曰問所解論語記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己

語錄五

餘杭所聞

楊時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無病

孟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今剛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七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

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

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世

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又豈自謂其能哉春秋祭祀不祈君子於其

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福祭祀以時思之其

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乎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愛德量力皆見以勝受而無疑焉而

戰之勝也而記備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職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敬
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傳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大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
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與
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
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雖常在我矣若初無所
見姑信己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鄰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
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
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
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
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
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算設輕議不知
孔朱有失規橅自為見得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來薇以下治
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實

勃何人而可與法勃之不為利
北軍而入也踊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吾為其功如此也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
何以處之非惟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大不能
復勝矣是不戰而已敗之道也曰若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
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切督語為勃之計但當問
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孟仲自小口
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
大帝論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然以所自衛者叛乎且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夫可謂泰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此大何必拔數任術觀支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卒以母子天性之說告益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奪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有攸為譬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盡其職而已可也豈可杜戮遠或近或否或去或歸深其身而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鬥

餘俗也觀高祖時王陵少慧可以佐陳有可取者又言班固傳高祖謂王陵少慧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終不曾佐得陳平千萬任大無變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千萬任大無變中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益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達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好時節也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如此人在人君左右

因言人君喜聽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報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即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蓋欽之云若裏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覓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欽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恐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受旨言事臣不敢中固言將旨及御筆行遣事曰只有一張宇房乃君子人其它少下當依禮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脫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即於受之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初天下不便則臺諫得言之矣於是改之為易矣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會子開嚴可要有大節之士曰若其事流雖在崇望重少不以言語能定事紀人若無大節為失體

事亦早未待滿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
亦可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陌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
怪家人聞之甚丕愛及公還家夫不言至舅公與弟處
說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閒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
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與氣象卒乍擾攘
不動
為政要得屬咸嚴使事事無疑甚易但失於不寬使
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
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與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門人不知權柄在下

不是使時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刑須要檢常在已操縱
予收總不由人儘寬才妨伯淳作邑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云每日常有過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決遣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怨之則雖有可哀之事尤加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愈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閑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是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鄒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賢聖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經綸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背還聽否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愈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言則是若其意豈慕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貢
齊桓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夫子之許也若實尊周室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必
期若墜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原其直及其
救息則賑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此數之其意
夫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敢近世儒者如謝公跳知畢管仲其實未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五霸與漢奚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
為行政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云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復如此謂讓線如也則氣象便與
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之
教人善夫不敢人怨

堂中言秦亡事最好然九
及紹聖則不知卻如何夫
當因可物量宜令當成太
言則是若其意豈慕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貢
齊桓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夫子之許也若實尊周室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必
期若墜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原其直及其
救息則賑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此數之其意
夫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敢近世儒者如謝公跳知畢管仲其實未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五霸與漢奚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
為行政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云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復如此謂讓線如也則氣象便與
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之
教人善夫不敢人怨

堂中言秦亡事最好然九
及紹聖則不知卻如何夫
當因可物量宜令當成太

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令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
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待總賸
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宏不合下便執得禮述所字牢要不可
易因言繼述為子自好但今世之非是當時自合說
與眞箇道理且好偵好色孟子指不鄭其說而推明
之而況上有紹述之志豈容所謂道而使小人深
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滋成今日之弊不足怪
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謂一至周公則愛而為徹文
一二事明之至王季文王則九至武王克商不及商
王關市譏而不征工商公則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政由舊章周公未嘗有甚不得已處是庭道理若是雖針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處宜天下國家安在神考十九年間勤苦制為法度若欲不報時弊
便百姓也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不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是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矣　神宗
而已釋此不務而欲一二以繼述為法則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具皆不善 神考一變而更之 神考大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 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具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 神考之法具容獨能無弊補救歟是乃 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殷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礙若吾輩不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在我之義焉識論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中間或謂荊公晚年頗悔論亦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耳脚儘做得硬如此多有議論 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得硬如此 神宗廟它日決能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前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曲從學它昔毛文正在中書寢策公在樞院中書偶倒用了印樞公須勾吏入行遣文它日寢院決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是不是通家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果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此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

將恐不問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 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神考之法具容獨能無弊補救歟是乃 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殷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礙若吾輩不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在我之義焉識論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中間或謂荊公晚年頗悔論亦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耳脚儘做得硬如此多有議論 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得硬如此 神宗廟它日決能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前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曲從學它昔毛文正在中書寢策公在樞院中書偶倒用了印樞公須勾吏入行遣文它日寢院決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是不是通家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果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此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

非聖更始得且如喜歡慢道自己心得其正否
以須是於喜怒哀樂之發而能驗所謂中於喜怒
哀樂之後能得此謂保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用論孟于直以禹稷比方顏子
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
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如此如顏子
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矣一天下曰只聆
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天下可知聖人之清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
夫寬薄夫敦奮未有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同己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
百里之地而若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臣過作非
壞亶可倚乎惟不假脩故也 舊但言率性尊德性孟
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前公法云書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
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斂萬緡則效民二千緡入
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

則民推矣輸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
時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
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
而友不覺其為害口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
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
重又百端要勒尋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
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
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啻
不忍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三十二 十四 百穀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遷至少戔戔不下百
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擾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
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決者至舉債以給官徒徒沿
此逐破蕩產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
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益二分之
息未蓋未之思也若用之而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
家所指準其息不細往往率富家知
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虧民手又其所
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公家之累民手又其所
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門本處雖有父子夫婦
之也何名捕劾之政乎

作夫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
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儻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
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
責之此為待之盡然夫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
不如勿給徒貿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
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冒免
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
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中吏人月給六千此乃
可責之以不受賕其諭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吏人重其祿則用之費無所從出蓋是吏祿
反有不用多給皆如學士茶酒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惰棄而可以當此祿乎
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銓通州縣定此餘杭戶定最有上戶冒利若干錢乞
願役於官爭上戶不願則其數須至殫使為之最名
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敢考
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
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求藏
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逼安得辦其數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敝此法之所
以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
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本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官
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因之務為機巧變詐之
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
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
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
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吳充如何人伯淳云詩備

引公公孫碩膚赤爲几几聖人益如是安石到福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衰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出母服是乎曰禮遷于不爲

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謚於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有畏也以畏何也曰以亡世有

然也非古之體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謚告之有戎後世國亂而君

爲爲臣者交攻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謚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十八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有時而惡矣猶人之有疾而然也然其有疾也以氣不順也其氣不順也以氣不順其情安

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是也今夫云人之性有善有惡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本

清者其常然也全於海濁則沙泥泥之矣沙泥泥之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

自之尤以拔於錢和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以堯舜禁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夫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非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我猶為善而已矣以勁力事大國則不得免焉之言則必先觀是時之勢而後為之所養人者若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一

之可謂無憾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事矣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論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

慕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看之道則略無蒙疫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指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依慈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難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但如關雎之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何味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

時故翰詩有味不惟詩之味則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是有
意於治天下為其書之名如此所見安得
不為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知二虜之患則天
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爲狀之勢是亦已知其意慾以漢二虜
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之事只見得慢何時是
天下息肩時節以　仁宗之世睨二虜是未
嘗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是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夫必有威乃欲以五路之兵戒出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有道矣
一路以援夏人之講如此是吾五戒一出兵而使夏
人歲歲用矣此誠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
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
其君而弔其民可也是寬如此縱是亦無此理今當
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戒出一路其倾
國而來攻城破已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
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不
及

言朱公移上殿　科考纔再舉安南之師公移對壁
陛下爵賞土田之益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
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築疆以來
所以待夏人大足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
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實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
以濟大業蓋未聞君臣相疑而能有為者禹征有苗已積師徂
伐而益以一言焉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儆為
之誅數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乘舜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猶反兵而系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和相之益之意蓋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蓋不曰舜從而舜之謂已也歟大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弔之事為逼當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敬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六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識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能取之其言曰陽城益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益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夫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遷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雖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始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止陰之初動必有以扼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迨齡之用事擅傾宰相雖天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逐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去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餘杭所刻

神宗賜金前公前公卻特賜蔣山僧寶住丁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前公作此事絕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挾懷挾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果是貶君賜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鄉里亦有容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容啓則公言之何用容啓夫人臣有容啓者非體也假臣常懇之豈可及說曰祖宗時宰相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容啓夫人臣有容啓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堰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堰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意然不能與過夫人臣之事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所禀與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汝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無所諂司有以美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事即是出時濫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九州二十七都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五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

明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鄭玄
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
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
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
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
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
只如說卦所類去不止此為之專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類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其
物於鳥獸草木則為其物於身於物則為其物各以
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
說卦所敘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
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
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
要不肖易才柬濫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

論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
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算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
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
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
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
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竟富貴意為已之學夫
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
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眞可謂恬於進取者因
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
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自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
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
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益望其能有
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
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又問九德曰愿而恭

慮必滅以求照後能成德也照慮者自應萃證何謂相濟曰慮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慮特見恭而已做不得責難於君慮特見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庭必有這理

中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盖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稼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擔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指遠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而不欲其為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有同

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宜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卿大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以致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容狗一人之意當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雖天子必

屠羣法而論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怠毋疾于禋若怠疾于禋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亦要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或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徼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或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亦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開中歸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弃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
曰此論亦未盡張良本欲為韓報讐方沛公為沛公時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沛王故不遣竟王咸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要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秦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以此何所據丘明云成天下便欲弃人間事從赤松游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葬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事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況於

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日論寒士作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問有淳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以德裕無謂以德裕之才應磨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孰為優劣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官執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即受其父祖之澤而其心不無益之習以與寒之士角勝於場屋使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苑堯夫取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街佐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啟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而加勸焉可也彼謂專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不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

曰執夫所謂無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銖向多少忠於潔只為做計較太悉總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未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驟之問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卒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捏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

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師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施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前識之華子曰禮記於聖人之偽真質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倒如此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解邀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解邀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有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淪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者冶鑄用鞴囊也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一物變生習名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不過物也但變化無窮爾

又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龍溪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惜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公明說多物坤於物元之於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用默意義曉然又云天專地直是也坤本無體天地之往定曰乾坤何辨門天地即軽清重濁之氣升降否闔默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習名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是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軟
坤設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纔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讀書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其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養一句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養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見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算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算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那四象八卦而吾所謂太極
此生曰說不太極便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能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執須至於誅殛
之耳後已見馬遷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書舊作計論會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有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氏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主

理今之後進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
敢與它放御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
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
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它
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論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
此所論列有處記
屈原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
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必費之節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
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
義至如比其君救齊桓則已其說如何曰此理
舊疑秦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宋之弑及其卒
皆曰鄭伯突其書忽益不以忽名君故也
不以為君故詩人曰之為狡童觀褒姒之所在重
迷行國人思大國之正也其詩曰予惠思我褒姒滅

滅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天人之視
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於重欽至使人欲遠寇樂國則
可矣頑鼠如何曰觀之重欽至使人欲遠寇樂國則
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
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
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
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

鏞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當揆員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式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驗於義小人驗於利所謂驗於義則唯義而已曰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雖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何以為累如何舜無堯授之私也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奉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

[illegible]本不知此
[illegible]者也元祐間會靖諸公毀茶觀畫
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忘不喜茶如正叔
真箇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然[illegible]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
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illegible]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雖人焉曰楊子言味同天人
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
人又所謂性覺靈空者雖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
謂頑空一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卷摩羅識唐言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十九 門錄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揆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前處看謂公蓋不知此

黃山所聞 [illegible]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蓋去則善固以為故合曰善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何如此說據此恐易
之文夫自不通却合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說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illegible]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illegible]曰不能繼而成之曰不[illegible]人言繼物得合焉曰
[illegible]曰聖則具仁智矣[illegible]事終[illegible]理者
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合以聖言之事或不足言
[illegible]曰聖則具仁智矣且[illegible]物得合焉曰

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也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咏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智便是用處曰用智算之也曰觀此所以為大也無事則由智行亦行智於智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曰聖人之於智無所不言聖人若曰行其所智者也曰觀此所以為大也曰聖人之於智無所不言聖人若曰行其所智者也曰觀此所以為妙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咏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嗑嗑天恭其所偏欺也充類至義之盡無言不可以訓之盛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傑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乃所以為咏邪曰若觀其味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平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大下一人而已如伯淳算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而大而何曰直方義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伊尹伯夷之內皆兄弟之意柳下惠之內皆兄弟之意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觀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觀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時觀矣作與觀同時事也啐啄同時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君由在此一文故只言於九四則以上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雖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晉卦曰須藉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為事孟子恭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處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毫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眹先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

戊辰三月初二日校畢

君子於發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至寂無為也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未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先覺遠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矣以是為賢非狗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誣詐不億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來為小人所欺烏斯足貴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

問同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塵芥之謂也然天下文字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謂也然空必謂之有有而不足以為累之謂也

曰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億而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豈若世之患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
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
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
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
害爲孔子者何說
蒼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妻爲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
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竊爲
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獻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
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謁過吾門者必見
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四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孫弟罪
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聖人豈以夷俟望人
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壞果何人者耶或
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
多矣何獨於壞見之
蒼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
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將方之
外者也故殷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
之爲賊而仰其壁不解之而不解之誤也
自索於牖之內而不以戮經其心孰能如是蓋
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
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爲仁而
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
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未將有墨氏之
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
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
然乎
蒼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五
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
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
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爾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
老氏與彭鏗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
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蒼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
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肉味百益三月者音容之
不知肉味而仰其聖不解之誤也

名謂旨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六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却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体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六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嗣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有所遠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乎中為至矣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昧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

謂聖人以萬物一體為念中最得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悌乃在乎行之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聖人舜顏不能盡此而為聖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位尼恥惡衣之義故至於是乎其言志曰衣輕裘敝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貧貉之於我聖人許之何說

荅士志於道於縕袍弊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縕袍不以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已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荅語之而不惰蓋孟子傳於顏子之徒何也

子寤聞斯行諸不足以為說是也與聞斯行之荅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荅蓋有眾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于路雖聞斯行之而不及於說說何也

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舜之韶舞非禮者則惡禮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衛之淫聲而不及於惡禮言佞人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室矣

問子路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不欲者成人之賢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
如卞莊藝如冉求益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
苟也
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荅雖有其賢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
已顏子於仁何待如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
焉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荅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與英直矣祝鮀之佞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荅邃立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
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
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
荅太宗伯然後可以言此
問克己復禮天之曆數在爾躬皆堯命其中書言
天之曆數和繼之以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
謂中者已在乎人心而道心之理特在夫精一以致
之耳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論其旨
荅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
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
著也
問況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
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
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民而可為之及況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敗也則曰為太史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謂
伐國如斯何也
荅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同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孰之以是而論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路烏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踐之也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切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還者也烏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先儒謂所謂聖者進取留楷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參參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

答臨政者不皆默所謂仁能守之者學者學於此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惺惺之學先儒謂此語如蓋字即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有的長即是正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然聖人之心是當常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所謂常惺惺之學也固當有

行住坐卧在道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秦君汙吏莽抗蔥瑣之人賢姬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屠販狗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周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差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覩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鉅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咎譽之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已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高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僇王益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大然予以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矣宋興人知尊孔孟罷黜百

審其是否已又參以名爲照觀牌之書三篇四分九
據樞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蓍其用自天元推一至一
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間意
妙旨馳騁爭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
通之繫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誡誡
諫斷疑褒貶之決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
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繼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
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紛焉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
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龍中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二 [illegible]館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分位其慕之有素考之有論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亂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戮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扣與乘時躁利之好因其利器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遂惑其志搖吻動喙幸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之有恥
恥之行矣漢初剗除苛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六科取士至揚雄舉詞深乎
方古其猶慈乎再

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更新法廢登
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
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於
銓擇談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
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視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三 [illegible]館
歆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生矛詳明之

昇天下之善御者也而弓撥矢鈞則雖昇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射也而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爲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爲君后稷周召之爲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蓋不易歟孔子偶以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爲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而惠之間幸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
而已孝宣中興內稱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猶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之前偏房杜後偏祕宋品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宋信然歟然漢唐之治雖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枝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焉穆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變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孝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市易以權貨賄之昇通使糴所無所假濟而窮之者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流情黠有所事其施設之意爲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太法之方未盡與主上銳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矣然抑糴所振窮之意民力後游惰其可無術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孝悉陳之以俟來擇焉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蓋深監前代之失然猶委任之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強攘爭取之稱起而名實不加於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小罔不畢舉蓋善惡焉同貴賤焉別情而輕重長短各中程度無錙銖分毫之爽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六藝雖稍益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與端緒紛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設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衆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溝壑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承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奉明言之以示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塲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

忠信之道徵卓雕蟲之弊而浮誕異之風熾淨蘇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以磨礱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荊江各蜀衆山所委源高而流下自爽陵以東地多沮如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千里豬為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殺流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荊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沒

劇而今歲為尤甚言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度置巫以貳今正以學移水陸為先務可以除民患者夫無不舉也若乃親被災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夫聖人治民之信如其重也國家海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枚甲徒楊以趨敵也缺舌之禽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戈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秋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若

果地相鄰宜皆知其利害而承事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今異時施於有政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攻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簞食瓢飲水枕肱而樂者豈其隨在飯蔬飲水枕肱之日如愚人然邀幸於萬一哉意在世道興喪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所以修身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士大夫窮而善鳴世之道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無以處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聲利之末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揣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才成材而望之以禹

之後世之失躬踐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人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亦墨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暇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澤及乎成周之際參酌損益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復古制以三代甚盛之舉也然家不大族電連阡陌一旦奪其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哉富人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無以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黨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皆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亦邑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上未嘗以餘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供矣而深苦夫冗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書一

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單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斯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衰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採先王

已墜之教為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右參之曾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蔀屋而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序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得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雖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邪說誠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論襲若無非禮則其學豈不易成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逵之衢從橫曲折皎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髫齔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恣其欲未有適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見先生之緒言餘俗之心固以消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乎某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奉違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視聽安學有所疑與中懷鬱鬱思所以考正徒北鄙聽望而已附語者以其非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開合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

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
宗室無篡奪之事然考之周官同盟之載門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觀禮朝
覲會同歃血加書於牲而埋之於坎其牲北首加
於牲上記乃加方明於壇而祕之列諸侯於庭上
公執桓圭侯伯執信圭子男執躬圭皆以其等秉
之以見方明如王巡守殷同則諸侯相見亦如之
其禮不可考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之母也從
之說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又何謂也姒氏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仲子者惠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三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妾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秋之學不傳久矣安以不通之經考之則隱非所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遽以為然耳姑以
先生不以愚鄙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遍淺識未能窺其門戶讀
去師旨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懇楼
不能自已誦習之餘安安有所得然未知聖人之旨
果有以知其旨歸之以開悟之端也夫子之取魯史
以作春秋蓋以其事之實而寓其義之所在故因
其事之實而加以褒貶之義使天下後世之人因
其事之實而知其義之所在因其義之所在而知
其事之實事之實義之所在相為表裏不可以相
離也夫鄭伯之殺其弟段公羊穀梁以為鄭伯克
段于鄢以為段不弟故不言弟鄭伯以為鄭伯
將以成宋亂王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羊穀梁以為
伯禽公于魯以辟假許田則魯之取郜之鼎不
若鄭伯之殺其弟也夫鄭伯之殺段固與公之取郜
大鼎不求路一

也所書之與辭內外之分忠也三年夏齊侯伐衛仲尼命于蒲齊命益若葵丘之會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桓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齊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何也益王覇桓公為盛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益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洗濯左袵用慰畏惟先生海人不倦

未拒絶之幸其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而愚者不及過之而賢者多矣雖顏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仲弓之問仁於孔子若多矣雖顏淵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歸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去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短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若夫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一事事無事事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所以為仁之至我之盡也何謂偏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偏也何謂平施之其心一焉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其曰若曰若曰者寫意而已若夫西銘之書自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蔽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無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以行乎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同門諸君所未悉者宜相與講明過之者時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俾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修未緣趨侍以請罪餘教

與胡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與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沿習之所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況子勉之見帝廑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山藪如此固天下所同感也不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悉加裁損而過清風也幸甚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於休庶幾少蘇之後也

與胡仲遠其二

近日不審為舉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弟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
可以漸進倀倀然莽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致致
孚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第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殺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
之而稿矣某嘗謂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十一　[illegible]
夫助之長也何殊此正似之然體之者尤當慎擇
也夫以人成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
人不成天與人猶兩立矣所謂合一者我反
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於我非自外得反諸
身而已及身而至於誠則人皆不足道也伯夷求
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志正為讓
國而發至於天下記之為太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
為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其是歟未免以迹論也生之
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與之矣

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以有無之相生是不
知有無一耶其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
與虛不相資卒陷於詖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
圖是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
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要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蘊示

其四

寄示禮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
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十二　[illegible]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已異意耳要詳
考之也予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
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
爻有臣無民坤之六爻無首位卑故也夫乾之九二雖曰有
位然居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歟爭用是求之則乾坤
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其在此雖多事大時得開卷
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

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其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宜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循理安行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仁之論造其極致則所蓋寡忍自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道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屏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牽泥於章句須精到也或有論議率示為幸先生書錄公集別未嘗見此未敢罔答西歸有宿逋酬之自于貢以下其說有采聞者不一而足以自遣向日事漸定計丁溫尋簡學宮定

其二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頒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其正月盡雖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務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類之者何人所以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樂進毋文廊沒講所聞說不可得沒陽適日所造從

其二

為別於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倾念之至奏彤夢罪適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為此漸可追舉舊學也高論昔者盡切想不廢講書因風頌以所得來告學者毋高論昔者盡切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經旬慨然似有忘者甚慰甚慰矣昌子之學自于貢以下其說有采聞者不一而足以自遣向日事漸定計丁溫尋簡學宮定

與鄒夷甫叔詹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談論中懷決然每以為歎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惟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而不忘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闕蟬蛻之塵仰凡席之間游泳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酬酢富不知反者有間矣況同於人之所棄非當俗之所欽豈欽豈欽詩二篇輒瀆左右罪罪不足以污視聽其美待有異乎高明耳懇涼秋保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十三

與林充寧

事相忘過此幸可追尋當此改歲不審尊候何如廢講旨固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著切詣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深慶王氏之學徙往前輩喜及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智學者耳日天下共宇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豈學者吳其故

予聞教仕審夏熱起居平宜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
嘵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
不可苟止且學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
者也安敢自忖為當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
其失在人耳日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哉耶昔人
有為神農之言者直以為聖而孟子卻之曰魷
舌之人仲尼之徒自以為聖而孟子訓曰矧而後可伯夷下惠
皆聖人才上其隘異乎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
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賢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直善攻人之惡而為
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在管尚氣相攻耶不然何
為其大約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
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
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
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暇攻人之惡姑自守
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服口閉舌
不敢列白是非則是之人於何知道者哉其

氏以不會其歸正歸其人師其說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謂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也矣以其惇惇然以其惇惇然故謂其方學
溺於異端以從事於異教謂其不知道固舉斯人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陳人遵魏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於之都望其郛城壯而未能窺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魏而未盡若夫將遵魏而北其歸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魏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非其歸者也專佛者為聖人是指吳為
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
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無
如救其單也而慶比之王氏禮天下利勢其功烈無
足稱者非特乎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
也而士大夫以王氏之博物洽聞且雖
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學其如為父而殺其子
王氏而止則其不殺與聞焉固當論其終身也乎嘗
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乎嘗以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則其始之所以然其後之所進者亦

平心學者未之考也

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梵之
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乎夫所謂知道者為之乎知道
亦烏在其知道也矣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又謹守其是者已矣何以及之者為應科舉
者言也人知不謹不知道固舉斯人
理頗更踐示而謹承教也

寄叔仲寬別紙其一

聞之人外推建劾打那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大夫間友為之語有所

有以意足以成格而俗者之
習近得吉甫解或謂之語有所得於吾心然尚恨其
足以徇俗以利害告之也則多男多憂蓋古
語有之非特今日也試為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
不可為之戒則庶乎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惟
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
一男而已小人暴於天理往往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說謂人
不知皆出為父而殺其子暴尸洲渚間為
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
烏鳶食者惻然戒之有此吾鄉鄙惟仲寬仁民愛物
其在右者改觀及之亦

一二第大之稿也
所增便耳
其二
某動靜不
自畫為
洗其不及
大夫平生
野老與夫
文章以見
由得接數
心慨然知
甚遠於之官不得
乃所欲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
云何首善相從若
年以來未有如此
苦勉之矣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開者為多幸甚幸甚悉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諸陽侯將仕為無所屈嘗
而論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則也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平陸子
特未嘗屈其道知其不屈耳程氏而不屈孚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行以為孟子賢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以仁
義而之為斯謂之道仁義而足矣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
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
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
不足以盡道則以道為虛位者尤非也孔子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弓所引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依於仁足矣又
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

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
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時衰其法而不興之絶百
仲敬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
徒也孟子言高堆而大之豈獨稱成之而不知大
原壤登木而歌又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
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約
作炮烙之刑其甚毒於劓則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慘於是矣而商之頒民大非素教不明周繼之而廢
肉刑意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
為厚秦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太肉刑是

夫固其來也則王通謂其傷仁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益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未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益矣又嘗聞馬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若欲汝勿使盡其
拘以歸于周矣其教以合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
之心思自奮勵欽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歸之
不可疆也準基準棋方且進已之術況欽酒乎欽酒

前日公皇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悵為罰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累無加以奄失親公慈
前輩每舂容謁進之為執友之游頗何足當自雅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照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玆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萬倍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惕然
之心思自奮勵欽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歸之

為之官有期盡然西歸不得猶以盡謂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恫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耿耿成而無悔則學不忘為止行狀又奚必載之詳哉然而親炙之徒其遵然猶不足恨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夫人殊歸而前日之遠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耿耿之大匠能論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而已矣故言之不明世孝之失庶幾志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不傳孟脩以明道非能盡之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矣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十室九亡之下七

銖較白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無間靜一之中默而識之蕪志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及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文矣羣大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其之不肖嘗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痛有志焉尚期共學左右提挈庶幾進於大道夕不寐蓋亂而

今又得吾友德益知思友之望也區區已照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崇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矣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庶後進不得行其志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思為止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夫人殊歸而前日之遠然猶不足恨高明中德之孝哲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於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遺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開風而思者則行狀之傳孟脩以明道非

能盡之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矣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十室九亡之下七去古一觀之如何耳好古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室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李端叔　其一　名吁河南寬子

示喪子之文感念存沒有發予家石子不見鄙外曲加挽

方寸之間瞻眼時時間作此病量獨公耶益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難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術是兔之使然的中浩然則瞻浪臺不自息歟晚讀高明非設喻之以資足下之所須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十二

案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縻堅白未管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進趨之徒又無矩規鄙切之益恐遂至於日頹老死於無聞故每達學上貢備則惴汗惕息發於顏面竟意之下牧牖猶以君子望之幸惠泰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行已

答陳子安

向時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棄綠永高文開諭丁寧讀悉來所謂君子之為貧

書三　與陸思仲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之道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己者吾數人猶知自立不役心於
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幾千異日各有所到以開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其乖所謂中夜思之寐不安睡不警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仁人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尚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決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
講之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
端邪說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
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
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
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
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
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謂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出世之術若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大
吉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
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
耶說而外求之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則
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今捨吾儒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
之不及此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流天理滅人倫所以為道耶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庄
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
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以

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五
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爭安得豪傑
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爭明友道歷久矣某不愚
伸非特一朝然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
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可也內則
胎吾親之憂外則手先王之羞朋友之望宜速反
之無緩匪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耑庄右伏惟

謝程膚博文

龜山語錄 一 言之善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後部吏之來瞻望爲嶺隔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悵悵踧踖不寧恐明公之下無以自遣療瞶故不敢輒將昔日米遇之私竊進一言上塵高明區區過聽遠承教諭見索鄙文素無文章之妙況今百物蓋衰衙屋結轍而至明堂將墜之時乎某四方百物蓋衰衙屋結轍而至明堂將墜之時乎某四方之士前此皆爲時所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捐千金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捐千金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捐千金之夜光之璧照乘之

大旨苟言我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顧明之可以為兩程其必有在矣學者不知此則知斯心自謂與諸佛齊肩為禹稷各孔子知周平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遑苟道不足以濟天下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辭不述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其思不知力學未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靈聚錄積而能有之者皆陳腐散漫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逸不設辯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所聞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哀嘗有志於道而未之聞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來於不肖者是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所當慎擇而審思之以千鈞之重毋以其任也故捧讀慨汗踧踖不寧若累日雖然求則陋矣而厚誣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足置喙竊嘗謂天地之間我其物也即此而為學之道在是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其大略也然則何以為學曰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之書古之人所以教小子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其為人之則或倦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在格物窮物之多至於萬則物各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古之人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答吳任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弊也緩弛不振迄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事乃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衰敛為功其極也慘戮以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緣飾姦利者猶有存焉故其所移是真常德其所革是真苛政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然哉

鹿山先生僅其間之一二耳今茲使旆按臨其地實為治史卓荷擢委欽板朝夕進觀于左右勺惟保綏之可慎者而邊摩一言之知在焉幾竦慈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狂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敢詳舌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還之俾伏僕命不勝戰慄之至

寄毛忠

始聞湖北矣洞寇或恐使旆當府湖北之一方小警固不足以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為邊民信是旌馭一行吏胡足無南顧之憂太非小

上提學

甚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襄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祖於[illegible]及信而仕諱

古井令之初以良法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得盛孝
焉人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欿
然慊然以取獲乎上之心是憂尚何當治民之
政哉惟閣下以責難乎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
造令之初而來牧斯土辭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
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也下車之初其幸得從
部吏之未盡曉習役條而盡知為役之人法所不
照幽隱而不以賢出貧狀詢訪博訪務盡下情凡所
以一導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
之雪自任其何能開敢其
龜山先生集 卷二十一 書
意穆穆若如不足使不
平有賴以自全也況而蔡
下當如此法令有與利未
害非所以事大府之意
綠事使命應傳係代為人
錢斗於法有提取之令各
周知十品之利害無
溫陽之民未蘇役以消而
然每有殘期不償而至於
役矣仍歲以來頗知其直
奚以已決募役者九矣有
與之直則雖役頗者若今
役多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
代治者不願而求去則如
已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
自有明文特為鄉農未滿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
察如西鄉可行則行之他
縣數之若大之幸也如
龜山先生全集 卷二十一 書
元豐條法行之可也然
和不豐保正之役其實二
之名役則免役之
疑者特籍此意說
保正長者益友懲此說也
始意立不能使元祐議法
其歲雇之直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文變
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
少一都計之所數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減其六
役矣元祐役則二百五十貫今乞每夫一名只收

代人上王令

其曾謂周之士也賽泰之上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人棄之也士大夫知自賽為泰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皮軽自賤焉自奉而未足于今千有餘歲上之知有賽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剛於編戶齊民之為然況有爵祿而不知上公之為尊乎況有梁文通之為美也三公之位用其道也有非萬金之饒所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而欲挾貴自尊以軽天下之士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處乎後世之上須實利欲而不知有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而欲挾貴自尊以軽天下之士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處乎後世之上須實利欲而不知有

代人上王令

士以貴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尊師其次為友其下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若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貴也今之守令貴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若見僚屬之間借寇準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若乎恥之而為為者皆是也其餘不肖自視卑以取名然天不預乎名之為實也其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此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幸而之廣陵之道適出其門故不揆而進之愚薄而餘令幸得行之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睽
所聞多矣下車涖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
不風動其也託近封城之間日被德化固昔為道之
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拙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
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
之耶倘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脩道當皆盛德所宜辭非
老拙者敢當也斬棟懇棟其齒髮向衰自惟陳腐皆
駑之學無以仰浼高明好進樂善之士大夫不耶掇出一語

自取戚咲不意之下遂墜乃爾得罪退伏待罪以益
羙之言欵左右本欲當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睽
系之仁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
安羙足為慰彭城古邳徐僻舛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備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慊千萬臨紙

不能悉布惟冀為清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初四日受承職事彭城風物質
陋與吾鄉大異參有魚稻鵝雄之類足以充食故老
人處之甚為便耳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
屬吏之秦也某雜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比
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
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終冀耳忘置
當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念之惟數以書見教

其三

朱窮居習聞久矣午爾在事承無應接之煩發義叫當勉友不敢苟且自墮事有商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駱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友讀易計須精到有使領以所得見教不宣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殺人又名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宅亮之同不敢嘿嘿友當有虎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實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加驅策區區此紙可盡

其四

先王審量方進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至紹計指日可望以一新但恐謀慮無以承耳學士長貳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慶其熟能久居否趨合之方宜審處也游定夫學博士冗書即求補外旅絡更改元也

其五

見傳後序顯道為之其跋尾已前去不用前年春承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鵬木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之又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分秘藏未發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決人迂悖之論皆諱之以為訛笑今往矣大夫學信其學者嘗錄傳之以為訛笑今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文字重複與其可疑者公等聞見多博為暮訪恐有遺失間未敢投在洛中所傳頗多尋復以書詢求最時受相校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藉准天子屏望方嶽佐之始未有左右僕嫉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蔽邪徇欲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慶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速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其所知蓋公之所厭餘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當屏一時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五 中庸

向承垂示許發具為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封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之分言曰始焉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而皆中節謂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分又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之道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心成戕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心誠重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後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六 中庸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君子聖與仁則吾豈敢大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不存矣

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
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不敢自謂好
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於輒布所聞取
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解義精與淨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
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
割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
不欲挾其法也不欲冀其報也不欲冀生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信然歎然其每論生子書皆以為入也原其心蓋有他哉蓋亦不
欲冀而已與世之橫目自譬者固不可同日議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哉蓋君
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
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
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足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
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過
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
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
是陽墨也已君子不與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蓋嘗論之而隨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開鍵
入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天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稀覽晶
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
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大抵然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考獨節之學究極天人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略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特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泥所未論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左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將意而忘
象眞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攝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蒋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八
者與聞焉幸甚其中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
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爻到分剛上而文柔到柔相雜責之所以為文也
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此
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
之晉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
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周
武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
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之南
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
其中矣恐不須也求

益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必從之初爻當
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
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若理之必至
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
及矣若魯昭公高要卿公是也此二爻以勉履頗淵
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
姤五變而為剝坤一爻而為復九變而為夬復者陽
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
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蒙貴剝者其乾之終乎曰女
亂臣賊子其初蓋有意弑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九
易於小人當防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
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
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
也故曰勿用取女益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
齊則終未如之何也已昔陽盛之終其任職非不
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
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屏裂之而哭於庭是不曉乎
夫白屏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威非哭所也以是而
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
繫于金柅益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坤初二

天坤之文言以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始至於剝陰之極矣坤順而長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其成敗之機而邪之與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蠱之為數相為異同者何也蠱之為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重六七聖人所用以卜筮者皆是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六則陽之消長異耳非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記衆不論坤復之義故聖人取諸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簡易生柔於文言明其屈伸之義不及見洛中諸

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悟

之極矣坤順而長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

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

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

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其成敗之機

而邪之與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

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

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蠱之為數相為異同者何也蠱之為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

羲農以來重六七聖人所用以卜筮者皆是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

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蘊鍾之中

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

言之文王之易同其於伏羲中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

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毀幾不可見易之門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

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圖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

圖之康節謂之　此來書語

習若矣凡此皆其所深玩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

陰其門仲其建而入則為太玄之書皆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潛思淮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時無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實其為書則實自成一家之法又雖為以極三玄之數也以大比之不可相易之為二十七家此一家之數方州部各二之為九又三贊解自一至九配應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變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內支恐未足以盡玄之淵奥教近得溫公大玄論問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晦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端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友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經以為信其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比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窮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夫孰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未盡信也夫衆言紛紜折諸聖自漢田何焦贛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舉易以明孔子之已言者當筆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比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窮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夫孰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未盡信也夫衆言紛紜折諸聖自漢田何焦贛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舉易以明孔子之已言者當筆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比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窮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夫孰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未盡信也夫衆言紛紜折諸聖自漢田何焦贛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舉易以明孔子之已言者當筆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比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窮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夫孰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未盡信也夫衆言紛紜折諸聖自漢田何焦贛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舉易以明孔子之已言者當筆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比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窮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夫孰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未盡信也夫衆言紛紜折諸聖自漢田何焦贛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舉易以明孔子之已言者當筆說

已於疑信之當慎擇也然非於雅言疑之重蒙論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四之未由使晤一快蒙東望徒增悵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原音不可虛棄故勤勤繼之重蒙稱與為當徒用增忙先生有待齒之稱也宜施於前事如其之不然稱何也諺曰不為失之徒先拙者重為世所訕矣繼此幸公至懇

其六

過矣近見一書力攻孟子之非恐非有所發難遽以口古聖也聞見以道無

其七

德昌之說前書已言之矣蒙以師說見論三復來貺益用懇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卻世絕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在廢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謬其任也吾之學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翔我耕堂皆課從吾游今數篇之文吳在考其言才

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為乎前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難欲為之而人不從也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蒼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非斗祿未能從里閭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當是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提攜啓佐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黎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談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訓與相見乎雖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其世之時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脫譏學者方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宗來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書五

答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鉄問於不能以多門於衆士無成風文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而是耶固願與明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子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之道精一是也大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仰以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皆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而通衢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是已舜之飯糗茹草為舜亦可樂而固執之而已所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舜亦可樂而固執之而已所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舜亦可樂而固執之而已所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

其二

某不肖聞皆聖賢大致集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為舜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願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
子聖之時一當其可者歟
正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伊尹之志不為己甚者
其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
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
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僻敏贍則其去道
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苟知而下皆未得其門
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性善而
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者苟能先立乎大達之衢未
知所之不陷於邪僻其心而之焉則
庶乎其自至也定静安慮之間則未矣孔子
故大學之序始於知止知止其學定矣下乃一進孟聖人
以其身為天下法故古之序如此顏未至乎從心
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聖人之清也
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賢古聖人也未
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世之耕於有莘之野
湯三聘聃之乃嘿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尒聞之

得和殺之使其為神君而死則于何罪焉當是時有
關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行詩以予無質而遽弃之乎
則人之有頼季聖人者能不使乎不可以一言斯其終身也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斯其終身也
之所謂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故管仲為攻於論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見錄也庶幾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皆譬奚臣良桑王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詘過一朝而

也流涕而得食獻邸若台陵非為此曾西羞比管仲
正顏足欲服交首丞父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鼻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七之所以修身以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不怠則口禍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拯其末流雖日省之過事
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我掃腐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
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
秋之時諸侯不復歸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
為黍離之父兵已至其境矣政事言盟者皆惡之況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一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石湯誓師之類孟湯武之
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意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
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信之一與論語等其徒未嘗

第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又而不
召衆散而歸詩人以為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鄭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所記年
之義許其深於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公之用心深
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奧然意有所疑不敢默默試
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雖其恐改元
初無此義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參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次為丑二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正之也商據地統以夜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然聖人不為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夏下月前猶書以夏
時之月下月前乃其時也不足為其實下月

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以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才異質能力拔於流俗者無幾矣其營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工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雖曰學之則終身不能至
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
凡也妄意為思得服膺其旨左右提掖覬獲一於
其藩乃今得康侯益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永乐門政書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其目現
會者所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於
深旨者乎詩於陳篇何非公之
諸人以為喜何以有此三篇來照欽
不可以虛奉試論於所謂作樂興
之時也不足為其實下月

吾有民物烟繁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情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其寫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此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之謂也取之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頓邦之小用外府受之邦之大用內府受之而後授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紀四曰軍旅五曰田役六曰斂弛七曰羞服八曰工事九曰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豈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制置三司使總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俸祿之外以待軍興郊賞之費參鹽之入以待邊備水豐之備

待用之急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以入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偏重之患天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之明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雜本使總六路之士貨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大率曲之山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羅以充漕計饑丐夫露積則腐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之為良法自胡師文以雜本為長途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

鹽以濟諸路每歲所得鹽課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商引不乏而積欵不加
今民有十年免力役鹽之法行鹽課悉歸稚僧路所得鹽課之半以當
水旱之災不啻百萬之師如秦
州之不出力義勇之制不可以當
也關中舊官貴也每船二十七艘乃止齊禹不愆于四伐
二三十丈細民均被其害
制置張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
計錢穀之類視三司所關者多矣自
當不止此其為利多矣自
故置之未有改也
族者出則為伍內軍
罰爰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一巡以供烝祀
賓客充庖而已其事宜若後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鼙鼗之教以坐作進
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
威令素行故也立井之廢
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來伍之令
將之旌旗指麾之節臨敵不用

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
法不修練有百萬之師如
之何古之不出境者
為武之不講耳
易繫數起於八卦八卦之成卦
圖上而象下圖不文上而不見文上而不見圖象不足與有為矣
而上無相維之不以為也

盖為盡盡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盡也如法
制定然棟樑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廢綫其前
後矣物物而紛之為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通
變之謂事因其時而處之則盡元亨而天下治矣
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措畫在
執圖者詳視而審處之非臆揣可盡也夫凡中不
可以無權而權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精權
衡之權重輕而取中也用之銖兩之差則物得其
平矣今物有貴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
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子以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
惡智也益禹之行水順其理行其所無事而已
若用己意穿鑿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
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
未聚僧日惟鄭仁仲家有伊川手寫本已許人次第傳寫得五六本使
行李亦遭賊火已盡文淳記憶不足以驗扵其義蒙公
見與可以審其文字之訛已成書俗脫藁即付工

盜自此可無盜賊之慮矣近見報稟內稱鎮撫提督
領兵於夜半都屬捉得一人未有報獲彼合夥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土
相知第翻入不足以發盜故不設專用行狀止他皆血
授恩命皆其親聞見者故更易如宗室奏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忠之細也奏
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
減半而奏女勿給於其壻去則只是以財不足
為慮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
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
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
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十五

其十二

便中奉啟伏審迩來撫休台候萬福欣慰某
衰朽杜門粗適閒中自去歲來賴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處州時有竊發者使過境上王師往來梅栝不
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
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
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蓋將之力
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聞中興會記
降祠部一萬道已數酬在民間貧家所數已二百千
未知所從出如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爭之可
憂者非廣措可盡餘實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
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
也俟書成即納去某泥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十五

戾處方悉修改脫稿約去寂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
吉甫在維揚亦嘗相與往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猶
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
固所喜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動止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某
衰朽屢乞祠祿未蒙矜允日就殘敝勢無
能為也又復度寇陳晴欲犯漳汀已遣申將兵
捕數已相去甚遠民得安居時相往

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卽勢去
了徙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疏派
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
古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領表不知
何時可來湖中云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
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梁察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在往福唐救窓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
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屢
起在四川軍政害為患更傷之等民力凋敝極矣蒙
恩放免紹興二年妖賊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憫
恤民瘼何以待此既知而猶司檢准紹興令諸救降放
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今行下州縣依應催
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遽
加催督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

答曾元忠其二

先公道學行義為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海內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悒恨以行述見屬文詞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悒恨復承賜翰重加其與伏讀江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不能宛

其二

自還鄉經踐蜂起兩年避地弁冦未寧一日安居皷鄉人咸歸方稍窮鳥投江西山窗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一　四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本平初開建昌復兵叛開城突切向峽官府內與西人多通至於騷動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遺人往探問數日必有的耗也此皆目擊勦戮之無以警後若只招安如春時子以後思亂矣田野如此奈何妹暑尚熾愛切對時珍重前膺召擢庶此須望

其三

先公行述竊隨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中間略有

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喻下記極處公可自以

答曾子開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樸實生之者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運大曰時而已皆非有心逆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於喜怒哀樂既發而勿失無人欲之私則和之義自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一　五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於不怒出於不喜怒不怒則喜怒不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及此意也若聖人和無喜怒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齊王彼以愛吾以

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武王之克商繼文王之緒而已故秦檜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惟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烈公故以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源之說與羅氏輪回之說其詳具於答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諸者當自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廿一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次

其二

敘在中宗時遣嗣王邑等勸王勿豫政無大小悉以咨之小大之政靡不中又曰其或告曰有小人之譖不啻不厥后惟正厥后胥保惟日其勤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足通顯未嘗干豫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而欲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其親厚者誦死世以為冤所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誅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廿一

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靈靈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用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養之慶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更須

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
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
所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
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實施於民皆與所
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
之迹為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
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明前所發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
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
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太僕
勿勿薾不遑息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
況長來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
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丈頻為
道區區鄉往之意

答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講論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
然其問與鄙意不合若設不以告揚子常求

尚乎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之篇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見也性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不忘就生而善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渠以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反之則天地之性有善而已矣

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也之變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致其知而能明善本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祉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而安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言之清自探焉大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止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窮名已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名有所施故雖言之也道同與我為一也非己於從心所欲不踰知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率曰忠怒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怒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蓋非聖入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德也易簡可以窮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誠之學不可不知也淺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其三

承問格物向荅李君書嘗道其梗概矣六經之設言

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蓋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未小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博多聞廣見以資見聞而已故棄其華不務其實未嘗蓄德而反以喪之未必當於道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路焉以其知之無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也而士或路之而莫之覺以其知之無也其或知為不善如路焉則鑽路穿窬之盜亦無所不為矣陷穽之設不足以發揚盛德負俚多矣天格物而知至則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思而能也思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變初變之

答潘資夫

尊書問之所疑以其之惑陋何足以知然辱喜來此聞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未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昌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遠十月書云戊申人皆鼠伏潘下虜疏猶未退應天淳化大道盛難知然自代

之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之過以知行也以賢夫之篤志強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爲語使壓況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卽日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之日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反其寢之時未爲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純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慈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盡脚底頭爲居喪之服若用此意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概以居喪問其餘衣帶從其色而篤之可也若至宅居喪問疾弔哭公服玉帶從常也不若公服玉帶之爲愈也古義既明可開卷大悟之二十七月之喪若在中令稅駕從吉律商明文欲髮縞古巾蓋不妝高田想可望窮當所願惟年遽耳飯蔬飲水耶四年歲無足道也承喜腸血爲梗君子神明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奉書足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藥簡去淨文爲幸過來不審爲況何如伏惟慶春之餘神

遠山先生全集

相多福爽若方熾雙希以時珍攝盡以膚唆罹

不祿伴聞鳳鳴副此顒望

其二

范淳誤冢諸公論廟諱白公撿揆之過也審察之命良于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爲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奉書足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藥簡去淨文爲幸過來不審爲況何如伏惟慶春之餘神

相多福爽若方熾雙希以時珍攝盡以膚唆罹

不祿伴聞鳳鳴副此顒望

其二

范淳誤冢諸公論廟諱白公撿揆之過也審察之命良于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爲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奉書足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藥簡去淨文爲幸過來不審爲況何如伏惟慶春之餘神

遠山先生全集

相多福爽若方熾雙希以時珍攝盡以膚唆罹

其四

盜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庚傷之餘非巨力裁無之自存斯民受賜多矣然喫緊處在中令稅駕從吉律商明文欲髮縞古巾蓋不妝高田想可望窮當所願惟年遽耳飯蔬飲水耶四年歲無足道也承喜腸血爲梗君子神明能悉布希照察

其四

盜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庚傷之餘非巨力裁無之自存斯民受賜多矣然喫緊處在中令稅駕從吉律商明文欲髮縞古巾蓋不妝高田想可望窮當所願惟年遽耳飯蔬飲水耶四年歲無足道也承喜腸血爲梗君子求與方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貶其荒陋之論絕筆之言不知

緣遠微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

答至祝

答薛子莊

老杇文思衰落重蒙以嚴記見委不敢固違厚意雖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貢愧耳向在誅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宴於所習翼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亦知其非若或篡易屏居投閒固無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又示後學文字多未脫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答胡明仲

趙秦漢朝聞有左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冀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陰命才相與論不協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昌仁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熾時自寒以副人望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貶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開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孱劣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長向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彼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為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除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觀其道一也故剝之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際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吾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故聖人之象曰陽以動故天

如之志謀此世公之言勤建略施行公寫閒亡石已有洲日若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歌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韓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浮會稽時徐有吉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聳欣欣然謂閫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由采及遇王師建康移浮會稽時徐有吉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聳欣欣然謂閫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由采及遇王師建康移浮會稽時徐有吉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聳欣欣然謂閫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由采及遇王師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其亦足為慰春深寒温不當更切為民慎衛區區所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蹕嘉興臨平而閫中空空無有前日聞退命恒日徵集僅臨半月已七萬餘若之門中則王旅一軍時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之門中則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且未及遇王師建康移浮會稽每一念之寢食俱廢今朝廷州又大振矣又聞之悍賊全藉食俱乘勢席捲之計聞之悍賊全藉食俱乘勢席捲之計十八九蕩然一空不久中日貝狼狽痛心疾首無復可以安居彼若果剪中日貝狼狽痛心疾首無復可以安居彼若果剪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二 四

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毗盧日幸慶騎海息庶幾罪此餘生諸公但為過慮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以至今日右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足也如李鄴單身為榮徒皆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菩薩閫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杙須不一恐別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公秉鈞軸全日當以發為根本也任嚴疫之事宜公

為我開小人安諸無地處所補不

[illegible]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當吳楚荆南湖南之津相距有三省元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如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也極

仁訪政望陰德長城庶幾以慰忠[illegible]
亡洛日艱棘毒流方淮浙勤王及東陽盜賊
無待軍息者良可駭嘆夠南還士卒以天暑
不利在宅力決慶水若小邑之私喜也行參親仲
須面承乃宜
與許高老
自約節約行不[illegible]
分寄隸徐州之[illegible]
協和路日希慕林宗感其康濟歸來鵲
移檄四明復不守[illegible]
蠡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二 六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如閩得免焚燬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郡上密七未見報未知何如浙西東陽無乎當
兩錢物蘇秀為甚惟望上狗公命領連路捷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少不利去年苗劉禁勤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縣皆為賊蜂起王
室下潰兵入建劍為[illegible]
甚於他處殘破以[illegible]
大歉恐不能支數[illegible]
賊通鄰境不免[illegible]
不可得貧窘體此[illegible]

出方數日復著溫棍作寒瘧未瘳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條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速狀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某自還家盜發逆安群凶響
應繹來荷文約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居跡仰追之勤日欲修門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屋及烏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塵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諸然公私所積皆為
賊有十來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藉良可憫念
蠡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二 上
殘累數十口日食艱難勢不可支去春松溪頗
寧僅免未殄猶有窮察者攜妻子時駐兵福廣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然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過從無一存者後生光少異於前日絕無適從惟時朝
暮冊即用自適耳餘無足道有方時艱難正賴諸賢
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行聞復除慰此頌望
與傅同年
築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鄉之門雖台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猥垂聽納加論薦在愚賤

地之道學不傳七鮮知所止某祝不自量力之下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衰
耗寡陋滋甚慨負初心悲逐民沒為小人之歸誤辱
朱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敬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焉門下必察見危免也未由一造台扉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惸懇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瀆閣中地據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梟劫蕩盡無孑遺而將帥
焉充甚朝廷遣兵殊計調度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有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
今十來食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
故細民荷戈打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良
未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比
為銀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閭境之內死於兵者十
已二四所存者皆處傷飢羸之餘雖刑賞推恩無以
供上之求也將令不思寫民無所赴訴已具狀申發
已蠲免當時之外如常賦市銀之類一年以安集
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色人矯首兩望以官
誉畢有日矣猶未前報又聞聚鍾離盧以告謂左

一於人戶免外錢不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
不與免細濕利則走權之又權非今日所宜為也與
戎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則不少人已
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永示
諭歎必争先不可甚善然罷權法已是六十餘年前
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參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聚論之詳
矣問之幾叟必能通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
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
則利歸權貨幣可拱手無所乏者歲計不貲出於
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
於民已多比川軍殘破特亦不免科數每一錢
產科借三文猫川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
民力凋敝未復役廢無以異此郡官到邑中公自
二官撫到郡中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
川軍之民謹壯老弱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
十無一三鄉下無牛無人田萬頃至今半有不
耕八百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劉晏無以共也

與吳守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懷
一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矣閩郡邦雖僻左而溪山

緩有樂事爭能解體國者之憂爭前劉猺未獲開設
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薄也又聞池饒尚有
殘寇未免調兵防招不知只為苗劉否爾日得福川
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
不知吾郡能多少雖有船山海通去不知領之者為
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
奈何

其二

累日劇暑不審撫宇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
亭則建滅適矣柰何敝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貲死者不加恤防招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虐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豈寧宵復為閭耶鄉中去歲
洪水猖流賴溪廬舍盡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故何望乎則公
賦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自春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恤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為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歌隨稅錢料數是
連其為亂也幸而蒙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料數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
如照檢察領兵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收
拾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薄也又聞池饒尚有
殘寇未免調兵防招不知只為苗劉否爾日得福川
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
之惟冀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意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鎮事不在清流根治必

中自相屠戮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
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
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頼文幹等首領
數人昨李綜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擒戮其
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中奏不無缺望若
得早與保明奏一名日則四縣自息庶無他虞矣更
希成鈞察照不當階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
一有警則剽劫而蒂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
其居今方少平萬一或致生事則數鄉先破矣宜加
恤又免開催二明照亮

與陳公海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一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
奉侯支福並〻〻〻

經月假將舉歲德操之冲將泳詩書之叶世祖忘脫裾楊之接摺放形有適近魚鳥之沉浮秦何稽趨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危當隱惻遂泰暨過鳳甫史稼書寒舍府之英驅馳去衛門之陋處惟思竊食何階進身欲為輶軒之呼過知無庸忍效治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諭終懷直道寫希東岡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上賦豈圖異寵遽及非林此蓋伏遇某官撰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才當片善之或遺致此其思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勉自激昂仰惟知過無忘

舊塋益勵前修駕與何缺幸嘗驟於騷昂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寵命榮頒符方懷慶問之未遑嘗意緘封之責之難此豈忘薦論之偶及改恩優渥無已兢慙聞以身殉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讓有求也雖忘歌自瑞乃非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墜地以雖仕為子謀在上者又當思所以維持之

謝馬通直

頃奉綸言榮升朝籍共惟某官聰文外炳碩德中

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瑾瑜之質初無事於飾容未皇簪纓之榮處辱絨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寀峙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搞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駿跡鄉隆一時之榮視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深纓於外寄龍章顯服貯時聽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善鄰有素親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餘廩課功歲秒曾莫效於消埃側身方俟慶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懼來并竊念某職昧趨時性為深遇事直前動多忤怨雖行誦篤信而人猶見疑仰荷一鳴三盡鑒騷之技寤年無補終為智臾之所承誰玉者之無瑕或容卅肯之能變每私備省徒積憂危豈副君子之弃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群言並聽而閉意於遺卹小善兄錄而不遺於疎遠致莊肅肅亦與艱收敢不勉強前修益堅素守鷦鷯柯棄深林不過杓一枝鷙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之驅策以報私遇

代人謝解

干煩前陳頓何求於燕石泰階非備俄有取於猪苓當分知靜樸豁瑣愧竊以雖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聖人之時環轍載聲將有待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汙標築數刀將有待也雖自退或不以為辱未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爭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雞明之兩作切丁泰吉之大來設科日以振拔滯淹舉紲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數為可蠢攻翰先晦迹若棄若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皆學惟為已才不逮人徒襲父光之餘風不隆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鱉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窮卿萬旋黜春閨分甘白屏於樵蘇庶再攄之聲忘榛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仲久厥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為樂而務在無容以推轂上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安忝與艱收敢不勉強前修益堅素守鷦鷯柯棄深林不過杓一枝鷙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之驅策以報私遇終有時於鴻風過

代左藏庫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頓纓工左藏庇恩私顧惟無堪易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無實用擧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編敘之榮復結延登之寵所望慨益于公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弘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戒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魏收被不拔之譏孤忠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仍領憲臺伏惟慶慕惟某官道路洞徹蘊經綸識明自格於三疑定策元勳論議允符於三錫登延內相之榮寄側席之求大慰斯民之望上獻帝業允稱於遠圖綸紘並行膺於異數頓惟庸陋又荷知奬空懷慶忭之私但切光塵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奏聞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遠心明哲眷承宣於藩寄惟某官稟器宏深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曰吾於閑地塘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礱石闢地為屋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宿客之位煞一不完將裒族親子弟教之其如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書其義以告來學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暗康莊之衢召城西南諸峰皆屈屈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塵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塵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之間久之乃得之門吾迺窓中川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絃歌生與時攘德衆義之士日以未世之俗為憂以吾道為病以仁為急務君子者何所取資而故後生晚學無所觀觀村談鼓詞不聞於耳故後生晚學無所觀豈生時義禮和樂之盛固則嘉仰慕則相過誦六藝之文自一日衛鞅而不傳則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往則其生也區冷其死也永釋如晝夜之常何足以成者世之業生者所用之性生轉而易業者皆然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皆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獨口罕言豈系以仁之道至矣而古之不能盡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終身莫之許也如由賜者雖日升堂之士至於仁則未之嘗言是故其徒然則所謂求之雖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蹔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萬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往則其生也區冷其死也永釋如晝夜之常何足以成者世之業生者所用之性生轉而易業者皆然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皆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獨口罕言豈系以仁之道至矣而古之不能盡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終身莫之許也如由賜者雖日升堂之士至於仁則未之嘗言是故其徒然則所謂求之雖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不能獻當否奉以要者十常六七而已余
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泮切
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泰升得衛
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若無吾元通元然自止者矣
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
踵者也鄙人張君論指金仙結弟於其宮東廡之閒以
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益欲
使之絕世絕俗直超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恢與余
游致素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
志舉訴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刻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少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堂中論蔡氏第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裔不以其罪累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
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室廬歲率以窮死切京
為翰林學士承　旨以辭命為職誉數膺應未形於
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
京不可用之必為腹心患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
聞之者往往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
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貽來世是宜

之士喜有學習城之陽抗西山之巔杰之肆業於其中皆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庠子翬記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爽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大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予嘗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存之敏追配前哲以於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槩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

使無於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家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崇奬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興物類庶幾養忠育有餘力名儒巖出今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而比也庶幾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安以私智之鑿分文折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中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亂殺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柴以四海之罪日之不爲不深來視事之始庭皆諸神祠獨否聖師無豐侈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釋奠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呂榮來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翬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室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

且劉壽吳元寶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斆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
而召之七閱月以兵後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
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破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實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雖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
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
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
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求知仁聖之
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設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
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
則聖亦統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
夫之材藪美材異禀出而擢高科登顯仕進秉鈞軸
者世有人焉其用心於此非徒歸其同以奉權之
已蓋欲品之止庵崖於其中者既其文茹其實以

告之

揚通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陽封山之麓有洞焉閟之是老言以為揚
通真君之所居也揚通真君於傳記祖傳而其詞於
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至元年歲大旱
鄉人皆真君祠而禱焉真君之祠實在山之東北假

之人也而天地之美憾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
[illegible]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縈
吾心也姑書其概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樂以忠信為軌軌以志為御以古聖賢
為前驅以仁義為車乘乃打與馳騁乎仁義之
[illegible]之中而志者為[illegible]詩書之府俯仰縱
觀乎百家之囿而後優游乎六藝之涂四通而
無窮焉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
[illegible]鄭聲靡衛捉轡于叔世啁
[illegible]具為此衆人之至樂而患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醉酣
[illegible]列器絲管間作凡可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物之廢興如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窮山川聚土石頑然而已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
百里之民豈其然耶卯盖人之所欲宜以算下是者數
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
其漸故非一日然非有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
成俗非御之也在得之術而已使後之為是官者皆
如吳侯則彼之捍而防之者方將為陰力者不暇
尚安能為民弊使後之人無狂以復之則盜賊之興
有在矣顯巖者何與焉以告後之人盡力代逸尽倫禁利以
知吾言之不虛而層軒壁徑雲
巖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四 十三
黔山之秀環目而書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
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昔同謝公以展冤于位越明年其子以葬
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
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矣也雖小大賤賢
羣庶童牧罕逮窮追遠極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
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服而顏恥若夫庶
考其實則學士大夫倫大義之文謂先生仁義之說
自而堂故宜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乎在德矣孝古之仁

人孝子豈他求哉求不遠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

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
也流派條濫之音商和慢哉之物日襲於耳目而視
聽言動一失其則皆過乎物也物不敬其
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
喪見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
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亡親者也又烏在乎孝乎
惟公以布衣教授鄉數千里之外暗然為世名望其
殊功偉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鐘而鏤金石邦家
之光況其所以詒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
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
為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隅之隅有廢址焉久為蓬蒿所翳
藍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陰翠交蔭
鶯往徘鳳之所家旅棲無沒蔚為勝觀
羣童牧豎丁逮窮追極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
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補窗而落之和與物周旋
自而堂故宜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乎在德矣孝古之仁

昔人所謂良送歸鴻之義也名亦曰異乎我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鶩名其亭矜將有志乎蓬萬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閣之中無乃寂寥而愛變於物歟予整無不荅隱凡而以戲語汝今人最步仞之丘君登踞朱之川都不過尋常跨閾之外目力所及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天門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所以見者雖音縢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況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開高天乎其以是為高乎鶩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乎其以是為卑乎足不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演備高也亦視其所戲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連親之上舍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如牛之鈍無和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舉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大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非是交惡是與譽天理哉子方疑之敬謝而去

於是閒也客始是規規於形骸之內而遺子方之白措足以成性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記

向雲庵記

廣始繼之棲佛之處未完者十二而馮風剖二閑啟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贅之久矣計其壞材堅甓之用鉅寸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為也郡人共基乃捐金千緡助成吾老竊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盡為我記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此門而環庵麗然介檻曲檻雕欒鏤礎彩焜如化人之宮峙二閣丁東西序虛明溪觀豁如疾扶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留閩中而過者蓋艫相銜而轅相繇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秀麗為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好然而地靳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見為美觀也十年以來戚豪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鋭金食為膚而廢師乃能於荊僕之時樂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向雲庵記

隱以其地域之隘結屋數楹雜莳松桂閒以奇花異
卉以為歲時晏坐之地未幾而先君棄羣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景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終名之以雲巖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頃得一言識之可爭予告之日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戚愛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嬰臣節危疑之時紓機之狱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皆項相望矣乃欲以一第之
微障江河之流衆縢之譖銷然不可回挽其忠義貫白日矣
予公獨見義勇為徙然不可回挽其忠義貫白日矣
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
脊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濡染於世變則
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豈以示後世哉君
能追用其言而思親入慕其大節以自立則興時有
望雲而思親將又獨今之視昔也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端慶真姓錢氏頃徙大軒人年十四棄家為淨屠
十九受具戒游江西得法於玏潭月禪師已而遍參
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羣旭命酒水磵尸之用日莆之言後其故山時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虛殿宇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皆然合智紀雄乃嘆歎以天下之事廢興成壞皆不以入我此有同有衆者之所同也子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吉之事於其上乃折衽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也爲之悵然不能自釋蓋緊日月獨是寺填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我私自念百年之宅合此人共誰宜故於其堂之兩偏治一室以真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禁也異時松楸拱木之思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益發甘泉諸數州之地皆很頑失守而婺女雖宮在其天子測然念之遣簡儉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彼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珍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衛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氣伏山谷還定安集政一不得其所遞歲抄旋平百廢具興頑凶發謀不敢復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相謂曰僚屬門閭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彊弱兵興閭而不服者地相爲也錢氏

攝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籍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用其舊而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陶甓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中戊告訖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城

堞廢址踐為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竊嘉夫得以自肆而人受其賜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昨之患豈可不知其所自耶昭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治外者其本末先後發一不可也故出車廣則功力缺矣今夔女之政綱條紀律織悉備具而又完其鄰鄰為邦人無窮之頌芳猷偉績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林林散見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數一二宜乎後世馬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窮愁虐虞之世六籍之外未上於斯時非有誦記稽筆綴文然後為學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域者何多卹其達而位乎下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減於軒冕也自秦坑焚之酷至漢唐之士一切掇拾煨燼至建元之間稍稍出矣然其間如楊雄之徒號為博古通今而有作者未有能決去取之惑而定於一尊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宏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淫侈皆未免於疵議惟楊雄為無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富前益加百倍而成以古文名家者可指而數也若韓愈之論世無出其右者而其所以為說者亦未免於偏蔽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有不及然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之六經中絕漢興雖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卹中韓仲舒陳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乖然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
爲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
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已無
能知者況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
心畫也仲尼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吏治迹之
心爲之其別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字經藏
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愈遠而六書猶先王之
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治以一道德之歸云民

信也淳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目以同
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弊故事作典工而人用
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予張友漢中用意茲
學看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
也不同豈眇忽之間耳其辨析豁正皆有稽據後之
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酒
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
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于其後漢中善楚書筆
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容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大一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皆不出乎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不通之謂哉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中者當其可之故以一言蔽之曰

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殊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定數諸以其長也以之為君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之謂也是典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禪公孫丑之爭自取篡弒皆

前之義堯舜禹之以天下相授或禪或繼其道一也不可以言傳也惟心悟而已矣堯之不可以言傳也觀聖學淵源而

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
其可得乎余於是喜已於牝牡有不知者益多矣學
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作衆異同之
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泰知剛明之材
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
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接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有仁之理恃強
威弱狹衆暴寡以謂久安長治在此而已大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有天下而亡古今一也
也彼方恃強狹衆而驕仁義之言謏之鈞無所
順口不適其理宜其迂闊而不用也故皦皦於舜
曹之一部而道終不行
於戲其亦不施於事業
世衰道喪處士橫議一
無異於父之言於大
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
也今其書具在禹下亦足為知言
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合浦陵其立言垂訓為
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
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
清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温尋前聖斯文
之宗旨是先生之遺訓為其書以其所聞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亦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
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亦故其書散
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逈得舊
校乐師尔予而錯謬重複幾不可讀東歸特次脈絡
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過半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
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舊不能傳者
龜山先生今集[illegible]訓其說悞有疑而未[illegible]
恨行其書晚來及[illegible]
姑存之以俟知者予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苟其得
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
之時非盡亡也秦雅降而為風風則王者之詩亡
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
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史異職昔中
統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公子有異同
[illegible]先[illegible]人[illegible]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暇餘盡發聖人之蘊
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發揮經旨多先儒之所未
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門其戶以窺室奥登
曰小補之哉不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間所未聞多
矣而其孫侯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
得掛名經首自詫才庸豈[illegible]
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illegible]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半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
書邪晚學後進安可以無辭污鋟之非惟不足以[illegible]
乃啓之萌謂口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
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士[illegible]附
驥尾者後之覽者於其意而勿責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illegible]學行著
[illegible]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
為仁人君子也其過事接物猶虞舟然而堅挺之姿
知精金良玉不可磨礪元[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垣得人望也是時趙宋皇帝屬精求治用貶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補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嫡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先將上古姦慝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禦之於陰算之中又下石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收池人之魚和鮒其母之類元祐中外欲天下聞之皆知公有罪者其為誅洗矣雖有跋人曰士熙敢為公辯明著公既歿迫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或略盡和正之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夕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慕來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遷官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於即馳往省之見其神氣湛然惟存餘白無暇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東遷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寐嗚呼世道淪喪久矣

楊仲遠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海武問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為創土也蓋有神人告我以子之名乎其字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温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求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畢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哉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海武問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為創土也蓋有神人告我以子之名乎其字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温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求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畢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哉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海武問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為創土也蓋有神人告我以子之名乎其字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温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求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畢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哉忽云

之以和神之惠斯亦謏禍之
義也予其無辭乎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
所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胡福之來孰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非諄命雖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若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況於文
文請字曰文伯弁為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
鄉黨予弟挹貢其器服先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
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illegible]為序予聞[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遺而作乎卓則[illegible]
皆其不顯而在下則成之[illegible]
公之徒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illegible]
不充其志而用不窮其[illegible]
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illegible]
亦皆有典則其[illegible]
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illegible]
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
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illegible]

傳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
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illegible]
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illegible]
著世以來之知也故詳[illegible]
聞焉公姓吳諱輔字[illegible]

氷華先生文集序

氷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
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
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
道者書雲介川潛則其[illegible]
初在平江雖為郡試而政實在公[illegible]
公之徒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illegible]
不充其志而用不窮其[illegible]
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illegible]
亦皆有典則其[illegible]
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illegible]
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
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illegible]

傳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
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illegible]
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illegible]
著世以來之知也故詳[illegible]
聞焉公姓吳諱輔字[illegible]

氷華先生文集序

氷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
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
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
道者書雲介川潛則其[illegible]
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
矣昔二疏辭位而太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
卿大夫揩之聲詩垂耀無窮矣末之有也則公之歸
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公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莫不盡其材著寃觀六十有六人營金門上王堂進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泰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夫成德之後固非子孫世有人而能顯揚與賁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鳴山先生全集卷二十六 一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屢騎印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勇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沉南無大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惟則動法尊嚴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家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承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況其親且近乎吾知幼安卓犖玩其辭翰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特於斯文也

跋横渠先生書及張敬夫先生人實有精神時須提起

横渠先生書及張敬夫先生人實有精神時須提起横渠之學其學出於禮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今鈔其經說之可知已人實有精神時須提起則其他故可知已人實有精神時須提起則其他故可知已人實有精神時須提起則其他故

湮塹沒而無聞蓋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幸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士皆賢豪駢臻雖亦彬彬可喜蓋多公遺澤未艾公之孫昉之以公之行狀示予予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賀仙翁詩

賀仙翁親筆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蓋年亦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棄方寸之地自耕而已

龜山先生全集卷二十六 四

題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白彭城一別輩逕不相聞蓋三十年於茲矣政和中年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毗陵江渭方回設席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稿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未必以圭璋之貴又得良工極稱其稿予之所以重方回者固已非淺淺張氏世有顯人其孫昔為高才逸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實校之閒出道鄉而為文減不待雕琢而能也神仙千有餘歲不食五穀而能飛行變化於文字之間豈有藝之勞酣豪放於幽閒之中而全於天者耶予已服膺方回十年且其不滿足而歎

書

題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教以胎教而養子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中而全於女子之貞順蓋古之人所習熟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容功行不待脩飾而能也神仙千有餘歲不食五穀而能飛行變化於文字之間豈有藝之勞酣豪放於幽閒之中而全於天者耶予已服膺張氏世有顯人其孫昔為高才逸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實校之閒出道鄉而為女誡不待脩飾而能也神仙千有餘歲不食五穀而能飛行變化於文字之間豈有藝之勞酣豪放於幽閒之中而全於天者耶予已服膺方回十年且其不滿足而歎

狀若冰清玉潤不可褻玩者且稽古之畫皆其胸中饜飫道德之士出於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我道鄉盛德之士出於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詩前輩於長氏而已後乃有斯文以詔後者其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盖世之才遊於之氣色指宇宙宜其自視無
及此高文大筆將[illegible]〔簡册使世之自廣而狹入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與世其合有右符節者氣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六 六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奮然奔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自[illegible]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開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以為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默非淺識所
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曾化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盖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盖非苟知者又歌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見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夫生楊孝本
云傳本曰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六 七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
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臧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
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
受氏諸譜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
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
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
其慎擇諸

跋三墳書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
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緻其於故古之為乎乱

广心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
其義深矣豈特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伏
紀曰博厚而獨謂之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
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
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
傑也其視丁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
一日也聞之動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滴居汝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
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
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論古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錯雜新舊有古作氣
而古風辭氣尤皆非常流可列也三復
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窮理伏羲畫八卦而
興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鮮有深山野
草木居麋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
余求言以則諸石余謂先生終日得所未聞多矣
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
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
董用力亦勤矣自奚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
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異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猶其道學淵源論
萬者終莫之與已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故以
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
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
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豈徒儒不足學也

之上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歐公送子詹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盡禮緦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歐公於其子策仕之初以詩勖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陽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頤卿總服窮矣而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元猶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焉云雖百世而指先人可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十　言類

跋司馬溫公樂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散落而諸公記述之辭各以所聞為說故有是非其義不明道先生先生帖載溫公與其文以示翰林學士公其文以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晦陵與而引援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訛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載溫公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其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論孟不同之說子厚之學蓋出於禮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自到之學蓋出於禮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

城方許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屢之裕
于未雪廢矣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待
治之中貴人匿甚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仁之有司則有法守豸已其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率移他司釋之
是時頒復長道居里中閒之謂子曰奄宦特嫉暱之
私脇於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撓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如何邪守
高郵縣公覺尤深嫉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蒲縣有

劇敝竹里者土豪力不支被重傷已其主將通守
陶行密則系不謂卜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訟
置之私與公曰有司訊治曲折盡獨恐不得其情
今以適路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慮也將之用
餘杭縣決後率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
矣公之心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列公志銘二事載之
然追念平昔每得人之不復見也世其遺事丁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缺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以言教者從以辭如此
皆其平日躬自論著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
身踐之則其邇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益可與
斷道堵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郛說論後

昔王荊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黃陶王氏之學久矣聞然群起而非之獨君和之明率從其議亦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俾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咫者如登膺門況其學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嘗矣

跋晶公與劉侍御帖

龜山之令德照寔之初只與劉公位臺諫論事忤大臣意滿知江州一時清議覽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温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蔡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欽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遺縢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因附其說于後

雜著

誓銘

昔其英烈之實指于思罔下一

古器銘

鄒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鶚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于口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日而不鳴其不祥奈何子告之曰夫雞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或日而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吾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道無不可思之宜深思篤信之反而易者安焉使力淺而易為要當以為戒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所謂日新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龐相如其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之器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而其於一璧乎此

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待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李有覆軍陷城

之歟難守璧以歸於趙何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之久矣方藺王之西也顧趙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大子以絕秦望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而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端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則如是乎黃門以為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袁公問社論者以為袁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宰也我知其意而

亦以隱蓍焉其同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大會之故三

之必以隱蓍焉

蘇子曰物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

之曰中則一也者持道之名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

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天地位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
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
名言者也訂二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
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矣性善之論出
則孟子籍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強者矣

鄧氏真詮

婉婉大人矣有心於
厥聲尚矣聞其下
陳居士傳讀公畧以和室家宜令其亡
陳履齋劍州許氏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
忠信慷慨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大姊
祖對如賓非履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
面者問有所之必答而後往家人候其歸共頤可數
也平居怡怡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大幼必盡誠款雖橫逆有強暴至如弗聞視其
容貌泊然若無足者以故人亦右之後進有喜

侵暴者不敢犯也李年四十六龜山楊某口子當謹
沈公壯談見其行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事
在夜半未卜罹患禍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前

考公之所為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心
所養能能若是哉惜公之仁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
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門庭小邑無繩紀先
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慕高世之士舍德曜耀
利與華陶浚藩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
也欽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北學之所能至
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催如毛髮則悻悻然見
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
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若已者在此不在彼
也公少時有故人時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嘿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
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
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玄先生所撰陳居士傳見孫嘉得其本自餘
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天下所以深
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世固異時尚論之
士可不考歟予與居七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
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
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
書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也

之儀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
已乎已丑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
書此以見意云

致語

爭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物茂才頌千里之雛鳥姑六
人佰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
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門維昔孔名
載於後世今諫居士拿德隱摩況於十
邑大夫哉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論其子
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顧上
之清歡無悋山陰之盛集偶法勝事敢獻勸辭

庭下從此施施旌使君奚氣回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酌方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雞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滄勃身出蓬瀛杵搗天潢道逢斗斯一
時之盛集簪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躍逸步脫跡求膠之列蚤膺
亟室之求握筆搖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寢承
代於欣時堂惟開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武藝子淵之用行三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
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張張之心與與
鄉人立其址不正望然而去之若將兒焉故其

張牧之子名

孔氏之好意思編交於兩君處化
棠之長述焉緊者之梁欲傳豚事用捕聲計
露槎初之斗牛間隱隱光照夜炁光是春城多樂
事累夜星即駐征旋史漢歷唐土之名世揚雄氏而止
羽翮已焉風猷傳樂府更唐琴瑟一時列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旻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
光月晦民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昔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吏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
其雄之自擇所蔽於義命有未盡白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數也況是與語道
而傳之哉宋興百年七耕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
士淳誇詭異可喜之文肆意窮探為勤矣然其支離嘉
者日役應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志益勞而去道彌遠
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
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紀
荊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沿而莫知自反者
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
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
喜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
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系

蘭往其責予嗚呼道之難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下至
于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
其徒環天下而說猶未有行焉又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
迄漢唐千有餘歲未有一人傳之者將孔孟又皆
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行一施於天下大聖賢之有
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不遇時
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不幸之
勉哭嘗特以師弟子之私思而已哉故予於序
哀而自附云爾今古人之不見予逢世而之際微折
道真之純美予肆力

騷文較乎多攻亡千
歲世滅滅予去聖遠而學彼先
覺予惟德是仰歷
之意義予闕正誤之
而庶幾帶韋而負絳予紛而莫窺我徘徊
弗禹予尚予能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予再予歌知
畜宜物而載華嶽予曾有塵之步舜嘆道之玄行予
孟軻老以屈伊將勢則然予此云胡其若蘇通
闕闔於一息予日夕者其誰幹天樞而自衡予一作諒
直惟欲執咎其馬踰齊死生於晝夜予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予雖壽夫予何傷想德音其未遠予儼若在
以成之不可掩予何有何已日月逝予形魂藏也
哼已矣予斯亦雖忘

哀鄒堯臣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臣鄒武奉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元工辭賦比壯遊四方以從中山劉公幕
爲學錮蔽浸淫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的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邪說所汩章
逸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以布衣職元
豈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起期會他人視若不
籍甚益歎之尚恨未及見即其餘論元豐行余乘
勝其炯先生厭之曰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三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
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
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
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貧沔忍不一引手
提掖之率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
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共師友之情故爲辭以
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鄒鄒予鄒國之禎應

祭思齋

嗟乎思齋命矣止於斯耶昔於同學君方壯年氣
青雲俊譽鵠然皆望而天競時多艱未充其志身後
之館升于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容儀竹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已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陽乎冰泮公祭而哭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答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文衡名生異人能宏世匡君寧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寓流心在王室望師門實倚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出公不即予
進與之傳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廣滔滔其以清流
胡不慈遺以佑斯文天下民其莫天不閔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璧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遺言之未果遠永委而東之
忘生死之永訣反棺以葬歸而哭之

祭鄭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官之貴一為公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賢勞之生胡久存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慧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干禄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邇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發視垂白有傷乎之戚壻妻孥子孫手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孝哉其言慕而欲洒然終靡不見其有彼

祭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九

能不屬纊曾靡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脫然世而冥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去於戲哀哉於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無所不通而皆曉其大旨文章翰墨隨意而就未能盡工而已有可觀者矣汝而捐其配陀得年未滿二十而死於戲汝之不猶在耳不聞汝之聲笑此痛真以為哀情遂而歸乎痛切汝固不明於戲吾尤矣冀汝送吾之終今汝反先吾而往於戲哀哉

祭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十

肺罹惡疾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喪罹此酷禍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未知其知我悲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生而岐嶷甫八歲直而信學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胆中
泊然無令怒容似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一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勉其子以學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嗇不
肯干言已貴後雖年若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知也及登乙科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先君歛然
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益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
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
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善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詔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始
將更倚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歷中書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輩人判不
以親嫌羅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權文殘缺先
各以應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星地祇
於北郊益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帝

日知不合後亦舉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兩任數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兩朝實訓國史成錫宴於其家命進公其兼過之厚蓋人憂居喪喪毀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曏右司郎中章惇錫緋衣銀魚哲宗副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節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無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修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泰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庶其能悉力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即白公之是言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紲仁薄義乃恥成為之言章請外召五上乃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歸公維面奏范百祿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補臣奏劾臣營私植黨公行且章疏

詔內自司擢名膺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夫自重之義且朝廷課試之際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誼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令以對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取士之法因今之官制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諸亦徒虛文而已謂宜以所試之官人之法因今之官制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拥名膺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專經術惇行義人人萬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至於延和殿簾帷之間事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頻瀆聖聽社漸

不止於延和殿簾帷之間事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頻瀆聖聽社漸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九

政殺太嘗出殘外朝天子之正分上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如此外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故事天聖二年丙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日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頃下明詔復於崇政殿仰稱太后之盛和後已昔在禁中更定儀法臣等不博知已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詳知已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博增改歸於便安令言之不為無據但永之從官陳述從次不便臣等出位輒見二州之民有疾病不取醫藥禱祀鬼神之事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開朝廷新立皇子者孫村口西河東流徙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自汴口之理但當開濬故道行其所無

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詢訪來及鄉村耆舊斷而行之廉使論議平定繼
吳元濟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鄉村判官張
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約四河之宜已先定於朝堂
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往返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
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鄉村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乃號咷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
命至昭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四輒決公私受害
牟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云云
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宪先朝所以傳
國再世可復遽移奪乎四年春旱監中丞李公當詣
龍泰宴辭政雖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當方化
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躬畏懼百姓之時乃舉興
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請迎和氣詔可宥罷
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重是沒不容矣當是時

知慝天府無尚京師守司平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
車衝冕結轍而至半時宴勞無虛日公曰姑子以
啟從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稱公爵之餘大與冗費親
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慈不
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
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
厲不報乃作章自劾從刑部尚書出為兵馬鈐轄紹
州在徐數月從知江寧府襲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
聖初從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移定州路安撫使移陝西路觀政逕
用薦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移公議稍不守及公入

不及要籍事務陳皆國家大體當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左右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屈世南等聚于中閤十八學士延劉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足以後世言治獨推止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史官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嚴法官之中規近製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恃貴近寵表最後論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誤訕先烈之罪謫之使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慊成書不可用人之功以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因以摭之公錄二訓內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俾當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免公義上塞其上罪俾令赴省供職及論久之元祐七大夫再次劉諭久之元祐七大夫再次面公奏生者發恩已厚矣唯是游說招誘之家聖澤宛而有知豈肯復望清如寒蟬乎利用故事檢會臣察昨已死被旨降敕死者追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簿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與頒使流竄見納明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遇朝廷大禮使以次對神宗崇寧之初以興起言功為後世法頒陛下述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設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未必悉當若狂夫瞽老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新之月盛之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卿詳加考論無使武夫悍吏得以恣為欺罔於士者數告中外於是校勘著明以千數故上將無聞天下直大臣有欲言於者未有以發乃設公車之官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議訕先烈之罪謫之使自摒因以摭之公錄二訓內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俾當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免公義上塞其上罪俾令赴省供職及論久之元祐七大夫再次劉諭久之元祐欽成復舊職與方面公奏生者發恩已厚矣唯是游說招誘之家聖澤宛而有知豈肯復望清如寒蟬乎利用故事檢會臣察昨已死被旨降敕死者追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簿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與頒使流竄見納明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遇朝廷大禮使以次對神宗崇寧之初以興起言功

龜山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特請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延無過之者非王堂之上不可以廟卿公指首謝因言近世帝王要為治者莫如唐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太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見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思明之暇細繹此書以古觀之雖言非盡出於太宗之意則於清穆不為無累之盛德萬一有裨毫可以指導則於清穆不為無累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其忘身為國予所難也上嘉納之時而遽有此變史官撥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室之興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冊予之賢者之史所為後世法今本朝慈聖光獻皇后帝謂章惇曰吾但念先帝之心豹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纖毫有所私也初龍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權罷職其犯顏敢諫此類也其是禮部議稱宗升祔室大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記皆云七廟因循無自創之志非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英宗祔廟則遷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正時為禮部著方乾政故公嘗見總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服公通師伴房使事出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爲堯喪三季者舜嘗爲臣堯故也作讀漢爲進言
口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二女爲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遍視卓榮中因舉數事爲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宋朝學士
許應龍遠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無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作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遣出羽詔然猶
申前請上固强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革法令待闕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勲方用事

卽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之民老人所歎慕我
月初九日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夕亦氣旦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指徵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漏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川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營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遭憂未遠是行雅
意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奉欽勑城邑徙知楊
州無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七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職閒閑學士請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
所不合者未敢詆言排公題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
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疏而竄公名中間
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累趣有司除
人因進答公策求言詔貶僕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
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容一揖坐卽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
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
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舊秩投公散

二公同時薨疾公趨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殁公
遂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
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
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八寶風退俟朝
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
孝而剛大之氣時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
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
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虚詞飾歉一以誠意引接後進
惟恐不及一時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
氏之言無所不究會昊茹寶以畫其德非江南徒

藴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守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濰州較荒之政全活者不可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把道闔門而不得去吏士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畫翫筆自怡教諸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廣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
風俗惸愨悛懦悍慓懷憯孫吳六韜之書皆能口誦
無不洞悉與蔡使北語道其委曲和大驚服及自胸山
還朝其官其遷佯屬使使者語其曰昨朝會日執其
事者非魯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政欽慕如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諦其之女楊父先娶劉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悍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率子孫專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父無遠德其歲時奉祀割牲者點必親臨之曾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焉子二人與寔寔痛從宦遠方故嘗於靜婉淑事無小大喜必告未嘗特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所以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

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期曰均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遹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二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高平而孫實銘其墓誰其豹誰其育之王母是安迨其成人無汝而歸寸章有心孰報春暉日徃不復形終此蹇刻石墓左以示来裔

張氏墓誌銘

毅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吾知識者其事有裨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公常朝奉郎劉公其之銘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嗚念吾毋氏之賢配先君無遺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塗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惟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子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飲水與遺世絶俗之士將奚能坐亡立逝無但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淑是宜

李朱石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豐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豁叔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沈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窆于洪源之南享年若干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貞安世安止安行安時安期安道安持紹聖卜以材入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坊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蠢世人徇物喪己騎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而亡家累萬金視猶糞土矣夫人其

碧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第元鍾門而告曰晁兄疾大漸顧而謂元曰吾不幸於不蚤死以其孤屬公今墓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然游好也自幼舉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不以銘屬子誰不能文其何可辭乃敘其世族嘗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碧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

乃長有後歟尚考究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于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彙考而上隱德不仕逮父諱守璞世為南劒州人自幼端莊不妄笑語雖偶予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以敦悅其鄉子弟治生業儒為名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縣簿移福州閩縣令馬廣政宣德中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仍生日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月某日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縣簿移福州閩縣令馬廣政宣德中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仍生日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月某日信不施合而妄隨喜事立斷不可枕初伯父之子尚幼夫人以嫡雅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克有家有日會更役法君以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操手為敷利用以為然君去官旁品吏胥籍為隱漏以賊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彼人藏而明告之為政貴緩而民信病約之吾有喁于若鳴乎若意欲何言即指其苞苴乃法而錄之銘曰隱誰而著況紀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刻茲夫人展也其藏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大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頃見而未之得孟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撥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繕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然又不問雖有德為其

[illegible]由於是相與為忘形之交而相得之晚牛[illegible]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時字中立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狀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純至角已知強學砥礪力以養
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不幸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壯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舍那見者悚服聞者悛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一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交由周盡不曾如在已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端論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察其為愛己也
亦或以忠悔成艱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
負人益直道不苟自好讀書亦求心得以篤
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得以篤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illegible]
業晚猶親意一槩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
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
女二男三人處常來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卒女二人既嫁未[illegible]
風若存百世不泠

鄒夷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夷甫姓鄒氏其先出[illegible]魯國之鄒唐[illegible]

久客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九工詞賦比壯將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與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言無不該洽旁窮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逐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上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干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川劒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務陽務福州閩清縣令用薦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有福以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陽翟有愛於不祀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歐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為專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壯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亦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在獄聽訟約束簿書赴期會他人視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窆于常州宜興縣善卷鄉橫山村黃宗舜為之銘曰有美斯人在位罕德尊德樂舒于汗血駿足龍駒藝苑嘔吟雲帆敲天滕祖述于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白爾遺之人莫如兮睽尊爵德執云殫于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鐫石紀辭永不泯兮

吳興華蓋誌銘

延平城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吳氏有人曰其字及之

生其一也當於林治平之閒士方以聲律儷偶之文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講明以經行被召不到授某官而審律不事科舉逸老于家若將終身焉自後貴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於布衣子視三人者為前先生亦出仕獨及之奉使不子卻進而及之今華而少得從容律游最厚先生不子卻進而及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為銘之先生諱樣字同華世為延平人魯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先生幼而岐嶷及壯博學善屬文以高蔡著白少篤志圖

學者益不悟六經
自信不疑元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雖不就已而敦迫之
乃來曝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
府審驗音律未究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年其門以廢棄于家十年右丞某月其
日望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二人
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
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爭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
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
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
豐三年第授新州黃梅縣尉再調虔州石司理參軍
俗獷悍喜訟閩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
郡為難治君敏達強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斬解不

盧山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冤得
不死者五人冷狼慢訟君不已彌年不政決其後更
二獄率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要賞託事
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以為理宜職求生新
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知川
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巨
室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詭欲以事污君侯其獄鬬
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
氏得書疑重疑之卒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
其所自為誣者情得成伏其辜故緒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選人民到千八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郎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紫衣銀魚辭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大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瞻監會更錢法日夜鳥工赴朝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闕再遷承議郎知遠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奉干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常明羅益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潁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萬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她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過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從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轉索掃庭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病疫死者必累月乃歌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奠歌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等誠不遺益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蓋方之訓死猶不忘非萬於為善何以葬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為纊所親有為淨屠氏者法源問所歎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與哉享年五十有九娶鄭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世經業皆早夭某月某日遷鄭氏次遷李氏次適張氏其壻孫君弓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鄭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子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子有子皆珍瑯圜行價千金醯樂淡之原翁松楸君其無戚安與班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倫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降五王而絕倫生唐國公琢琢生南陽公諱其季偲官止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范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諱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徙祖墓當以進士高第起家至大理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慈王縣尉府君至有淑行為後以國子博士宇毗陵平江拒將行川人不忍其統留之經橫山注送者填道入圖其像戚里士民之服會葬或遠近人爭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家
之女國博之從諸孫氏
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
宴其家徒四壁惟開門
故高之爭持新來以約
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
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其
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
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
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一 三
密縣事除潭州州學教授
即會衆公布即青社辭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
知及從青社辭其兄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
歲滿除大僕寺主簿轉
后儀徵尉饒州德興縣
即加武騎尉賜紫衣銀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
通判永靜軍陳祖散卽
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入寶
勞轉朝奉大夫加號騎尉任滿以
州自永靜陛授及罷奉親如禮
曰吾每以七人老不知退為警
徙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鬬殺傷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請
攝縣事公至吏前具案盈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一 四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其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
繳無毫髮疵戾可指
能對公徐進其道
括田令轉運使倚
公爭以為不可使

復盛旦日行公拘牒徑追時內使者監問公曰彭器令汉公事白顏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奪乃還公安禮為言刺史使者遂金陵盛言公抗對狀激公安禮為言刺史使者遂金陵盛言公抗對狀激怒之覬共覓公罪料史反北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將有所奏屬公使者急沮徇數陰伺短失率無一不有章奏屬公使者急沮徇數陰伺短失率無一不有巫現有前期唱言某日當所火者已而果然某日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行者群吏白縣令曰縣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吏于庭剖以火將捉其期必爭不止四座率意盡試亦不為矯飭之行徒名於

流落州縣二十年恬不經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怫鬱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蓋世雖仕第不盡力故所至人安之以去而久益思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也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與其高弟論生死不可勝計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閒門子弟至禱祝注衣縫掖為諸生講不倦也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二年始議遣使修復公作修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浩氣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盧公銘謂宜先示以文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求學至十倍崇寧言天下黨學莫盛為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稟公為理雖守將屬縣莫敢水災旁縣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閒直不治於私歌哭於公過妻子以禮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嫡雅均一無有中外姻門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恐不及交門及九篤於信義薄宦臨事以理自遣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使於民甚要捷必爭不止四座率意盡試亦不為矯飭之行徒名於世雖仕第不盡力故所至人安之以去而久益思

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也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與其高弟論生死不可勝計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閒門子弟至禱祝注衣縫掖為諸生講不倦也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二年始議遣使修復公作修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浩氣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盧公銘謂宜先示以文

詩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論當時仕宦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封恭人朝散郎中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六人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定學縣主簿彌遜第七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定學縣主簿彌遜第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虞川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一　九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于壯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而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絶或封惟時之遷混冥其系豐矣而君獨然不以一官置生涯中其所取僅李爲衛將軍佐雖不克蕃蕃于豫世載其德苟足而已不爲多寡以自奉而多人之多不翅陵疾誰與廖邦君之靈公穆大冤增光于前貞斷匪如在已者雖里巷疎遠之人咨嘆之不能具決痛之雕矩方規圓問舉有原左右之逮亡得其師曆然向無臂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風有壯有民庶之以身義在必爭力田千鈞高大不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季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清愼寡欲物物惟葆精神而已

無間言其沒也弔哭盡哀馬惟許氏之先門宇皆有

阜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

之高祖正顏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

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而孫氏

已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初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

自江寧來訪墜之後者裒而從孫氏歷不以告比其

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

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

不知其所從出蓄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而

滿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幸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

為許堅家云幼而聰悟有卓行不羣之志也初

楊氏墓誌銘

陳淑子通判筠州夫人楊氏卒于里以書屬予銘子

通于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夫人為姑姪之子

居七十里為之傳者數月德君子也其夫婦俱壽世

吾母與其兄少從友愛其為人嚴恭儉約不妄

嬉笑靜愼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

者比其亡而子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敘誌

其墓舍子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

祖端思父端笛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

事舅姑以孝聞舅其太監舅姑皆奉甘旨必身親

之不少解晨昏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幸克

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

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

黃審與長子嘗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

致柔曰致虛曰崇虞孫女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窆

銘乃為之銘以勸德以勵施惠以及物慶澤後昆其永無極

誌銘三

李脩撰墓志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
臨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
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岘之原
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
請銘余與公俱人又嘗同為諸生邦業于上庠披
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略
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
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從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
諱仲閏以武力顯閩士退處田野祖諱儔讓為諸
屠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贈
政發大學士復之妙累贈高平郡大昌繼妣饒氏累
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originalの人公幼敏勁于外家成
童摘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履第歸
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
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
有名儒與公游者咸師尊之公靜默寡言笑未嘗是非朝廷方以經術

士公舉間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蠡禮重斯越百舍而
至者常相踵也遷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
試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集公原得其文讀之歎口以
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
後試天府薦及成南省第二登中元豐三年進士
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時為多不法公每規正
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過之境上則以
溫言動為且詢令所為公力施之不以言部使者不
說正邑復詢之永籍永籍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驛於
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之助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
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
紹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
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去守羅公秀輔性強慤行事
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
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貸之極
典公嘗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
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
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獄以甲住

子以孝事父忠信事君仁愛及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皆已
不容已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緣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未能家者均卷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為之經營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晉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奬後輩人之談不絕口門人之賤膴仕者招延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喜讀書無他好初學書
書無所既仕節衣縮食而購書之富至與王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謁秦陵進佐承轄士之忠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嘐嘐自為知己而恩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
極黃公已物化千外乃始以學官召擢益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值
詔而悟於慨取久幸當數考一遷至　　日有歸志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親仇和
議賊而中伏有大志而深自韜光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恩赦范忠宣公兼大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機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全有不待言
言而去其列作從居宥寄佐台輔孟行所知送容進
見有貴雖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名
以理勝如羅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策下實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州置之疑以全善類皆公發
之然公處心指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惡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卻綰移楊公罷
綰前日論已之慨而言今日情揣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舍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
失非公誠心懇慨不為利回不為養疲孰能然哉若
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
大防等宜從寬宥之狄而不知疎遠嫌疑之為可避
此人之所危難而公俊為之義所當為一遇至　　日有歸志則
有股肱心膂之托而洒心玉宅曾無內外之間安往
而不任其責和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門生故吏
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
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
足以立儒敦薄云公娶吳氏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季李瀆陽郡君改贈令人
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直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
南劍州沙縣稅務得古侯本等差通判維承事郎前
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
未赴殁試曰紘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三人長奎舉次適奉議郎
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
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林之文之麟之女三
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纂言十卷藏于家銘曰日無全
牛奏力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阼不畔
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七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皆人之菱讀波行人涉緣直前如防在
川群言不爭咸底于罪皇皇公獨無為名之
美乃公殁之世濟之孳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李公撰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家
川故今為括蒼劉川人曾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柜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
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善

以李公為稍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廣延夫
人舉諸子賓客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
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解而和卻倍必消矣其謙範感人若此
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
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
其年二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
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
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
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

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毒禍未
行曰維永事即日經門論留通仕郎女三人長娶李
宗遠奉議郎杭州司功曹事周琳宜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勇從政
郎典侯虎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
方趨朝而諸狄皆推弱不克銘以葬大銘所以論譔
先美而明著之後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
大矣今吾母之德美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
年幽室無辭以紀諸狄不仁之罪宜無以自寬願得

銘以補前闕庶幾於揚幽光為存沒之恩余感其言
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翁行簡墓誌銘 章
其傳乃考其後人初此銘章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專方醫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仍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璋不仕祖元方以長子恩贈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鄉里推重公生而穎悟甫成童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崇寧癸未大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頴悟絕人初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 時知名士皆喜
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相毋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伏闕以謂用足緩喪親歸休計非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紳兼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寒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徵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譬術因任無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泰以砭今非言近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改常州
所視日翁生始未能用才宜之據捷聞也改常州
司州曹事公莅事精敏御治胥吏有
迪赴說公右慕性不欺詐者是
整理使以奏計對上問馬部
故以清謹爲在首以公對驛召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即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
置提舉本議郎戚縣先浦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久

陛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倒詘于有司以革奸蠹
降盜之難固善矣然入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只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宜者與初左添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遷對以示譏勸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犯衝處公之爺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口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業
安險阻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增游
野無狩藏龍泉破則建寧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遠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衆拒戰即出兵益糗糧械助之率如

公所料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
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部九以
人材為急有所薦援名譯行能卓然者先之如鮮昌
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物無鉅細公所至必諏訪民
間利病與夫當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亦異
時以使事歸報而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即宣和四年夏之官
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數多以
貿易桑鹽為業姦民計圭據緑西之私連連述於罪者
不可勝計公下車痛告言者適決之無留使猾胥故
常白於部以小錯萬貫猶豫不決公曰西獄充牣等尚思
其少邪史聘昭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
吏不得倚法為姦市歲大旱公以祈禱既爾而
公得疾所親以是忘公公曰民瘼而吾病無減矣病
漫亟遂乞致仕車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寧治之正
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
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閒言鄉人無賢否一以誠意
人大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
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吏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益誠之厚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封崇
即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柱迪功郎充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為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敏閒緯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
列侍從居要官公獨出使于外建節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節比意公晚仕猶孳孳而慕流
其發必遠遊雖逾役七論惜之其狄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收公有朋友之義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楚白思陽涉大江請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舊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興感一不可忘者今吾予以銘見爲舍予其孰之公諱酢字定夫其宇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　批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質與適遇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緒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罪清河予徙見之於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
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家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汙
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公之奏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還朝復五
訂移守潁昌辟公為府學博士已而忠宣屢政公亦請外出
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屢政公亦請外出
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
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尋還召為監
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
慶宮居太平州西乞再任以入實思轉朝散郎磨勘
轉朝清郎知涪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玉局丁太碩人憂除除知
舒州移知滁州不數月會改官當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
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郭氏合葬于和州含山
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嗜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口到不為世俗之
習政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史之知性孝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為交朋友有信治官過遷吏
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其政在民

吳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民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屏仕為三班奉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
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
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啤陽加等下所爲郡飲助其
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誌曰忠宣趙明季
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
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動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
常褒贈崇卿具存思與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
堂之刻發揚其親尚爲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懿陳越
弗克以承于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
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

子孫積居下邳至漢末隧公避地徙烏程
後因陟於彭城至公十有三世以
官命氏子孫積累居下邳至公十有三世以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觀公之高祖以宋
爲錫官遂居京部爲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諫故贈朝奉大夫父彖範故任朝散郎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皐考占籍宜興令
遂爲毘陵人公天資儁淳髫齔已如成人年十二喪
母衰衰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大學以文行知名
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
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爲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按毒

延下走馬章救諸道增援備禦他路調兵悉然須臾
延按塔如故因上言臣番汗貴人決不能遠冬來
無警諸軍宜皆服公神勇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御有倫除被[illegible]仍再任西邊時蕃兵弓箭手
悉用其特長守仗緝治乃悉為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官吏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遂衰
千里而諸戎疎狄殴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鹽移
勇世屯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西援相為犄角緩急
隙數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再上事狀靜
不先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

者宜行之長安負山帶河雄視關陝自昔為重
敵力爭之地[illegible]取市價率疲什四五近者重
寬十次民不堪擾而又行均糴法賤入民衆增倍奔帛
以償之不至傷財七授山者咸被實益整乃疲弊
然數亟更帥臣動以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視其書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懼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十大
夫聞章中說貫益事多資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川安置然平物價均羅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復徵赴闕待制除永興

兵[illegible]徒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庶政
興仁府軍政修復行交鈔錢乃中罷公移一準銅錢
用無偏府中晤然鄰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至
疑以挑交易不通始大坡服乃視興仁為法蒞務如
青州熙寧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定河東路經畧
撫使兼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煩宣撫陝
奉乞解職奉表不允河東諸司與校遷屬郡文
代武石將府威許以事發聞時傳聽勿動憂顧公
曰聞當此靜勝乃成戒嚴者重以當此都之自兵興
季春以足次乞頒宮門[illegible]

雷官復徵赴闕直學士院[illegible]辭原鹽東南趣知宣
州擇最近處告公曰宣敏俱鄰於賊獻破即宣危
矣公威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
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illegible]薊公之私
名凜然人恃以安鄰境賴之迨用保全上心嘉賞除
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
闕除河東宣撫副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治軍詞
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
疾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illegible]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

公諱躉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爲建安掾丞值中和贈戎方員外郎祖應任左侍禁父昇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穎悟才器過人群嬉時獨沉元豐初來冠將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俊皆往忘筆行誦門領交元祐更新學校外舅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欽慕之友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倚爲政事公深以公啓凝命下之數酒今丞相鄭公時中供爲崇學官召模至公曰吾固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知欲使之衆飯復入焉屋吾不能也奉辭不許大興學校郡以之崇寧置讓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爲公益宅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廡而公之尸外寢常滿矣執經考疑席徑實歸私第門館者逕通化即忘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無領外郡辭公管幼文字閣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羅公之子調官舜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泰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

皐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當其身民何辜時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旋車大雨郡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饑殍矣襄鄰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開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老矣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德厚矣二舍之法罷七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慇懃成均郡人多遣子弟就膚田以資其費雅忍後七風波振於暇日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訛歌之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遺德子男五人口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淵宣教郎閒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翼曰需皆將仕郎從政即汀州司倏曹事薛即諸子俱好學有立於鄉黨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磬欬無倦沈潛深厚篤信古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衮衮登禁從公田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頓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令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浮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況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歲屢豐樂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四 四

送字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于寧安縣之馬鞍山以畢陵守何公充之狀來求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惠以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頑諸兄門用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叶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修挫然為時閑人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作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鳥鵲停峙問學日滋沒以文鳴旋登于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聲不下砰監

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琛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遠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朱門之徒游比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卓立為衆所欽慴閨門恭謹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曹州定陶尉監泰州酒門為著務伏氣誠兵馬監押
又用為著務通遠軍管界延撥特旨差知河陽許罷
物貨房陝西轉運使奏辟准授銓四遷至西頭供
秦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又遷為武功
大夫秦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為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請俸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
六十有八公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崎衆
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黃山之原其孤娶
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痛銘新阡
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徙于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奏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動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而氏遂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卓立為衆所欽慴閨門恭謹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曹州定陶尉監泰州酒門為著務伏氣誠兵馬監押
又用為著務通遠軍管界延撥特旨差知河陽許罷
物貨房陝西轉運使奏辟准授銓四遷至西頭供
秦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又遷為武功
大夫秦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為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請俸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
六十有八公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崎衆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為記仁語以聞頼神宗召堅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少
吏編進條目稍常程剳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池州司理參軍公內為宰屬當與同
論矣益今尚書都司之任特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膚鋤狀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蹇滯容爛盧油户之僕來醉詈迫欧矣者至
先引其上為之吸唱主簿服邑上其徒為重辟有公閱
牘得其情曰欧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吸印押
之則口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便人置鍾於舟衣洲雜
醉騎肥角中比及城登岸猶未忘其家物呼以索酒
舟已出矣欧舟以有素受識為誰公為緩出取物急
之求欲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鍾來告曰我聞孫檢
正治獄不可欧故以自歸此盡人至盡使之元豐
五年復召為東修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轉一官
資充集賢校定省曹事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宗正
簿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宮教即除太學
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
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媿謚
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尋自結於門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
終不可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推發遣
梓州路轉運判官入路左遺例多狂襲初疑注擬不
行熙寧元豐間故在任官有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
則福問兩部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而罷
任以到鈐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越所矣而福問
之法猶有往後行報有爛牛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委
開牓十日出次及滿兩見闕五日限滿如史部法定
差朝廷從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漏南繼始覺
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開始為義軍二千一恭歲

月授文其數若干名以至
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
姓十九姓然夷圍結若山歌
耳今處情已安則八姓可
而後為有開門鳴設夷首使
若克從之年今為便一年
路轉運判官成都為劇
舉集相度開與助正旨非
悃當時奏對可至終增置
滿歲久之利也召為尚書
部員外郎辭不拜改

則外任復總藩前後幸六七不免既就職數月
[illegible]討論官制而補元之以成一代之典適配
用官有告條具以聞會言者擿公元佑辨訴論罷職
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澤普加即召還
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即除右司員外郎尚
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夕宇還朝除秘書少監同子
兼崇寧政礼無推私書皆中外則公朝夕且進用
而抗章力請補外陛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荊浙等
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為戶部
尚書以自代及與政欲汲公為刑部作郎解免曰
如又辭曰異時閣使官閣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
以為然公秉政宜恢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
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坐罷發運知泗州未
幾得管內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忘也大祀元年遷朝
請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
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口生死
去來無足決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養為言訖而瞑
寶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窆于揚州縣善應鄉顙村書龍岡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門封同安縣太君公
欲便覲閩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
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歎謝事自
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其人資夷曠貌如其心平
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事刑曹吏紛紛持牒互進
公名使盡其意裕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
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
諾篤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廣精敏多人意所
未到閉居七年未嘗以一字干公門元元自守泊如
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觀乎錄要義皆成頌其
辭簡色黙滋味益篤信而然證之也常有疾得
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鬻此以備生不忍為也故
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死者庭中公得而餌之疾
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
世之名知法者皆歎美及而閱之欲以刑官處之弗
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
時嘗告其官曆必木二星及鎮時刻多不合與姚舜
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證前後有異稅書不能
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元宮貴神擅位失次泰
釐正之皆因事而見益公以

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令夫人劉氏贈大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誼冲淡克配君子封清安縣君男二人長子銓假將仕郎泰州司法參軍次曰鎮修職郎知盧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蔭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践更三世不附于時其郎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隨歿刑名星歷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勤歌于斯

鄱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廉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仲約仕王氏官至太傅仔劍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劍為小太傅仔約之後居西村仔劍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而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丞公於熙寧三年舉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資頴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於學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臨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冀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跪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其辜血濕衣紳其通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旋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州衆著改著作佐郎即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裁之裕如也臣輦轂氣易户名以巴

征役公門錙銖得其都
鼻頭聽命無敢後為數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豬牛
既民田歲久壅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潴之仍為經
盡為久計民至今賴
皆宋即位轉承議郎
宗收耗官米收百
朝廷以委公至即
為不宜又兩蠲為朝散即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京畿提舉常平等事
[illegible]
為說行既上得
而歸之蔡河新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得而蔡
不足以容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專濬河外次通雙
雖溢可恃以無患是
可以數計公召而
告病而飢者得
即位轉朝奉大夫未
訟公下車痛治姦詐者一人造公去無或干次犯令
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諦言災傷無以民病
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

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
民賴以濟公之力也
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
授荒皆緣國事陛下即
劾名著籍禁錮其子孫
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
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
逐拂袂退居吳門未幾
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
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
堰道七鴨之原公葬
官一本於誠不表德以
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
疑其朋附及崇寧間對
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
數十摧賁竟以不遇公
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
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
庶為之長慮益加卹公
悼無女族珍高之好

書舊本增校補刻文集二十卷孟子解
彖十四卷曾祖坟仕祕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仕通直
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趙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
安人公襟度簡遠不嘗問生事然奉嬸旅趙家閫門
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
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
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
夫人每戒其子曰宦仕者謹奉其戒奉無惠聞者服其
官汝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奉無惠聞者服其
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先塋
男八人長愈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踰中早世
次慈迪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次憲次愚次懋次恕
次悫次愈迪功郎福州士曹掾次愈次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遠朝散郎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
道宮呂珊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
遠數舍詣昂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與得為
公之魯孫敏聖憲謝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
人魯祖常氏後生國子博士諱宇和知汝州汝相又簡
汝又是清次之余友陵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

於余而請之孟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孟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旅能治節不移遷義而行不為不顯籍甚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五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敏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疫時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旗蓋巨鎮擁重兵者城而遁者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
彊勝之兵雖屠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
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
莫不欽嘆其旅將以某年月日塟公於某所某原以
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昔之曰公之仗節
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
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
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不可湮
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知汝相又簡
公之魯孫敏聖憲謝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
人魯祖常氏後生國子博士諱宇和知汝相又簡汝又是清次之余友陵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

原缺

事不了於南朱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奚問本朝日
盧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金猘也
臣兼七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盡瑟古太過日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致書于
雲中別作一書日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毋云如此日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辯開館外上知之屢降寢輟於
王廟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衛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克恪供億使上以公克達伴公送虜使宴燕小當

受了本朝廣大地已為本朝御筆又是本朝所賜
豈有失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稽延也趙不得公
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逸二十里遣使賜宴豈可
因議事待不過如此有事於義見上公無一分太得
反覆折辯十次公知其實頓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
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猖肆為驕蹇前此
漢使例皆受敵與之校獨公教然不顧語言未嘗小
假詰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解
以就平上今無故勞民動衆則有北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門開奪帥變出無兵可援非文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莫不能和舉唐開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事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嘉之口進賢堂上嘗留路岡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矣會基屬臣徐徙貧民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生有縣令犯罪例獻遺
利以入公幣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煩流公論其事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端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猪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路轉運副使尹部尚書蔣
昌以國用不足飼給路進羨餘知密州韶表世與馬
有舊進馬纔昌為請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笑謝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仰給使客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貝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時加非道之貢未副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門忽欲之公不可長之令遣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公入副西掖故事不草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大若擊盜虜朝廷初罷漕山

潔稅斂以夫錢興利之臣民獲蘇察未復戰相奪
野聚公修其民開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汪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擇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洋赴東京留守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敗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五　十二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棫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訃
聞朝請郎子裘迎功郎子集皆見害家亡破散於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過虜營
其母棄兒門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州遇之家後公子九奉迎柩歸葬忠肅
贈通奉宜特賜謚忠肅史臣安定言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
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尼臨
雖不盡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盡名不朽亦風
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愍聞
前仕郎潭通仕郎徐俯及格次為霸辭所掠未知
將仕郎濮仕郎淑一人諫官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忠於
無心而見聞者妄意事重又不過來寺土之望風
秦隴皆不可一二數如子諒城陷猶能自拳餘兵巷
戰致死誠可哉之伯史與樓也人以勵益節一時恩
贈所宜特舉當史居安言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
澤特贈通判大夫又有言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
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尼臨
雖不盡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盡名不朽亦風
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愍聞
前仕郎潭通仕郎徐俯及格次為霸辭所掠未知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齊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邑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稍遠族衆散適他鄉有居廒之豫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逐昌徙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十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將產郎生文之當閩氏入南唐官至毅中丞文之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初娶李氏用猶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為于鄉邦父諱某仕至宣教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直第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常兒童嬉無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羈長益山齡年四作進士試賦已有可觀
來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日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緝公獨不
追時好見以古文為法時張公逐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待制一日覽公所著唐禁論持
以賀通家公曰此已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
通家憂不赴服闋主管江州太平觀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喪公扶護喪平江治力葬大事安
初外邑所水災州檄公按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
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
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
可驗所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
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
丁母憂服除授泗州判官事秦軍鄭李夔改辟公知
淮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
迎刃而解舊事決遺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
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

開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若盡截留百
家户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沿轄地其禁蔽飢民採食之鄰路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應待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頒充軍伍若妄訴司多方招刺以滋擾奪之
仁惸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宜監門公强其意可見
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監門之門尼則用又多假
恩御前為名公其慎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四
避則兩路生靈宜為公有哀一御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四
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川縣門百姓疾苦悉
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審盡開公守至令諸門毋
納飢民遂至城外彊壯縱橫惡差公吏究地藏之乃
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録真守蘇之悔夜遣其狀遠飢
民載之江中洲上惡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
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淮使孫點雅視江淮閒黃
敢誰何公竝劾之中是官吏風靡西路所發飢民流
殺僅三十餘萬勸誘人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按耀借貸
人利害警之造請問焉請云此以小官須供應者

一凡收既不可考歟而拾遺之倍多故總以一司分
曰相公念應奉照管不煩以人道之任一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久遠行之非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算而擾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加
公獨受其咎也幸加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郎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屢入開公名
頗畏服行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蓄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經畧山後公察訪淮南之奏仰為都
散即先是王黼拾
授之從班具後以公議論不附己又難其
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
時憲法制委曉七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祖綱紊紊
又奏罷科校衙前台官皆從本色遂轉有正法比
來寅緣幸會或有
甚宣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節水監修立大河堤岸
置文武官以催促功利為名一百二十餘員類皆
權貴親黨受牒家居即日奉行之後歛剝閭閻直望
士庶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即知平江府
日賊汗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
語兄欽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
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使來上以公前使遼
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館伴見辜執議辜不
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
入是報聘宋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
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
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

望風奔潰金人益驕燕城志念驕悍須索無厭上既
怒貫彼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副之公專使懼察其
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
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情背約曰燕山一道全
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
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
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況重
賦暴斂乃契丹之國之法何足稽也非受命而來除
詐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屬大怒
曰此爭上國量以定吏人乃比爭不知待望歸

也無公答曰其指節出獨以死朝國分也若失歸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二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動之色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觀公如其終不可奪問欲留公幾之曰貴國用兵以來惟我百戰百勝據有卬北西川全川宮為中司當在存朝廷事體公見然今深入境地四合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盡思舉為定計今行人見留人馬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仰為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謀湯

堅留公姓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固上疏上皇悟其留國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修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論公曰觀女貞歷言金四路悍酋許前後背遼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講臣言絕其使貢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端求無厭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語大臣江講所以禦我之策仍勑邊將訓兵積粟足為限備彼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忭寧相王黼之意決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半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杨樸撒母等同至進馴獸圖直學士

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輔臣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為同僚垂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乘直學上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獄仅逾九日推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初對上宣論以其擾攘脅卬北西川宮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宜和間引政拔奸邪遂啓邊釁已開知國家又已失計似欲寢後而已首舉阜陵城舉乃成大槩謂有虜之時治功至矣而若無虜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留國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修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論公曰觀女貞歷言金四路悍酋許前後背遼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講臣言絕其使貢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端求無厭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語大臣江講所以禦我之策仍勑邊將訓兵積粟足為限備彼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忭寧相王黼之意決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半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杨樸撒母等同至進馴獸圖直學士

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輔臣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為同僚垂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乘直學上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獄仅逾九日推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初對上宣論以其擾攘脅卬北西川宮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宜和間引政拔奸邪遂啓邊釁已開知國家又已失計似欲寢後而已首舉阜陵城舉乃成大槩謂有虜之時治功至矣而若無虜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黼初無武略惟善附會濾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童貫蔡攸二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數安晝露上疏欲保

全之但以公論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
國公逾歲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諸官有領若所在
官司接換令以舊俸復開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
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實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
不得干預上即以公所論劄示貫執政以諭貫自居凡
國忌行香坐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
率百僚宜嚴立法純之詳定初令官職以二員為額
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觀者至有三十
餘員公奏謂為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
待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請國家馭軍之計至為嚴密承
平不試幸濟而驕比陽武縣奉慎坐倉價錢不如所
欵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
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甘之臣講明軍
法而根起之徙若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
此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瞻將克其使臣立大
成令臨澧鐵萬二千餘緣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
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讓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
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鄜路監司盡公根治讞坐是降
陝二等差管勾雍奏包拯之子雍奏與其婿居葉逐奏

辦認姚公訓雖之罪得劉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朋為
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顯首謝乃敢肆為忿戾
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狹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移將
滿多經營再任致彼孤寒之士疑官至于三四有未
霑寸祿者公云公開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
一切仕純之新法茶鹽初行先獲私販論賞甚重而
部使者又起青苗助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
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
則希進之徒欵曲鍛鍊刻意非所以示天下
忠厚之意奏罷之協洪二州關防朝廷起孟揆應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至詐偽命令諷張撲古之坐賈照罷安道昨知平江
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
非忠實靖共應良懿弟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
領宮祠宜李環之子純雅許為御書寅緣敗露詔
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
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逆責鄜延
即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
司輒差臧罪失官之人仰憲司覘民職事吕樂等縣起
免夫戍雲元豐令諸路轉運司為民除害熙河狄威時

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
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
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嘗勸轉朝請郎充
殿試詳定官除無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擊皆將
相權倖或其親寄雖宠眷益厚而愈彈劾多矣乃上疏
乞出降詔不允繼四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
目之官將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
任會上復起黃寔撫三路貫幄蹇顧near出不遜語
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沉取仁子

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
不能成功上不待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
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攻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
公昔言黃不當也蓋黃總戎一十餘年前後宣諫未
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
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
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賴教復右文殿修撰貫
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詆公黃使
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無狀公慨然投印歸
居仕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
適與漂泊流寓之實淵聖宣和帝登極復朝請郎充
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
郎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嘗勸轉朝請郎充
殿試詳定官除無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擊皆將
相權倖或其親寄雖宠眷益厚而愈彈劾多矣乃上疏
乞出降詔不允繼四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
目之官將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
任會上復起黃寔撫三路貫幄蹇顧near出不遜語
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沉取仁子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五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遷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遠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弘寬改官不滯留滯而亦無敢僞濫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調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威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復格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無狀公慨然投印歸
雖冤知公然重違貫復格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無狀公慨然投印歸

輦轂轉輾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布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猖獗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謀兵食如何而可珍奔競如何
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嘗令宿將之在者無數而後未
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路分以上
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
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
賞如其敗衂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
上言一省積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行
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吏狹而職繁軍防缺
政務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
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共利害同白明白至若
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姓時不同今若

千載公眼逐所謂陽秋筆中而西序亞上章之筆轉朝請大夫致仕遷亳守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閔之褒贈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及三日晨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旦忽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施為常伯然于廊下而何求哉今官殁于館舍當從儉百日之內毋得驚擾以亂吾無憾矣諸子忍不自勝勉六以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忍不自勝勉六以覓超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門家人

哭泣正色曰慷慨之士當如此公為人剛毅嚴重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皆然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陳告不許乃上公平居雖和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凡萬契需雖貴顯每見故交攜手敘舊如平昔其官判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賓客延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喪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形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碎儒鑿空臆說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驅記每語及一事輒

訓數百言常所存狀左氏作敘事隱涉年以後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仲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沼心翰墨得殷陽翠更筆法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舉講義四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雙溪集二十卷舟川集七卷盆一堂雜著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次某並承務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杜南唐時汀州寧化縣令遂家焉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正奉大夫母鄧氏贈恭人公甫乳退居沙縣故今為沙人公生而岐嶷長從其父仕父某以公貴贈

不加怒有市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非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狡人望也公端輔字戴德南劍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劉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實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雒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吾門若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縣主簿改宣教郎乞浦外通判安爾軍用年勞磨勘轉奉議郎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二月階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上書編管柳州紹慶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爾無權場車得吉市北珠公奏疏其略曰以彼鋪錙之物易吾穹壤之貨疲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

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將
卒成帝業相得人則歸信燕大將軍屢以兵柄
又論漢用蕭何而淳歸信出矣無將亦非所處他日
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之衆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烏於此三者
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人宰相能
不缺如何所為盡亦各輸所長無掣衆論風夜勤畏
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
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逐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

此而不徵後將何等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
因而秦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
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
曰朕已有處置公慇懃盡忠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
下語臣已有處置大抵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
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得復居
此職退而屏家待罪上遽許之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大帥三路有智知山川險易出入
向背繪為三圖以進禦侮之地以究知分
定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兵則攻割措定而劃策定

吾朱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已試院中降諫議大夫及
出院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為名朝夕到關恐謀閙之
臣便以其言軟語為敵矣情或至絕備陳點豫詐中
則前日之務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加綏者五事
以獻如那洛碛相當盧南衛石不命將分兵團集民
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暇悉舉中
公言臣章疏：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
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忠
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緊難不免左右或為亡告握
曹輔實諫拒令於是忽有移命浮無以為厭聽納矣
上曰曹輔忠事軟難欽然多矣姑令就閑平不旬浹
除御史中丞是時何承矩帥中書作即鎮領閒封事
兼遷猶厚公稱謝中即奏承矩輕儇不可任及爾渡河
公即奏曰李威虜貴比外而北地勢甲下不知決水
灌最為大策人分城中兵救禹出北東南剋連珠寨
以援然長而西北則不然之勢其利一以為然
宰相磨恪曰水叮害兵城中兵固為根本不可出公曰
兵番城中兵之所依而舍之五則敵兵直抵城下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
比東南無兵為虜所擾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
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承矩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

爾營至北作塔知公所料要決姑令就閑平不旬浹
知昌僧立已二十餘日矣諫官以為言上曰卿事寧靜之以和自
僧公視事寧靜之以和自
拜獻公上曾上書言宜築合
圍城及遭夏始末附以進
陳五事一分毛要害以解
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鑄御
行教而許之賜而舍之五
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
比備在框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極不許差內侍
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降詔告假因上章待

罪明日直對面論而章執政獨留卿又以疏辭何也
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
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
悼賜水銀龍腦以斂仍賜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
與長子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
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　縣治東崇
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
義郎大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
次綸緩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
林次膚次適進士鄧士毓孟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
宗族而義睦明友弟軱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
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
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在官臨政所至有能稱吏
歷縣道校范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之不足道
故不復縷載有籍可集十五矣南行累累蒙十
冬藏於家說葬之歲冬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曹氏之先仍世不逢于出公奮自躬在軍共蒙
言人所難負罪南遷百死一生公初行將多虞
虜騎憑陵定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命賜璧
鴻臚顓贊進呈有旨令賜全璧而歸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
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南之山以
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
而銘之公諱鍔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
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
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宦奉公
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昆學相繼登科皆有聞

北走平江會陵與呂順之括肆行殺戮日至都堂候
兵機政　公謂使宰執
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鄧
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
軍留中不下公對延清
逆加臣死職不當避
戰矣又開以簽書樞密
俊分兵令以五百人
俊不當訶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
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奬諭有
節冢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
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
岡任焉士忠義結二聖之知益如此公自春往夏風
夜盡瘁至忘寢食日感暑濕得
省議事疾甚有旨宜醫來效遂
上賓情文之間一日皇太子薨
元子納陛自班遷鄭國訃至始
皆度越我作特賜田十頃居室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
氏朝奉大夫徽之女封齊安郡
遠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
配吏部侍郎之比肩事主矣
記使皆昔之臣屬也今則無
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
為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歸受神而征伐之事舜
舜親之也唐之虞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
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
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
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
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奬諭有累想
節冢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
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
夜盡瘁至忘寢食日感暑濕得
省議事疾甚有旨宜醫來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
上賓情文之間一日皇太子薨上碩謂大臣曰朕
元子納陛自班遷鄭國訃至始不能釋也褒贈之典
皆度越我作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
氏朝奉大夫徽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
違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
配吏部侍郎之比肩事主矣
記使皆昔之臣屬也今則無
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
為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歸受神而征伐之事舜
舜親之也唐之虞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
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
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
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
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奬諭有累想
節冢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
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
夜盡瘁至忘寢食日感暑濕得
省議事疾甚有旨宜醫來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
上賓情文之間一日皇太子薨上碩謂大臣曰朕
元子納陛自班遷鄭國訃至始不能釋也褒贈之典
皆度越我作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
氏朝奉大夫徽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
違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
配吏部侍郎之比肩事主矣

丁其安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璞承務郎次曰琪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郎皆尚幼公事應公事次曰琪承奉郎孫曰繼皆人所難言者非安老爾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踪見有旨章告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狗國忘身為世大閑抗言于庭妖內屏忘天位淪喪繫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哀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惟石之壁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適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鋤隱惡綱濟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見歸馬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囷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翛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厭虐之士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造理師友律紮于肥厚敏捷與賓游子弟居不少屈以

終于九川之漆坑其第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子之室也是時子方舉進士竊名化籍而君之芸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光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嵐鼠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僅特吾子猶令其若此可不為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為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記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俗陶常以不足為憂多過人者閨中地寒而人貧俗陶常以不足為憂多十七有子雖士人不免菅治而成凡怙不以為怪君時五歲聞之悄然過諮母有妊者乃前之曰此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玄當物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須臾注扶桑曛曛黃小群羽髮忽已蒼
頹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徵衍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換所之戒哉毋迷方舜華跗蕚耀方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遂物乃自戕
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遂義遠然未殊衍與臧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雲猶過千里駕言勿徜徉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十間雕鶚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塲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懷心意哀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實在高深不怵勤狥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歆嘗
禽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納大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歎為君子儆勿謂予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綱失陵遲國柄授權宦中祖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手史事固清淺功足砂圖金牆不任汝

列絃坎人分義許天論威卓哉予陵心秉哲固前
投身豺名爵豈得拘尋尺萬鈍班云富樊雄非寻臣
石瀨清且沈蒼崖巖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御冬温裘繡来云益三旌羣羊肆義在不吝易
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愔愔辟陰微
尚覺雲氣厚旅雁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宣威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萌向晚忽声息霰雪交餘霏
寒山驛騎絕柴荊空自掩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八　二

土屋

土屋枕荒坡周田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
功雖勞版築剪自有餘力休力農固當實光房如舜
戶開迎温風冬埋可樹植息胡為捿宇麗但免風雨陋
安居自覓假見者貧迎云寄言嘉舍翁各有遠政逸
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又不得家書

駭彼晨風飛日暮歸鴈鳴林游子向何得但寄千里心
庭閒斑白親憶念我亦深欲寫尺素書辭寂有窮期
君胠鄰里亦厭餘疏泉動地脉磽确成富腴涼彼淚
有如在空谷滅久想足音忻篇一行書字可八

出處分禮義安可夠茲謀異與須甘事小人儒

送虔守楚大夫 元老園亭

象緯辰次雄都水勢連海時經大浮瑞影絶代出英姿
厚德千金壁虛懷萬頃波高風流未漢苑雲翮上天池
箱才敵美皇使即物構宮連
剖竹章渝遠還車蜀道端 以 春庭徒破
指趙壁本無班黄霸初 守
俗名掩四賢何大度貞棟永休賴詔恭須紆衮
龍飛出河洛應理周天啓張旃明建姿高步軼前軌
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江陵令張某常勇春堂

民生結絶初異于本同標誰令四目角成肉作瘡痛
龍飛出河洛應理周天啓張旃明建姿高步軼前軌
貫書千年老管未云已之經海淚動百家裸原委
中流汎千艘棘休惟一水意自無端倪
亳端吐牛渚山飛純時俊仰自古同歎
默坐筆如亡斷文亦棘挫

王茶表禮

春台與君違寫寮公化背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雖成參商出次俱齊汨義和鞭日御過眼急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悵悵心若失人生惟行遇行止或伏足
兄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奚以安貧高志上不負其

倪首聽遺音飄零淚滿膺

題思齊 奚東山室

結廬依林丘田峰半藍紆下臨清池洌憑軒數游魚
高義輕軒冕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璚琚
鱗匕辟問題一一露研摛珊瑚陛予久昏寒荒蕪少耘鋤
昌衆已尚世將焉問爽塏營北山公荷鍾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歎歟高並一未遊豁然心神舒
籬東有餘址誰能雜榛蕪結茅才可容席一漱來此居
寄謝陶彭澤何必愛五柳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六 詩

重氏兄大亭 三首作詩

超遥武夷巔霞衣爛朝日作宇依雲根望壙玄禹貢
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與塵編賡賁貽謀有遺訓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為識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疎滿庭陰貂蟬映士傑熙朝天人際召應齊律吕
閶門客軒車茲瑰問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江上晚步 七絶

鏡潭磨青空壁月侵人浴鷗衣弄清此烟波在人境樹生
冷然遺我口肝膈貯水乳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餘樽醉臥媚幽谷義娥鵲相憐感往如破竹

八阵遥吾门鬼磯不眠整戎招提游並轡相與驅
僧閑即禪寂未語心已領直將今歸徒歸丹溪鋒頭
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筆題悠悠頻問未覩勁文劾
勝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為割腴中肯
鼻端聖漫欠妙質悟非郢賡酬固詩律恐坐杜陵廂
相携上層巖出户畏深窄多虞參曹頭步堅三省
遲田月初上雲間掛金餅啓鶩鳴相爭更覺林籟靜
湖光湛星漢砂明天水永歸蹉暗塵土四首失清景
角声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金臺即燕昭延士之所
故南籍徒之地
龜山元宝公寺門在二八
逆旅循一丈者湖
角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厭山鼇崔嵬下有千頃陂掬不可
問子何不樂我心殊未已朝揖猛投騎暮酌桂枻
攀浮光亘長疑海冥滿風雨潑沃合環高吸吟入君
懷策馬倦羈心脾吐酲麗金膺煖若星斗垂銷未前
海紅裳照清澈故宮久零落一兩猶余輝惇族實光
成竟言下卅坪湧聚鬱雲起杳然成化離長裾曳王
門豈比困盤蘿時騁逐兔走誰能鞿
送胡秉庚從高南
北濱有潜鱗其龍數千里物聲高大海乞蜂蟻
雪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大澤曠空耳
臥俟荆山安知貧女歎砥柱不眠整戎招提游並轡相與驅
僧閑即禪寂未語心已領直將今歸徒歸丹溪鋒頭
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筆題悠悠頻問未覩勁文劾
勝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為割腴中肯
鼻端聖漫欠妙質悟非郢賡酬固詩律恐坐杜陵廂
相携上層巖出户畏深窄多虞參曹頭步堅三省
遲田月初上雲間掛金餅啓鶩鳴相爭更覺林籟靜
湖光湛星漢砂明天水永歸蹉暗塵土四首失清景
角声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金臺即燕昭延士之所
故南籍徒之地
龜山元宝公寺門在二八
逆旅循一丈者湖
角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厭山鼇崔嵬下有千頃陂掬不可
問子何不樂我心殊未已朝揖猛投騎暮酌桂枻
攀浮光亘長疑海冥滿風雨潑沃合環高吸吟入君
懷策馬倦羈心脾吐酲麗金膺煖若星斗垂銷未前
海紅裳照清澈故宮久零落一兩猶余輝惇族實光
成竟言下卅坪湧聚鬱雲起杳然成化離長裾曳王
門豈比困盤蘿時騁逐兔走誰能鞿
送胡秉庚從高南
北濱有潜鱗其龍數千里物聲高大海乞蜂蟻
雪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大澤曠空耳
臥俟荆山安知貧女歎砥柱不眠整戎招提游並轡相與驅
僧閑即禪寂未語心已領直將今歸徒歸丹溪鋒頭
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筆題悠悠頻問未覩勁文劾
勝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為割腴中肯
鼻端聖漫欠妙質悟非郢賡酬固詩律恐坐杜陵廂
相携上層巖出户畏深窄多虞參曹頭步堅三省
遲田月初上雲間掛金餅啓鶩鳴相爭更覺林籟靜
湖光湛星漢砂明天水永歸蹉暗塵土四首失清景
角声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金臺即燕昭延士之所
故南籍徒之地
龜山元宝公寺門在二八
逆旅循一丈者湖
角下譙門回少快仆射柳花飄古道九陌
厭山鼇崔嵬下有千頃陂掬不可
問子何不樂我心殊未已朝揖猛投騎暮酌桂枻
攀浮光亘長疑海冥滿風雨潑沃合環高吸吟入君
懷策馬倦羈心脾吐酲麗金膺煖若星斗垂銷未前
海紅裳照清澈故宮久零落一兩猶余輝惇族實光
成竟言下卅坪湧聚鬱雲起杳然成化離長裾曳王
門豈比困盤蘿時騁逐兔走誰能鞿
送胡秉庚從高南
北濱有潜鱗其龍數千里物聲高大海乞蜂蟻
雪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大澤曠空耳

王瑩本無瑕寧須半萬鍋宣室久虛帶茲行定詳延
陋儒氣填臆感槩聊自宣琴惠不知報強歌成短篇

感贈君安世 嘉去伏波將軍之為人

綵舟駐閶門初與子相識大節秋葉爽氣清八極
蘊辭錢圭璋吐論森劒戟俠不顧仕志在青冥
長纓係單于落落鹽河策氣吞流沙外音無然北
虎牙有餘勇我房非彊敵會當朝風勁使鉞擁鳴鏑
老夫懷哀湖見子徒感激功名信我功名會事遠書難

餘生如聚飄風胡能久寧知世事變必有中興主

上天不可問高卑不相親翔風吹冰寒高崗凍積雪
人生無數子君子竟何別陰陽代謝運歲暮感離別

留別四位德

富侯荊山璞落落經世故不辭乃天質
軒裳儻來寄既去寧須顧一朕未為失
秦嬴愛段氏兒注令記其事昔先祖織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忽值風動弦疾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縣張四方志飛聲非予匹平生結歡夕始願既投漆
別離生蓼莪此身任誰適

遣懷

君子難在嚴至樂實有命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螭如
天地一算中逼亥貞亦貞行世各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元魏王成嘉書事

亂離一切澗爵之原野綠
動地軸摩蒼丁神速
春風忽千征到景夏雲生峰一朝視萬木有榮華采采天盈掬
生都不留流光閱人代此亦然盛衰如聚飄
萬物一變化不容十日留

綠滿軒

開池滿清淺新荷出翠錢蜻蜓立漢葉影薦鳥聲
君乎試乘軒鑑此安下水盈風生波淵風定還沈沈
悠然得真趣吉事祥止止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恩不可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猶能辱相尋雖與喧
傳溪隆史抱甕良小真
鄱陽湖觀
秋高水初落鯽魚太肥美霜後漁人利口實刀杭汀鱠鱖
紛紛漁舟子欲來傍予船船頭兒名婢膾鯽百無十
蟲蝦雖勤鯉鱖若吐快滅鯽鱖亦狼狽風雨移窠穴
胡寧飽膻香思祖德潛不足特成吳苔羹集
龜山寺在今
寄謝漆園史
送蕨薇
世路久艱棘飯牛氣飯牛歌
忍能捆屨於盤谷
飛蓬轉事一羅網遮
採苗
桑麻上層岡遠村烟火一里餘雞犬遙相聞
聲聲徒答答席訟牒徒紛紛
舉世競名家未識伯夷足於
送向和卿還京予都

鄱陽多秫米江花白如雪
君平賣卜處安在門可設
沙上并堆字子牛誰能識
聖言乃當珍今世未全訂
學身之雖樂知音安可絕
明日陽長陂相送意悄然

劉山先生全集卷之

詩三

七言古風附長短句

酬材志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十年公折龜食婁遭問東伊流泝水愛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奧人一往不復見皓河空自蹉陰陽所以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邈永百千歲零落多奇節鳴阜少室峥嶸有天門下有四海萬仞端度龍蛇蟄時寶天潢通萬里不一珠時發光欲吐虹

龜山先生

清風莫君欽高東海之濱息去若旅徂東山野安求

退之與東野

蓼水聲寒生四壁黑髮頻如童未須令此心忡忡幸有山可酌泉可飲秋空領孤鶴萬物一氣吾與汝

贈別蔡武子

君不見馬伏波名高漢多文不及秦嬴其有成相如徒能慕藺生

龜山先生

子知者誰惜虎臣

蔡武子潛形久不出天下英豪知者無幾欲從之遊道阻且脩

送片席靜逕丘園秋千里清泥輕不染

南歸鴈鳥山起寒一點孤光獨遠

贈別蔡武子

君不見馬伏波名高漢多文不及秦嬴其有成相如徒能慕藺生

龜山先生

子知者誰惜虎臣

蔡武子潛形久不出天下英豪知者無幾欲從之遊道阻且脩

送片席靜逕丘園秋千里清泥輕不染

南歸鴈鳥山起寒一點孤光獨遠

次潘雲淸江漬水花照日紅生鮮軒然老出地
衣雛玉萬仞鏡長身雲中星分飛華頂飛泉漱瀑垂
天神玉生未識廬山面碧嶂橫空望中見江須一趐
兩銜天外浪號風作然律制衆泉咽沃牛馬思天坐
論千里遠苦鞋杜杖掛塵廬前碧浪翁日飲山漘坐
心自先通未須勤移却仰解會應一洗塵裏空
寄言時行盛五子他日來游宮御風

遊武夷 是日忘小仲 時仲伯前

路關崎嶇走秦鹿天下爭先一龜山先生全在若之一
祈黔黎罷伏如寒望武夷人羣龍泓蓼住海波清鏡
縣玉女赤霄東骨馬虛壁鶴藏舟浮梁跨絕壑山門
與天漬通當時雖大不復見蜜仓舊烟霞籠我來
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理榛築以天谷洗淨兩忻霽雲
暮四冬清無風楓蓬進棹回船秋霞驚注日猶未入紅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事金榜大字纏交龍白鶴高
高檐何由逢解衣歸臥下綠綺

仲和知覽余詩見贈汾龍奉酬
壯陵頭白長昏海圖清絕又不溫更遭惡卧布今
裘蓋室受凍衆聚元詩入室想自古爾宜若種氣候
青門嗟予若懶世不用能其久兩無高軒虫鳴乃深
感時鄭發不恤寒衣節斷絃不錄自憶演
李無銀瓶君今富貴夢幾二筵妙語將誰論知君
徵賀章表以投機會長存

贈容人出侍入用

路公於之猶法劉眼光照月骨聳身五而大所鍾蝸頭於
劉嗣公高一品禪淨海場學本俱榮耀朱金拜後
古所稀綸綬全膝衣綠衣玉簪非工說王掌書
桃源子時

盆魂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蘆芽初沒重樓石尺霧高
城盡棟沉一竹天開湖光山色兩相宜天水融中汉日分
西東氣爽雲夢吞八九洪勢爭雄雄澄湖風
雨初霽一日萬頃磨青銅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事但有朱絃青淚空名山
湘君居此詩書藉悟雲霞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

海冥忽異色風怒潮翻陰天黑來陵未整赤魃肆滿
滿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欹飛帆借風力
安得晴雲萬里與依舊寒光浸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碍天地寬涅渭清渦流不離海波瀾
人生過眼萬事役記憶細故真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風山址駒隙光陸海猶漲天起雲帆大何半摧溟鯤岸得全識偶爾我將林樾起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老無用喃啜稽東歸雖復有民社為求折腰良可恥幸有薄田在躬耕以養氣雷電奔會合豐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卧玄德問舍求田不須卻早成結廬初有作詩頭重今老矣筆田頗相宜寄田虛負來耦耕何日好

過錢塘江泛湖

銀黃翻空際天句駭怒鵬賽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指揮須臾性命輕鴻毛貴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般因思羊腸雪竟日九折拳攀艱人生觸塗有禹險豈必

凡多風濤願言東陽不淂與子對酒持螯蟹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彎弧逐狡兔飛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欲繫風雕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章際無遠生艷鴈失儔鮮肥餌積時方飽伺人意仁有餘日會終謀悼珍生類安得求氣回蘇秋百鳥悲聲乳雛欲縱博兔小大何半摧溟鯤岸得全識

偶爾我將林樾起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寄范直甫時計西多

雲開見新月如半圓後吉功名出豁致男兒不負慈孤心馬革裹尸猶可恥不見先生墓上碑

寄余正叔 時在英州

勝下英州八千有餘里惟欲一見先生如半日門生故舊滿天都城中閑徒吉功名出豁致男兒不負慈孤心馬革裹尸猶可恥不見先生墓上碑

寄余正叔 時在潤州

虎士轡絡越科頭奮戰步鬬擊空縮肯藏采筒書入於懷南山白雪唯欲老百歲遭之獨裂腦

寒爐火冷寂寂坐支頤凝陰不動天欲雪竟日兀兀成朞年四十年天寒坐客猶

偶相與傳呼歌舞熙華延遨景簡而長才
飲落花前漫有糟床迓人暮汝陽江角空沉酒
更似蘇司業只知抒寫錢

寄題瑯琊醉翁亭

方壺七萬神蓬一綠居靈仙館翻海里成塵
田畦見誰使泰山遷錯峰四面皆圭圃長雪巧以青
琅鶴舞風人始修仗守空秀拳妍清溪回旋
高明泉下有澄澗堪編雕欄歌飛翻凌切漪
適摩崖題悅如直蹈須頹瑞疑光圖四大書名
妙齡世喧堂前顏兒童奉衣戲彩娛

魚口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九
弘治樂府先生子昔以三峯游太學世稱百度照
紈翠若百尺蹲於苑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貫神
鰲趨飄流人間時蓬萊至今傳為僊聖居飛轡往來
誰與俱下有馬雅隨雙鳥英風爽氣凌清虛揖問新
詩露珊瑚頓余老懶與世疎欲往勾漏嗟無徒會須
策蹇追雲車無使吃口咨嗟

觀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敗葉千枚被鴉爭好景于雲冉冉無定
游子歌何之道路修且阻
又

胡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翥方北征風吹我
天池一氣猶冶甄延垣萬象隨方圖神形九藏通九
野八風中物如戈鋋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
皇前衆君越人不世出鏡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
損不足往往積大戾大年美君妙齡重其學至理隆
高常精研閒阶待陽以暇日反視方術猶帑簽道隔
神鄉為何申上已有良辰多病維
庳丈室方肅然願君速已大下疾為子一洗沉痾瘥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瑞與雁棚照水光如濡層峯疊獻爭蟠

詩三

五言律

過漢江

西極驚足新東南地維要衝湊交情重關道路勤至古空遠尋依陋巷頻聞誰能旁明此經天行出往來搖剝此意終其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慙未信宇夏又離羣

過金山

濺望荊吾折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山湧鰲蕃出樓噓蜃氣浮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漚

枕上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 二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心有月琅玕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於上思戒之在深篤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霏泥污關市寂水入御溝深破屋寒偏覺哀絃咽更微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路花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鳴悲絕塞接翼自清霜澤岸多紈弋雲間足稻粱悠然栖息地飲啄欲何傷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故林衣藥在幽意豈忘蒙

風激鷹翻迅霜殘草本黃秋開始覺閨衾冷
過關山
羊落關山路年來倦往還長隨流水泛有愧白雲閒
紀遠江天外魂勞夢裏問泫然遊子淚把盡復沈瀾
又
歲律行將暮蹉跎風度九坡山淚人寂寞路遠馬迷
幽意況誰展愁懷對酒開喜近仍惜日夜曉獨徘徊
曉泊通雪
何曉驚風急飄飄雪滿舟氣井雲慕慕天遠月宜宜
寒色終無斷豐年證可期鋪糟吾不惜殭醉復還醒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 二
寒迴歸鴈急悲鳴聲更哀舞風斜驟月帶暗默猶
平野光初合陰雲凍不開無聊還歸洞頓倒盡餘杯
偶成
天遠何須問勞生總若何移年劬三畝足栖息一枝多
白雲寧堪畫清時只浪過 文章明月影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蕭條官舍閉門三尺雪觸物一虛空
出處生涯盡萍漂世事浮尚思名教學多病未能休
余自成棄臨川驛

節物驚移客兒童學語音茫然如在日悵惘夢歸心
又
愛日乘予暇親顏長在堂遠遊仍捻歲華髮坐盈鬱
永夜誰同席殘盃意其誰相思空有淚禪洒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雖山驛斷橋危路款行人奔逸驟行路上有凡
鳥序江湖樂雲陽動遠情他鄉老征客千里獨芒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 三
懶拙乖時尚支離與世殊僮僕驚御牧避席愧陽愚
事外難解世中不須修 湖海深深
天潤江衢暗寒生上客衣魚龍千數少曉雨爭飛
川谷自然鳴鵝風雲外宇宙逢樵水中天
波靜標高息風收帆影偏回眸見古麗蜀公

夾道旌麾動坐羅萬里開霜迎戚令蕭春逐馬啼無
幽壑光初滿寒葵暖自田仰窺高華質未施織垤
又用前韻有序 二首
楚國春歸日 月和清艷吟天與靚粧來
東閣詩興 律回蕭然氷雪態無處覓輕埃
又
星馳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拂使旌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緑未回凌霜羊舍月皎潔絕纖埃

邊徼無警日主帥討弗庭收功凱樂算行陳每豐
川谷旌麾出風塵戰紅旗龍旋宵奏凱馬口目斷華陽堰
又
虎士出河北日聞刀斗聲氛氛孚誤風蕩賊巢
關定長安戊邊塵幾日清大平喫村富一洗百六拙
淮口千沙濕檣烏向日斜裘變於狗輕裘感浮花
風勁回飛鴈林喧集噪鴉河流應未閉還我到京華
又

閑道河流閉逢人每問津天高雲暮卜風細水雖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蓴且數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已卯歲 九月
旅泊被霜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行行盡霜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晩意多違
一云年起
短日催征棹孤舟泊遠磯霜遠山頻入望薄酒暫搜腸
明浦華絲滑吳松鱠縷長何時一疎放把釣臥滄浪
龜山先仁公作 卷之四十 五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長雄映竹村渡喊犬林傳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沙汀鳥亦驚秋鷹雲水宿自足一生涯
席大均號二首
賢配無前古子賢四靈孝義瑞一鶏已擘天
萬里送長夜思知悵暮烟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輧
又
梁梓猶簡秀來嬪洛水濱一窺識公幹三從行儒真
喜逢流雲氣松阡卧石麟衰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詩四

七言律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嶼浮舟踏雲行舟人疑星漢相容山光淡晚動林鴉散衣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暮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汀蘋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戶公嘗南方所至水從中

初謫甘泉客醉嘗無神公在高安日飲生眾往歸報閩心長在知恩志未伸公始學道迹長絕語空有淚兩巾

又

韶德今誰在臨邛已不多雲人間日月陸海自風波空嘆與齡夢難看曳杖歌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公嘗有與齡之夢

冬晚

看雁霜華冷眠空曉霧垂風過易生塵洗硯冰紋破憑爐火色炎悠悠寒與薄雨雪更愁人

詩四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姓桐君於此示之故歸以名其山

霜深溪楓葉染丹翠鮮淨見游人波閣盤盤轉千峰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影鳥飛晴自戲凌風鴈暮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對此令人到庭陰一解顏

巖松

婆娑千尺何幽隱門外紛紛俗客過獨秀天成蓋陰偏孤根礙石盤虯屈直幹凌霜老益堅膠膝不須笔底拍歲寒終始得盟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六

和鄭商老下第

兩餘新意一番和裝點名花滿院多恨登科空費力人羞林下不名家尚留若為浮名苦憔悴

領昌西湖泛舟　此賢之約泛舟西湖而不果往故詩曲中及之

扁舟乘興謾追尋路轉汀洲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盡庭人幽鳥野情深

客心日暮倚風悲

春過鴛花無處尋多情成套緊衣水上又

片帆耳枝間笛妙音山明曲堤迷遠近魚驚文藻翻
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綠柳綠蒙蒙杏頰初勻笑入眼紅雛近與君隆膩
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托轉音塵遠且寄雖懷笑
語中後夜月明人寂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新川早起

城頭雷動曙聲哀似共行人外落梅欲報春炊暴未
熟喚回殘夢眼朦朧開霧暗覺貂裘冷月淡空今色
犬猶知吠客風正擅芳菲紫微燎繞術三台

白也先生全集卷

會江亭晚眺

倚杖鈎簾西水門清光一片雕欄外催畫鷁風
去重吐銘鐘竹寺野煙淨遠遠日晚滾滾潮張失
前灘白鷺一往投桑近依同人問行路難

會雲晚歸寄直清

每扣禪關即晚歸聲中不愁幻夢迷心
地且聽潮音振祖衣歸路往來無別徑夜深猶有
餘輝虎溪舊社知重約一笑如今已息機

游玉華洞

易醒稼玉遺踪無處問擬投錢緡學儀經

次韻思齋見寄

聖賢千古悵難攀力學方真發自閨頃我久拋聲迹
外慚君猶掛齒牙間平生拙計心長在解帶高風志
未還捧檄于今非得已誇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鈞色恐成光斷望然人外落梅欲報春炊暴未
計却憐挾策亦出羊及門多餘地語到無言輒
自忘擾擾世紛何足問松窗終日獨徘徊

龜山先生全集卷

三

成懷寄鄉友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拘束轉堪憐
壁季子初無二頃田雖下薄鵝餘晚實雲間共鸞詹
新奉淮陽寸祿空田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子雲論舊有王喬孟堅累葉亦清高各自事業成幽夢
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
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慰萬戶未須投筑嘆埋沉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纔十年
次尋蔡正吕龍陽還作寄卜山龍章調綾榮何在鵝

蠻編中詩句便道懷瀟湘風物如勝趙廉不減舍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畔教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駆蛩道學未容窺閫奧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戲事傍觀無用氣塡胸

縣齋書事

朱顏凋盡與鹽蓑世路低回老益愁偶影獨游聊自遣談空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鑄一作天君默默猶如在蝸舍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謀世用有緣微纏信如蚊

次韻錢帳計

駿公義取定難數過隙飄丸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擲電卻嫌精覺已當棋一時芝草鳳凰真實事清名應有衆人知

和張仲行縣齋雜興

江浮疊嶂弄清輝雲外冥鴻下翠微秋晚風煙飛鷰急夕陽蘆荻雨蛩稀在揮毫時見彩戲飛應愁零雨佼星期好為援戈却晚暉帝室正須調鼎鼐動移寄語不須譏

公幹游光大示羣老

山橫香霧有無中疊嶂飛甍萬仞空漸覺登臨塵慮遠更堪風月清神允年漸覺生理逸來什

才口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初起影偏行寢看窗外飛翅

龍晚風薄宦羈人如接招自慙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樺亭

鹽梁烟樑排檻低抱城流水繞遙堤登臨不礙山光好鏡斜日流蜂隱半規坐上盃樽無俗客牀間照夜有新詩登臨已動安歸興況復清談足解頤

寄長沙鄧縣昭述時初不識後相知

陽城衆晚松催子閉寢空慙罪亦多祭竈請嘗君自遠載隙祛惑我誰過猶有猶厚可羅歸去好春深上倡為後纓緩換漁蓑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二

安禮以宏詞見知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必然無有資精神狹浮名眉外增餘資薄宦戈頭寄此身蓑笠方同耕與釣山窗自憐坐項二遺矢衰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曉雨洗秋容莊舄蕭然策杖重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卧對滄雲世慮空寂寞一廛吾自適客初忘更識物情

風歛浙瀝閙諸鄰却掃衡門洞世塵天氣清明秋意遠夜光孕動月精神允年漸覺生理逸來什

大劉明水便同游湖愉然魚鳥自親人

席上別蔡安禮 予方自調安福赴陳曝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一尊聊此話平生杜陵蚤被微官縛元亮今為世綵櫻長路關山吾北去春風梅嶺子南征結鄰一作芳辰作吳負當時約半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交游千里更誰親蕭條身世卿安分迂闊行藏懶狗人宦路競奔開柝吏勞生誰息利名身我輒抱甕無機械幽興惟思水石濱

冬寒兩齒忽覺動搖因成書懷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一 六

未年三十髮先脫歲晚俄驚兩鬢殊拙直緣衰病覺形麤終宿西重裘冷旋煮薑糜養野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駿、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會難靖鄧每嗟嬰世網曼卿何意出人間風駿泯泯潛伏竹隱陽磯翠羽閒好去枝頭穿蠟蹻伴雲隨月弄清淺

卞上聞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街晴日在林扉盤花落雁驚還起啄食飢烏迹不飛愉笑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上

和國征途處士塵隨冰多痴長年與世違

次韻書事

烏檣風纜歇飛翔指岸驚濤挽不前曲浦張沙仍積凍寒球林斜日自生烟崎嶇道路真堪哭放浪江湖已判年一枕書眠無好夢空教愁鬢老腰便

予自長沙乘杭舟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逢年

雨歸前竹枝峰已卯成詩已卯

榮榮衰晚多哀感三折肱才手自劬往行叔卿長鋏食不飽孝先疎竹為誰肅藥自欲留此生安處尾泉門無用祀爰居

三峰秀 天漢默

有淚不堪揮望無故園歸光隱雲再

涌冊妙早晚成

荊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泛一虛舟去作人間浪漫遊歲晚光陰雲再冉興途風雨月浮浮萬鍾信是樊中雉一棹聊同水上鷗投老蓼監一作籃成底事憑誰為種橘千頃

千里頻江也可毛結盧何必效山歌載醪不過斜川

過吳江

天水相逕翠有餘玻瓈萬頃接方壺山淨晚照清如
洗風遠飛帆細欸無漫叟未應甘皂櫪散人終欲傲
江湖維舟況值鱸魚美蓴鱸銀絲飯旋脫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衡門長憶鎖柴扉空言擬蓋軻人
妙陳迹嬾尋史籍文萬里功名心獨淡一廛耕鑿力
猶勤舊遊歌罷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寸碧軒

隱几盆山列翠屏舊開寸碧與雲青依山帶上泉聲
露疑佛塔東窗倚想像廬山遠千里晚晴仍憶一
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收身樂此生

冬午書事

窮宵唯約宰爐熏榮謝唯知歲序催曙日未經梅已
綻春風高遠凍先開松無潤澤歸芳討獨有餘寒着
死灰收盡浮雲天愈淨夜深猶起望三台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
解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卷親塵土喜斷絃聲裡

詩五

七言絶句

書懷 少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簞歌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歎望卿開眼已花憶得翠庭誰共語應憐遊子未還家

端宮觀梅寄康侯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二 一

歌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遠鋒莫把疎英輕付與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枕裏客人間幾度熟黃粱

臘月見桃花

腊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天紅不見凌霜意漫向春前取次芳

過蘭溪

汾汾明市鏡秋毫江上風正急不問揚帆幾客照漵

夜雨

似聞疎雨打蓬声枕上悠悠夢半醒明日覺來滁不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舖

夾屋青松翠滿中去年經此不勝悰路依舊松峰帶曉風

江上

寒雲暮合結秋陰月淡霜輕蛾岭不禁更視江波休陽

漾夕含清影碎浮金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二 二

淮上獨酌

糜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閑夜色新賴有幽生風味好不須邀月作二人

次岡華暗香亭

漫說青女初施已有風傳廣庭香試問陳摶深上客歌行春色若為藏

虛心亭

山橫簷前碧嶂峽亭外淨沙鷗絲絲細柳拖青線點點殘花墜紫茵客照漵

江晴投迹在嶔崖一穴時光破曉昏未曉
關故應長有乎牟心

藏春峽

山衙幽澄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不似武陵泓
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綠陰亭上吳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清漪隱下漁船逐浪歸身在桐川閒書
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迪衙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客可羅鶚去兒童卧虎
龕山先生今安在一病纔能四五日

望蘆然惟一病纔廢

春波亭上

城頭飛盖映朝日的眄遊人興未移安得西陽酣欸
手為留義駐更連

安禮以寒詞見迫

為緣身外一牛毛非徐徐終恐招人笑未容仰育試鳴
騷

感事

桑麻腴地想榛荊騎士西來勒戰旌黎蜜西鳥心更
即但思千明舞虞廷

夾雜桃李垠深淺清流映落花歌問武陵源

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白公草堂

巉峰裏曉烟輕雲入屏幅一枕清高與日庭無世
累獨於妄禹未忘情

夕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絶點雲疎懶無情訟風
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過北里謝

翁山先生公墓

排雲鳥鵲倚風將下仁平湖勇里覓校首衙舟又東
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挿羽翰回首嚴陵臺上
月清風千古過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疎懶多應拾舊憎便好世間師柳
惠不須嚴下即將登

送山侯湖十一日潮起宿是

白晚牛羊沙崖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臾
宿即到今自失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衣夫席想多閒高節應能與俗分不用甲乖入紛
谷定知喬木在青雲

寄游定夫在潁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淡容一聽歡言勤慮空却悵猶慙三爵
樂未能終此把清風
蕭條清潁一茅廬兒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
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合雲書事六絕句

歎駭禽鳴鬱鬱中難將此意問鴻蒙縈回小徑春苔
滑扶纔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漁翁杉解心疑骨已融支枕睡餘人寐
寂一軒明月滿窗風
山前悲人事朝於坦屋廣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
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年風搖影舞歡飛幽禽巢底鳴相
應時引 一作殘声過別枝

荷花

照眼紅雲開晚霞垂垂青益半傾斜會須直跨三千
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宿春溪上

十丈寒抑照清漪籍籍殘紅自滿蹊欲向春流水路還遠

宿春湖上

艷客天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霏霏誰人為作留春
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甕城

青山秋渺綠淨天博物無人維昔賢應有千鈞重
在誰能更與斷龍泉

劇陽五咏

湖山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即自
是不應憔悴似湘纍 右渭水
蘆根青空獨倚闌宴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汪目無人
會時與白雲相對閒 右歸鴻
芙蓉影盡蕙蘭芳秋服翛然一無兒 一作
問但知鵬鷁兩相忘 右飛鷁亭
柔條未變綠交加烟鎖雲窗去路賒淩波招嬰處

問堂餘雖大兩三家　右杜公堂

聖童去後水雲閒陳迹難尋草木腥鍋有微言惆悵
史洞天寂寞一作從此在人寰　右洞陽觀也修真亦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笑多應形影相忘渾脫
禹一歌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策有求田
樂未愧陳蕃下榻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拚把一竿滄海
去漫然清世一衰翁

過廬山感事

醴陵丁君一作不嘶沙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二　十　二百十六

依蒲泳藻西都客有江湖氣味長憑檻修然真得
計紙應幽夢北窗涼

安西館拔二首　首呂吉甫持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校留燕
豆坐看飛將破驍戎

將軍新擁節旄閒紫塞雲浮豹尾班白首邊城休帳
望馬嘶未出玉門關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賢今應開玉門早勒勳名上麒
麟次即春色滿乾坤

出關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
綻直疑身在故園中

感事

催門車馬日紛紛笑多應笑子雲玄白定知非世
尚鮮嘲那復譜云云

過廬山感興

江風吹雨送人來行過山前重回首頂陽雲霧不
見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許長老壁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二百十七

維摩病士意超然逸興便使但書腳其說平生壯歲
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聲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
道禹碧松声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滾滾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今復
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龐眉老比丘雲根高卧絕塵遊一笻盤峰頂上
淨

工夫行赴利南道

水晶欹鬱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
不用乘槎窮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過石首謁縣官因有作壬午十二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宜今書事

鱗鱗池面水初生淨底青柱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時自荊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逸龜坎為少留欵問荊人尋舊事一江清淚自東流

江淨雲影抱魯橋雲外青山一水間盡日倚闌看不足秋鴻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日閒向晚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倚杖却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輈

春早

雲天暴暴滿微光疇懶惟添懷思長祝上陽誰開鳥語半殘春夢更悠悠

出郊

雲根修篁綠成陰風雨園林頓覺尋春自去來人不問碧桃朱李什幽欹

春日五首

春溪不見鷗鷗聲百舌時聞自在鳴獨步移床日將午細看新燕巧經營

薔薇正好結花棚擬為幽軒作錦屏窮巷寂寥人不到空藏春色鎖溪扃

一番微雨一番晴淡佇照眼明庭外幽花自開落飛揚無處看殘英

晴明百鳥囀新聲摧駕幽花折粉英吟坐隔簾時不見起惜春無計若為情

雨餘殘日照窓明風弄疏花一作拈行雲點點輕塵對庭除一作獨春風人間寂寞時聞蝶繚繞幽香獨有蜂

春曉

雲霧浮空一作曉雨晴芳草鷓鴣一兩聲物觀芳菲只有黃鸝一兩聲

浮花浪蕊自紛紛點綴梅蹊亦可人幽鳥似能繁餘春

止身如幻府柏徹白日無人景自長寄傲窓牖
地時時飛夢到羲皇
過簷晷日晝如擣睡轉庭陰始一反緣有諸人來問
疾昆耶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邊然倚杖支頤髻指天莫逆過門無手
祀時來鑑井自舒顏
古樁朝菌已忘年貧病當須更問天石彈禾妨隨物
化自求鶴炙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半睡惟聞鳥雀爭老病衰殘惟骨
在
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洛
上為君正檐作鯫鯫

偶成

綠鬢潛驚老境催更憐衰晚困低回但知周道平
旋
悠揚春夢成幽興泠落溪光醒酒魂天澗雲浮遮不
盡浪平風過杳無痕

右溪上

跋

龜山先生文集後語

後學豐城李瑨謹

東南理學倡之有宋者龜山楊先生
倡之我
朝者廉齋吳先生二先生之學大畧尚
躬行而寓著述而出處一節則有就

有不就焉余以二先生皆誦法孔子
龜山先生當徽欽積弱之時國勢不
振凡在忠臣義士孰無尊主庇國之
心苟可以就當委曲以赴功名之會
此以可而學孔子者也廉齋吳先生
當
英廟復辟之初

岡川明在御即石亨寵任方隆亦逆知其
狐社鼠終無能爲故堅去以全晚節
此以不可而學孔子者也易曰或出
或處二人同心此之謂矣龜山先生
固已從祀孔廟而康齋先生猶然宮
墻外望誠
昭代一缺典也且白沙敬齋二先生俱
康齋先生高弟白沙敬齋以言官議
祀而康齋先生之祀猶缺焉弗講豈
事固有待歟余嘗謂康齋先生以布
衣興起斯文其精神氣力當不在孟
子下龜山先生之集得 詔令之刻而
全林令行有省臺之善者將無意于
康齋先生乎余因跋龜山先生之集
而併及康齋先生之
言者

明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閏三月朔日

後學海陽林熙春譔

夫有宋来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南理學至千萬禩推為鼻祖者夫誰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産閩巖邑去洛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絶與環齊魯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真天壤賦先生乃度撫川涉盱江泛彭蠡浒江而漢而汝以逾于洛數年師事伯子即嚴寒深雪跬步不離比歸而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為東南正宗者孰非始自先生耶先生之晚出也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未度于時耳有宋式微滿朝和戰誰為砥柱先生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說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緇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須抶得一半真知言矣先生之學之所自来有諸名公敘在不敢贅第其集僅存什一即薦紳先生地猶爾謂續先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潯繕本為卷四十有二為篇七百有九為字約二十一萬八千有奇迺告表章事所部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遂召剞劂而付諸梓木蓋始工於庚寅八月脫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

大中丞趙公經文緯武餘復儻
校灸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
考東南流派得以遡宗及祖者則此
書實左券也雖然先生特理學為世
真儒耶自試令而直閣祠至有用匪
屬空譚今余髮駸駸長無聞猶幸吏
先生關里也倘吏先生關里輒夷鄙
關里之生生息者即盡取逸辭隻
語裒之恐未無當先生矣是為叙

龜山先生全集後叙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